

# 三波志愿者与新地球

## 园丁的话

我想，这是一本可以回答某些人长久以来内心疑问的重要书籍。

对这些人来说，追名逐利从不是那么理所当然；制造分裂、伤害他人也从不是自然的事。他们相信，他们不是无端地来到这个让他们有格格不入感觉的世界；他们也相信，生命一定有比一般人所认知到更丰富和伟大的意义。

一直以来，人类社会就存在着来自其他星球特异份子的轨迹，他们或以化身人类形体的方式，或是以心灵传导，为人类带来科技、艺术、医学、人文及思想上的重大启发。人类向来就不是自外于宇宙存在的物种。而在地球即将进入重大转变的这个阶段，据说，宇宙发出了招募令，招募各银河星系的志愿者前来协助地球。一来是改变地球能量，避免人类的贪婪与自私导致灾难的发生；二是提升人类的频率，协助人们与地球一起提升至下一个次元。

作者透过获得的资料，归纳出目前在地球上共有三波志愿者。（书个案在催眠状态下与作者的对话，虽常有第一和第三人称自由跳跃的情形，但并不妨碍理解。）对这三波志愿者，尤其椒第二和张三波，我想有一点很重要，你们不必无须向别人证明自己。不必刻意追求外在世界的肯定和认同，不要为叛逆而叛逆。因为当你们想让外界知道你们是如何不同时，你在不知不觉间便已陷入人类小我的游戏里了。就如实地接受自己，爱自己，相信自己的存在有着你无法想像的重大意义。也如作者所说，你们这时候生活于地球，就已经是在履行你们的任务了。好好活，开心活。

## 第一部 志愿者

### 作者序

自从四十多年前第一次大胆探入未知后，我就视自己为通讯员、调查员和[失落的知识]的研究员。现实中，我是一位催眠治疗师，专攻前世疗法，将个案的问题追溯至现世之前的人生。随着工作内容的日益长成和扩大，我发展出具有立即疗愈效果的个人催眠技巧，现在也在世界各地传授。成果相当令人惊奇。然而，在最初涌起这股把催眠法教导他人的渴望之时，我对这个想法是否可行并没有把握。我发展出这套方法，自己

自然知道要怎么做有效。可是，我能用一个能够被理解的方式教给别人吗？这是个难题。但我知道，不去尝试的话，我永远也不晓得结果。有太多人（包括我的一些个案）太害怕失败，以至于从来不去尝试。

就这样，我从2002年开始授课，如今已在全球开枝散叶，学生也纷纷报告了同样的奇迹，与我个人的体验并无二致，这让我感到非常欣慰。有些甚至以我永远也想不到的方法到尝试运用这个技巧。学生能应用所学，并且不畏探索未知的途径，是身为老师所能获得的最好回馈。

我的方法和那些教你一要照本宣科，一个字也不能偏离脚本的过时催眠法不同。在教导时，我要学生真正了解我们在做些什么，这样他们才能自己去思考。只要个案不受到伤害，他们可以自由的实验。我发现这套方法极具弹性，它是活的，而且会进化。即使过了这么多年，我仍有好多次在回到家后，对女儿茱莉亚说：[猜靖我今天发现自己又做到了什么！][他们]曾多次告诉我，只要你自己不设限，就没有限制。凡事皆有可能；你只是被自己的想像力所局限。

在我看来，许多治疗师之所以裹足不前，都是出于对未知的恐惧。他们害怕尝试新的东西，害怕自行思考。我的技巧与从不同之处，主要在于我让个案进入最深度的催眠，也就是到梦游的层次。而其他技巧大多是让个案保持在较浅的催眠层次，因此会遭到意识的干扰。当你将个案引导到最深的催眠状态，你就能直接和力量与疗愈的最伟大的源头沟通。我已经找到了与所有知识源头接触的方法，并因此得到写作的资料来源。那里是全然的爱与宽恕，也是施行瞬间疗愈之处。刚开始时，我不晓得要怎么称它，于是叫它潜意识。因为有人要求我下定义，所以我说你们要称它为高我、较高层次的意识，或是超灵都可以。它是如此的宏大，它有所有问题的答案。

[他们]说并不在乎我怎么称呼，因为他们本来就没有名字。我有一些学生称为[超意识]而非[潜意识]。我不确定那样会不会（使催眠）比较有效益，我只知道我在做的有用，所以就不费事去改名称了。不过，为了方便阅读，我在这本书中称它为SC。

早些年间，潜意识仅是偶尔且微妙地在我工作时出现，我也不是真的知道自己在与什么对话。直到和它共事几年下来，我才意识到这是一项重大的发现。接下来，我发展出一个每次都能召唤它出现的方法。这个过程后来证实对我的工作具有无上的价值。人们说：“你不知道你在行使奇迹吗？”我告诉他们“我什么都没做！是他们做的！我只是个引导者，奇迹都是出自他们之手。”这个伟大神奇的潜意识知道每个人的每一件事，同时也深深地关怀每一个人。没有什么事是秘密。‘他们’比你更了解你自己。

因此，当个案来找我时，我知道他们一定会知道他们需要知道的事；潜意识会释放适合他们了解的讯息。我从来不知道催眠时会发生什么，自然也无法控制或是操控整个过程。我只是和‘他们’合作了这么久，总是听到一些相同的答案，所以对某些事了然于心。不过，那些从来也不是我可以推敲出来的答案。‘他们’自有一套逻辑。因此，我会跟个案说，我从晓得催眠过程会出现什么。每一次都不一样，但绝对不会超过他们所能因应。我也从不知道答案会是跟因果还是别的事有关，不过，最近的答案似乎比较集中在‘别的事情’，也因此孕育出我的‘三波段志愿者’概念。然而，我也必须率先坦承，这个有关地球转化的观点实在令人费解和令人惊叹。

二十五年来，我也不断在调查幽浮和疑似被外星人绑架的案例。大部分的调查结果都记录在我的书里，尤以《监护人》为主。我挖掘出相当多的资料，也找到了其他调查者一直在回避的解答。对我想像得到的问题，外星人都慷慨地给予答案。我曾以为这个领域已经没有需要探索的事物了。然而，‘他们’又一次令我惊异。过去几年，我开始接见目击幽浮和检查等事件背后原来还有一个更大的故事。我曾以为自己已经解开他们与人类关系的谜题，但在2009年的一次催眠，他们终于给了我更大的故事。我认为是整块幽浮拼图里‘缺角’。俗话的‘灵光乍现’出现了，一切开始拼凑起来。我很快意识到自己其实一直握有所有的拼图。它们散布在我不同的地著作里，特别是《监护人》和《回转宇宙》系列。它们已经在数千位个案的回溯疗程中出现，而我仅拼凑了故事的一部分，就以为看到了全貌。现在，突然之间，我发现故事不止如此，而且多年来始终都呈现在我面前。我可能仍然没有完整的故事，我也确定这路上将持续充满惊奇，但现在，终于到了掀开面纱的时候了。

透过催眠治疗，我注意到这层面纱在过去几年间越来越薄。越来越多人意识到，他们辛苦在过的俗世人生，并非自己来到地球的原因。答案透过一次又一次的催眠而来：“觉醒的时间到了！”“你有个使命！是展开使命的时候了！”“不要再浪费时间！你已经越来越没时间去完成你来地球要做的事！”

在我投入前世回溯与疗法的四十多年时间，模式总是一样。当然，一定会有例外的时候，而那些案例就成为我的书的内容。不过，一般说来，个案都会回到适当的前世，了解他们何以在现世会面临某些问题。不论是和恋爱或工作有关，又或是健康，答案往往能回溯到某个前世或是一连串类似模式的前世。个案会发现，他们在那几世里同样的对句重复同样的因果。我知道解答是在于打破循环，而要做到这点，可以借由个案的潜意识让他们看到这之间的连接，个案便能接受疗愈，了结未尽之事。然而，过去几年，

我的工作开始有了变化。我频频遇到一种不同类型的个案。我必须强调，表面上，这些人没有任何不寻常的地方。他们和其他人一样过着再正常不过的人生，会来找我也是要为他们的问题寻找寻求解决之道，只不过在催眠过程中出现的答案，完全不是他们的意识所能想像。显然，人类有着相当多的面向。我们透过一个观点去看自己的人生，卻从未意识到就在表面之下还有其他层面。我们的意识不知道那些层面的存在，但它们对我们的人生卻有着莫大的影响。有太多事远超乎我们人类所能想像。

我们看到的并非全部的实相。我们认为我们认识自己，但，真是如此吗？

## 第一章 发现三波段的过程

我在催眠领域的研究带领我踏上了难以想象的旅程，我不仅穿越时空探索历史，也窥视了未来的可能性。刚开始透过前世疗法进行探究时，我没想过自己会发现人们在地球以外的生活记忆，毕竟地球是我们所知的一切。我的信念体系在过去40年间不断的延伸、扩大。随着工作的进展，我得到有关地球生命初始的大量讯息。我被告知现在是出现这些知识的时候了。我们正进入一个新的世界，一个新的次元，在那里，这些资料的价值将被领会和运用。

我工作的时候听过许多一切都是由能量组成，形体和形式端视频率与振动而定，能量不死；它只是改变的说法。我被告知地球正在改变它的震动和频率，并准备要升入新的次元。

我们的周遭一直都有无数的次元。我们看不到是因为当它们的振动加快，便超越了人类的视力范围，对我们而言，他们就如隐形。人类现在正要转移到新的次元，而这个过程很快就要到达顶点，所以能多了解次元的转换至关重要。

地球是一所供我们学习课程的学校，但它不是唯一的一所。你曾经在别的星球居住过，曾经在别的次元中生活。你做过许许多多你甚至无法想像的事。过去几年和我合作的许多个案，都曾经回溯到自己是光体而且活在一种至福状态的时候。他们原本没有理由要进入地球的密度和负面，他们是志愿在这个时候来协助人类和地球。我认为我遇到的这些新来地球者的灵魂有三批。他们之所以在这个时候前来，是因为绝大多数在这里累世生活的人已深入业力而没有进步。他们已经看不见自己活在地球的目的。

在我工作的早期和早期的著作里，我曾经以为，一个人要在这一世重新体验自己在地球的第一次生命，根本是天方夜谭。我当时以为生命会是渐进式的过程：再变成人类

之前，灵魂必须先经历各种生命形式：空气、岩石、土壤、植物、动物、大自然精灵、最后才是人类。我以为当灵魂决定准备要尝试人类生命时，它会先出生在一个原始社会，以便能慢慢适应。

在我的想法中，灵魂不可能突然就落入满是混乱能量的繁忙现代社会；这绝对会令一个新近演化的灵魂难以招架。但后来在1986年，我写了一本名叫《地球守护者》的书，描述一个温和的灵魂体验他在地球的第一次生命。他的前世都在别的星球和次元。然而，在我们最初的疗程，他却描述了几段显然是在地球上的前世。我纳闷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这些转世若非真就是假。但接着，‘他们’给我【印记】的理论来解释此事。

在地球上经历过无数前世的人，会把这些人世经验储存在潜意识的记忆库里。意识察觉不到，但这些埋藏的记忆却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性，他们能帮助个体度过生命的困境，缺少了某些类型的背景，人们会不知道如何运作或应答。新生儿来到这个世界，在被父母和社会教导之前，照理说应该没有任何可供参考的架构，然而，这与事实相差甚远。所谓的【婴儿】，实际上是非常古老的灵魂，他们早已有过数百次进入这复杂情境，我们称为【人生】的旅程。这因此给了他们作为人类的生活参考，（在下意识层面）。但是，新来到地球的灵魂并没有这个背景，他们会完全迷失。于是，灵界发展出一个精巧的概念，既所谓的【印记】。

当灵魂还在灵界，（还是精神体）时，他会看到他下一世即将进入的生命类型，然后计划自己希望能够完成和实现的事。他也与其他灵魂约定去解决任何存续的业力。如果灵魂没有可以依靠的地球经验，他们会被带到图书馆。我有很多、很多的个案用同样的方式描述过这座图书馆。那里是收藏所有知识的地方，包括所有已知和未知的一切。馆内也有阿卡西记录，也就是自创造以来的每一个生命的记载。透过与图书馆员的许多讨论，并在图书馆员的建议下，灵魂选出他想印记在灵魂模式上的人世经验。个案把印记比拟为影片，或是覆盖在图表/地图上那种记载了重要讯息的半透明纸。这个过程很像是去图书馆做研究，为了找到正确资讯而抽出无数的卷宗或书籍。所选取的印记于是就变成新到地球灵魂的基本记忆。

我曾问过，在为个案催眠时，要如何才能分辨回溯时出现的记忆是【真的】，还是只是，【印记】。我被告知，我无法分辨其中差异，因为不只是记忆，情绪和建构起的那段生命的所有一切，也都会被印记下来。他们说，这只是作为灵魂的参考，所以没什么关系。由于许多名人的生命都曾经被使用为印记，这个也提供了那些因为许多人宣称他们是同一位重要人士而认为轮回并不存在的怀疑主义者一个解释；印记的说法回答了

这个争论。我也问他们：“既然可以印记一段生命，而不是真正有过实际体验，这是否代表轮回并不存在？”他们说并非如此，毕竟要有灵魂真的经历过那些生命，才会有资料 and 记忆放到记录里。

这个说法十分合理，也确实是个能让纯净无邪的灵魂适应一个陌生又混乱的世界的方法。没有做这些准备就来到地球会非常辛苦。温和的灵魂将无以为据，他们会完全无法应对。在我接触《地球守护者》的年轻男子菲尔之后，我开始经常地遇到这些新来的灵魂。这些案例收录在《回旋宇宙》系列。换句话说，我以前以为很罕见的事，现在变得比较平常了。这些记忆一直都隐藏在个案前世的印记后头，其他催眠师和调查者发掘到的都是印记。由于灵魂是为了这一世的某个目的而选择了特定的印记，【表面】的前世会解答一些问题，但却不是最重要的。而具有无限智慧的潜意识，只会提供个案能够应用的资讯。这个在催眠师方面也是一样。如果催眠师才刚开始探索未知领域，他们将不会得到复杂难懂的答案。我是在准备好延伸我的好奇心后，才得到这些资料。

直到最近，我仍以为这些纯净无邪的【地球新鲜人】很稀有，但现在他们却变得常见。潜意识甚至不再大费周章的掩饰。有很多次，不论我尝试了多少催眠技巧的变化，个案连一个前世都找不到。然后当我联系潜意识以弄清状况时，我总是会问，为什么我们什么也没发现。他有时会说：“可以给他看些东西，我们可以给他看些东西，不过那些都只是【印记】。”然后他接着会告诉个案他们是从哪里来的，以及他们此时在地球行星的目的。潜意识说，曾经有几个灵魂在进入婴儿身体前拒绝【印记】，结果造成了没有计划或目的的混乱人生。因此，看来【他们】是真的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不了解或无法领悟的是我们，是人类。

为了彻底了解我即将提出的理论还有遗失的片段，我们必须要先回到原点，回到人类被【播种】的时候。

## 地球生命的起源

要了解为何这些三波段志愿者选择在这个时候来到地球，我们必须回到最初，回到我们的世界开始有生命的时候。我知道这个资料很有争议性，但当同样的资料在数千次的回溯催眠中一次又一次地出现，我认为我们不能置若罔闻。

万古以前，地球上没有生命，只有很多座火山，大气中充满了氨，为了让生命出现，地球必须被改变。我从研究中学到，有一些议会负责制定宇宙间创造生命的规则和规章。有些监督太阳系的议会，监督银河系的议会，还有监督宇宙的议会。这是个非常井然有序的体系。这些较高阶的存在体在宇宙间寻找合适的生命居住的星球。他们说，对一个

星球而言，可支撑生命的状态还是那个星球史上重大时刻。星球在这时候会得到他的生命许可证。

然后，不同群的外星人或更高的存在体，会衔命前往哪个星球，执行让生命开始的任务。这些存在体被称为古代人或者是古人。他们从时间的初始便在执行这些任务，不过神并没有因此置身事外，他跟这些密切相关。这些存在体首先带来单细胞的有机体，再让他们分裂和形成多细胞有机体，但会形成哪一种有机体，则由每个星球的状况决定。在对一个星球播种之后，他们在漫长的时间中，会不时的回来检视那些细胞。他们常发现细胞没有存活下来，地球又恢复为无生命状态。这些存在体经对我说：“你不晓得生命有多么脆弱!”

因此，他们花了些时间在地球上播种，并不时地回来检查。过了一段时期，地球上开始出现植物，因为在有动物之前必须先有植物。随着生命开始发展，古代人频频回来检视和关切。他们创造出海洋，净化了空气，好让各种生命形式都能演化。终于，较高阶的存在体开始创造有智慧的生命。这是每个星球的过程；这是生命形成的方式。

我在我的书里把这些存在体称为【花园的守护者】，因为我们就是这座花园，我们是他们的孩子。为了创造出有智慧的生物，他们必须使用一种脑容量够大的动物，具有学习能力，还有可以发展出工具的双手。这是为何他们选择了类人猿。一些人对此有异议，但事实上我们和类人猿的基因有98%相同。你可以输血给类人猿，他会活下来。我们和他们的基因就是这么的相近。既是如此，要创造出人类，人有必要操纵基因并混入来自宇宙各地的其他细胞与基因。他们说，我们永远也找不到缺少或遗漏的连接，根本就不存在。我们的演化三级跳，这并不是随机发生的事。

随着时间的推移，每当需要给人类某样东西的时候，这些存在体会过来和人类一起生活，提供人类所需。世上每一个文化都有【带文化来的人】的传说。印第安人有玉米女人教他们如何栽种的故事。传说中也有教导人类关于火和如何发展农业。在世界各地这些传说里，那些存在体若不是从天而降，就是跨海而来。他们是老师，而且想活多久就能活多久。他们是传说中降临凡尘的神和女神。即使现在，这样的事任然发生，只是他们太会引人注意，所以无法在我们之中生活。因此当他们想提供人类新概念已加速进化时候，他们现在把那些想法放在大气里，凡是接收到的就是创造或发明者。只要事情是跟着时间表走，他们并不在乎是谁发明。我们都知道不同的人在同一个时间努力同样的发明或创新。自由能源就是个例子。我在前往世界各地时，就听说现在有许多人都在研发自由能源。



## 失落的伊甸园

当有智慧的生物在地球上被创造出来，议会决定给我们自由意志，看看我们会如何使用。并不是第个星球都有自由意志。《星际争霸战》里的不干预指令是非常非常真实的。议会的指令有一部份就是不能干预具有智慧的物种的发展。他们可以透过教导和给予我们知识来提供协助，但不能干预。我问他们，当他们把演化下一步所需的東西带给我们的时候，难道不算是干预吗？他们说：“不算，这是我们给人类的礼物，为的是帮助你们在下一个阶段的发展。你们要怎么使用是你们的自由意志。”我们有很多次在收下他们的礼物后，非如他们所愿地把礼物用在负面或是破坏性的用途。我说：“难道你们不能回来告诉人类，他们并没有正确使用吗？”他们说：“不行，那样就会是干预了。我们把东西给你们，你要要怎么用是你们的自由意志。我们只能旁观，对着人类的复杂惊异地摇头，但我们不能插手干预。”这条规则的唯一例外就是如果我们的发展到了会摧毁世界的地步。由于这会在银河系间造成长远的影响，干扰到太多星球和甚至其他次元的生命，因此他们不能坐视不管。你会想，一个被刻意孤立在我们这个太阳系的小星球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影响。但他们说结果会十分深远且具有毁灭性。

人类原来该是完美的物种，永远不会生病，而且可以想活多久就活多久。地球原本是要像座伊甸园，一个完美的地方。然而，意料外的事发生并改变了整个计划。

就在生命正开始要美好发展的时候，一颗流星撞击地球，带来造成疾病的细菌。这是疾病第一次出现在地球上。事情发生时，监督地球演化的存在体回去问议会，他们完美的实验被破坏了，该如何是好。大家感到无比的哀伤。是要摧毁一切然后重新开始，还是容许生命继续发展？议会决定，既然已经投入这么多的时间和精力，不如让生命继续演化，即使他们知道，因为疾病，地球上的生命永远不会像最初所规划得那么完美了。

这些较高阶的存在体持续从远距外观察我们的演化，但1945年发生的事引起他们高关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的原爆。人类在当时的演化还不到该有原子力量的阶段。他们知道我们会无法控制它，我们会把它用来破坏。

当原子能要进入地球发展的时间表，原意是要人类使用在好的方面，能够因此受益。我说我们有负面的氛围，也无法发挥它本该有的伟大益处。我们毕竟才刚走出可怕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所以他们知道我们绝对无法控制像原子能这样强大的东西。这是人类的天性，因此他们十分担心这会导致毁灭。



在原子弹发展的期间，科学家对自己在实验什么其实不是很了解。它是个未知的元素。科学家曾被他们告知要想得到这会点燃大气中所有氢原子，并引起足以摧毁世界的大爆炸。然而，科学家们没有理会这个忠告，反而在好奇心的带引下，继续进行实验。我在《魂忆广岛》里描述了这一切。为了写那本书，我投入了数年的时间研究原子弹的发展。在大战结束后，他们的忧虑是有充分理由的。人类并不晓得自己在玩什么。那真是一段极其危险又动荡不安的时期。

也就是在这段时间，1940年代末和1950年代初，幽浮目击事件开始为众人所知。较高阶存在体因为不能干预人类的自由意志，所以回去问议会现在该怎么办。议会就在那个时候想出了我认为的绝妙计划。他们说：“我们不能从外干预，但如果我们是由内提供协助呢？”当你要求志愿者到地球协助就不能算是干预了。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对全宇宙呼唤，招募灵魂前来帮助地球。

地球上的人已经深陷在轮回，他们在业力的轮转中，上百、上千次地转世，一再回来卻犯下同样的错误。人类应该要进化的，但我们没有。这是耶稣和其他伟大先知来到地球的主要原因：教世人如何脱离业力之轮，帮助人类进化。然而，我们仍一次次犯下同样的错误——创造出战争和这么多的暴力。所以，人类势必无法拯救地球。当他们连自己都帮不了的时候，又怎么能帮助地球呢？这需要没有困在业力轮转，且从未来过地球的纯净灵魂才办得到。

过年五年，我在工作时遇到越来越多直接来自于神的灵魂，他们以前从未有过任何类型的身体。也有的个案在回溯时回到自己住在太空船或是其他星球的时候，他们看到自己在其他的次元，身为光体而且不需要肉体。来到地球的志愿者，他们的灵魂会覆盖一层套或遮盖物，以免累积业障。一旦累积了业，他们就必须一再轮回转世。现在，世界各地有成千上万这样的新灵魂，所以较高阶的存在体已经说，他们不必担心我们把地球给毁了。他们说我们终于造成决定性的影响。我们将能拯救这个世界。

直接来自于源头或神的灵魂最是纯净无邪。我曾要求知道神是什么。他们说我们拥有的对神的概念，不过是真正的它的一丝细小线索罢了。我们连要开始把它概念化都还差得很远。他们全都用同样的方式描述神：它不是男人，若真要说是男是女，也会是个女人，因为女人才是创造的力量。但神既非男也非女。它是所有能量的巨大源头。他们描述神是无边无际的火或光。有些人称神为伟大的中心太阳，一个巨大的能量源头，然而充满了爱，全然的爱。一位个案在描述【源头】时，说它是【太阳的心，神的心】。

当直接来自于神的纯净存在体在催眠中回到源头，他们会不想离开。那里是我们，是所有生命的开始；所有人在【源头】时本是一体。

直接来自于神的灵魂说，在那里没有分离，都是一体。我曾问：“既然你这么爱它，为什么要离开？”他们全都给我同样的回答：“我听到了召唤。地球有难，谁要前往协助？”连那些外星人说的都是同样的话，只不过在进入肉体之后，他们和我们所有人一样，记忆都被消除了。我问：“如果我们记得自己为什么来到地球，事情不是会比较好办吗？”他们说，你若是知道答案，那就不是考验了。

### 三波段

所以，分成三个波段来到地球的灵魂有双重目的：一是改变地球的能量，以避免发生大灾难；二是提升人类的能量，好让我们能与地球一起提升至下一个次元。在进行成百上千个催眠疗程的期间，我开始估计三波段灵魂的大约年纪。由于他们都对自己这世的生命有同样的说法，在催眠时也都回到同样的情况，因此我粗略地依据他们现在的年龄将他们分类。

第一波段的灵魂现在大约四十多岁到六十出头（生于1940年代末原子弹爆炸之后），他们是最难适应地球的一批。他们不喜欢这个世界的暴力和丑陋，他们很想回【家】——即使他们的意识并不知道【家】在哪里。情绪令他们不安，甚至会瘫痪他们，使他们不知所措。尤其是愤怒和仇恨之类的强烈情绪。置身在表达这些强烈情绪的人身边，他们会无法应付。这些情绪对他们造成戏剧性的影响，就好像情绪对他们来说很陌生。他们习惯于平静和爱，因为那是他们在自己的来处所体验到的，所以面对其他情绪时很不习惯。即使这些人过着很好的生活，有充满爱的家庭和一份好工作，许多人仍试图自杀。表面上看来没有合乎逻辑的理由，但他们就是如此不开心，他们不想待在这里。

第二波段的灵魂现在大约是年近三十和三十多岁。他们普遍说来不太起眼，人生过得也没有那么辛苦，他们一般专注在帮助他人，不造业。他们被描述为天线、信标、灯塔、发电机、能量管道。他们带着能够影响他人的独特能量来到地球，他们什么都不用做，只要待在这里，便能对其他人有很大影响。我被告知，他们只要走过一个拥挤的购物商场或杂货店，能量就能影响到和他们有接触的人。他们的能量是如此强大，当然，他们自己对此并没有意识。矛盾之处在于，他们虽然该用自己的能量去影响别人，但他们在人群里并不是很自在。有很多人因此隐居在家，避免与他人打交道，甚至在家工作。他们也因此没有实现他们的生命目的。许多第一和第二波的灵魂不想有小孩。他们无意

识中了解有小孩会产生业，而他们不想要有任何事物将自己绑在地球。他们只想做好工作，然后离开这里。除非幸运地找到同一类人，否则他们大多保持单身。

第三波段的是新小孩，其中有许多人现在正值青少年阶段。他们带着所有必需的知识来到地球，这些都在他们的下意识层面。为了适应新的振动和频率，地球上每个人的DNA现在正在改变，但这些新小孩的基因已经是不同的，被调整了。他们已做好前行的准备，不会有什么困难。当然，许多这样的孩子在校都被误解，令人难过的是必须用药。一份最近的医疗报告声称，有一亿个小孩被错误诊断为过动儿，并因此服用了利他能和其它药物。这些孩子并没有问题。他们只是更先进，而且在不同的频率运作。因为他们太聪明了，在学校很容易就觉得无聊。我被告知他们需要挑战才能维持对事物的兴趣。这群孩子被称为【世界的希望】。其中有些只有九或十岁，卻已经从大学毕业。而令人赞叹的是，他们正以帮助世界孩童为宗旨成立组织。

有一次，我问【他们】，为什么第一波的人最辛苦。他们回答，必须有人担任先锋、拓荒者，那个指路的人。这些人会开创出对后继者相对而言较为平坦的道路。

过去几年（2008年到2010年），我上过几次拥有广大听众的电台节目的访问，并在和其他广受欢迎的网络节目露脸。在对全世界播放的网站上，我也有自己的电台节目快六年了。每回上过这些节目，我收到的电子信件和邮件之多，令人难以置信。每一次在电台接受访问后，我的办公室都会被邮件淹没。我的著作现在也被翻译成二十多种语言。信件来自世界各地，而且内容都是一样的。他们很感谢有这么资讯。来信者说，他们原以为自己是世上唯一有那种不想待在这里的感觉、不了解这世界的暴力、想要回【家】、认真考虑自杀以求离开的人。我的资料给了他们极大的帮助，他们因此知道自己没有疯，也不孤独。他们是志愿来到地球，帮助地球度过危机的许多灵魂之一。他们只是没有准备好因而这里对他们温和的灵魂所造成一定影响。

从这些信件来看，在19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的第一波之前，可能已有少数灵魂来到地球。他们在信上说，他们的年纪较大（生于1930年代和40年代），但有第一波的所有表现。是有可能在1940年代末的第一波之前，有些灵魂被派作先锋。我一向相信，在战争或是死了许多人的大灾难之后，婴儿出生率的提高是大自然更替和调整人口的方式。但现在另一个理论也能解释战后的婴儿潮，那就是其中有很多是【志愿者】。

那些信说的都是同一件事，他们非常感谢有这样一个说得通的解释。甚至有一次在我演说之后，他们走上前来，哭着说：“谢谢你。我终于懂了。”虽然他们依然不喜欢地

球的暴力和振动，现在既已明白自己身负使命，便决心留在这里完成，他们的人生也因此变得大不相同。

我想引用一封2010年的来信，是在我上过电视台节目后收到的多封来信之一，信里写道：“我想向你道谢，谢谢你谈到了【三波段】。我生于1961年，我相信自己是第一波的人。我弟弟小我很多岁，生于1980年，我相信他是第二波的人。我们讨论这件事很多次了，并且一致认为我们事实上是外星人，而不是来自地球。我曾经经验过投生地球前对三波段计划会议的极致幻想，非常详尽和有趣。你可能有兴趣知道，这个计划事实上不是第一次进行，只是前一次以失败告终，原因是志愿者的人数不够多！【我们】就是那时决定要打开闸门，尽可能聚集多一点的高等灵魂，然后【暗中布局】。这次，我想计划生效了！”

## 第二章 地球新鲜人

如同我先前说过的，这些年来，我发现有许多纯净的新灵魂怀着使命，在这个时候来到地球。他们跟陷入业力轮转历经无数人世的灵魂不同，因为他们没有积累的业，所以能自由追求自己真正的使命。问题主要在于，他们来到地球会受到遗忘或失忆过程的影响。【他们】（指高阶存在体）曾说过地球是这个宇宙唯一忘记自己与神的关系的连接，以及他们的合约和计划。他们很钦佩人类愿意接受遗忘，并以为自己是全然孤独，然后必须靠自己重新发现的挑战。

我认为如果我们完全清楚自己来到地球的使命和任务，事情会容易得多，但他们并不同意。他们说最好是消除所有的记忆，让我们重新发现自己和自己的使命。他们说如果我们知道答案，这就不会是考验了。所以即使是那些怀着最纯净动机和意图来到地球的灵魂。都受到跟我们其他人一样的规则约束。他们必须忘了自己来到这里的原因，也忘记自己的来处。他们就只会感觉到一个秘密的渴望，好似有些什么是自己无法理解的，像是少了什么东西。他们必须重新找到自己，并跟其他人一样，在生命中蹒跚前行，直到光和记忆开始渗入那遮蔽眼睛的眼罩。

催眠就是在这时候发挥效用，帮助记忆浮现。而现在正是记起，是把面纱推到一旁，重新发现我们为何会在历史上的这个时刻，来到这混乱不安的地球的时候了。

那些被我区分为第二波的灵魂，似乎是观察者更胜于参与者。他们意识上并不知道自己来这里是要促成改变。他们是要来作为能量的管道。他们只要在这里就好，不需要做任何事。但这有时会令一些个案生气。他们在催眠时要问的事项清单上，总是有我称

之为【永恒之问】的问题。“我的生命目的是什么？我为什么在这时？我应该要做什么？我现在是走在正确的道路上吗？”每个来找我的人都想知道这些事，那些清单上没有这个问题的人说：“我不需要问这个。我知道我应该要做什么。”这样的个体很罕见。大部分的人还在寻找，知道有个什么就在他们的意识心智之外。

当我遇到那些被我归类为第二波段的人，潜意识通常会告诉他们，他们不需要特别去做什么。他们只要待在地球就是在完成目标。有一次，在催眠结束之后，一位男性个案变得不开心。【可是我想做点什么！】他们不了解，只要在这里，他们就是在履行他们的使命。

我在其他的著作记录了许多地球新鲜人的案例。《回旋宇宙》第三部就有一整章是起专写那些揭露出的记忆是直接来自于上帝源头的个案。本书有一部分是近期（2009到2010）的催眠疗程，从这些个案可以看出，地球新鲜人要做出来到地球的决定过程有多么复杂。

玛莉

在我的催眠技法中，有一个方法是让个案从云端飘落，进入适当的前世。我发现这个技巧百分之九十八有效，所以常常使用。当玛莉进入了深度的催眠状态后，她不想从云端下来。相反的，她想上去。遇到这种情况，我都会让个案去做他们想做的事。我不晓得接下来会是如何。

当她在上移动时，她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群星环绕的黑暗空间。“我看到自己好渺小，外头浩瀚无垠。”她似乎在盘旋，停留在半空中。“它在我周遭，我觉得我是它的一部分。我想更靠近那些星星。尽我可能地靠近的那一颗星，看看我能不能往里面瞧瞧，看到它的里面。”（译注：以下将朵活莉丝简称为朵，玛莉简称为玛）。

朵：你想往哪个方向去？

玛：星星朝我过来了。我不必过去。它就在这儿。我正往里面看，我正往里面看，我想我看到的是它的里面。像是气体，仿佛是蒸汽。没有什么是静止不动的，包括所有蒸汽、气体和颜色。就像彩虹色的水，像是水面上的油亮光泽，水面的浮油。我已经不在黑暗的天空里。我在色彩。这里全是一闪一闪的光。

朵：所以星星一点也不像你以为的样子？

玛：不像。我以为它会是让我目不能视的大星球，但它不是。

朵：你想不想看它有没有表面？

玛：我感觉它这样很好，因为它环绕着我，包围着我。我就是飘浮着，穿过那些气体。我的头转来转去，所以我能看到身后和四周。我想看看能不能看到它的外面。。。。但我只看得到内部。

朵：所以它不是非要有个实心的表层？

玛：不用。我觉得在它的里面很完美。我跟它是一体。我不觉得它陌生。它接受我是它的一部分，没有拒绝。我是这颗星星的一部分，它没有因为我的出现而混乱。它仍继续（存在），我则是它的一部分。没有结构。没有形式。

朵：你觉得你有身体吗？或者身体的感觉如何？

玛：感觉被包围。我觉得它像是在对我的全身耳语。非常愉快，非常满足，非常无忧无虑。。。。。。我是气体的一部分。悬浮。我觉得是在悬浮，悬浮时还会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吗？你只会觉得自己悬垂着。它在我的四周。

朵：你觉得孤单吗？

玛：只有我一个，嗯，我不觉得孤单。因为和它在一起。

朵：我的意思是，那里并没有别人。

玛：没有，我旁边没人。一个人也没有。连人的思绪都没有。我在宇宙里，感觉自己和它是一体。我和它没有区别。如果我飘浮出去看它，或许会觉得自己跟它是分离的。我不知道。

朵：你想做点别的什么吗？

我试图让她的故事往前进展。

玛：不，我不需要做别的事，只要在这里就好。我不想去别的地方。

这可能会持续好一阵子，所以我引导她往前到她决定离开，准备前其他适当地方的时候。当我下了这个指令，她已经不在外太空了。她看到自己在一个很高的悬崖上，一块往外凸出、巨大深渊之处。

玛：我看得下面。好像看到了许多小蚂蚁。可能是人吧。但他们好小。我看到一些小点。可能是树。可能是车子。他们也可能是人。他们在移动，我像是从很远的地方在看。我想我可能是在山顶上。。。。。。对。不可怕。我在大家的上面。那些大概是人。但我的第一个念头是蚂蚁。。。。。。小蚂蚁。距离很远。

朵：现在，意识到你的身体。你的身体有什么感觉？

玛：我不觉得我在一个身体里。

朵：你想待在那里不是想要出去？

玛：我需要在这里待一下，而不是下山。我觉得我有点像是在天堂，地面就像是细薄一层，然后我是在一切之上。感觉就像是其他一切都围绕着我。但我觉得我比较像是在天空，而不是在我现在站立的岩石上。我觉得只要我想，我就可以飞离这里。

朵：没有限制。没有责任。完全自由。

玛：是的。

我决定再度移动她，让她离开这里，前往别的适当地点。这次，我们又有别的惊喜。她依然不在身体里。

玛：感觉像是光秃秃的岩石。没有草，也没有花，只有岩石。我在花岗岩里。岩石里有颜色。有灰色和黑色，但我看不到其他颜色。我很惊讶。

朵：身为岩石的一部分感觉如何？

玛：一样是被周遭所有东西包围住的感觉。但我很自由，我随时可以去别的地方。

朵：听起来你可以是任何东西的一部分。

玛：是的。我不觉得被排斥。它接受我，支持我，衬托我。我就是它的一部分。

朵：听起来你好像可以选择任何你想要的形体并体验它。真有趣。当你变成这些不同东西的时候，你认为自己学到了什么吗？

玛：我觉得自己是整体的一部分。被接纳、被爱，是它的一部分，这对我来说很安慰。两者间没有差异。没有分离。这不是区别，但在被不同事物包围的感觉上会有种特殊的差异。当我是某个东西的一部分时，我学习去与它感觉合一而不是区分彼此。

朵：你认为你有天会进到一个身体里吗？

玛：除非你叫我去。在身体里感觉很受限。感觉被团团围住。我觉得有身体的话会让我落地，停止现在的流动。

我费了一些时间让她移动，试着找到我们可能细究的前世。然而，她卻一再发现自己是某个实体的一部分，好比岩石、树和花。不然就是看到自己从一个地方飞到另一个地方，做个隐形的观察者。她喜欢在公园里看人、动物和昆虫。她热爱这种能随意来去且没有责任的自由。每看到一个地方，她都说自己只是访客，那里不是她真正的【家】。

但我知道她终究会有一个身体，毕竟我就是和正躺在长椅上的身体说话。有一次我以为我们成功了，她卻仍是旁观人类的观察者。“我不知道身体感觉起来会是怎么。我甚至不觉得有身体。我有一些重量，因为我是在坚实的地面上。我跟草地在一起的感觉比较自在。”她比



较觉得自己是万有的一部分，要她只专注在自己会令她困惑。

我正准备再次引导她的时候，一个存在体出现在她旁边。她的感觉没有不自在，所以我想我们可以请这位存在体回答一些问题，给我们些线索，让我们能够有些了解。

当一个存在体如此突然地现身，它往往会是个案的指导灵或守护天使。他们可以用任何他们想要的方式出现，但通常不具危险性。因此，我想先跟着这条线走，暂时不要召唤潜意识。有时候，这些存在体可以提供一些答案。

朵：你问他，我们飘浮碰上经过了好几世，她都没有身体。玛莉还有过其他世的生命吗？玛莉选择自己回答而不是由存在体答，但她提供了很重要的答案。

玛：我觉得我大多数的生命比较常在太空而不是在一个身体里。要去感觉【我自己】而不是与其他一切结合，对我几乎是陌生的事。我习惯完全的自由。。。。。。自由流动。我不懂要怎么从空无一物、感觉宽阔以及与外在围绕着我的东西感觉一体，去变成感觉孤单，感觉在一个身体里，而非得待在某处不可。

朵：这是她第一次在人类的身体里吗？他（指出现的存在体）怎么说？

玛：随便你要怎么想。他说我需要离开天空，去感受实体，并感觉脚下的大地和土壤。我不太知道那是什么样的感觉。超越作为蒸汽和某个实体的一部分。。。。。。下到地面。碰触地面，感觉自己是在某个东西上面。静止，并用双手碰触地面和树木。

朵：这样她可以捡起东西并感觉它们，知道她有个真正的身体。你的意思是这样吗？

玛：对，我想是的。我必须坐下、躺下和感觉自己与大地连接。但我不想这样限制了我，这让我觉得有被围住包住的感觉，因为另一个的感觉是我跟它是一体并且与它是合并的。然而，现在我感到实体，我觉得分离。。。。。。我觉得我浊它的一部分。。。。。。也许那是为什么我想变成实体。这似乎是对的。不要像个氦气球一样不断往上、往上、再往上飘浮着。我想要有个像绳子一样的东西，有人可以用它来手抓着我，然后把绳子绑到某样东西上，这样我就能一直待在地面，而不是试图去发现【上面】有些什么。而且我要把这看成一件好事，不是一件限制我的事。一件和飘浮相反，所以和一样好的事。不过，飘浮而不是站在这里的感觉好自在。自由。。。。。。或许主要是这个感觉。飘浮感觉起来很自由。

我下指令她能两者兼得。晚上睡觉的时候，她可以自由飘浮，白天的时候在地面。这样一来，她永远不会失去那个感觉一体的部分。

玛莉有严重的生理问题，这是她来催眠的主因。她全身几乎都长了湿疹，令她不时发痒灼痛。她会抓痒到流血，很痛苦。医生除了给她暂时性的舒缓药物外，别无对策。所以我决定召唤潜意识。先前出现的指导灵虽然帮了忙，但我觉得有些问题似乎不是他能回答得了。

朵：她真的有很多世只是事物的形式和部分吗？这是她第一次有身体吗？

玛：对。接受这个身体。它尽心地服务你。

湿疹的起因是为了向她证明有副身体。这肯定会使她注意到并确认自己是在一个身体里，而她必须接受这个事实。我们透过让她意识到她必须生活在地球。而这个身体是必要的，移除了她的湿疹。玛莉不再是没有肉体的观察者；而是积极活跃的参与者。

玛：我知道我在地面。我自己的重量会让我在地上。我落地了。我想体验在地面而非一直在空气里是怎么的感觉。去感受在一个身体里会是怎样的情况。。。。。。不是总在某个化外之境飘浮。我不需要任何东西来让我感觉自己是个人。我是人类。我不是散布四处的。

变是地球新鲜人面对的主要问题之一。他们以前从未使用人类的身体，所以感觉会格外受限和受困。因为不想待在这里，他们常常无意识地想要破坏身体(透过各种病痛)，因此生理自然也就出现状况。他们最需要了解的事，就是他们是志愿在地球历史上这个重要时候来到人世，而且他们必须待下来才能完成任务，完成使命。除非他们想要以失败者的身份回到彼端，否则没有捷径可走。

当玛莉第一次到那个美丽的气状星星时。我以为她是去了另一个星球，但那个地方没有形体，她也是。我认为这跟回到源头的描述并不一样。个案对回到源头的描述通常是置身于明亮的光或巨大的太阳之中，而且总有着美丽的色彩。那里总让个案有完整的爱的感受。他们不想离开，因为在那里太快乐了。但最终，他们还是要开始旅程，而常见的情况是先体验较单纯的生命形式，例如岩石和植物。他们比较喜欢这样，因为生命短暂，可以更快地来去。即使他们不喜欢失去自由感，这卻让他们得以了解在身体里是什么样感觉的开始。

## 微光闪烁

另一个类似案例是一位名叫霍普的女性。我在澳洲伯斯授课时，霍普自愿上台示范。她这么做不只出于好奇，她有身体方面的问题。她是迫切需要帮助的血癌患者，因此愿

意让满室的学生见证她的回溯过程。催眠开始后，她不等我完成引导便开描述一些不寻常的事。

她所见的地方让她想到西藏白雪皑皑的高山。她描述它们很美，遗世独立，平静，庄严，又有力量。空气清新，完全没有受到污染。接着，她描述空气中有样让人意想不到的东西。当然，对我来说，意外已是司空见惯，所以我只是继续问问题。“空气像是一小块、一小块活生生的水晶。空气中到处是水晶，但地上没有。它们在空气里。我在呼吸它们。”

我的第一个念头是，人不可能呼吸水晶。“噢，它们是很小、很微小的物质。这里很美，像是另一个次元。我在很高的地方，我可以看到东西并让它们出现，然后把它们投射到地球上。这很容易。这是我的工作。我和所有一切都有连接，但为了显现这点，我不能和人们说话。你了解我的意思吗？有些事情必须要透过学习。嗯，我在的地方真的没有任何人。——没有人的地方。。。。。。能量。你不会相信的。”

朵：附近没人？

霍：他们在地球上。我想我不是人。我是微光。——事实上，既然你提到了，这里有许多存在体。我想的是人吗？。。。。。。他们不是人类，他们是我的同类。他们是由小小的质子组成。

朵：所有你并没有形体？你只是在移动？这样说对吗？

霍：对，事实上，只是在想，在显化。我在显化地球上的情况。我们都是。那就是我们在做的。

朵：你说这是你的工作？

霍：对，但我必须下去地球。我们可以让事物显化，所以我决定下去，成为那些人类之一。我们都会显化。。。。。。微光，全都会。有很多微光。它们下来是因为你创造的，自己实现的，自己下的锚。我们在地球下锚。

朵：你的同类也要下来吗？

霍：这都是自己的判断。是自己的选择。你知道吗？必须要有人在这里维持能量。有些微光下来了。我是其中之一。

朵：既然你在那里那么快乐，为什么决定下来？

霍：我的脑里浮现【职责】这两个字。因为我们都各自扮演着自己的角色。我们知道自己的角色。大家都是。我要下来了。可以吗？

朵：随你的意，可是你似乎不是很想下来，对吗？

霍：你很会解读我的话。

朵：你表现出不太想下来的情绪。

霍：这不是想不想要的问题；这是要做什么的问题。

朵：有人跟你说你必须做什么吗？

霍：不是强迫的。不是那样。这里没有学校老师。我们碰面，我们知道，我们决定。如果不是在这儿，就是下来。

朵：告诉我，当你决定下来时发生了什么事。

霍：嗯，地球非常、非常不一样。爱在哪里？我不懂。一切都好稠密。我们呼吸不到水晶。

朵：没有水晶，那里没有水晶？

霍：全都被隐藏起来了。情况很恶劣。。。。。。还有，人类是。。。。。。我跟你讲一件事。你想听吗？我下来后，这里的人都不相信微光。如果你说到微光，你的身体会像这样被撕扯开来。。。。。。从两端被拉扯。不要说到微光。你知道他们这里会对人做什么吗？（她开始哭泣）他们把人五马分尸。他们不了解是什么创造了身体。他们只是摧毁它，而且他们和微光没有联系。我必须找到一个有连接/联系的地方。

看来，她是在一个对与从不同者带有严重偏见的时代来到地球。身为一个纯净无邪的灵魂，她不了解告诉别人她从哪里来有多么危险。

霍：我原先不晓得会发生这种事。我们一小群人秘密聚会。如果被他们发现我们都在这里。。。。。。很快就会。。。。。。

在整个催眠过程中，霍普用了很多手势，但是笔录的女子看不到，所以没能留下文字描述。我真希望我那时有台摄影机。她的手势表达出某种酷刑。她对着身体正面比划出往下切割的动作，对喉咙则做出横切的手势。另外还有一种是把身体扯断。在催眠的过程中，她似乎不想清楚说明身体里的遭遇。从她的手势和情绪，我可以察觉她是为了她的信念而受到酷刑和杀害。潜意识显然认为最好不要说得那么详尽，这样对霍普比较仁慈。我无法想像这对一个第一次来地球、一心只想帮助人类的温和、纯净的灵魂，会造成什么影响。这对直接来自于微光，来自一个神性且无私之爱的地方的灵魂，应该是完全出乎意料之外。

朵：你下来时有身体吗？

霍：噢，有，一定要有。你在这里必须要有身体。他们会对这个身体做一些事。身体很稠密，重得像铅。

朵：虽然不舒服，但你选择进入身体，好去做你的工作。对吗？

霍：对，我有一会儿忘了。我是要告诉世人有关微光的事。我会告诉你们那是什么。地球上的可怜人们断了与它的联系。这里的恐惧好浓密。我们的工作驱散恐惧，让人类与微光，与它们的来处能真正连接。微光可以下来显现于世，所以可能性很多。只不过事情不像我想得那么容易。因为我之前没有受过限制，没有，我没有。他们在风时耳语，轻场细语地说着。可是你们不知道，不是吗？我在寻找答案。有时候我会有【有什么意义？】的感觉。没用的。

朵：但你知道人类并不全都是那样。有些人会听的。

霍：我要应付的不是那些人。他们也来自微光。他们在做事。我们要应付的是那些为数众多且忘记了自己是从哪里来的人。他们忘了自己的连接、力量和美。遗忘是很沉重的。

朵：有办法帮他们想起来吗？

霍：这是我来这里的目的。我在寻找方法——我想我失败了——要召唤更多的微光下来。召唤更多的微光下来，以便累积能量。现在发生了。。。。。。更多的光。和更多的记录。

朵：你说更多的记录是什么意思？

霍：更多的微光被召唤来。

朵：所以你的意思是他们全都忘了？

霍：我想这比较是在指我的状况。我想我已经忘了。我原本希望不会遗忘；很多没有。我是微光之一，但我觉得我没有达到标准。我没有成功。

朵：可是你知道当进入身体以后，情况就不一样了。

霍：对某些人不会。。。。。。对我会。

朵：当你在身体里，你开始去过有身体的人类生活。

霍：显然是如此，这真是令我悲伤。

朵：你认为有办法把记忆带给现在的这个身体吗？你正透过它来说话的身体。

霍：那会是我最大的心愿。

朵：你意识到你是在透过一具身体说话？

霍：是的，它很痛苦。

朵：为什么这个身体很痛苦？

霍：悲伤。。。。。。因为遗忘她来这里要做的事而感到悲伤。

潜意识说，霍普没有在做她来这里要做的事，所以才会那么感伤。她忘记了她的使命，这导致她身体的痛。我和潜意识谈到让霍普的身体回到完全的平衡与和谐。这样她才能做她的工作。我说：“她意识上并不知道她已经停止了这个过程（指该做的事）”。

霍：噢，她很聪明。她清楚。她越来越明白了。

她也有很多恐惧是源自于遭到残忍伤害的前世。

霍：有一层、一层又一层充满嘲弄、痛苦和羞辱的人世。

朵：为什么她要选择经历这么多世的痛苦和羞辱？

霍：为了目标。她忘了使用能量——我认为她是在允许其他人阻止她。

朵：她让哪些人来阻止她？

霍：我想是教会和这个上帝，还有堆积在她身上的一切。堆在她身上很高的那一切在阻止她。——是书。不正确的知识。它们不过是文字而已。

朵：我们可以把它们丢弃。她不再需要那些书了。

我做了很多努力，要她想像搬走和丢弃那些书籍前世。此外，我也给她许多催眠指令，帮她找回信心；如果她选择说出心里的话，这一世的她不会再受到伤害。这些都跟前世有关，和这一世没有关系。潜意识同意我的话，我想我们有了一些进展。

霍：她现在有点困惑，因为当她是单独的精神体时，她在工作上需要什么便有什么。她曾是微光，孤单，卻乐在其中。成为人类后，她也不与人打交道，她让自己孤独。但是，她和一群人共事会好得多，那样就能得到支持。她习惯在灿烂的孤立中独自当个微光。假如能告诉她，在地球上并不一样，个体不能孤立自己而生存，那就好了。我们不喜欢批评，可是如果能用失败这两个字，这就是失败。她需要过社会生活，但卻把自己隐藏起来。在团体里，她就不会独自一人。

我接着问了那个【永恒之问】的问题：霍普的生命目的是什么？他们要她做什么？

霍：只要她相信自己，相信她的工作和她独处的时间，不要那么担心其他人。她试着当个正常人。这是大错特错。她永远都不会是正常的。还有，这个房间里的大多数人也不是正常的。

朵：你意识到这个房间有其他人？（是啊）我们很多人在你认为都不正常？

霍：这里没有一个是正常人类。我无意冒犯。我这么说的时候是怀着最大的敬意。她需要支持。就像以前。这是她的问题。她经过教会的阶段，教会确实给了她一个团体。但她现在没有团体。

当她频频提到【微光】时，我明白那只是形容精神体和他们在别

个世界的样子的另一种词语。我现在把注意力放在她身体问题——白血病和喉咙的肿瘤。

霍：她不想在这里。【有什么意义呢？】她悄悄跟自己说。

朵：她刚决定她不想在这里吗？

霍：不。她看到发生的事，她开始觉得痛苦。然而，在这一切之下，微光没有在闪烁。你懂我的意思吗？她事实上是在这里。当她想起微光，我想她会想待在这里。

她的身体问题源自于不再待在地球的念头。她对自己的工作和事业选择很失望。她想帮助别人，却不认为有什么成效。此外，她对她的先生付出太多，她没有在过自己的生活。【她是在过别人的人生。】她应该要过自己的人生。她的先生不会有异议。

当取得共识后，潜意识相当迅速地解决了她的白血病问题。它只是很快地在身体做了一个像是丢东西的动作，然后宣布：【好了】。

霍：那是思想的毒素。

朵：为什么她的淋巴腺会发展出毒素？

霍：因为她讨厌自己的处境。

朵：所以透过创造出这么多的白血球来摧毁这个身体。

霍：对。喜悦在哪儿里？不哪里？不公平。

我强调她可以替自己的人生带来喜悦。潜意识再次说她不能这么常独处，她不该是在孤立中工作。我发现许多第二波的志愿者不想和人打交道。他们宁可在孤立的状态下工作和生活。但这就是矛盾之处。他们本应透过散播自己的能量去帮助别人，但他们大都不喜欢人群。因此他们宁愿独处，自然也就无法实现生命目标。

霍普开始咳嗽，于是我问她的喉咙的情形。她的喉咙有个肿瘤。他们说那是因为她充满了恐惧，恐惧都卡在喉咙里。她怕说话，因为她下意识记得在其他几世因说出真话遭到厄运。潜意识说她的肿瘤和骨头一样硬。肿瘤存在了很长一段时间，已经钙化了。在潜意识仔细检查肿瘤之后，它把它断成了两半，像核桃一样。

霍：核桃断成了两半。消失中。她现在可以轻松说出真话了。她不会害怕了。

朵：当她再回诊和做血液检查的时候，医生会注意到不一样吗？

霍：会。不过她能跟医师说明原因吗？她要开口时，势必会很困难。

朵：但医师会注意到情况不一样了。

霍：他会说“自发性的复原情况确实会发生。”——有一天，她会反过来为这位医师治疗。

朵：你完成了对海伦身体的工作吗？



霍：做完了。当她前往并决定自己的方向时，她的身体也会跟着配合并顺同她的决定。我们给了她资料。自由意志。她必须相信。她会鼓劲微光。她的声音会发出我们鼓劲聆听的美丽律动音质。——她必须想要待在这里。从此她会的（指想待在人世）。

朵：你知道，我通常必须要请你出现，但你一直都在这里，对吧？

霍：我不该在这里吗？

朵：噢，不是的，没有问题。你知道这里的学生需要什么。有时候，在重要的时刻，你就会立刻出现。

霍：这要看你是催眠谁。

朵：所以她不需要再经历所有那些痛苦的前世了，对吗？那没有帮助，只要知道她的问题来源就够了。

霍：是的。你会看不见催眠的过程将加速进行，因为我们所知的时间正在改变。

朵：所以疗程会加速，而且越来越快（指达成效果）？

霍：可以的。有一些会，没错。

朵：这永远都要视人而定。

霍：这个工作非常重要。——微光把天堂带到地球上的意图也是。晚上上床时，你知道自己的工作为地球带来了一些微光。。。。。。带来了天堂。这是件多么美丽的事啊！我们要问你：“还有什么会比这个工作更有满足感？”你每治愈一个人，地球就变得更加光亮。我们谢谢你的努力。我们把微光送来给你。我们向你道谢。我们荣耀你。

我认为，这个案例中的微光若非来自上帝源头就是精神体的世界，尤其是当霍普提到呼吸水晶的时候。无论如何，她的话说明了某些灵魂初到地球的情况，他们怀着最好的意图前来，却在到了地球之后，发现状况不如他们想的那么容易。

### 第三章 能量体

路易丝来找我催眠，主要为了了解自己何以一辈子都在恐惧失去。她似乎不断在寻找她的同类。她想知道要怎样才能找到他们，并与他们联系。她积极参与形而上学的团体与教导，也从中学到了很多。然而，她不断在寻求填补生命的裂缝。那些空虚、不快乐和失落的感觉并没有合理的解释。当然，我们期望能从前世事件找到答案。但潜意识却有别的想法。别忘了，它能看到我们所不能看到的全貌，所以自有一套对我们而言完全陌生的逻辑。

当路易丝从云端下来时，她看到的风景很奇异。地形是一座座崎岖的尖峰，有些巍峨参天，有些则很矮小。整个地面遍布着这些尖峰，别无他物。“它们的颜色是有光泽的浅褐色，很像是水晶，全都崎岖不平又很尖锐”。我纳闷有谁能在这样的地表上移动和行走。她说她不是站立着，而是在飞，在飘浮，在往下俯瞰。“顶峰太锐利了。所有的东西都太尖锐。看起来尖峰好像是水晶，参差不齐的尖顶形状一模一样。它们很长，发亮，尖尖的。有些只是小小的一点点，有一些比较大。到处都有光线反射。有些尖峰好高，几乎高耸入云。”

我请她意识到她的身体，看她是如何感知自己。“我想我一定有个身体，因为我不想站到那些尖峰上。我可以观察到感官的感觉。觉察到冷暖的差异，也感觉得到微风，还有视觉。我现在正在仔细看着尖峰和水晶之间。如果我细看表面。它不是静止的。。。。。。有东西在移动。有点像是云，只是不是白色或灰色，而且更亮。还有，它们在移动的时候，有点像是滑过来滑过去，还会改变形体，不过它们不是云。当我最初降落到这里时，我以为这里什么都没有，不过我现在看到情况并非如此。它们就像是会发亮的一团团水滴。它们不是很清楚。它们可以在东西之间滚动，也可以飘浮。它们像是一滴滴，只是其中有些是小点点，有些是大点点，没有明确的形体。有点像云，不过比云更飘渺。”

朵：你只侦测到这些生命形体吗？

路：不。事实上还有很小、很小一点的东西，在地表上爬行，到处动来动去。

朵：你认为那些点点是能感知事物的有知觉的生物吗？

路：对，它们有知觉。内在有像是肥皂泡泡般的短暂记忆。只不过它们都有不同的形状和大小。。。。。。是彼此融合的。

朵：喔，那你呢？你认为你自己看起来就像它们一样吗？

路：我也这么纳闷。我可以漂浮，也能改变位置。我感觉不出自己是什么模样。我感觉得到冷和热，我可以改变形状。。。。。。可以轻易的变大变小。其他的不是飘来飘去就爬来爬去。有些很靠近地面，它们就在地面上。我不知道我跟它们一不一样。

朵：你可以发现的。资讯都在这里。你和其他的点一样吗？（不一样）怎么个不同法？

路：它们像是比较简单的生命形体。。。。。。是过度期。不像身体，也不是纯粹的光，而我只是停在这里，卻不会全然如此。（突然懂了）我有个使命！这里就像是个休息站。——这里是中间地带。我在回家的途中。。。。。。这只是个休息的地方。

朵：你比较进化，它们比较简单？（对）你认为你在回家的路上？（对）这是什么意思？

路：那是我住的地方。

朵：你去过别的地方？（去过）跟我说说你去过哪里？

路：地球。不过我不会回去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会先到这个休息的地方，净化自己后再回家。地球上的事情都做完了。

朵：你很高兴能离开那里（指地球）吗？

路：不，我想念那里的美，但我不想回去。我想家。家。。。。。。那里没有什么是崎岖不平的。没有任何东西是粗糙的。我们都知道。我们都有爱。我想家，不过待在这里不是问题。这只是个歇脚的地方。我不太清楚为何我会停在这里，我只知道自己很好奇。我原本不晓得有像这样的地方。你知道在地球上他们称这些为[阿米巴]。但这里的有些非常微小，有些很大，它们有智力。它们可以彼此融合。它们可以改变外形。它们可以成长，也可以缩小。能那个样子挺不错的。或许这是为什么在地球的时候我那么喜欢水。

朵：暂时什么也不是，这样很好，不是吗？

路：对，当然很好。

我决定压缩时间，让她前进到回到家以后。我问她，家是什么模样。“它真的很美又闪亮，有很多的蓝色、绿色和金色”。

朵：是指物体的颜色，还是就是颜色？

路：嗯。。。。。。颜色本身就是物体。所有一切都可以被触碰和感觉，所以没有不同。它是实体的，但你也可以穿越它。它有各种各样的空间，还可以用特别的光做出可以高速航行的船。只要我们对去过的地方有记忆，就能做出美丽的东西，我们能够创造。

朵：你必须先有记忆才能创造？（对）

她看到一些壮观的东西被创造出来，因此感到惊奇和赞叹。她深深地叹了口气。“这里好案例又好美。我好想念。”她开始哭泣。

朵：可是你去地球是有原因的，不是吗？

路：我们想去。我们全都去了那个美丽、漂亮的地方。我们想让人类知道我们知道的事，感觉我们感觉到的事。

朵：但你知道来到地球以后就会遗忘，不是吗？

路：有些会忘，有些不会。

朵：遗忘会让事情变得比较容易吗？

路：不会，会比较难，因为他们被一切给吞没了。他们受苦，然后陷进去产。不记得会比较容易。如果他们有足够勇气告诉别人。。。。。。可是有的会害怕。有些知道别人不会相信他们的话，有些则是忘了。但那里（指地球）是那么的美，你知道，我们也是

去地球享受那些美景，以便收集记忆，让自己变得更有创意，然后可以为其他人做更多的事。

朵：所以你必须到地球在身体里体验才能有回忆？（对）没有的话，你就不能创造？你是这个意思吗？

路：我们可以创造。我们就是创造者。我是光的创造者，但我们也能跟地球合为一体而变得更加丰富。你瞧，那里到处都有连接。和人类想的不一样。地球上的人接受这样，可是在别的星球并非如此。在那些星球，大家都晓得传送讯息很容易。要与别人连接很容易。要往前进行很简单。旅行是很简单的事。很容易。

朵：因为他们还没有忘掉他们应该做的事。（对）但当你来到地球，忘掉一切不正是试验的一部分吗？

路：不。事实上，我认为当我们逐渐提高地球人的意识以后，他们会恢复记忆。这是我们想帮助他们达成的事。这样他们就会对彼此比较好，他们不用受苦就能学会课程。受苦不是必要的。那只是曾经有过的作法，但不是非这样不可。

朵：不必受苦，反而容易记得，你的意思是这样吗？（是的）但人类不听，不是吗？

路：对，不是每次都听。

朵：你知道你现在是透过一个以路易丝身份活着的身体说话吗？

路：我知道。不过这是我这一世的家。

朵：你想知道，你说的是不是进入路易丝身体以前的事。

路：是之前，也是之后。

朵：所以她在这里结束之后会回到同样的地方？（对）但既然她在那里这么快乐，那里又那么的美，为什么她还要决定以路易丝的身份回到人世？

路：在路易丝之前，她是志愿去地球。

朵：所以她一次又一次回来。

路：对，路易丝是最后一次。我知道这点。因为在路易丝之后就结束了，她会再次返家，就像我现在在家一样。

朵：所以你认为到那时她会结束所有的学习？

路：结束在地球上的学习，是的。。。。。。不是所有的学习。

朵：她来的时候就知道会是她的最后一次？（对）这一世很辛苦，不是吗？（是的）她创造那些困境是有理由的吗？

路：想要尽可能地完整。

朵：这么说是什么意思？

路：当我们要从这个光之所在离开，离开我们所称的银河，我们会去其他所谓的文明，承担一些他们的业。然后我们完成在这趟旅程中我们所有的人类业力。

朵：所以路易丝也曾去过地球以外的地方。你说你承担其他地方的业？

路：路易丝完成的的就是她身为人类时的类。

朵：那么该是结束的时候了？（是的）她把每一世可以学到的事情都学会了。

路：不只是学习，还有贡献。因为她来这一遭就是为了贡献。

朵：她应该要贡献什么？

路：教人怎么思考。。。。。。教人如何去爱。。。。。。教人如何关心彼此。。。。。。

教人如何有信念。。。。。。教人如何创造平静。。。。。。教人如何克服疾病。。。。。。

教人如何与大自然连接。。。。。。教人绝望的本质在于缺乏连接。。。。。。教人以

可与其他人和谐共处。。。。。。教人战争是会终结生命的事。

朵：这些都很美好，可是我们一旦来到地球就变得很难，不是吗？

路：对。不过有好多别的灵魂。你瞧，我们之中有些忘了，但这些别的灵魂和我们不同。

那些是新的。他们才刚学。不同的层次，不同的贡献。。。。。。有不同的课题要学。

还有些是来自其他地区。。。。。。有的有过更多人类生命，轮回更多次。事实上还有来自其他星系的。

朵：还有一些不断来了又回去，再来再回去？（对）他们是比较陷入业力的人吗？

路：是的。这也是为什么【外来者】来帮助他们。许多人想要被帮助，但他们把自己局限住了。他们知道自己渴望得到帮忙，却过于深陷自己的观点里。他们受到当下的时间和身体的限制，以至于无法相信他们还有别的东西。他们想要在不改变的情况下得到帮助。他们认为眼中所见，身体、食物、地方或是景象，就是全部了。路易丝偶尔也会被这所困。她记得她的其他人世。这次她回想起自己是谁，还有她能做什么。她做得很好，只是还不到她的理想。

看来，有些志愿者是古老的灵魂，他们也决定来地球帮忙。地球的振动对他们来说是陌生的，因此造成他们的问题。他们和地球新鲜人的主要区分在于他们比较有经验。然而，路易丝知道，大家必须同心协力，才能帮助在地球上【陷入】因果的人。

#### 第四章 从观察者变成凡人

宝拉是在阿肯色的催眠课上被选为示范的个案。由于示范者是处于被大家观看的情况，我从来无法预测催眠会如何发展。个案有可能会紧张，感觉不自然，然后影响到结果。我的工作向来都是确认他们放松不会觉得自己全无一点隐私，然后帮助他们进入催眠状态。上课到到最后一天时，学员之间大多已彼此熟悉，所以我总是选在这天做示范好让他们不觉得自己是在一群陌生人的面前进行。我尊重他们的脆弱感，也佩服他们接受这个机会。由于没有人知道结果如何，示范永远都是一场冒险。不过不知怎地，情况总是很完美。我想是因为有【他们】在负责，掌控着局面之故。

宝拉等不及我完成诱导，当我要求她找到一个美丽和平静的地方时，她已经到了别一世。不过，她才一开始描述，我就知道那不是典型的美丽环境。她看到一座海洋，沙滩上有一栋被她称为【家】的水晶圆顶建筑。当她要进去时，圆丘建物打开了，显露出可以一目了然的透明墙。我问她水晶圆丘建物里有什么。“全都在中央，一圈又一圈的环绕，每样东西都从中央出来，在圆顶以我坐下来的地方为中心盘旋。圆顶的中央就是通往一切事物的中心。这是能量的来处。”

朵：能量集中在室内的中心？（对）能量是从哪里来的？

宝：里面！它会产生能量。它是活的。

她说她独自住在这个地方。当我问到她的身体时，她说她看不到身体。她对自己的认知是光。

在光体里并没有必要摄取任何东西，所以她说她只是存在于那个地方。附近没有其他存在体。

朵：当你产生能量时，你会用来做什么？

宝：我到处去。我可以在这个星球到处来去。

朵：所以你不会受到这个地方的限制。（对）你会离开这座水晶圆顶到外面的地方吗？

宝：会的。我可以。我在它周围四处走动。我好像就是待在那里。

朵：你在那里快乐吗？

宝：我很孤单。这里没有别人。

她记不起最初是怎么来到这个地方，但她知道自己在哪里很久了。“它是我创造出来的。”

朵：你怎么有能力创造它？

宝：我不记得了。我没看到任何东西。

情况似乎不会有什么变化，所以我决定移动她。虽然在那种地方时间应该不存在，我还是引导她前进，看看她有没有不是独自在那里的时候。当我要求她移动，她什么也看不到。一片空白。于是我让她前进到她已经不需要在那里的时候。我问她看到了什么，她开始描述一幕混乱的景象。“打仗。。。。。。战争。。。。。。马和剑，还有许多打斗”。她不是争战中的一份子，她只是在旁观察。“马。。。。。。许多人骑马。。。。。。战斗。。。。。。战争。。。。。。矛和剑，可怕的战斗。我在观看”。

朵：你有什么感觉？

宝：无法忍受。我全看在眼里。我不想受伤，宁可观察。我阻止不了。（她开始哭泣。）好多苦难！

她觉得自己无能为力，不断掉泪。我安抚她，跟她说感伤没有关系。我引导她往前，看看又发生了什么。当我下了指示后，她在这次的催眠中第一次发现自己在一个身体里。“我在走路。。。。。。热。。。。。。很热。。。。。。沙漠”。

朵：你为什么会进到身体？

宝：来学习。我不能在当个观察者。

朵：有人叫你改变吗？

宝：是我的选择。我必须学习。。。。。。所以我现在我走在沙漠里。我只想找一个地方休息。

她觉得她在沙漠很久了。她又一次觉得自己没有家。只是在寻找一个休息的地方。她精疲力竭。“我走了很久。。。。。。我想我快死了。我想我走不到。我很累，也很虚弱”。

我压缩了她经历这段的时间，我问：“你找到休息的地方了吗？”她看到自己在城市里，走在人来人往的街道上。她看到自己是男性，看到自己在街上行走时被人抓住，他们把他放在马上。他知道自己有麻烦了。“我是反动份子。他们把我放在马背上，他们要把我带走。他们急着带我走。好像又要进入沙漠了。我们要出城了。我们要出去了。。。。。。别又来一次。。。。。。他要带我去沙丘。我失去意识了。他打我的头”。

朵：他带你去沙漠之后发生了什么事？（没反应）如果你想的话，可以用观察者的角度去看。

宝：我好像看不到任何人。我想我可能死了。我想他打我的头时候我就死了。我的身体已死在马背上了。我什么都看不到。

朵：为什么他要把你带出去？



宝：他不要我在那里。

她找不到更多答案，但我知道她既已离开那个躯体，我们就能了解一切。“事情既然已经发生，我们可以找到答案。你现在在别一个世界（指灵界）”。

宝：我很高兴能离开身体。

朵：可是你说你进入身体是来学习的。你认为自己有学到什么吗？

宝：好短暂。那里的一切都好短暂。当我是旁观者的时候，时间比较长。这太短了。

朵：你现在想做什么吗？

宝：我想休息。好痛苦（指经历）。

我知道在班上的示范没有那么多时间探索，所以我让她离开那个场景，召唤潜意识。我问它为什么选择让宝拉看到这两世。“第一个的她是能量和观察者。就是她住在水晶圆顶建筑物和制造能量的时候”。

宝：那世很单纯。

朵：她那时不是人类吗？（对）为什么你要她知道那一世？

宝：以便和万有连接。那是她的开始。

朵：但她在那一世很孤单。

宝：对。很平静的一生。我们想要她想起，她跟万物是一体的。我们要她想起，自己从来就不孤单。

朵：为什么她知道点很重要？

宝：简单。。。。。。因为我们都一样。她认为她很特殊。我们都一样，我们都很特殊。有时候，她会忘记。

朵：她在现在这世经历了一些很糟的时候，不是吗？（噢，是的！）但她挺过来了。

宝：是的，她熬过来了。

朵：为什么她会遭遇到那些事？

宝：是她自己要的。每一世都是她自己选来学习的。每一世。

朵：即使是生活很困难的时候？

宝：对，那只是幻相。

朵：后来你们又让她看到她在沙漠的那一世。她当时是在人类的身体里。（对）为什么你们要给她看那次的人生？

宝：让她知道生命可以悲惨到什么程度。饥饿、孤单、炎热。。。。。。这一切。所有身体能忍受的最大极限。

朵：为什么你们要她知道这个？

宝：这样她就能明白自己现在有多好。

朵：可是她小时候被虐待，不是吗？

宝：是的。。。。。。但不像她想得那么糟。

朵：然后她又有一段不幸的婚姻。（对）她从这件事上学到了什么？

宝：谦卑和耐性。

我们接着专注在宝拉的身体不适上。潜意识开始治疗和修复她的身体。它说它在用光流（液态光）。“它来自源头”。宝拉的后腰不太好，曾去过手术。

宝：对。她的线路不通。

朵：是什么造成的？

宝：罪恶感。来自其他世的罪恶感。那些不重要。不要对过去念念不忘。已经过去了。

他们接着治疗她的脊椎骨，使用更多的光流修复。“太好了！”这也在移除她的罪恶感。“她必须让事情过去。要放下”。然后，他们对肾脏，肝脏和胰脏做了些小调整。潜意识说，问题是担忧造成的。我问：“她担心什么？”

宝：我不知道。她很傻。人体是个奇迹。你不会想要伤害它的。

催眠结束前宝拉的讯息：只要信赖和相信自己就对了。

有许多志愿者在无以计数的前世里，一直都是宇宙各地的观察者。所以，对他们而言，来地球观察史上这重要的一刻，不正是最自然不过的事吗？

## 第五章 保护者

理察是从成功的专业生涯退休的银发族。他生于1948年，所以可以被归类为第一波的人。他自认是个独行侠，没有成家。他没有什么困扰，似乎也满足于自己的人生。由于我的工作大多是处理具破坏性的问题和重大疾病，看到有人相对之下过得很快乐，倒是令人耳目一新。当然，他还是有那个【永恒之问】：他的生命究竟有什么目的？他要怎么去实现它？

理察从云端下来时，看到了两个接合在一起的影像或景观，他不确定要专注在哪一个。他看到一边有只脖子很长的绿色恐龙站在树下，平静地吃着树叶；另一边的远方则有一座金字塔。“画面的半边有恐龙在吃树叶，另半边有一座夺沙地上的金字塔。我坐在这里同时看着两边。画面十分清楚。”

他决定专注在金字塔这边，于是朝它走去。金字塔很大，顶端尖耸。这座金字塔有个让它与众不同和有趣的地方——最上面有颗非常明亮的球体。它和太阳一样亮，而且对着四面八方照射着光。类似灯塔，只是光线不是旋绕着投射，而是静止地散发出明亮的黄白光芒。

我让他意识到自己的身体。他发现他是个年轻男子，穿着皮革凉鞋和类似古罗马市民穿的那种长及膝盖的宽外袍。不寻常的是，他发现自己有一头很长的灰发，这对一个年轻小伙子来说，不太合理。他在一间靠近金字塔、非常小的石屋内独居。我问他金字塔有没有关系。

理：金字塔的光不知怎地好像会保护我的安全。光从金字塔的上端照射下来，它看着一切。凡是它照到的地方都很安全。我的感觉是这样。我做自己的工作很开心。我在唱歌，哼着曲子。

朵：为什么你说光像是在注视着，看着一切？

理：我想我有觉察到。即使太阳下山了，我也意识得到它。光依然在。塞纳河是太阳，太阳在天上。这座金字塔在那里看顾着整块土地。。。。。。不只是看顾我。光线朝我们的方向照射。我很安全。绝对的安全。对，我不觉得有任何烦恼。我很快乐，我的人生很快乐，或者该说是兴高采烈，对。

我问他是否进去过金字塔，他看了看金字塔有没有入口。“有，侧面有阶梯可以爬上去。我上去了。大光球的正下方有一扇门。”当他进入黑暗的室内，同空无一物，只有一颗闪亮的粉红水晶飘浮在室内中央。他一手抓住水晶，放在掌心。“光线环绕着我的手闪耀着。。。。。。、如果我用手掌包住水晶，光会从我的指缝散出去。我以前看过这颗水晶，但我知道握着不会有危险”。我想知道这颗水晶是否有用途，他忽然领悟，只要握着水晶问问题，它就会回答。

朵：有意思。你认为水晶和金字塔上端那更大的光有关系吗？

理：绝对有关系。是的，它们在某方面是一致的。就像是有条银色或是某种看不到手东西把它们连在一起。

朵：嗯，我们问它一个关于这座金字塔的问题吧。或许它对这个地方很了解。

我于是问了些问题，请水晶解答。理察按着我复述了每个问题，并说出他听到的答案。对他而言，很多答案都没什么道理。我将答案浓缩整理如下。

理：金字塔是由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古代人所建立。顶端的闪耀光芒有保护的目的一切。如果没有它的保护，有些来自宇宙的东西进来后，就会对这个星球造成伤害。我

不知道是哪类的东西。我们需要保护。它只说：“我保护这个地方不受伤害”。古代人把光放在金字塔的顶端。他们来这里建造这座金字塔，然后乘某种太空船离开”。这个金字塔就是个坚实的块状物，小房间有颗会发出光芒的飘浮粉红水晶，顶端还有一颗大球。光就像灯塔一样照射，可是没有旋转。它就是往四面八方放射。那个光不一定是你肉眼看到的光。它像是往四处放射的能量。另外还有一座金字塔也有同样的功能，只是它在很远、很远的地方。在这两座金字塔之间只有石头和沙子，没有别的了。

朵：金字塔是在地球上吗？

理：起初我以为是，但现在我不这么认为。因为天空有一点紫，和我看过的天空并不一样。现在我知道我是这个地方的守护者。我是这个地方的一部分。看来我们是一体的。这个东西，不论它是什么，我维持它的运作。我看守它，确保它运作良好，不过我看不到任何控制仪器或别的什么。我猜想我是用心灵与它沟通。。。。。。对。

朵：所以你在这里很快乐？

理：十分快乐，是的。我的身体感觉很年轻，可是我觉得我在这里已经很久了。。。。。。矛盾，可是似乎是这样。我很高兴与自己一个人在这里。

我让他往前进到某个重要日子。“有一艘雪茄状的太空船盘旋在金字塔上方，它很友善，是金字塔的一部分，不过这不重要。它会丢下补给品，所以我很高兴看到它，但这不是什么不寻常的事。只是说我不常看到。它就是在天上盘旋，然后丢下东西。不需要降落。它空投补给品。总之，我很高兴自己独自在这里，它会过来送补给品，问我情况如何。就这样。不是很戏剧性”。

朵：那么人不需要上船，跟它接触？

理：不会，我没看到自己与船上的任何人接触。

朵：所以这是重要的一天，因为它跟平常作息不一样。

理：没错。不过看着它离开，我也不会觉得悲伤。看到它来，我很高兴，但它要离开，我还是很快乐。我在这一世是个快乐的人！我很健康，我在微笑，很开心。我很享受。

我几次让他去别的场景，但每次都差不多。一切似乎没什么变化。

“这是非常快乐的地方，我一点也不需要别人，听起来很怪，可是我并不需要任何人”。

听起来每天真的都一样，不过他对自己的孤独是那么开心，我猜想千篇一律也无妨。我认为挖掘不出更多的事了，所以让他前进到他那一世最后一天，问他是什么情形。

理：突然之间，有个巨大的光束从天而降，一下子把我带了上去。我被带到别处，就这样。我走了。它就忽然从天空出现。不是来自太空船，是来自天空。虽然很突如其来，但我有心理准备。这不是出乎意料的事。因为我的双臂往外伸，我看到它，它的光束照下来，我就被接走了。我走了，我不晓得要去哪里。等着看吧。

朵：所以它带了身体？

理：你知道怎么样吗？没有耶。因为你提起关系，我发现身体被留下来了，躺在地面上。

朵：身体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吗？

理：很破，一定很老了。应该是活了很久。

朵：让我们看看你被带到哪里。

理：我在一间房间里，跟议会长老一起。

他虽然去了灵魂的世界，出现在议会的面前，接受生命评估。我在有关死后生命的书里，对些有更详尽的描述。

理：这些人坐着，我站在他们面前。我辨识不出他们的脸，他们都在问我问题。“嗯，你还喜欢吗？”我说：“是啊，很喜欢”。“你做得很好”。还有：“该是你休息的时候了。”他们对我微笑，说：“你还会再做一次。。。。。下次再做一件类似的事”。

朵：你对这有什么感觉？

理：我脸上有大大的笑容。我还是那么快乐。我们是朋友。我在说话。能看到们真好。不知为何我穿着暗红色的袍子。很有趣。我现在是穿亮红色的袍子，他们都穿白袍。我不知道这表示什么。

朵：问他们那是什么意思。

理：我得到的第一个回答是：“你已经完成那个层次，现在要移动到另一个层次了”。我不晓得那是什么意思。

朵：你必须休息多久才能再执行一次？

理：第一个进来的讯息是20年；不管【年】代表什么。

朵：问他们，当你再回来的时候，就是现在这个已知为理察的人生吗？还是理察之前还有其他的人世？

理：不，就是这一世！就是现在这一世！

朵：这是理察第一次到地球来吗？

理：他们说，是的。。。。。没错。

朵：你以前从未来过地球？

理：肯定没有。

朵：到这个星球对他难道不会是个震撼吗？

理：他们说不会。因为我知道怎么独处，知道怎么处理能量。我是为什么要去那里呢？

（指地球）“你是去那里保护大家。他们并不晓得，可是在你周围的人会受到保护。不论你去到哪里，在你周围的人都会被保护到”。

朵：就像你在金字塔那一世做的事？一切都受到保护。

理：噢，或许是吧。“你的存在就是疗愈。你只要四处走动，但不论你去到哪儿，人们都会因你而受惠。他们的意识不知道，但潜意识知道。他们会感觉到些什么”。——理察会很安全。他会保护大家，但不是用他所知的那种你们通常会用的保护方式。不是你们知道的方式。他来这里保护大家。。。。。。他只要在这里就可以了。他会用超越人类理解范围的方式保护大家，他也不会意识到自己在做这件事。

朵：地球的能量很不一样，不是吗？

理：【对，但你会在乡下建造某样你还不知道的东西。你稍后就会知道。现在还不是你该知道的时候。那会是一样宏伟的东西，不一定很大，但是为了保护这个星球。它会是某种协助保护的能源：某类较高阶的能源。即使这个星球的能源不见得好，但你不会有问题的。你应付得来。那不是你应付不来的东西。】

朵：所以他可以活在地球这些能源里而不会积累业？

理：一点也没错！“是的，你会待在地球上而不创造出业”。

朵：如果现在时机还没到，我们不会跟他说，可是那就是他的目的吗？

理：他的第一个目的是有地球体验和地球人一起生活，但主要的目的是稍后要建造某样东西。建造一个指引和帮助这个星球的东西，那才是他的主要目的。——【你就是要一个人的。享受一个人。享受这一次的孤独。】

朵：这是为什么理察的生命大多是独自生活的原因之一吗？

理：对。他在许多世都是独自一人，他喜欢这样。他很习惯。——还需要有其他人也来做他在做的事，不过这个世界还不到我们都做自己的事的时候。做自己喜欢的事。。。。。。享受做自己喜欢做的事。这很像是照顾另一个星球。玩乐。。。。。。享受一段好时光。——将会有某种对人类有益的网络。他说许多人仍会陷入他们的旧习性。他说：“你现在超越了这些。你知道，因为你明白他们不懂，但你不能替他们担忧。你有更高的目的，以后就会揭晓”。

理察对他这辈子反复出现的幽浮梦有疑问。“他们是要让他看到他的根，他来自天上，他不是地球人。我们需要像他这样的人来帮助这个星球。这是个很辛苦的地方，但也是许多事的考验地。”这里的频率较低，却是你们（人类）创造出来的。你知道的。我们不需要告诉你。你超越它之上。我们需要你这个时候在地球上，为了一个你迟些才会知道的原因。在五年之内，他会知道他为何来到这里，还有他应该要做什么。到时，很多事都会改变。（这次的催眠是在2009年12月进行）。

我问有关2012的事。“2012。。。。。人们花太多的时间担心2012了。他们需要专注在自己的生活上。【他们】告诉我，人类需要把自己【清理干净】。因为振动增加，情况会变得更糟。那些没有增加振动的人会比较辛苦，因此会有越来越多的人【退出】。他们不知道要怎么处理这个能量。未必是2012。那只是一个日期，但快了。只是有人提出了这个日期，而在那个日期的前后，情况刚好到达高峰。”

朵：人类会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吗？

理：会。我们现在还不能告诉你们，但当事情发生时，每个人都会清楚知道。

朵：有人告诉我，有些人会被留下。他们无法适应那个能量？

理：对，许多人会被留下来。但没关系。

朵：理察会与这个新地球共事？

理：会，他会的。

朵：我也仍会在这里和新的地球共事？

理：是的，会，你会。

朵：许多人问我一个问题：“人们就这么消失了吗？”

理：不会，他们不会就这样消失。不是以你们所认为的方式消失。。。。。还是一样，你们只能等待，静观其变。——即使有的时候很令人沮丧，你希望转移来临，却还不到那个时候。有其他事需要先发生。我现在在问他们：“会有哪一类的灾难吗？”在此刻我们只能透露这个星球的海洋和水域会更泛滥。这和全球暖化没有关系。

朵：和冰冠融化没有关系？

理：没有，可能是一个大陨石坠落时溅起水来或什么的。现在的问题是水，对。

朵：那个时候会有许多人离开吗？

理：是的，当然是。人会分成两种。一种会想待在这里，面对改变；另一种会想退出，他们也无法处理振动。对想要留下来的人来说，一开始会很辛苦，不过那就是他们要的。他们应付得来。他们会准备好。



朵：所以一开始会很困难。

理：那只是因为大多数人都没有准备好。事情突如其来地发生。

朵：所以我们的工作帮助大家了解是什么情况。

理：是的。如果自己有太多问题，就无法帮助别人。如果人类无法做对自己而言正确的事，那么他们也无法做对这个星球正确的事。他们必须学着放手。他们抓住太多对他们来说没有道理的事。他们在逼自己发疯。他们不思考。不允许自己思考。他们需要包容，不去勉强，要去聆听。他们需要更常静思冥想。安静。人们需要多让自己安静下来。他们需要独处和安静。大多人害怕独处。有好多人不明白。那就是地球所消沉的原因。频率。。。。。。它是个强烈的效应。较高阶的振动是一种效应，人类不想移往较高阶的振动又是另一种效应，而且会造成改变。就像是磁铁。。。。。。两极。

理察清醒后，我再度打开录音机，记下他保有的记忆。

理：糰向我解释，振动将越来越快。这会造成一股力量，一种不同的力量，你若不跟随振动让自己的振动也加速，就是会被卡住。地球上的绝大多数人在拒绝提升他们的振动，这意味着这两股力量都会变得更强大，如果不在一起就会变成对立。它们会越分越开，最后，很快地，会在地球上造成一些事件。

朵：像是两个磁铁？

理：两个磁铁，但不是相吸。。。。。。在这个情况下，互斥得很严重。将会相互排斥，导致负面的事情发生，或正面的。。。。。。看你是哪一边而定。

看来，除了待在地球上，第一波和第二波的志愿者还有别的任务。他们的能量可以用作其他用途。在这个案例中，有些人来这里是要用他们的能量保护所有接触到他们的人。虽然大家的意识没能察觉到，但知道有他们在这里，这样的感觉令人安心。

## 第六章 疲惫的志愿者

莎莉想在催眠时间的问题有好大一串。她嫁给了一个掌控欲很强的男人，她迫切地想从这个没有爱的婚姻中脱身。由于她也有一个控制狂的母亲，这虽然已经是她人生中的一个模式。当然，这些对她的身体造成了伤害。对于她有许多需要解决身体问题，我一点也不意外。此外，她很想疗愈别人（运用声音），并因此负债开设了一间全人医疗中心，可是营运并不理想，资金周转不灵令她忧心忡忡。

当莎莉从云端下来时，她看到一个奇怪的景象：“一座大都市。。。。。。一个城市里的城市。。。。。。上面罩着一个圆顶。就好像是城市上头有个盖住用的那种玻璃器皿。建筑物有高有低。这是一座被泡泡包裹的城市。我正从泡泡的外面往里看。”

朵：你有看到人或交通工具吗？还是只有建筑物？

莎：只有建筑物。。。。。。外面没有人。每个人都在里面，没有人在圆顶外走动。

朵：圆顶外有什么？你看得到吗？

莎：很像是围绕着它的大气层。我仿佛是在看一颗星球的外观。站在外面往内看。。。。。。很像夜空，有星星。就像你是站在一座玻璃城市外眺望着银河。这简直就像是《爱丽丝梦游仙境》里的翡翠城。

朵：城市是飘浮的还是怎么样？

莎：对，它是飘浮的。就悬浮在太空。

朵：真有趣。你想进去圆顶里面看看城市的样子吗？

莎：当然。我正在看。。。。。。我好奇人都是怎么进出的。圆顶好像会缩进去，然后打开。你经过这个入口。。。。。。它会开启，然后闭上。当他们决定去他们的世界外面旅行时，它就会开启。现在我在一个大房间里。我听到笑声。那里有张桌子。有一些能量的存在体围着桌子。我进入了一个会议。那里有十二张椅子，这是个议会。他们说。。。。。。【光的议会】。

朵：他们看来就是那样吗？像光？

莎：对。每一个都是不同的颜色的光。

朵：听起来很美。现在你意识到你的身体。。。。。。你是什么模样？

莎：没有身体。我是一颗能量球。

朵：你有特定的颜色吗？

莎：我是浅紫色。底部有红色，然后渐层为浅紫色。。。。。。很像火焰。他们比较大。他们的结构好像不同。他们围着桌子坐，他们说：“实验开始之处的创造火花。”

这里是拟定生命计划，酝酿旅程的地方。我就是来自这里。它有个火花。。。。。。创造这一世计划的之火花。决定课程。。。。。。拟定合约。

朵：这是决定所有事情的地方？

莎：他们是这么说的。

朵：这表示这里是开始每一世，还是只有现在这一世的地方？

莎：是创造有有生命的地方。所有的（生命）历程。。。。。。所有的传奇。我在那里寻求领会。。。。。。明晰。

朵：那么他们在对你说什么？

莎：他们要派我出去，让我走。那里没有。。。。。。突然间变暗了。我又回到大气层。

朵：他们有给你指令吗？

莎：我没听到任何指令。

朵：他们只告诉你是离开的时候了？（对）你对这有什么感觉？

莎：不是很好。。。。。。不确定。。。。。。很困惑。。。。。。不太想接受这个任务。。。。。。不想去他们要我去的地方。我以为我完成了。我以为我很完整。

朵：你之前有过别的生活和课题吗？

莎：有，很多。我很累了。不想回到那个密度。。。。。。不想通过时间回到沉重里。

朵：你以为你已经完成了，但他们告诉你还有另一个任务？

莎：是我选择要参与这件令人兴奋的事。。。。。。觉醒。。。。。。实验，但很累。。。。。。不想回来（指地球）。。。。。。不确定还有能量可以撑完整趟旅程。。。。。。恢复得还不够。。。。。。还没有时间更新。

朵：通常是这样吗？你有恢复（能量）的时间？

莎：对，通常都有。那个密度。。。。。。那个学习。困难。。。。。。它们很难。。。。。。必须费力地勉强前进。。。。。。本来准备要回家休息。。。。。。更新。回流到源头。。。。。。去休息。我本来要开始休息的旅程。——然后我觉知到将进行的实验。这次会实现的。我想在这里。我想看看和体验那个转变，并且提供帮助，但我好累。

朵：所以是你选择的？

莎：他们说，我做这个选择心不甘情不愿的。他们问我是否准备好通过最后一次转换的考验。一旦觉醒，一旦实验成功，我就能休息了。接着便是放松的时候了。

朵：如果你休息，你就会错过这一切，不是吗？

莎：有部分的我很渴望能休息。有部分的我不知道要如何脱离这个密度。这个身体里的能量是这么的低。挣扎着向上前进。。。。。。生命力。。。。。。变弱了。

朵：对，但你说：“一旦实验成功。”那句话是什么意思？

莎：地球正在顺利地移往下一个次元的路上。。。。。。进入她的下一世。

朵：这是因为地球也是有生命的。

莎：是的。她将要亿万年没有做过的事，或者该说是在源头的路上从未有过的事。这对所有的存在体来说都是历史性的里程碑，让所有的存在体都能目睹。

朵：所以当他们告诉你的时候，你同意要来地球？

莎：对。我想参与其中，做一个引导。。。。。。当个协助者。我可以选择我要回到哪里展开新的生命。。。。。。创造新的世界。。。。。。依造物主的形象创造。光的能量。。。。。。新的能量。或者，我也可以选择回家。

朵：你认为哪一个才是最好的选择？

莎：创造力。我的灵魂渴求的是创造力。创造碰撞的事物和新的做事方法，但没有那个密度。。。。。。是一个更轻、更快地。。。。。。入口。。。。。。旅行。。。。。。入口。我想见证新的创造。

朵：所以你选择在这个时候进入这一世？（是的）我们谈的是莎莉的人生吗？（对）他们对你有信心，不然不会派你来。

莎：她内心对自己却已失去信心。

朵：是她选择了她要进入的家庭吗？

莎：对。那是她的心灵课题，是选择的自由，是她要来克服的。那是最后一个难题。

朵：她和这个家庭有什么业力关系吗？

莎：是她选择了这个名字。必须要有它的振动。是她内心做的选择。。。。。。她要选的名字。。。。。。它带有一种数字振动模式，与她的细胞结构连接。这样一来，只要有人说到她的名字，便会感受到这个新生命，这股新能量。

朵：所以名字是人们做的重要选择？

莎：对。细胞结构里有个居处。这是模式/结构的一部分。是编码的一部分。是觉察和过程的一部分。她选了那个身体，并坚持要那个名字。不过她妈妈不知道。那不是她母亲的选择。那个灵魂在这次转世的先决条件就是这个名字。

朵：我听说星象学也有一些关系，是吗？

莎：是的，很有关系。她特别选在1959年12月出生，以作为入口，一个通道，一个行走的能量启动器。她的生日便是一个门户。

朵：你说作为入口是什么意思？

莎：那是灵魂和意识的旅行方式。一扇在存在体细胞结构上启动的门。接触到她的人都会被启动，以便引导他们通过太阳的至点，到日食（光的消失），然后唤醒他们DNA里的光。在最近几周她的内在会启动，她已经感觉到体内那个变化，那是她集中光，在

核心下锚的能力。这已经开始了四个月。如果她继续下锚并拉至光之核心，对她周围的人来说力量就会更强大。

朵：所以其他人只是在她的身边就会被影响？

莎：被她创造的场域影响，那是个入口，是扩张。对其他人则是疗愈的入口。在他们的旅程中支持他们。

朵：所以她在象征意义上就是个入口？你的意思是这样吗？（对）他们应该来找她治疗？

莎：随着居处的日益壮大，他们终究会来的。当她固定核心时，就如一股吸引他们前来的力量。

朵：但你知道莎莉有很多问题，不是吗？

莎：她的身体维护得不太好。她与自己争战。恐惧让她停下脚步。恐惧的扩张。。。。。。不被爱的恐惧。她必须克服，也要帮助别人克服。

朵：她说她还很小的时候就体验到了恐惧。为什么她会带着恐惧感来到人世？

莎：恐惧依附着她一起进来了。这是因为她在离开我们之前，不确定自己能成就什么，不确定自己有没有那些工具。情绪和家庭的设定超过她的负荷。她以清澈和开放的强烈同理心来到人世，但这里的情况卻令她难以招架。密度对她的冲击超乎她的想像。

朵：意思是她可以感受到其他人的感受？

莎：对。那太排山倒海了。她因此封闭起来，有很长一段时间无法往前迈进。她很害怕周遭的能量。她不了解这些能量，她在无所知的情况下来到这里。她对源头关上门，对源头封闭自己。——她想立刻回家。她向我们提出回家的要求。

朵：她忘记她的合约了，是吗？

莎：是的。

朵：她想回家时，你们怎么跟她说？

莎：说她还有时间。说我们在这里，她不是一个人。她不孤单。她有足够的装备和才华。她有机会成长并超越心智所能理解和成就的。她的灵魂道路是作为源头的记录者，成为源头的眼睛、耳朵。作为那颗跳动的心。把能量传送回议会，当个目击者。

朵：可是她一直没有实践这个任务，不是吗？

莎：她因为充满恐惧和不确定而整个停滞关闭了。是她认知造成的。是她听的那些老录音带，它们在她的脑中反复播放。她害怕自己做的不对。这是她必须克服的困难和阻碍。

朵：那些恐惧来自于另一世还是这一世？

莎：那是在她灵魂内的模式，来自神之火花的开始。她多少已经克服了那个恐惧。这是个大步向前的机会，因为一切都在进展、改变、进化。。。。。。旋转着要做出一次大跃进。

朵：所以当她第一次来到地球，第一次离开源头的时候，她很怕自己会做不到？

莎：不。她这一世曾回到全灵，将她内在的一切与全灵拼合，把所有的观点带回家。她会完成接下来的三年，然后回归一体。

朵：你说接下来的三年是什么意思？

莎：她还有一段时间。她将会，也必须完成把那些观点带回家的任务。这是她合约的一部分。她这世到这里要做的事情之一，就是回归一，回归整灵魂，全灵。

《回旋宇宙》系列曾说明有个更大的灵魂叫超灵，或如他们所说的【全灵】，而我们都是它的一部分。那是我们的真我，但它太大了，无法全部挤进一个身体里。它曾说，如果一个人的所有能量试着进入一副身体，那个身体就会坏掉。能量会太多了。灵魂就像是一个有许多切面的宝石。全灵为了以最少的时间尽可能学习，于是派出它的各个裂片、碎片或是面向，尽可能地去体验。这要又回到同步时间的概念，因为我们确实是同时活在我们所有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之中。这么做目的，是要让灵魂从不同的面向经历各种体验，尽可能地习得知识。当新地球终于完成时，我们的个别面向会通通被召唤回去，与全灵重聚。

朵：她有三年的时间来完成使命？

莎：没错。这是她的真实情况。

这次的催眠是在2009年12年进行。

朵：万一她败给恐惧呢？

莎：她会回家来找我们。她将没有理由继续在地球。

朵：但如果她把话听进去并做她应该要做的事呢？

莎：她会向恩惠前进，会往本质前进，并在时空中旅行。她注定要回到永恒的存在，并且创造星球、新的生命和新系统。

朵：当新地球往前跳跃时，她会在这里吗？就像你们说的？

莎：如果她没有完成使命就不会。如果她完成了，那么她会在这里目睹一切并提供协助。此刻她非常抗拒。——她的先生将无法前进到新地球，如果他不选择学习眼前的课题。

朵：我听说如果人们仍然紧抓业力，他们就去不了新地球。

莎：他们不会去。他们会待在这个密度，解决他们的课题。他们不会迈向新的光，不会迈向新的意识。——她需要作为连接新与旧世界的桥梁，以便一过走向另一边。她的两脚分站在两个振动将势不可挡。意识还会再有一次变动。必须先发生这个变动，然后她带来的技术和工具才得以显现。人类必须再一次拆解，文明进化的下一步所需要的资讯、改变和振动才能出现。还有许多有待解决的部分。还有许多待做的决定。许多人还没有做出决定。许多人都害怕照他们的路标走。

朵：所以他们谈到的新地球并不是最后的地球？

莎：实验（进度）落后了。进展不如预期得快。有些来到地球支持这个过程的指导者几乎是嘎然而止，在我们正在谈的这个时空中停顿。关于如何让开始的螺旋往前移动，许多次元都在进行重新评估。它停下来了。我们看到它停下来了。它现在在暂停状态。许多都暂停中。

朵：是什么造成它的停止？

莎：是对恐惧的共鸣。能量就这样往下渗透到中心。很多人选择臣服于让已经启动的事件缓慢下来的振动。这是暂时性的。我们派了很多使者在恐惧的大气中穿洞，好让人类又能呼吸。好让能量进入宇宙时，得以滚动向前。会有具有人类形体的存在体和生物在环绕着地球的这层堵塞中戳洞。他们正开始他们移除的工作……移除对开始入口空间和再度穿梭期间旅行的恐惧。

朵：非再一次发生不可的变动是什么？

莎：恐惧的密度必须减少。它必须被抽走，她才能扩展并为那些以恐惧为基础的存在体带来知识，让他们明了，并与自身的存在体融合。她必须释放自己内在的恐惧。她是第一个移动这股能量的人。

我决定接下来把重点放在她的身体。他们说：“她的身体对她在这里要做的事来说，简直是功能失常。”她抱怨对化学制品的过敏，她有肝脏方面的问题，还有一个肿瘤。

朵：为什么她的身体会变成这样？

莎：她不听身体传讯给她的讯息。她做了很多人都做过的事……让所有的压力和担忧进入内在，变成她的一部分。她没有释放恐惧，反而储存它，结果恐惧开始在所有的细胞结构中堆积，成为一种（能量）堵塞的讯号。它们彼此堆叠增生，聚成我们在这个身体里所看到的最缓慢的细流（指能量流动）。她还是没有学会放掉那些令她感到负荷的事。它们在她的内在储存，不释放不行。——她可以在一个开启流动的催眠疗程中释放它们，从我们所见为水坝的地方开始带走那些东西。我们会开启流动，让它进入细胞结构。——

她的恐惧在于回复健康，所以她必须主动要求得到治疗，主张那是她的选择。如果她的身体不健康，她会无法完成要做的事。恐惧令她裹足不前。所以她必须以自主的选择和意愿去释放她对健康的恐惧。那个恐惧是：万一恢复健康，生活会变成什么模样？如果痊愈，她就必须完成一些事情，并在她的人生中继续前进。

我要求他们提供一个可以帮助莎莉释放恐惧和导入疗愈的视觉想像。

莎：你看到天上的水晶之河穿越时空的初始，往下流入顶轮的入口，穿越第三只眼往下移动到脸部.....往下进入喉轮.....往下进入心脏的中央.....穿越躯体进入髋部，再往下分别流经左右两腿.....往下进入核心，进入母亲（地球）的心脏，进入开启的神圣之流。

朵：是这一条能量之河？

莎：是的。

朵：这是治疗的能量。

莎：充满了结晶体。

朵：它非常、非常的强大。你们在治疗能量经过的地方吗？

莎：它让氧气可以往细胞移动。把生命带回到肺脏.....她并没有在呼吸（意指正确的呼吸）。

朵：那么她的心脏呢？她很担心心脏？

莎：这是她移除心脏疼痛所必须的能量。她会有足够的能量支撑她继续工作。流动会缓缓地开启，但她必须完成那部分的治疗。那是她需要修复的。最初关上门的人是她，所以也必须由她来打开。我们会提供穿越她的存在的生命之河，让她可以与身体共事，使用这条河去扩展，去自由使用（能量）。前提是她必须选择这条河。她必须选择光的能量。她必须透过器官的协助。她必须把这个流动看作和所有有生命的东西一样。她必须视这个流动为一个有生命的万灵丹。她必须想像流动是从高处而来。来自于源头。她必须感受到那股轻柔，那个疗愈能量带来的礼物。那是身体会开启和接受的唯一方式。

朵：你们要她什么时候做这个观想？

莎：睡前。因为身体所有的疗愈都在夜晚进行。

朵：因为那时意识无法干预。

莎：是的。

朵：所以你们要她想像这条能量之河。。。。这个水晶能量从顶轮往下流，穿越其他脉轮？

莎：进入核心。



朵：你们要每晚睡前做个观想？

莎：对，不是等到她有危机的时候才做，也不是身体处于混乱的时候。她必须每晚在安静和平静中做这个想像。身体不会在混乱中疗愈；身体只会在平静中疗愈。然后，她将有能力转移这股能量，让它从她身上流往别人。能量会经过她的双手流到别人的顶轮，开始他们内在的能量流动。

这是相当珍贵又有效的治疗技巧，每个人都可以练习。因为这个观想很简单，我在我的一些工作坊也有使用。这打水晶之河的能量非常强大。

我问到她一直有毛病的肝脏。“它像块肮脏的海绵，需要被清理。当她开始释放堆积在那里的愤怒时，这个万灵丹，这股生命力，将用缓缓增强的方式提供能量去清理。我们已经点燃了火花。我们在第个器官都燃起疗愈的光。她绝对不能熄灭。治疗已经开始，她必须继续下去。”

朵：她必须自己来。

莎：那是她的选择。

朵：你们说她紧抓着的不只是恐惧，还有愤怒。但愤怒是从哪里来的？

莎：她知道她要前进到新的地方。她很气自己还没到那儿。她的灵魂知道自己的使命，而且比她所知道的真巧为越频繁地意识到那个使命。她知道这个世界不是她此刻应该居住的地方。生气、沮丧，又觉得恐惧。她知道这不是她要踏入的世界。她曾在地球上的天堂。她知道这里不是她该在的地方，所以她对自己很生气，这让她陷入负面的循环。她注定要打破这个循环的二元性，示范给别人看并且树立榜样。

朵：她需要对自己下许多功夫。

莎：对。她一直是所谓的的灵性的怠慢。她了解概念，但没有在她的日常生活中具体实现。她很善于告诉别人要怎么做，自己卻没去做。

朵：你们会提供协助，但她必须自己来。

莎：非如此不可。这是她的课题。

我接着问到莎莉子宫内的肿瘤。她的身体有很多地方都出了毛病。

莎：她已好机次要求我们移除肿瘤，我们也教她如何进入细胞结构，进入粒红体，去改变肿瘤的细胞结构。她做了几次，但不相信她就是自己的问题。她必须相信她能够改变她身体的基因，她可以改变这个肿瘤结构。我们会协助她，我们也提供了她工具。这是她每天都要试着去做的另一件事。进入细胞结构。。。。。。对它说话。。。。。。了解它并释放它。

朵：肿瘤是怎么造成的？

莎：她的子宫携带着她对自己的背叛所带来的痛和苦难，还有她对家人所感受到的背叛。这可以回溯到她生命中的许多亲人。作为一个灵魂，她的创意之炎熄灭了。有东西遮蔽了她的创造力，而且阻碍她存在于神圣女性能量的能力。

这是潜意识要莎莉对自己做的另一个努力。我有很多次目睹它瞬间治愈这些问题，但在某些案例中，它觉得个案应该自己努力，这样他们就会了解涉及的疗愈过程，然后更能用在别人身上。

莎：她必须开始让肿瘤变小，如此才能完成和开启通往她的创造力的流动。我们已经为她展开这个疗愈，但我们不会帮她完成。这是她的旅程。这是她要去完成的课题。如果她每天都专注在疗愈上，三个月内便能恢复健康。她必须发自内心去做，以自真实。

朵：还有要相信这是可能的事。

莎：还有要知道她有能力造成体内的改变。这是个催化剂，让她明白这些事是为她的生命带来改变。如果她不明白这是会达成的事，她也不会相信自己可以做出其他的改变。她一直在恐惧中，所以无法踏过那扇门。她常去到门前，但她现在还无法跨越。她必须跨过门槛，但她却告诉自己她没有那个能量或是力气。当她得到自信并使用这个疗愈技巧，她将看到她的身体越来越有力气，越来越明亮，她会因此信任自己的知识，当她的内在就有疗愈之光时，她不需要服用那些药物。每个人的内在都有疗愈之光。她知道的。她是要来教导世人这件事。当她转换时，她将能够用光而非药物来支撑她的身体。那会是一段过渡期。光会喂养她的细胞。她的身体正从以草为主转换到光，变成水晶的存有，光会喂养水晶的存有。我们一直都在她的身边，她却不对我们开启自己。她必须开始真正地感受到我们，知道我们的支持将带给她力量，还有我们会打开所有她认知为关闭的门。——她的治疗中心所以得不到进展，也是因为这些恐惧。

朵：她必须要做出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

莎：她必须决定。这个决定每天都在扼杀她，她的能量场域若不是停滞，就是随着她在不确定的领域中漫游。密度在拖拉着她的身体，并加重身体的负荷。她的身体就像是因不做这个决定而窒息。

朵：如果她做了另一个决定，她将无法待在地球上。对吗？

莎：没错。她的旅程将会走到尽头。她将不再需要在这里。她将不会和其他人一起在这个密度里。她将回归源头，她将没有往前迈进的意义。她的工作就不会是在这里。她有三年时间可以去做这个决定。现在是关键时刻。她必须停止观望，做出决定。她就是不

行动，我们也已经跟她说了，她听到我们说的话，她知道。我们怀着全部的爱，给她我们的所有支持。

朵：她看到的那个有着圆顶的城市是什么？

莎：那是她的家，他们称之为亚特兰提斯，但不是你们所知的那种形式的亚特兰提斯。那是在一个新的次元。它展开了新的生命。那些灵魂继续前进并被提升，转换到新次元的时空。她去了那个次元的空间，但不是回到她在那里时的生命。

朵：这时候探索那段生命对她来说并不重要？

莎：回到议会对她来说很重要，只有议会的真相才能传达到她的心里，提醒她我们送她来这里是为了一项重要的使命，还有我们知道她能够完成使命。她必须把这些话听进去，她必须完成使命，她也能够完成使命。这是计划时也说好的。她必须聆听、感受和完成。对她来说，选择前往为她所创造的世界将非常困难。

我认为对第一和第二波的志愿者而言，有件事很重要，那就是他们必须了解，恐惧和不想在地球上的感觉会阻碍他们的进展。许多人对，他们就是不想在这里。这里太艰难了，他们只想离开。如果他们真的想要回【家】，那么他们最好开始了解并处理这些感受。不然，他们会被困在这里并且无法实现他们崇高的合约。

## 第七章 察看孩子

我可以用【正常】的前世回溯报告写出许多、许多本书。在我进行过的数千次催眠中，从未有哪个人无法回溯过去并找到别段生命。多年来，个案报告的都是他们在地球上的前世，但凡我们想像得到的形式和环境，都曾在催眠中出现。我让潜意识带他们到最适当的时空，所以我从来不晓得那会是在哪里。我的工作只是问问题，并试图找到他们这一世问题的关联。现在仍然有许多找我催眠的个案会回到这类型的前世。我确信他们仍有尚待解决的业，因为才会看到当中的因果的连接。

然而，从本书的案例也看得出来，有许多灵魂是来履行其它的角色。本书大部分的个案以前从未在地球上住过，他们觉得这里令人困惑、不自在，又陌生的地方，所以我称他们为【地球新鲜人】。但也有些是带着在别的时空达到完美的才华，来到地球执行独特的任务。我们已经看到一些来这里是当老师和保护者，还有那些不知不觉间就能以本身的存在和能量影响别人的灵魂。在这一章里，我们将发现另一种具有特定才华的独特存有，他们单靠念头的力量，便能对现在的地球有所帮助。

萝拉从云端下来时，面对着一座中等大小的金字塔。她对自己为何会到这里非常困惑。她发现自己是个年轻力壮的男子，身上穿着短裙类的衣服，脚上是一双绑腿的皮制凉鞋。接着，她看到自己的脖子上戴着一个大大的金属坠饰，上刻着类似太阳的图案，对四面八方散发光芒。“看上去不像珠宝。这是我原本就有或佩戴的东西之下。它似乎一直都在。是有用途的。”

透过询问坠饰的用途呼之欲出。“那是一扇星门，帮助我前往各地。我凝视碰上这个坠饰，它是一个可以让我到处来去的入口。”他现在站在金字塔里面，努力回想启动坠饰的方式。“好奇怪，附近都没有人。我还在试着回想。坠饰似乎和金字塔有关。我以前知道要怎么使用，现在却一点也想不起来”。

我请他看看自己使用的坠饰的情况，这样就能回想起来。

萝：我发现我把坠饰拿起来面对金字塔的中内。。。。。。我把它对齐顶端的中央。平平地拿着，往上对着顶峰。。。。。。我是这么做的。。。。。。能量，对。我现在看到光透过金字塔照下来，照到我的大拇指。我知道这样一来我想去哪里就能去哪里。我不知道要去哪儿，但我知道我可以去。

朵：有人教过你要怎么做吗？

萝：我就是知道。。。。。。不过我现在很困惑。因为附近没有人，我习惯周围都是人。我们是一个团体，大家都在一起学习。我们在一间教室里。——我猜这是我的旅程。。。。。。我应当要独处。我应该要了解自己的力量和自己。

朵：你们大家在一起时，都在学什么？

萝：学习星星。。。。。。学习世界的浩瀚。。。。。。象征。。。。。。我觉得我应该要把知识传授给别人，但我认为自己懂得还不够，没法教人。

朵：既然你瑞在在金字塔里，这是否代表你已完成你的学习？

萝：一定是的。我一定是踏上了我的旅程。我觉得我应该是要测试我的力量。。。。。。学以致用用的能力。

朵：既然要测试，那么你觉得你该去哪里？

萝：我觉得我就是让坠饰来决定我该去哪里。光线从金字塔的顶峰照射下来。光启动了坠饰，不过我觉得我心里必须要有一个目的地，才能去到那儿。

朵：你的决定是什么？

萝：如果能造访整个银河，应该会很美好吧，应该会。

朵：有很多地方可以去，不是吗？

萝：对，肯定是的。

朵：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

萝：就像去看看孩子们，确定他们很好。去不同的地方。。。。。。就像一个会去检查孩子乖不乖的老师。

朵：你认为那是你的工作吗？

萝：我不知道。我觉得能做这件事是很幸运的，所以它算不上是工作。

朵：你认为最重要的事是去察看孩子而不是大人？

萝：对，我想我把所有人类都当成小孩子来看。你说得对。这一定就是我的工作。

朵：如果感觉没错的话，那就是了。你必须要对谁报告你的发现吗？

萝：我不这么觉得，或许我只是在度假，或许只是去外面看看情况。

朵：教室在哪里？教室看起来是什么样子？

萝：在外面。。。。。。人们盘腿坐在地上，很有趣。。。。。。教室全是男性，可是我们都穿着裙子。没有女性。有一位老师。他光芒四射。。。。。。非常进化。我们非常尊敬他。

朵：这是教导你们有关星星和一切的人？（是的）他是教你使用坠饰的人吗？

萝：我想是吧。我不是很确定是谁。坠饰一直都在。那就像是我們生下来就懂的事。

朵：你学习的事情有部分跟星辰有关？

萝：那是很重要。这样我们才能在特定的时间来去。你必须确定你知道时间。。。。。。因为有裂缝。除非你在正确的时间旅行，否则裂缝会很危险。他们在教我们旅行的方法。（他有困难解释清楚）

朵：问问那里的人，为什么在某些时候旅行会很危险？

萝：我在问我的老师。他知道。但我听不懂他说的。他的知识太渊博，而我懂得又不够。

朵：请他用简单的话跟你解释，因为这可能是你应该知道的重要的事情。

萝：（对老师轻声说话）他说有入口，银河需要在某个时间用特定的方式排成一直线，这样你就能悄悄地滑入次元中。如果不这样，我可能会迷失。我会到了别的次元然后迷失，那么就不能上同样的课或同样的。。。。。。他说我会脱离我的时隙。那就是裂缝，他说。

朵：你会回不来？（对）那可不妙。他可以告诉你如何避免这种事吗？

萝：我们应该要学习星辰和排列，懂得何时去，何时回。他说这就像是过何，你必须顺着流势，否则很快会被带走就回不来了。

朵：有理。但你知道入口在哪里吗？

萝：我在学。那是为什么我们在这个班上的原因。可是这里没有女孩。为什么没有？为什么我们班上没有女孩？太冒险了。女人不够。她们不能被牺牲。她们需要制造更多的宝宝。她不是消耗品。我们是。男人比女人多，需要有更多的女人。

朵：所以男人是需要学习时间旅行的人。（对）为什么他们要你知道如何进行旅行？

萝：噢，我们应该要去孩子们，确定他们没有问题。。。。。。看看他们成长怎么样了。

朵：孩子们很重要，不是吗？

萝：对。但当他们说【孩子】，年纪无关紧要。他们把在学习的人都叫做孩子。。。。。。人类。。。。。。在学习中的一群。

朵：他们仍只是孩子。（是的）因为他们就是未来，所以你必须确定他们没事？

萝：对，你说对了。那是我的工作。我要向老师回报。跟他说，因为他就是让我们准备好进行旅行的人。

朵：你知道在你回报讯息后，他会怎么使用这个资讯吗？

萝：还不晓得，不知道。他很有智慧。有时你看着他，就只看到白光。

朵：你可以问他是怎么使用那些资讯的吗？

萝：他会画在图表上。他保存图表，许多的图表。他会把资讯标绘在图表上。不是只有我一个出去。许多人都会出去，然后带资讯回来给他，他再标绘上去。

朵：你们各有不同的工作还是都去察看孩子？

萝：检视孩子是我的工作。我不知道其他人做什么，但他们也会出去。大家都知道在正确的时候出去是必须严肃以待的事。

朵：这是否表示你是在没有身体的情况下去到各地？

萝：当旅行的时候，我不觉得我有身体。我觉得自己遍布那个地方。真吓人。

朵：所以你不需要有身体。（不用）当你看到在金字塔旁的自己时，那是个实质的肉身吗？（是的）为什么你那时必须有身体？

萝：为了学习。

朵：所以遥相呼应能有的时候你必须要有身体才行？这样说的通吗？

萝：是的。我们在那里都有身体。

朵：但当你出去寻找资讯时，你不需要有身体。

萝：或许带着身体太麻烦了。

朵：有道理。还有，你是戴着这个坠饰旅行？（对）是他们跟你说要去哪里吗？

萝：他们一定要告诉我才行，不过我没听到他们说。你用想的就能知道。。。。。。或许是被植入。我们有知识，只是原先并没有星球方面的知识，他们必须教我们。教的时候，他会用一个指针指出所有的星星。他们很有智慧。

朵：你是否曾经不得不到地球来？你知道地球是哪颗星星吗？

萝：有可能。但我认为没有。

朵：所以你的家乡是在别的星球？

萝：我不知道它在哪里。虽然是有土地的，有很多地形地势，但我不知道它在哪里。

我决定让他往前到重要的一天，于是他前进到毕业日，大家全都学完所有要学的事情，离开的时候到了。

萝：我们站在礼堂里，每一个。。。。。。他碰触我们的前额，跟我们说我们有第三只眼，还有现在我们出去分享知识。

朵：你要和谁分享？

萝：人们、农夫、牧羊人。。。。。。

朵：他们能了解你要教他们的东西吗？

萝：一点点。。。。。。我待了下来。他们是如此固执，他们认为自己必须和绵羊待在那里。他们不必这样。他们可以去任何地方。他们不相信自己做得到。

朵：你觉得你的工作是教导他们？

萝：我不知道我的工作是什么。我没有成家，这让我很困惑。我只是流浪，到处闲晃。

听来我们像是走进了死胡同。他那一世其余的时间大概都在做这件事，这并不是问题，因为他显然已经找到自己的路。我引导他来到人生的最后一天。“发生了什么事？你看到了什么？”

萝：我在草地上，一片原野，我被一只大猫攻击。但我已经活了很久。我仍是单身，我并不气那只猫。。。。。。没问题的。我很平静。

我让他前进到事情全部结束的时候，现在 he 可以从不同且更宽广的角度去看他的整个人生。我问他，那一世让他学到了什么。

萝：光想就觉得很快乐。

朵：为什么这样会让你快乐？

萝：很难用言语形容。。。。。。就是那个能量。能量是光。我学到只要相信，只要下定决心，我们什么都做得到。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我接着召唤潜意识。“为什么你们选择那一世让萝拉检视？”

萝：为了让她知道她有力量。她可以学着去使用它们。

朵：我们学到了就不会失去，是吗？

萝：不会，但会埋藏起来。

朵：但她将在这一世使用到这些力量？

萝：是的，一部分。她可以用那些力量去不同的地方。前往各地。

朵：你的意思是用 她的意念？

萝：用她的身体。她需要出去检查孩子们。

朵：你要她用什么方法去做这件事？

萝：聚集他们，让他们在一起。教导他们。

朵：你要她用什么方法把他们聚集在一起？

萝：召唤他们。他们会知道的。聚集他们。把孩子集合起来。

朵：我想大多数的孩子都有父母、家人。你不能就这样出去他们都集合在一起，不是吗？

萝：孩子们都大了。他们不不。是成人。

朵：那就不一样了。

我请潜意识针对萝拉的使命给予一些建议。

萝：我看到一座山从中间裂成两半。大家需要做好准备。改变。。。。。。人们的生活将会改变。他们需要时间来做准备。地球母亲正在改变，他们需要和她一起改变。他们必须知道。孩子们在不曾成长的情况下年老和死去。他们的栖息地将会有变化。他们需要改变。我看到许多地球的变动在眼前一闪而逝，像是火山和土石流和其他会改变地球面貌的事。

朵：你要罗拉做什么？她的工作是什么？

萝：帮助他们为改变做准备，准备去适应。——她并不知道。

朵：在意识层面上不知道。（对）你们会给她需要用到的知识吗？（会）让她想起她曾有过的知识和能力？

萝：对。当需要的时候就会想起来。她必须分享。孩子们并不知道（这些知识）。

萝拉提出的问题之一，和一场让她生命为之改变的私人飞机失事有关。她想知道为什么会发生那场事故。她原本是位成功的土地开发商，赚了很多财富。她的事业是她的人生重心，她也决定了不生小孩。她所想的都是金钱与成就，直到她差点命丧于飞机失事，在医院里待了很久才恢复。“她走错路了。她不听。顽固得很。”这场事故在许多方



面改变了她的人生。事后，她立刻有想要孩子的渴望，而且一试即中。现在她有两个只相差一岁的女儿。

萝：那两个孩子等碰上要来。他们早该来了。

朵：是的，但她太投入事业，根本没有时间生小孩。

萝：那两个孩子本来要被转移到别的家庭，但她们说：“不要，我们会等。”

朵：飞机失事让她的人生整个大逆转，现在她是在正确的道路了，不是吗？

萝：不尽然。

朵：你要她再做些什么才算走在正确的路？

萝：只要意识到孩子们将会需要帮助。

朵：所以你们会给她接下来要做什么的讯息？

萝：对，不过还没【写好】。事情变化得很快。

朵：那是为什么你们现在还不想告诉她的原因？

萝：对，我想事情还没定案。

朵：所以你们要她耐着性子，以后才会告诉她。

萝：她没有耐性。一点也没有。做好准备就好。她的老师会一直跟在她的身边。他在这里为她准备，好让她不觉得害怕。

朵：你们说过，每个人都有工作要做。时间过得很快。有人告诉我新地球和即将发生的变化。这些事情全都环环相扣吗？（对）做好准备以便前进到新地球或什么吗？

萝：或许是去一个停留处。当事物在被重建时，有些人会去一个临时的停留处。

朵：有些人不会直接去新地球，因为时机未到？

萝：对，他们还有准备就绪。

朵：有人告诉我，频率和振动要对，否则就去不了。你们说的是这样意思吗？

萝：做准备是为了去不同的地方。。。。。选择前往正确的地点。

朵：所以许多人会去临时的停留处？这是在他们离开身体之后还是之前的事？

萝：他们会带着身体一起。

朵：那么，当地球发生灾难时，他们会去这些地方。（是的）然后准备前往他们应该要去的地方？

萝：是的，事情会发生得非常快。

朵：所以她必须帮大家做好准备。

萝：对，孩子们。。。。。变回了拯救孩子们。

催眠结束前的讯息：勇于梦想，放手去做。注意所做的梦。

朵：那是你们的沟通方式，不是吗？

萝：对。就是爱和去爱。

所以，萝拉是另一个意识上不知道自己在地球有使命的地球新鲜人。她的使命和她在宇宙各地所做的事有关，一样是察看、检视孩子们，看看他们的情况，并帮助他们了解在即将来临的日子要做些什么。她有一个特定的使命，卻因公司的工作占据了全副心思，几乎把使命撇在一旁。直到遇上飞机失事，差点失去性命后，才把她的注意力拉回正轨。一如他们所说的，时间很短暂，他们有时不得不用激烈的手段，迫使人们转个方向。

## 第八章 离乡背井

桃丽丝觉得她的人生过得漫无目的，不晓得该往哪个方向前进。这是她最大的问题。她曾做过几宗成功的生意，现在想成立一个形而上学（超自然）中心。她觉得自己有很多天赋和能力，但希望在如何使用上得到一些建议。

刚开始催眠时，桃丽丝有一会儿什么也看不到，也无法辨认自己身在何处。眼前净是一片漆黑，但周围感觉到倒是十分宽敞。我问了她很多问题之后，她开始察觉自己似乎是在一个又大又冷的地方，接着她感觉双臂疼痛，而且无法移动。“我想我的手臂被绑住了。我不确定，但我动不了。”我下了安好的指令，让她不会有不舒服的感觉。她的身体从腰部以下都是麻痹的。“身体感觉像是受到囚禁。我没办法移动。”

我们至少有了开始，但她仍无法提供多少资讯，所以我让她回到她进入这个备受限制的地方之前，看看前因后果。

桃：我知道某些事。我知道的太多了。他们必须把我送走。感觉上，这是个不同的时代，像是中古世纪，但并不是。我看到大家穿着长长的黑袍，不过他们不是人。

朵：他们是什么？

桃：我不知道。他们穿着黑色的衣服。他们在伤害人。在广场上。人们没有做应该要做的事。他们用某个东西控制，逼人们照他们的意思去做，逼他们后退。我帮助这些人。我不应该帮的。但是人们并不知道。

朵：你是男性还是女性？

桃：都不是。我不是。我只是我。我不知道我是什么，但我跟人类不像。我像【他们】，不过我不想像他们一样，我不想伤害人类。

朵：你看得到自己的身体是什么样子？

桃：很长。。。。。。很高。像铅笔一样高直。我跟他们一样，穿着黑色衣服。

朵：他们为什么要伤害人？

桃：他们没有在做该做的事。他们想控制人们，要他们做事。

朵：你在那里和这些人在一起很久了吗？

桃：对。我在这里很久了。这些人。。。。。。是我的朋友。我一直在帮助他们，一直在教他们。我一直在传授知识给他们，但现在他们却因为我教他们的关系懂得太多，然后受到伤害。

朵：你教他们什么？

桃：怎么耕作和如何生活。

朵：我不明白这有什么不对。这些是好事。

桃：我也这么以为。我原以为我去那里是要协助教导他们。

朵：那些穿着黑色衣服的一直都在吗？

桃：没有，他们只是过来看看情况。我在这里很久了。

朵：有谁叫你过来帮助人类吗？

桃：我就是非来不可。我不知道原因。帮助人类是我的工作。

朵：你刚到的时候，那些人和现在有什么不同吗？

桃：是的。他们很粗野。。。。。。他们不知道要如何好好喂养自己。他们吃莓果、树皮和虫子。他们不懂得种植作物。我应该要帮助他们进化。我以为我做的是我该做的事。可是他们（指穿黑衣者）过来告诉我，我教人类太多事，人类成长得太快，不该学得这么快。这样不好。。。。。。可是他们在学习啊。

初来此地之时，他穿上黑袍掩饰自己真正的外表。实际上的他，有一个类似绿色蚱蜢的身体。在他的家乡星球上，大家都是同样模样。但这样子和人类不同，所以他不得不把身体掩藏起来。他知道他的身体会吓到人。他说并没有谁叫他离乡背井到这里来。“我的工作就是要离开家。我一直都在做这件事。我帮助人。”

朵：所以你在到这里之前也去过其他地方？

桃：对，只是这次出了岔子。他们说这是因为我们一下子进展得太快。但人类肯学，所以我教他们，他们似乎也懂。我教他们如何照顾彼此。我教他们土地、水、树木和作物。我教他们找到营养，也教他们如何做记录。我不应该教他们做记录。教他们食物的事无所谓，但我不应该教他们记录。可是留下纪录很重要，这样才能追踪时间和季节，还有

这个世界的运作方式。他们需要知道如何记录季节。。。。。。知道何时播种。他们要知道做法。他们不能只是做而不知道原因。他们要怎么播种呢？他们怎么会懂？他们需要记下自己是谁。

朵：你有教他们怎么盖房子和那类的事吗？

桃：有，他们学起来了，学会使用木头，学会住在室内，学会群居而非独居，生活也变得比较容易。——然后他们来了，说我做错事了。人类不应该懂那么多。太快了。

朵：可是你原本并不知道。你以为你在做对的事？（是的）然后你说他们在伤害这些人？

桃：对。穿着黑色衣服的家伙挑起了战争，人类开始彼此伤害。然后人类会忘记（被教导的），不会继续进步。

朵：所以战争是要让他们无法进步？（对）忘了你教他们的事？

桃：对。生活太平顺了。人类学得太多，不停地成长。他们害怕这样子下去人类会进展得太快。

朵：为什么那会是个问题？

桃：我不知道。我不了解为什么那会是个问题。他们只说那是错的，

朵：你现在看到什么？

桃：我看到光，看到太空和星星。我去了太空，回到了家。

朵：当你觉得自己被捆绑还是囚禁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

桃：他们把我放在某个东西里，不停地和我说话。要我到外太空。我在某个东西里面，动不了。他们把我带离人类。我太关心人类了。然后他们放了我。我在一个交通工具里，在外太空，可以看到星星。好美！但不能回去。

朵：你想回去吗？

桃：我不知道。。。。。。很害怕。人类受了好多伤害，我不想回去了。

朵：你的身体现在感觉怎么样？

桃：不受束缚。。。。。。感觉无拘无束。

在这个运送她的交通工具里，就只有她一个，没有别人。“很平静”她只看得到太空和星星。她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我让她前进到她停在某处的时候，然后问她看到了什么。

桃：我不知道。不管这里是什么地方，反正感觉很沉重就是。我不知道我在哪里。这里看上去有点荒凉。没什么东西。没有树，不美。空气感觉很沉重。

朵：所以这个交通工具是设定好程式要带你来这里？（对）你的身体现在是什么样子？

桃：感觉很怪。我的脚，我的腿，我的手，全都很细，非常细。我没有手指，也没有脚趾。就是扁扁地一片。我的身体感觉圆圆的。比较大。高而圆。我没有再穿袍子遮掩身体，这个像蚂蚱的身体。不过我是站立的。

朵：你的脸是什么模样？

桃：我有大大的眼睛。。。。。。非常大的眼睛。这里没有人，所以我不需要穿黑袍。只有我。岩石上有一些洞，我可以从那里进出。这个地方没有事情可做。

朵：你需要吃东西吗？

桃：我想我从空气中得到我需要的东西。这是个非常沉重的地方。我认为我无法在这里待上很久。

朵：你要做什么？

桃：我只是不得不待在这里。

朵：你没办法离开？

桃：对。他们把我送走，送我到这里，以免我再妨碍他们。我不能离开。我必须在这里。

朵：回想过去，当你第一次去那些人类之中。。。。。。你是怎么去的？

桃：决定要去就去了。我原本只是在观察，但我看到他们需要帮助，所以自愿前往帮忙。我们已经观察他们很久了。我们在各地来去。

朵：其他人也会看你在做什么，不是吗？

桃：对，他们一定有在看。我猜的。不过他们没有插手干预我做的事。他们在看我要做什么。我是自愿的。

朵：但现在他们却把你送到这个什么也没有的荒凉地方？

桃：对。这里什么都没有。我喜欢另一个世界。它好美。——我将会待在这里。我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如果这个存在体不需要食物，甚至没有方式如我们认识地死亡，那么这个状况可能会持续极其漫长的时间。我决定让她到另一个场景，看看发生了什么事。她突然放松地发出了大声叹息。“啊！我没有身体了。我走了。我不用再待在那里了。我可以走了。”

朵：发生什么事了？

桃：我感觉到了什么，然后就离开了。我走了。我在那里待了很长的时间。

朵：你一直没看到别人？

桃：没有。很沉重，但很美。星球，我观看星球。我看着星星，它们美得就像是交响乐曲。真的好美！

朵：被送去那里就像是个惩罚不是吗？

桃：但不惩罚。最后很美。

朵：那么是你决定要离开的吗？

桃：我不知道。我像是开放了自己，然后就走了。就这样离开。

朵：你现在是什么模样？

桃：我像是星星和光。像是很小的星星。

朵：你对那段生命有什么感想？

桃：仿佛用一段生命过了两世。

朵：你从那段经验学到了什么？

桃：事情不总是表面上的样子。太多的好可能会坏事。太多的坏可能会是好事。不要紧。到头来都一样。

朵：当局者迷。你现在要去哪里？

桃：我不知道。我很好。我感觉自己很耀眼。闪闪发光。

因为附近没有任何人可以告诉她接下来去处，所以我引导她往前，年看她最后在哪里落脚。

桃：我朝着光去。我们都会朝着光去。

朵：你看到其他人了？

桃：对。我们每个人都很耀眼。大家都朝着光去。

朵：那个光是什么模样？

桃：它好伟大！好美！好温暖！

朵：你知道那个光是什么吗？

桃：它是万有一切。感觉太美好了！我回到家了。光是一切。

朵：所以能回到家很好。

桃：太美好了。但他们说不。我不会在那里停留很久。我必须再出去——我就知道。我察觉到了，是的。我不会在这里待上很久。

朵：但在那里的时候，你会很享受。

桃：对。那正是我要做的事。我有其他事要做。我不知道。我必须学点什么。

朵：是你无法在那里完成的事？

桃：所有一切都在这里。当万事万物具全时，你没办法学习。

朵：所以你必须学不一样的东西？

桃：对。总是有更多要学的。

我引导她往前到她决定再度离开，并到别处去的时候。我们知道她后来离了光，毕竟她现在是在这个名为桃丽丝的身体里。

朵：有人告诉你要做什么吗？

桃：没有。你就是会知道。时候到了。你可以感觉到。有事情要发生了。我在移动。

朵：离开光？

桃：对，我已经没有在光那里了。我像彗星穿越星辰一样快速移动。就是这样！我以极快的速度离开，散发出彗星般的光彩。很美。就像是在滑轮车上，有人在拉你，只是不知道是谁。你用某种方式前进，但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办到的。你一直前进，附近没有任何人。这就好像是在一条轨道上，你只能顺着走，不能走别的路。

朵：但你知道一切都会顺利，不是吗？

桃：对，一向如此。

朵：所以你现在正在穿越太空，星星很美。

桃：那是最棒的部分。

我带引她往前，到她终于要停下的地方，并问她看到什么。

桃：我不知道。以前没来过这里。我像是置身在火里，感觉像是站在火焰中，可是不热。天空有好多不同的色彩。感觉很好。只是不一样。这里不沉重。也不热。

朵：周围还有其他存在体吗？

桃：有，有人，但他们看不到我。他们看来不一样。他们很老，有皱纹，但他们是用岩石做的。——不是岩石。他们看起来巨大而笨重。他们看不到我。

朵：让我们往时间前移，找出你在那里应该要做的事。

桃：这里有城市。他们需要协助。我会帮他们。起初他们看不到我，所以我必须改变，必须变得像他们，好让他们看得到我。这是一种振动。就是这么回事。那是不同的振动。我必须研究他们才能改变我的形体，因为我是来帮助他们的。他们有麻烦。这个星球上有些不对劲。如果他们不改变自己在做的某件事，他们会死。他们在对这个星球做某件事。

朵：你要怎么帮助他们？

桃：我必须教他们些什么。我必须找出他们在做什么，然后教他们别的事。我的工作有一部分就是要发现他们在做什么，需要些什么。

我引导她往前，好发现是怎么回事。

桃：一件和这个星球的地心有关的事。他们太靠近地心了，这会改变星球的轨道。。。。。。他们在采矿或在挖什么。这会导致星球发生变化；这会波及一切。他们必须停止。他们必须学习其实不需要那个他们以为需要的东西。我得小心，看他们会不会听。我不想失去另一个星球。我必须谨慎行事。

我让她离开那个场景，并问这个存在体是否知道它是透过一个身体在说话。它说知道。“我感觉到了。”

朵：一个名叫桃丽丝的身体。（对）为什么你在帮助过其他星球上的人之后，决定进入一副身体？

桃：我向来都必须有个跟大家相似的外表。如果不这样，什么事都办不了。

朵：所以你的工作总是在各地来去？（是的）当你完成一处工作，就会去别的地方？（对）有人叫你来地球吗？

桃：有，他们告诉我，人类需要我的帮助。这是我的工作。

朵：而这次你必须进入一副身体？（对）为什么他们觉得这次你需要变成人类？

桃：上次失败了。

朵：你认为如果你是人类就会成功？（对）你有什么感觉？

桃：我做我必须做的事。这样子比较有效。现在有很多人。还会更多。有很多看守者在这里。

朵：你的意思是有更多看守者要来？

桃：对，这里已经有很多了。他们一起工作。

朵：上一次不是这样吗？

桃：那次只有一个。我们有很多人这次来到这个星球。

朵：为什么这次他们全都决定要来？

桃：现在是重要的一刻。对每个人都很重要。。。。。。不只是这个星球。对每个星球来说都很重要。和振动有关。这是从一个星球传到另一个星球的振动，它穿透空间和时间，而且会引起变化。

朵：你在这里协助振动？

桃：对。我来这里协助这个星球。

朵：你认为有个身体才能提供更好的协助？

桃：这是这次的唯一方式。

朵：但你知道你来这里以后会忘记，不是吗？



桃：对。很难。我之前并不了解。

朵：这是你第一次进入一个实质的肉体？

桃：我曾经是个蚂蚱。

朵：也是。你对在地球上学习有什么看法？

桃：很困难。

朵：你在身体里时，是否受到某种限制？

桃：我不想干预人类生命。

朵：在你看来什么是干预？

桃：有时候我试着跟人类说，但他们不懂。

我决定召唤潜意识，以便得到更多的答案，特别是那些和桃丽丝个人有关的总是。

首先我想知道，为什么潜意识要让她看到那一世。

桃：她需要知道，她对自己是谁的想法并没有错。

朵：她是个非常强大，很有力量的灵魂，不是吗？（对）这个灵魂有很多能力。（是的）

所以她在此之前不曾在地球上有过人类的生命？

桃：有几世，不多。

朵：我听说过其他像她这样志愿前来的灵魂。他们都在做伟大的工作，不是吗？（是的）

可是这类灵魂会累积业吗？

桃：不会。。。。。。他们是。但他们不必。

朵：为什么这次她选择要这么困难的人生？

桃：为了帮助。为了知道如何帮助和了解，以免重蹈覆辙。

朵：你是指她教人类太多的那个时候？

桃：对。。。。。。超过了。

朵：她这一世从小到大都有很多总是。

桃：对。。。。。。这是为了让她知道如何当个人类。

朵：当个人类，有着人类所有的缺陷，所有的总是。（对）这样一来，她就不会批判，是吗？

桃：对，她不批判。

桃丽丝向来都有通灵能力，她可以做很多事，知道别人所不知道的。她看得到和他人有关的事。她想针对这点多加探索。

桃：我们协助她，让她知道为何她在这里。她被允许拥有这些能力，好让她不会遗忘。

朵：她为什么在这里？

桃：来改变。。。。。。来促成改变。。。。。。来拯救这个星球。

朵：但她只是一个人。或者是结合了所有来到这里的其他人的集体力量？

桃：就像是格网的一部分。她是他们其中之一。。。。。。她有光，和她谈话的人会感觉得到。他们不了解，只觉得她与众不同。她确实不同。她和人们说话，埋下种子，但要让种子成长则是人们各自的决定。她一直都在做这些。她只是不了解。

朵：这些特殊灵魂全都都是格网的一部分吗？

桃：是的。他们在拯救这个星球，也已经发挥作用了。——她需要教导大家。有其他的生命。。。。。。其他的星球。教导有关宇宙和星星的事。宇宙间还有别生命。

## 第九章 来自议会的存有

我在催眠时，不断遇到与议会有关系或本身就是议会成员的个案。我发现议会不只一种，有太阳系的议会、银河系的议会、宇宙的议会等等，他们以明确的规定和规则，让每件事都井然有序地运作着。没有什么是偶然。灵界也有议会负责其他类型的工作，比如看管地球人的纪录。所有的议会似乎都对累积知识和资讯有着很大的兴趣。我很庆幸有人看顾这一切，也相信若非如此，必然一片混乱。

苏珊从云端下来时，站在温暖的海水里。她看到水里有道往上攀升的阶梯，所以位置显然很靠近岸边。沿着阶梯往上走，会通一间寺庙。她先是看到三个女人站在阶梯的右边，然后左边也出现三个。她们全都在欢迎。

苏：她们穿着简单的亮色长袍，站在阶梯下面的人的膝盖和大腿都湿了。——她们要带我进去。我想我必须告诉她们某件事才能进到里面。不是每个人都获准进入。她在说话。

朵：你知道要说什么她们才会让你上去？

苏：我很熟悉这个阶层。她们在期待我的到来。她们和我不在同一个阶层。

朵：你说【阶层】是什么意思？

苏：一群跟同样事物有关的个体。

苏珊开始比划出复杂的手势，我问她这些手势的用意。“这是一个能量交换的信号。”

朵：你要做也这个信号，她们才能辨识出你吗？

苏：我说我是谁，她们就接受我了。她们知道我来了。

朵：她们知道你要来？（对）你从哪里来？

苏珊继续比着手势，并往上指。“你在指什么？”

苏：哇！是个星星基地。

朵：她们熟悉吗？（对）你是怎么到这里的？

她的答复令她自己都感到惊讶。她用不敢相信的语调回应了我的问题。“我透过入口进到水里。这里太惊人了。她们知道我要来。”

朵：你隶属的那个阶层在星星基地上吗？

苏：在银河。我必须接受身体，才能适应地面的状况，参与这个时代的一般文化。我的外表像个女性，穿的也跟她们一样。

朵：当你在另外一个地方的时候，你是什么样子？

苏：光。我是光体。

朵：你来的地方，其他人一样也是光体吗？

苏：没错。绝对是的。我们来这里是为了提供协助。

朵：所以当你来一个像这样的地方，你必须和这里的人有相似的外表？

苏：我这时候是。不然会引起困惑。

朵：然后现在她们接纳你，欢迎你？

苏：星星和天文学家已经预告了。这是一个约定好的日期。

朵：她们早知道有人要来？

苏：她们时不时都会有担任资讯交换的代表。

朵：她们以前就这样做过？

苏：对，很多次了。得我每隔一段时间才会再来。

朵：你说交换。哪种交换？

苏：资讯交换。。。。。。聚集众人对一项重大顾虑的支持。这次一定要派上用场。

朵：为什么会有重大顾虑？有人误用或滥用资讯吗？

苏：有这个趋势。贪婪的种子开始生长。我们觉察到了。这些人利用他们的影响力。我们希望，这一次在贪婪的种子冒出芽之前，事情能够有所转变。

朵：你认为你带来的资讯曾被误用？

苏：有几次。

朵：以前你来这里的时候，是否把资讯给了每一个人？（不是）那时候你把资讯给了谁？这群人或另一个团体？

苏：另一个团体。这个星球并不是第一次发生灾难。

朵：之前的灾难起因是什么？

苏：对物质的操控。为了人类的利益操纵自然法则和物质。

朵：是那个时期的存在体造成的吗？

苏：对。你知道那个故事。——地球被冰覆盖，那就是其中的一次。

朵：那是为了要制止他们在做的事？

苏：为了重新开始。

朵：向来都是从头来过，不是吗？

他们已经告诉过我好几次了，我在别本著作也写过这件事。地球远古时代曾有过许多文明，它们发展到完美，却因人类内在对权力的贪婪而毁于一旦。

朵：除了冰以外，前几次是怎么被摧毁的？

苏：大爆炸。太阳系里少了一颗星球。它爆炸了。

她指的是火星和木星之间的星球，它爆炸后创造出小行星带。我在别本书也提过这件事。

朵：我听说过那次。造成了很大的混乱，不是吗？

苏：自然法则不应被干预。

朵：那时有人干预法则？（对）那颗星球爆炸对地球造成了什么影响？

苏：很大的破坏，火如同雨一般从天而降。

朵：所以那是过去的文明遭到破坏的时候？（对）但你现在来跟这些人见面，你提到将会有事情发生？

苏：我们很关心在这些人心里的贪婪种子，这令我们忧心。

朵：但这群人还有这样？

苏：这时候没有。我们是来这里提供忠告和资讯。

朵：你认为他们会听你的话吗？

苏：我们怀碰上很大的希望。

她说她要上去，和神殿的人见面。所以我引导她往前到她进入神殿之后。“你跟很多人会面吗？”

苏：只有他们派出来的代表。我父亲是主持神殿的祭司。他对其他人有影响力。

朵：你给了这群人什么建议？

苏：停止拿自然法则做实验。

朵：他们在做什么违反自然法则的实验？

苏：操纵基因。。。。。。基因方面的操控。

朵：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苏：因为他们有这个能力。他们很强大。

朵：他们怎么操纵基因？

苏：我不确定我能不能说。

朵：你认为我不应该知道？

苏：不是你，

朵：如果他们继续做下去会发生什么事？

苏：毁灭。

朵：他们并不知道吗？

苏：对。他们开始分裂了。在这之前他们一直是自我管理，但政治上有些令人烦心的事，还有不同的思想派别努力在坚持光的道路。

朵：如果他们不听的说，你被允许去制止吗？

苏：他们会踏上一条自取灭亡之路。

朵：我想知道你能不能介入，阻止他们正在进行的事。

苏：那会违反自然法则。我们只能够建议。

朵：如果他们不听，你就没别的办法了吗？

苏：我们无能为力。

朵：你说你看过这种事情发生？

苏：在很多世界看过很多次了。

朵：如果他们不听，他们就必须重建了，是吗？再度从头开始这个循环？（对）但这次你希望他们会听。

苏：我们抱着很大的希望。

她把资讯给了祭司，祭司会去那些做错事的人谈。她不会留下来，等有需要的时候才会再回来。

朵：你能看到他们在做什么吗？

苏：可以。我们都知道。

朵：你说【我们】是指你来自的地方的团体吗？

苏：议会。是他们在观看。

朵：他们在入口的另一边？（对）但他们不被允许介入？（对）

我引导她往时间前移，看看发生了什么事。

朵：祭司去和其他人谈了吗？（去了。）他们肯听吗？

苏：暂时。。。。。。九百六十二过去了，它再度毁在自己的手上。

朵：发生了什么事？

苏：炸毁了。贪婪的种子长大了。自然法则被操控到毁灭再度降临的地步。

朵：事情发生时是什么情况？虽然不好受，你可以用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去看。

苏：那就像是一波波的能量在星球上到处反射。星球爆炸了。。。。。。到处是残骸、火和水。

朵：是什么造成这样的冲击波？

苏：能量光束回到了他们自己身上。

朵：他们知道可能发生这种事吗？（知道）。但他们还是继续？

苏：这跟【掌控】有关。我们只能提供建议和劝告。

朵：你现在正看着事情的经过，你看到了什么？

苏：毁灭。。。。。。完全的毁灭。好悲伤。。。。。。烟、烧焦的肉体、火。

朵：有幸存者吗？

苏：有。。。。。。一些。

朵：你看到他们发生了什么事吗？

苏：重组和重建。他们在重整自己。

朵：你想他们有从这场灾难中学到了什么吗？

苏：我希望有。噢——我们什么都不能做。我们又折返了。回到议会。大议会。

朵：经过入口回去？

苏：对。它其实是扇星门。

朵：你们使用它进出。

苏：没错。14932-11.

朵：那是什么意思？

苏：星门的名字。

朵：听起来像是一长串的数字，所以一定不只一扇门。你的意思是这样吗？（对）数字是什么用途？

苏：为了议别的目的。

朵：所以你可以来来去去？（是的）。人类有可能穿越这个入口吗？

苏：是的。如果他们是光体，就有这个可能。

朵：他们的身体无法进入？

苏：对。这个时候不行。

人类必须离开身体才能找到主些地方，所以我们很难确认星门的位置。

朵：那个有大议会的地方是什么模样？

苏：很美。我们是光之子民。我看到很多光体和能量。这里闻起来好棒。

朵：气味是怎么来的？

苏：光。地球很臭。

朵：你在大议会时都在做些什么？

苏：我们在做计划，对需要我们的地方提供援助。我们来这里是要提供忠告和支持。

朵：所以地球是你主要的关注？

苏：我被分派到这部分。

朵：你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做这个吗？

苏：我们教导。人类在星光层上需要我们。我们教他们应该知道，而且能为他们的生活带来良善和美好的事。

朵：那么你不需要像之前那样以身体的形式下来？

苏：只有在需要介入的情况下。

朵：所以你教导的是灵魂到星光层的人？你是指他们在晚上或别的情况下离开身体旅行的时候吗？

苏：对。人类灵魂具有很多时候到很多地方的能力。那是我们最能协助他们的时候。我们可以在那里提供协助，但还是不能干预自由意志。那是自然法则的规定。

朵：如果他们来找你，就不算是干预他们的自由意志？

苏：正是如此。

朵：身体很受限。不是吗？（对）我听说很多这样的事在人类晚上睡觉时发生。

苏：也或者是在你帮助他们进入的状态下。我们一直在观察你，在你的星光层上也助你一臂之力，而且已经进行了很长一段时间。你是个很棒也很积极的学生。

朵：我知道我一直以来都得到很多的帮助。我自己是做不来的。你想要人类知道有许多奇妙不可思议的地方？

苏：绝对的。

朵：而物质世界是最不重要的，对吗？

苏：对学习却是必要的。

他们证实了一件事，就是人类晚上在睡觉的时候，或是处于催眠时意识改变的状态下，他们会与人类接触，提供丰富的资讯。

我决定该是往前的时候，所以我问他们是否知道他们正透过一个名叫苏珊的身体说话。他们说他们知道。

朵：你们知道我在进行催眠的时候，总是以为我们要回溯前世，不是吗？

苏：那是你的治疗处方。这是你与你的团队成员所制定的合约，为的是促进身体的疗愈。我们把这视为一种处方，处方里都是些很好的材料。

朵：可是她没有回到前世，至少不是典型有身体的前世。

苏：对。没有这个需要。有些人需要，但她不用。你知道她不会喜欢的。

朵：为什么不喜欢？

苏：她不想相信星星这回事。

朵：为什么？我知道这些都是真实的。

苏：你错了。她不会接受的。如果你告诉她那是一位天使，她会说：好吧！

朵：所以天使就没问题，但光体不行。

苏：没错。

朵：她可以把你们当成另一种形式的天使。

苏：这个我们可以接受。

朵：催眠刚开始时，听起来她就是你们。你们是她一个面向还是什么？

苏：对。你知道的！

朵：我知道，但我们现在正试着帮她。有些事情需要适应。

苏：我们已经进行一阵子喽。她准备好了，否则不会发生现在这件事。

朵：是你们叫她来找我的吗？

苏：当然是。

朵：她很惊讶，因为她说她从来没有听说过我。

苏：我们可是聪明的咧！

朵：我的女儿说你们是我的公关人员。

苏：我们很高兴能为你服务。

朵：我发现你们常做这种事。但这次的催眠会跟她原有的期待，跟她的想法不同吧？

苏：噢，绝对的。我们觉得她时候已经准备好了，不过她还是会经历一段适应期。我们在她的身边备妥了足够的支持，好让她能以自己的速度聆听和消化。



朵：我们只给个案他们应付得来的讯息。

苏：你明白。我们观察你很久了。她准备好要听你说了。她在某方面和你很投契，所以能够了解和传达自己的感觉。你将能在她的旅程上推她一把，给她养分。这是你在这件事的角色。她想要相信自己并非如早年被设定去相信的那样，是个没有价值的人。我们让她发现她到议会就是要她知道议会是她的源头，但她不会信的。

朵：那么她要怎么解释你们现在在对她说话？

苏：她会从声音中听到。我们已经在操作她的声音。她知道，但她要听到声音里的权威，她才会真正信服。

朵：所以现在是她知道她比自己所以为的更重要的时候了。你们是这个意思吗？

苏：当然。自认平凡成就不了大事。你知道我们都需要促成新地球，并且帮助人类适应新地球。这是我们在这里的主要动机。情况正在改变。人类需要有人帮助他们适应次元的变化。像你和她这样的人太必要了。【你们】帮助大家调整，帮助他们适应新地球。

朵：有人告诉过我这件事。情况变化得非常迅速，你们不希望一切又被摧毁。

苏：不能被摧毁。你知道的。不能发生也不会发生。

朵：一次又一次重来太花时间了。那是你们创造新地球的原因吗？

苏：你知道你很安全。她知道她很安全。

朵：我们也知道不是每个人都会去新地球。有人这么告诉过我。

苏：他们说的很正确。你看到分裂，看到了分歧。你明白。

朵：我试着理解。好复杂。

苏：是很复杂。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需要给人类简单的处方。

朵：你们必须从头，从小婴儿学走路，一步一步的步伐开始。——为什么一开始你们要让她看到毁灭？

苏：她体内的细胞有记忆，那是来自于那个时间的某个地方的记忆。。。。。。你们称为平行的存在。不过，没有，她跟那个毁灭没有直接关系。她的细胞只是记下了对那场毁灭的目击经验。

朵：为什么你要她知道这个？

苏：她被赋予了一种工具，但她低估了工具的力量。那是她此刻要在地球与众人分享的东西。【这是】大觉醒的时刻。。。。。。新地球的时代。。。。。。要整合到地球。她低估了这个力量。我们想让她看到分享光是件多么有价值的事。她低估了自己的力量。在这个时候散播光，非常之重要。

朵：但她在做很多很好的事，不是吗？

苏：对，是的，我们也以她为荣。只是她做的规模仍不够大。大她能够相信自己以前，很难带引她扩大规模。

朵：你们要她扩大规模？

苏：要等她的身体对此感到自在之后。

苏珊听到这些存有对她说话很久了，但她以为他们是她的天使。实际上，那是议会在对她说话。他们笑着说：“她上点都不会喜欢的。把真相告诉她的时候，委婉一点，好吗——？”

苏：她的合约是连接人们与源头之光。她只听到连接者的部分，不过这碍事。

苏珊有过许多次的实体事件。【（我们）用手肘推。很用力地推。那是在别的方式都失败的时候才出此下策，我们很遗憾她感觉像是被惩罚。】

潜意识很快地检视苏珊的身体，并解决了她的清单上所列的身体问题。

【恐惧是这个世界的幻觉，如此而已。】

## 第十章 一个星球的毁灭

2009年，我第一次踏足南非。由于安排课程和邀请我们到约翰尼斯堡的是凯西，我决定选她作为课程最后一天的示范。当地人接触到神秘学的机会不多，因此求知若渴。他们有书，但缺乏读者和老师。课程的一切对他们来说都很新颖，因为他们对这个领域只有最基本的认识，所以我讲课的时候也只讲最基本的。看到学生的反应是如此的惊奇、敬畏和充满热情，很令人耳目一新。

课程进行得很顺利，我教导他们如何应用我的催眠法在简单的前世回溯和疗愈上。我们在示范的时候，预期的也是重新体验一段正常的前世。通常在刚入门的阶段，学生的理解力大概也就是在这个范围。所以当我们开始进行催眠，情况却超越了这个范畴时，虽然我已习以为常，但因为过程中呈现的是他们前所未闻的概念，他们是完全地目瞪口呆。他们的脸上清楚表露出震惊，还频频看我有何反应，因为这完全偏离了我才刚教他们的内容。

我很清楚这次的催眠已经不是单纯对前世的探索，而是冒险进入了未知（尤其是三波段的志愿者）。我想我没有停止催眠，反而像是没有什么不寻常的事发生般地继续进行，令学生们大感诧异。当然，对我来说，发生的事没有不寻常。我试着一边催眠，一边给他们要他们放心的神情。我知道事后我可以对他们做进一步的解释。虽然在示范前

没有机会提到会有哪些可能性，但我猜想，【他们】认为我的学生已经准备好了，不论学生身处世界的哪个角落。

进入催眠状态后，凯西喜欢待在云端，对从云端飘落踌躇再三。她变得激动起来，开始哭泣。但她什么都还没看到，所以没有任何事物可以显示她为什么会受到这样的影响。不过，每当个案展露情绪，向来都是发现了重要资料的讯号（在她的情况，则是重要的资料即将出现）。情绪无法造假，个案事后甚至会对自己的情绪化表示难以理解。“我为什么会哭？没有道理啊！为什么我会那么难过？”

我知道我必须让她从云端下来，所以我问她能否去个什么地方，有没有哪里是她想让云带她去的？

凯：我想上去！我想回家。

朵：再体验一下子。你可以随心所欲做你想做的事。你要去哪个方向？

凯：往北。我看到星星。它们好美！好亮，在旋转。我现在看到一块粉红色的土地。玫瑰的色泽。很远。——那是我住的地方。我越来越接近了。风很大。。。。。。很多云飘离了。云有一种柔和的粉红色。还有光。。。。。。来自星星的光。

朵：你想不想往地面的方向前进，这样你才能下来？（不想）。为什么？

凯：因为它已经不存在了。那里只有灰尘。它不见了。

她开始噪声哭泣，学生们带着非常困惑的表情看着我。

朵：发生了什么事吗？

凯：我不知道。——那里没有任何生命。只有沙尘暴和热空气。我靠近不了。它不让我靠近。太危险了。

凯西无法解释为何靠近会很危险，但在飘浮的时候，她不得不保护一个安全距离。她只看得到云和灰尘。那里没有生命、建筑物或植物生长的迹象。那是个荒凉的星球，而她因此悲伤到无以复加。“我回不去了。我们失去了一切。它消失了。每个人都走了。不在了。全没了。”

她说事情发生的时候她不在场，但她知道那里曾经是个生气勃勃，住了许多人的地方。她虽然知道自己曾在那儿短暂居住，却得不到更多的资讯。我决定让她回到大灾难发生之前，看看事发前那里原本的样子。她很渴望这么做，一下子就到了那儿。“我看到小孩。他们在水里玩。有很多水。”

朵：它还是粉红色的吗？

凯：不是。是白色的。大地是绿色的。小孩在玩。他们在跳舞。

她说那些孩子看起来像是人类。我要求她往下看看自己，告诉我她的身体是什么模样。她说她看不到自己的身体。我再问她，能否感觉到身体。“可以。感觉很平静。我看到一座城市。。。。。。白色的城市，它有很高的灰色大理石墙和回廊，充满了笑声。它很耀眼，永远散发着光。”

朵：你曾经住过那里？

凯：我想我去过，不过那里不是我的家，我只是在那边住过。

朵：你为什么会去那里？

凯：去教导。为了教孩子们爱和喜悦。

朵：有人叫你去的吗？

凯：对。那里很美。人民很单纯。很善良。

她去过很多地方，凡是吸引她的地方，有需要她的地方，她都会前往教导。

朵：这是你喜欢做的事吗？

凯：我不知道。。。。。。再也不是了。因为很痛。

朵：是因为这个星球被摧毁了还是什么，所以觉得心痛吗？

凯：对，发生事情了。我离开以后就失去他们的消息。

她直觉地知道会有事情发生，但那些人不晓得。早在灾难发生之前，她就已经离开了。所以她仍然不知道到是什么造成了毁灭。“只要有人需要，我就会去教导。”

朵：没有人需要你的时候，你都在做什么？我们可以看看这部分。（没反应）那个时候你有做其他的事吗？

凯：没有，我就只是等到有人需要我的时候。

朵：你在哪里等？你可以看到那个地方。

凯：很难解释。

朵：尽量。

凯：那是完全的平静。比较柔和。

朵：看起来是实体吗？

凯：不。它几乎像是动态。。。。。。像是一首歌。

朵：听起来很美。你身边有人吗？还是你是自己一个人？

凯：我不孤单，不过这里没有人，但我感觉总是有人在我身边。

朵：所以你喜欢那个地方？

凯：有时候。——有时候你需要出去，看看东西。我在这里等待，直到我必须去教导别人，帮助别人。然后我再回到这里。

朵：你曾在身体里生活吗？

凯：我不记得了。我只记得这些，记得这个纯粹平静又美丽的地方。

朵：真好。你是个很有爱的人。你必须充满了爱才能教别人爱。很棒。——你知道你现在是透过身体在说话吗？（知道）。既然那里是那么的美，为什么你决定要进入一个血肉之躯？

凯：我不知道。

朵：你想找到原因吗？我们可以去找原因。这对你会有帮助，不是吗？

我接着引导她到决定离开那个美丽地方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

凯：时候到了。他们必须做些安排。——我的工作还没结束。我必须再去当老师。

朵：有人在跟你说话吗？

凯：我们都在说话。我们在决定什么才是最好的。

朵：你们在决定什么？

凯：由谁去做。

朵：其他人也想去吗？（不想）。为什么他们不想？

凯：因为这是个很大、很大的挑战。他们不觉得该由他们去。

朵：有原因吗？

凯：因为不需要他们。

朵：但你认为有人需要你？

凯：噢，是的！

朵：你觉得有人需要你去做什么？

凯：改变事情。。。。。。缓缓地。。。。。。转变。。。。。。帮助人们想起。

朵：他们忘了什么？

凯：他们忘了他们是谁。。。。。。他们真正的身份。他们进入身体之后就忘了。

朵：那么他们到底是谁？

凯：那是他们要学的事。他们相信自己是别的东西，但他们不是的。

朵：所以你要帮他们想起来？

凯：有部分工作是这样，没错。

朵：其他部分是什么？

凯：协助改变事物。——流动。像是潮流。。。。。。改变流动。

朵：什么流动？

凯：一切。现在的方向错了。

朵：是什么造成它走错方向？

凯：遗忘。。。。。。忘了去爱。。。。。。忘了去爱和游戏。

朵：所以当人们开始遗忘，就造成流动往错误的方向前进？（对）如果流动持续朝着错误的方向，会发生什么事？

凯：他们会死。他们的灵魂。

朵：所以你肩负起到这里来改变的使命？

凯：一个小的。。。。。。小的改变。

朵：那是个大决定。（是的。）需要很大的勇气。

凯：需要的是愚蠢。

朵：你认为你可以造成改变？

凯：我不知道。进入身体后的情况和我原先想的不同。

朵：但其他和你在一起的存有不想接受这个议会？（对。）所以你觉得你是自己一个人在做这些？

凯：不是。我知道我不是一个人。

朵：你知道有其他人也来协助？（对。）他们是凯西认识的人吗？（不是。）但或许他们也不知道自己在做这些事。

凯：他们会知道的。

朵：你说你想家？

凯：对。我在家的时候真的很快乐，这是我那么想家的部分原因。

我决定唤出潜意识，替她的问题找到答案。我问他们为何要让凯西看到那个场景。“我们原本在找前世，不是吗？”（是的。）“她没有回到前世是有原因的吗？”

凯：她不记得了。她不该记住。

朵：听起来她是以灵魂的形式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对）她做很多好事？

凯：她努力在做。

朵：所以她来地球进行另一个使命？（对。）那是你们要她知道的吗？

凯：她知道的。

朵：但她的意识不知道。（对。）你认为让她知道是重要的？

凯：是重要的。。。。。。没错。

朵：这对解释许多她人生里的事情会有帮助？

凯：对。那是为何我们引导她来找你。

朵：她是我之前说过话的那些志愿者之一吗？

凯：不一样。

朵：怎么个不同法？

凯：因为她通常不做这事。我们必须要求她做。

我问了那个永恒之问：她的生命目的是什么？她这一生应该要做什么？“你们想告诉她吗？”

凯：不。因为事情不是那么简单。她是在她的道路上。当时候来临时，她会知道的。

朵：她现在还没有准备好要有全面的了解？（对）这一定相当重大。

凯：我不能说。

因为潜意识不肯透露更多的事，我把焦点转向她的身体。她曾进入企业界，因感到幻来而离开。“她试着当个人类，想融入社会。她想做对这个星球最好的事，她以为要到企业界才有最好的效果。那里的人毕竟比较多。”然而，她在企业工作时卻生了重病，这是她不得不离开的主因之一。他们说她不快乐，所以才会生病。我问她的身体，并请他们扫描她的身体，但他们快我一步，已经着手在做了。（医生认为她的血液有些不对劲。他们诊断出是最重的贫血，她的身体因贫血变得虚弱，还会突然晕厥。）

凯：我们正在治疗她。她感觉得到。

朵：血液出了什么问题？

凯：没有什么严重的，只是流动的问题。她让流动停了下来。

朵：她谈到流动，但我以为她的意思是世界的流动。她和世界的流动有关？

凯：一切都有关联，是同样的事。

朵：医生说状况很严重。

凯：本来是。但她听进去了。她离开了那家公司。

朵：你们现在在对血液做什么？

凯：我在给它能量。

朵：你们怎么给血液能量？

凯：就是这样做。她会好转。。。。。。会好很多。我们一边说就一边在做了。让他们（指医生）继续摸不清是怎么回事。。。。。。对。

医生说她的肝脏也有问题。【他们】说那是同一个问题，一样和流动有关，这也因此造成了血液的恶质化（变得有毒）。

朵：你们矫正好了吗？

凯：给我一分钟。我们还需要一分钟。

然后他们专注在她的背部。她的背一直有问题，因为她很难释放过去。她想保持连接。【那就像是一脚在内，一脚在外。】他们矫正了这个问题。【只是矫正流动，把过去的她带走，现在的她带来。我们要再细看，但我们可以矫正。我们想要进展快些。】其他的身体问题（脖子、腿）都和最初的原因有关。他们会在催眠过后持续替她治疗。

凯西一直想知道她跟生命里其他人的业力关系或合约，但她若是以前从没来过地球，她不会找到任何因果。【她有老师们教她怎么生活。她的父母是带她进来这个世界的人。他们只是为了教导她。】她在成长的过程感受到很多的愤怒和激进的情绪，她想知道是从哪里来的。【那是哀动，对那个星球。。。。。。那个失落。】

朵：那个星球发生了什么事？

凯：他们自我放弃。

朵：她说事情发生时她不在。一切都被摧毁了。

凯：不，他们把她带走了。她不会想要看到的。那真是悲哀。

朵：是什么造成了毁灭？

凯：他们自己。很难解释，因为情况很不同。他们的心态放弃了努力变得更好。。。。。。放弃努力去爱。他们忘了自己需要做的事。

朵：所以一切都毁了。

凯：对。是他们选择的。

朵：这是她现在必须来到地球的原因？

凯：因为那些人选择自我的毁灭。对。

朵：你们不要这种事再度发生？

凯：我们想给他们一次机会。我们在努力。

朵：你们不想事情重蹈覆辙？

凯：我们不喜欢输。

朵：她不想再经历一次那样的事。她有个志愿来做的大事。

凯：是我们要求她的，她好不容易答应了。她了解要付出什么代价。她接受了这个机会，我们很引以为荣。但我们知道她会接受。她为我们做了很多事。



凯西还有一个问题想问。她小的时候，晚上曾有灵体去造访她，令她非常害怕。

凯：因为她活在两个实相中，一脚在里面，一脚在外面。她很难放开，而她又有回到源头的连接。

朵：为什么她对那件事的认知是恐怖的？

凯：因为那真的很令人恐惧。很令人害怕。和负面接触以后。。。。。。我要怎么解释。。。。。。不是邪恶，是不了解。她将它认知为实体的东西，但那其实是物理能量。她能感受到那个能量。那是个人，不过和她以为的不同。它来自灵界。

朵：现在偶尔还是会有类似的造访。

凯：因为她可以看透相邻的实相。

朵：看穿面纱？（对。）可是她不应该害怕？

凯：对，不过我们了解她为什么害怕。下一次她就会懂了。

朵：了解就不怕了，是吗？

凯：没错。

朵：我们还有一个问题。她觉得她小的时候可以飞。那是真的吗？还是那只是她的想像？

凯：嗯，每个人都能飞。每个人。

朵：为什么我们不知道？

凯：因为我们忘了。

朵：我们觉得自己被绑在地球上？

凯：我们是这么相信的。她小的时候知道她可以飞，所以她飞了。

朵：你的意思是如果我们开始记起来，我们还是可以飞？

凯：对。。。。。。如果我们学会去游戏。我们需要游戏。就是游戏。。。。。。就是去感受喜悦、爱和接纳。你们太严肃了。你们必须把喜悦带回到生活里。因为如果没有喜悦，你们的心灵会死亡、会枯萎。游戏，享乐，那没有很糟，只是看上去是。游戏，享受乐趣。然后我们就能改变流动。——想起飞翔的感觉。

朵：我的眼前刚出现一个大家都在飞的画面。

凯：这没什么好奇怪的。

朵：或许时候到了。

凯：我希望能是。我真的这么希望。

朵：总之，你是要我们想起我们的来处，想起那里是什么样子，还有为什么我们在这里？

凯：那是你们要去发现的事。那不是我的工作。觉醒吧。

朵：我们可以造成改变？

凯：噢，是的。每个人都有他们的道路。

朵：否则这个世界会像另一个星球一样死亡？

凯：或许还我糟。我们可不想要那样。

我正准备结束催眠，潜意识突然问我：[有什么是你想知道的事吗？]由于我向来都是以个案的利益为主要关切，这种问题总令我措手不及。我于是问了当下所能想到的：【**我想知道的事？为什么我必须来南非？这是我第一次来。为什么这里需要我？**】

凯：因为平衡的关系。

他们没有对这句话多加解释，所以我只能猜测。他们的意思或是指世界的这个部分需要我的能量来协助平衡。他们告诉过我很多次，当我们去到某个地方，我们会把自己一部分的能量留在那里，而那个能量会发挥超越我们所能想像的影响力。

午餐过后，我花了不少时间，试着依学生有限的理解力，解释催眠时发生的事。凯西对自己说过的话完全没有记忆，所以要对她说明也很困难。

凯西是我称之为【**第二波**】的范例。她以观察者的身份来到这里，同时也是来帮助人类恢复记忆的老师。在这个案例，是【**他们**】要求她来，而不是她志愿，所以她不是很心甘情愿。

催眠之后，紧接着又发生一件不寻常的事。那正是南非一年当中的炎热季节，雨水稀少。但一场大雷雨却意外地猛降在我们所在的建筑物。风很强，雨很大，不时伴随着轰隆隆的雷声。他们说这很不寻常，暴雨不曾在一年中的这个时候发生。我们回到了留宿的地方，讯问凯西的兄弟詹姆斯有关暴风雨的事。他说城市的这头无风也雨。那场大雨似乎是区域性的，只落在我们上课的那条街和那栋建筑物上。这场暴风雨和那场催眠的存在体能量或是潜意识有关吗？

我在其他地方上课的时候也曾遇到不寻常的天气现象。在杜拜的沙漠上课时，就有一场铺天盖地的沙尘暴突然袭来，把教室所在的建筑物包在中心。在阿肯萨斯的转化大会时，也出其不意地传来龙卷风警报，还有人目击龙卷风就在大会中心的上方。不过，或许最奇怪也最难以解释的现象，是在2010年我到澳洲雪梨上课所发生的事。那是一个有六十多名学生的大班级，教室内塞得满满的。当天是课程的最后一天，我正在替稍后即将进行的示范做访谈。突然间，天花板像瀑布般地浇水到坐在桌前的学生身上，室内顿时一片混乱。水流从照明设施附近往下流。学生们浑身湿透，纷纷尖叫着跳起来。有

人抓了一个大垃圾桶放到桌上去接那不停落下的水。有人去找负责这栋建筑物的管理员，整个场面混乱不已。

起初我以为那是雨水，但因为我们是五层楼建筑物三楼，外头又太阳高照，说是雨水并不合理。最明显的解释是天花板有根水管破裂。往下倾倒的水又持续至少五分钟，先是缓缓的，然后又加速了起来。我觉得很有趣，最后哈哈笑着说：【好吧，朋友们，你们已经表达了你们的意思！现在可以关掉水了！】虽然不确定，但我怀疑是友善的小精灵又来捣蛋了。

管理这栋建筑物的人员走进来，张口结舌地杵在那里，瞪着瀑布般的水流和装满半个垃圾桶的水，不断地说着：【以前从没发生过这种事。天花板里没有水管。没有任何东西可能造成这个现象。】当水势缓和成细流时，他们问我是否需要他们现在就过来把教室清理干净。我跟他们说没关系，这已经是课程的最后一天，我不想再有任何延误。学生们换到干的桌子和椅子去坐。过了几个月后，我才在另一次的催眠中向【他们】问起这件事。【他们】说那个课堂上至少有三个人保持怀疑态度，而那是一个让那些人相信我在催眠疗程中真的是和某个不寻常事物合作的方式。

许多无法解释的现象都曾在我的课堂中出现（还有我在工作室进行私人催眠疗程的时候）。我不认为这些事是意外或巧合。它可能是学生们或【他们】的合并能量，或潜意识所产生，用意只是要我们明白，我们对自己的力量毫无所悉。想想看，若是学会驾驭这惊人的能量，我们能做什么。拯救世界？说不定我们就能飞了！

## 第十一章 另一个星球的毁灭

泰芮也是一个试着发现自我的个案。对于地球，她始终觉得陌生，而且不断在追求一种稳定的身份感。这是又一个觉得自己不属于这里，有适应困难的案例。

我们这次是在新墨西哥州的圣塔菲，我投宿的旅馆里进行催眠。我之所以会到圣塔菲，主要是为了在西北新墨西哥大学的艾尔里多校区授课。在停留的期间，我也顺道见了几位个案。

泰芮从云端下来时，发现自己身在一个【空荡荡的地方】。她试着描述，但不是很确定。

【我认不出这里是哪里。地方很大，很宽敞。以前似乎有东西在这里，可是现在不在了。好像有东西被摧毁了。这是个荒无的所在。感觉现在这里没有生命了，一片焦土。我有种以前这里有过植物的感觉，或许是某种树。或许是建筑物。我对它们有印象，但现在

我没有看到任何东西。什么都没有。这很奇怪。我的感觉好像。。。。。。失落。在这里，我感觉很孤单。感觉仿佛。。。。。。每个人都离开了。】

我请她意识到她的身体。她穿着一件多层次但平滑无缝的衣服，让她联想到鹿皮。她的身体似乎很轻又纤细，不具多少实体的样子。当她看着双手时，发现自己的手比预期要大，手指的形状也很不寻常。我问到她的头和脸，她说她戴着一顶紧紧的帽子。她的脸是：【面貌光滑，感觉是椭圆形。有一个很小的嘴巴和小小的鼻子。眼睛很小，两眼分得很开，呈水平状，简直就是两条细缝。】在这个荒无的地方，她不觉得有呼吸上的困难。

泰：我觉得我好像来过这里。这是我以前就知道的地方。我觉得我听说过有事情发生。

朵：你以前就知道这个地方，可是当时并不是像这样？

泰：对。它本在很完整。有许多人和活动，是个忙碌的地方。我没有亲眼目睹。这件事很让人难过。有很多不同的故事。但我想它是某种。。。。。。几乎是自我毁灭。有个说法是，它是被外在的力量所摧毁，可是我认为那不是真的。我觉得这是一件无法避免的事。嗯，或许可以挽救得了，不过他们不知道要怎么做。

朵：你认为那里是你的家吗/

泰：对，我想是的。不过我想我在这里并没有真的待上很久。我好像可以感觉到其他人，我过去认识的人，他们没来得及离开。他们也被摧毁或不见了。

朵：那么有些人得以离开。

泰：对。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离开了，但我就是离开了。事情发生时，我刚好不在场。

她说她不用搭乘任何东西就能来到这里，只要想到它，就能立刻到达。

朵：在想这个地方的时候，你人在哪里？让我们往那儿去。你是在哪里决定要看到这个地方的？

泰：在太空。没有星球。只是在外头。万有的一部分。

朵：你的意思是？

泰：它就是。。。。。。太空。

朵：没有飞船或什么具体的东西吗？（没有。）嗯，你怎么能生存在太空里？

泰：我不需要什么。

朵：什么意思？你好像有个身体，不是吗？

泰：在那里没有。当我在太空的时候，我没有身体。我觉得自己像是一个光点。就在我想离开时，身体就消失了。我不再需要身体了。

谈到像光点时，她看到的其实是真正的自己。我们最初在被创造时都只是光的火花，后来被送出去学习和体验。当你除去身体，除去那为了体验生命而包围着自己的肉体和各种具体限制，真正的自己就是个永恒的光点。

朵：你说你在灾难发生前就已离开这个星球？（对。）你可以看到那个时候吗？你当时有身体吗？

泰：看来是有的。我在某种飞船里。

朵：旁边有其他人吗？

泰：很多人。飞船很小。

朵：你在离开的时候就知道会有事情发生吗？

泰：并不是很确定。我不是因为有事要发生才离开，但的确有种风雨欲来的感觉。

朵：同时间也有别人离开吗？

泰：有。但他们也不是因为觉得有事将要发生才离开。大家总是来来去去。

朵：你的工作是什么？

泰：和搭乘的这艘飞船有关。我会长时间飞行，但我们一定会回去，然后再出来。

朵：跟我说说，这次你离开时，旅途上发生了什么事。你去了哪里？

泰：像是到了离星球很远的地方，感觉我们好像在观察其他的星球？其他的存在体？或许吧。我们被载去很远的地方。。。。。。甚至离开了那个宇宙。

朵：你在外头的工作是什么？

泰：就只是观看。只是观察，搜集资讯，看看其他地区的情形。

朵：你们的人就是在做这些事情吗？

泰：这些似乎是我们做的事情的一部分。感觉像是去探索，带回资讯。然后和其他人一起使用那个资讯。接着又再出去。

朵：你喜欢这种工作吗？

泰：喜欢。很有趣。

朵：所以当你出去到那么远的地方时，你是在一艘小飞船上，还是一艘大一点的飞船上？

泰：感觉是艘小船。

朵：你会在其他星球降落吗？还是只是观察？

泰：感觉我们好像只是观察。我没有降落的印象。

朵：那么你也不记得和那里的人有过互动？

泰：对。感觉像是从一段距离外观察。可是我们远远的也能知道情况，知道发生什么事。

我试着找到故事的下文，好对这一切有更多的发现，所以我引导她到有事件发生的重大日子。

泰：我们看到某个不寻常的星球，它。。。。。。像橘色的液体，不断在改变形体。

朵：很不寻常？

泰：对。我们从未见过这种星球。它似乎没有生命栖息，但我们试着去了解它的功能和目的。因为它没有固定的形状，而且它事实上看来像是会造成干扰。。。。。。波及周遭。还有，它似乎对其他星球带来了一些麻烦。——即使是没有生命栖息的星球都有某种目的。但这个星球却像是出了问题。它不断改变形状的方式造成了干扰。

朵：不稳定。（对。）你们应该要做点什么吗？

泰：我们大多只是观察，不过这次我们提高了警觉，必须回去通报负责的人。事态紧迫。这感觉很不一样。。。。。。这似乎就是影响到我们星球的事。

朵：即使它的位置这么远？

泰：没错。我知道。对。它引起很大的不安。

朵：影响会遍及整个宇宙还是怎么吗？

泰：是的。影响有时很微妙，有时很巨大。我不知道它是怎么个危险，但感觉真的很紧急。这可能会对我们和其他人的世界造成危险。——我们要回去了。我们在这里也无法做什么，也收集不到更多的资料。该是回去转述资讯的时候。

朵：好的。让我们往前到你报告资讯的时候。那个地方是什么样子？

泰：它的结构很难描述。但它是我们建造出来的。看上去很像是自然的构造，但其实不是。它还有里面。。。。。。有很多空间。这是一栋建筑，只是看来很像是从地上长出来的。

朵：这个地方在那里？

泰：这就是那个星球，我的星球。我去那里转述资讯。负责的人在这栋建筑物里。他们很担心。他们要派别人出去，派一个更科学的团队出去，看看那个像橘色液体的星球是怎么回事。这个团队有其他进行测试和收集资讯的方法。我们是负责探索的。现在他们会派遣有其他工具的人去。

朵：你不会和他们一起去？

泰：不会。我们会在这里停留一阵子，不过不会一直在这儿，也不会待上很久。然后我们就会被派出去执行别的任务。

我让她前进到另一个重要日子。她停顿了很久，然后才缓缓且哀伤地开口。

泰：我又在飞船里了。船里有另一个跟我同一队的人。我们听说了有关我们星球的事，不过。。。。消息不完全。我们听说星球毁灭了。还有。。。。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

朵：你认为这是你们看到的另一个星球造成的吗？

泰：这时候还不知道。确实像是。。。。那就是我们最先想到的念头。还有。。。。我们不知道怎么办，不知道要去哪里。我们在飘浮，像是在太空中迷失了一样。我们的使命没有成果，也不晓得何去何从。没有人告诉过我们，万一发生了什么事要怎么办。我知道还有其他人也在外头，可是我们离得很远。

朵：联络不上他们？

泰：似乎如此。不过有人联络上了我们。

朵：然后传送讯息给你们？

泰：对。但我们联络不上他们。

朵：嗯，或许他们也跟你们一样茫然。

泰：对，大概是。

朵：你的飞船上有多少人？

泰：只有我们两个。

朵：你们必须吃东西或是消耗食物吗？

泰：似乎不用。

朵：你认为你们可以在外太空一阵子吗？

泰：对。这个我们倒不担心。只是。。。。我们不晓得要去哪里。确切地说，也不晓得该做什么。

朵：嗯，让我们往前移动。我们很容易就能做到。时间往前，看看发生了什么事。你们去了哪里？你们决定做什么？

泰：我们决定去探索，看有没有其他我们可以降落的地方。可能的话，我们想找到自己人。

录音带从这里开始出现大声的电子嗡嗡声，使得语音变得有点模糊。催眠时并没有这个状况，只在听稿写作时才从录音带上听到。这个现象偶尔会出现，我认为是能量产生之故。录音带有时会加速，声音听起来会变得像花栗鼠的声音一样，不然就是转速变慢，声音变得低沉且拖拉。但这些现象和录音机的正常机制完全无关。

朵：你们现在在做什么？

泰：我们在探索方面很有经验，也有地图，所以想出去探索，只是没有确切的计划。我们会继续探索，但现在。。。。。。是为了自己。

显然在这段探索的时期，他们回到催眠一开始时看到的星球，发现上面已经没有生命，一切全都毁了。

朵：嗯，让我们再往前。你们后来有找到要去的地方吗？这样你们就能停止探索，在某个安全的地方？

泰：好像没有。好像。。。。。。我们反而改变了自己的形体。

电子嗡嗡声又跟开始的时候一样嘎然而止。

朵：喔？这是什么意思？

泰：我不知道怎么办到的，可是我们能。。。。。。把形体留在飞船上，然后就是在太空里。

朵：你就是在这个时候变成光点吗？

泰：我想是吧。

朵：为什么你们决定要这么做？

泰：我们一定是有可以变成光点的知识。而且失去了自己的星球，我们的身体似乎也不再有意义。

朵：你们不认为能够找到另一个地方？

泰：我们从来不是真的想找。我们想看看自己能不能做到，但在那个时候似乎不那么重要了。也不必要。我们回不去了。而在别的星球上，即使我们两个在一起，仍会感到孤单。

朵：所以你们两个决定一起这么做（变成光点）？（对。）这是一种死亡的形式吗？你了解死亡的概念吗？

泰：我相信是的。对。是我们想这么做的，没错。

朵：我好奇你们的身体会不会死。

泰：嗯，我们只是不再需要它们了。身体并不是老死，而是不再有目的。

朵：你们可继续旅行，可是你们觉得那样没有意义了？

泰：对。感觉一点意义也没有。虽然重点是找到了新家，但我们认为没有哪个家会和以前的一样。这很让人难过。

录音带已跑到底，翻面的时候，嗡嗡声又出现了。

朵：你现在要做什么？



泰：我感觉很好。感觉像是某种延续。在观察。

朵：依然在探索。

泰：不尽然是探索，而是维持。。。。。。我想说的是。。。。。。像稳定器一样。

朵：有人或是什么的会告诉你应该要做什么吗？

泰：嗯，我就是知道，但我也认为有人给我指令。我某方面来说比较像是静止的光点，而不是像过去那样一直到处移动。还有，我是以这种方式，在一个更广的层面上提供协助。虽然只是个微小光点，感觉却很巨大，而且感觉很踏实，就某种意义而言，也很稳定。我像是宇宙里的一个稳定点，协助万事万物以他们需要的方式运作。

朵：你在外太空很久吗？你就是稳定事物？

泰：是的。稳定，让事物维持应有的状态。以免它们被抛出轨道。

朵：你的意思是星球。。。。。。还是宇宙里的东西吗？

泰：嗯。。。。。。这是新的经验。

朵：你有想过不再是那个状态，然后变成实体吗？

泰：好像没有。我喜欢这样。

朵：你还是需要有人指示你要做什么吗？

泰：我会得到初步，最初的指令，但现在就没收到太多指示了。不过，如果我需要做些不一样的事，我会有感觉。我做的事可能会改变，只是不论我做什么，都是有需要才会去做的。

朵：你知道你在现在是透过一个身体在跟我说话？

泰：我想我知道。我既知道也不知道。我知道这个身体躺在这里。

朵：对，你正透过它说话。（是的。）但你也在外头稳定事物。（对。）我不想让你混淆或者困惑。

泰：可能会叫会喔。

朵：那么，让我们往前移动，到你第一次进入这副身体时。你在决定进入身体时，发生了什么事？

泰：这副？（对。）噢。。。。。。我不确定这是我的主意。

朵：我想知道你是不是得到指令。

泰：是的。这是有必要的。我有在身体里应该要做的事，或者说，是需要去做的事。我原本在做的事让我觉得相当自在，可是我似乎需要来点震撼教育。我需要一些身为光点得不到的经验。

朵：可是有人给你指令，要你去做这件事？

泰：是的。那并不是我的想法，因为我很快乐。

朵：你曾经有过身体。（对。）但你曾来过地球吗？因为我们现在就是在地球说话。

泰：对。我不知道。。。。。。感觉还不错。我试着回顾。他们叫我来这里。他们叫我来的。有事情要做。。。。。。感觉这也是跟我有关的事，和体验密度有关，还有学习如何处理这个密度。这个感觉很不一样。

朵：和另一个星球不一样吗？

泰：是的。虽然那时我们有形体，但每样东西都比较轻盈，作用方式也不同。

朵：你认为体验身体是件容易的事？

泰：似乎不是。我愿意去。我知道这是正确的事，但我不能说我很期待。感觉有点怪。

朵：你在外面有完全的自由。

泰：对。还有那些探索都很好玩。

朵：可是一定有个理由，否则他们不会要求你来。（对。）一定很重要。

泰：他们是这么说的。

朵：在进入这副身体以前，你有做任何准备吗？

泰：我好像看到很多图片。我在某个地方，有人给我看地球生活的照片，展示的动作很快。好多资讯，很快速。

朵：都是你有必要知道的事？

泰：对。就是这里的事都是怎么在运作。

朵：什么都不知道就来这里会很困难，对吗？

泰：对。要先做准备。就跟上课差不多，但学习很好玩，要学的东西也是。

她描述的显然是印记过程，我在其他书里对此有详尽的叙述。这通常是对从未在地球生活过的灵魂要做的事，为的是替他们做好准备。她显然是地球新鲜人。

朵：所以你就会知道你要去的地方是什么情况。

泰：感觉不一样，但没有。。。。。。那么糟糕。不像最初那么困难。

朵：进入身体时，是什么感觉？

泰：嗯，不是。。。。。。困难，是一种不舒服的感觉，像是。。。。。。我不确定。很不一样。很。。。。。。难适应。

朵：我了解。嗯，这是为什么我要问你那些问题。因为我在跟这个身体说话，而她有一些问题，这和她为什么对存在于地球上这个身体感觉很不一样有关。你认为她为什么会看到身为探索者的前世和被摧毁的星球？

录音带在翻面后持续不停地发出嗡嗡声，而且变得很大声，造成了干扰。

泰：她需要看到她离开生那个星球变得怎么样了。

朵：她来自的地方？（对。）为什么对她来说知道这件事很重要？

泰：这是她的渴望。

朵：可是那个星球再也没有生命了，不是吗？

泰：对。但她必须知道那里曾有过生命，而且她就是从那里来的。如果可以的话。她宁可待在那里。

朵：但这当然是不可能的了，不是吗？（是啊。）她原本可以待在太空做她的事，是吧？

泰：她会想那么做，不过她需要有这一世的生命。有一些是她可以在这个时候带来这个地方的东西。

朵：你知道她的人生现在应该要做什么吗？

泰：知道。疗愈工作需要以新的方式扩大。她已经在正轨上了。

朵：她想问一个问题。她这辈子一直在想自己是谁。她觉得不知道自己是谁。（对。）你可以解释她为何会有这种感觉吗？

泰：嗯，这有点好玩，但对她来说不是很好。她不知道要怎么在地球上生活，于是变得有点像是在试戴帽子，只有没有一顶适合，然后就更茫然了。很辛苦，不过她现在对自己是谁开始有比较多的感觉，这也确实是她需要走的方向。她差点就完全迷失了。

朵：因为不知道自己是谁。

泰：对。她的力量因此被削弱了。

朵：但你们能帮她了解？

泰：对。我们会送对的人到她面前，和她一起共事好协助她。

朵：这样她在身体会更加安定？

泰：她会有更多改变。想起更多真正的自己，并找到具体显化的方式。

朵：她因为不知道自己是谁，不知道自己在这里要做什么，所以几乎迷失？

泰：对。她很困惑。她想得到帮助，所以我们会帮她。这对她也很好。我们尽力让她沿着这条路线走。她需要在这里，不论她喜欢与否！

朵：她会适应的，不是吗？（对。）你们能帮助她找到她的身份，然后适应。（是的。）那是很重要的事。但还有一件事困扰着她。自从她进入这个身体，就一直有生理上的毛病，（是的。）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

泰：主要是调整的问题。适应身体并不容易。而且有很多次她不确定自己是不是要留下来。她被带入一个受到污染、不是很纯净的环境。加上身体对她来说是新的东西，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很困难。她缺乏对自我的认识也是造成了生理上的压力。

朵：是的，我了解。跟你一样的存在体曾告诉过我，有时候因为能量的差异太大，第一次进入身体时不得不做些调整。

泰：对。我们确实做了些调整。情况很困难——父母亲，还有出生。我们也只能做到这么多。

朵：为什么困难？

泰：父母是不同类型的存在体，在能量上稠密很多、很多。他们是正确的存在体，但在能量上不是非常好的配对，却符合需求。不过她因此难以适应。她努力过。

朵：她这辈子一直都有身体的毛病。该是停止这个情况的时候了，不是吗？

泰：对，好让她能工作，并且前进到她需要去的地方。她过去某段时间也曾需要进一步的调整。头痛和疲劳就是这样子来的。那也是我们在做的调整，还有，透过她的灵性发展，透过那类的作用，她自己 also 做了一些调整。但我们可以看到她还需要超越。她接受了很多挑战，也还没有完全适应在这个星球上的生活，但我们在协助她适应自己在做的事。她的身体有回应。她可以用另一种没有身体问题的方式继续进展。时候到了。

潜意识对身体扫描，看看体内有什么需要治疗的地方。

泰：大脑有些状况，而且。。。。。。嗯，很难解释，但是。。。。。。有条线路不通。我们得重新连线。它基本上需要做点调整。

朵：你们可以做吗？

泰：可以，我们正在做。这应该会有帮助。我们也释放了一些头部压力。她的身体里有很多压力，全身上下都是，我们会帮她疏解。

朵：你们还看到什么需要注意的事吗？

泰：肾上腺、肾脏、肝脏。大部分的器官都有毒。没有疾病，但有毒。它们超时运作了。我们会帮她恢复健康，帮她得到整个运作起来所需要的精力，好让她能做她该做的事。她很难入眠，醒来时头又会痛。我们可以改善。——器官已经在重建。——她不能再劳累下去了。

朵：或许她是因为不想待在这个身体里才那样。

泰：对，那是部分原因。这有点复杂。她时不时会想要离开。身体觉得难以招架。但我们从未发现她患有什么疾病。她比自己以为的更坚强。她在这里确实有重要的事情要做，现在还不是她离开的时候。她知道的。她绝对不会自我了断。对她来说，人生从现在起会比较愉快的经验。——我们只是让光在她的全身流通和重新启动。——原本她已几乎不可能撑下去了。

朵：你们快完成了吗？

泰：对，完成了。

嘈杂的嗡嗡声停止，后来也没有再出现杂音。

朵：全身吗？你们全做完了？

泰：对。而且会继续。我们已经起头了。现在她的体内有较多的光。还有更多的力量。

催眠结束前的最后讯息：我们永远都在。我们在这里就是为了要协助她。她随时可以召唤我们。在许多层面上，她都有很多的助力。

朵：当她召唤你们时，应该要怎么称呼你们？

泰：只要想到我们就可以。只要想到一切万有。

朵：想要和你们说话时，她只要想到并召唤一切万有。太好了。催眠结束以前，你们还有没有什么要告诉她的？

泰：就这些。还有，要对我们今天所做的事有完全的信心。

## 第十二章 更多的毁灭

艾伦犹豫了好一会儿才从云端下来，但接着又说她不想下来，反而想要上去。我跟她说她想去哪里都可以。于是她发也咯咯的笑声，飘离了地球。在飘过太空后，她出乎意料地变成在地底飘浮，并从一个洞穴钻出来。周遭的地形是一片平坦的沙质红土。

艾：红棕色。。。。。。大部分都带红色。最初这让我想到亚利桑那的喜多娜，不过这里不是，只是颜色很像。这里只有岩石和沙地，没有植物。我在洞口往外看。这里可以直直降到地底。我飘出洞外，来到空旷的地带。外头好亮，不好适应。

我要她看看自己的身体，但她的意识一直干预，告诉她不可能看到她所看到的。当我继续对她说话，她回应：【有一点粗短。。。。。。胖嘟嘟的短脚。我不知道要怎么形容。我没看到鞋子。外头的地面很热。我站在沙地上，这没有道理啊。我觉得我不是人类，皮肤是棕褐色的，但又不像是晒出来的。。。。。。像是米黄色。。。。。。我

有一点。。。。。。我不知道。。。。。。有个诡异的小身体。感觉像是我自己虚构出这些。有些诡异。。。。。。是个米黄色，粘糊糊的矮胖生物。感觉不是很高，矮矮小小的。手臂感觉倒是很长，有一双短腿和圆嘟嘟、短小的双脚。】我问题她是否穿着衣服。【我好像不需要衣服，可是也不觉得赤裸。】

朵：你感觉身体是男性还是女性？

艾：都不是，或者较偏向男性。。。。。。感觉不像女性。

朵：你的脸感觉是什么模样？

艾：大头和大眼睛。有点像是戴着大太阳眼镜。我看不到任何毛发。

朵：你有带什么东西吗？

艾：我有某种像是工具的东西，但我不确定它们的用途。

朵：工具长什么样？如果你描述出来，或许我们就能知道它是做什么的。

艾：长长的圆柱状，有某种握把。。。。。。有点像枪，但不是枪。我想它是要用来测试土壤。我好像是来这里测试外头的土壤。我想收集样本。它大概有六十公分长。

朵：噢，所以不小喽？

艾：也许不是那么大。或许只是因为我很矮小，所以看它才会觉得很大。

朵：你怎么用这个工具测试土壤？

艾：就是铲起一点土壤放进来，然后对大气里的某东西进行测试，看看土壤是否仍有污染。

朵：所以你要测试土壤和大气？

艾：大气中好像有东西会影响到土壤。我在测试，看它是否没有污染，或是受到了多少影响。这里已经空无一物了。

朵：为什么这会让你情绪激动？

艾：我们以前不需要在洞穴里。我们以前在地表上，但有事发生。

朵：你旁边有人吗？

艾：他们在地底。我只是出来做测试。我们住在地底。那里为何我要往上飘出洞穴。这里的一切都毁了。

朵：你在土壤里找到什么？

艾：辐射。我要测试安全的等级。既然我们可以上来，代表情况已经比较好了。比以前好。我们待在地下很久了。

朵：你还住在地面时是什么情景？

艾：和地球很类似。有植物，绿油油的，有水，有人，还有你可以在文明里看到的東西。以前那些東西。。。。很怪，因为要用词汇表达的话，很像是个快乐的地球。不过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现在的身体似乎跟以前不一样了。——看不到多少景物了。比较是一种感觉，感觉以前在那里的东西现在已经没了。

朵：事情发生时，你在场吗？

艾：这个在检查土壤的生物和这里还有城市时的那个生物好像不是同一个。这真是令人困惑。我以为是过了很久他才出来采样，但他又像是后来才发现这个地方。地底这批生物好像是因为能够在地底生活才会住在那里。不过他们是在发生事情后，在其他人都消失之后才来的。他们在试图了解发生的事。他们知道有事发生了，在这个星球毁灭之后便想来这里做研究。他们过来看看这里是否能再度支持生命。

朵：所以你和其他人是从别的地方过来的？（对。）有人告诉你是什么造成毁灭的吗？

艾：好像不是核爆就是某种大灾难，但我无法看到确实发生了什么事。我们本来应该要看顾他们的，我们很关心他们，可是他们都死了。发生了一场战争，他们遭到攻击，而且没有防御能力。

朵：这让你很难过。（对。）你说有很多人和你一起来？

艾：我不确定有多少人在地底，不过够多了，可以做要做的事。

朵：让我们看看你来的地方是什么样子。就是你到这里来之前的地方。那个地方看起来如何？

艾：我是搭太空船来的。船上似乎没有很多人。空间看来很小。我在其中一个区域。那里面有荧幕、面板和灯光之类的东西。我们在外太空。我不确定我在上太空船以前人在哪里。

朵：有人叫你来这里吗？

艾：我们好像不准干预。

朵：总之，你们在这里降落，而它已经毁灭了？（对。）但你们知道不能住在地表，因为辐射？

艾：有东西有毒。但这也是个自然的空旷空间，我们可以住在这里，不必建造什么。

朵：可是你们知道不能待在地面上？

艾：地面上不太舒适，地底下比较好。外面又亮又热。洞穴是自然形成的，我们可以住在里面。这一切就如同是个建好的实验室。我们把工具带来这里做我们要做的事。

朵：地底下的人多吗？

艾：人数不多。很难说。。。。。。也许是六或十二个。我想有些人可能会去其他地区做事。

朵：你们需要吃东西吗？

艾：我在附近看不到任何食物。所以我们一定不用吃东西。好像也不用睡觉。

朵：所以你可以在那里待上很久。你的工作是到地表上检查土壤？

艾：对，我现在就是在做这件事。很奇怪。我们的身体像是很适合这个环境。只是有遮蔽的地方还是比较好。在那里我们也比较不引人注目，我这么想。

朵：你说看到发生的事让你觉得很难过？

艾：我很难过。我不知道这是否让他（指艾伦）难过。似乎是，但我不知道他的心情如何。

我引导他往前到重要的一天。【我们在地底的实验室里，已经收集好样本，准备离开。】

朵：大气有变化吗？

艾：看来是有进步，但我们要走了。这就像。。。。。。就这样了。这里仍然是多岩石的沙地，不是生命可以居住的地方。土壤的辐射是减少了，但你不会说这里是可以生长东西，可以种植的地方。

朵：你认为你在这里的工作结束了？

艾：对。我们把很多设备留在这里。所以如果我们需要的话，以后还可以回来。不太可能会有人发现这里。

朵：你们现在要去哪里？

艾：我们开了一次会。我们在太空船上，但也和没在船上的人说话。

朵：会议和什么有关？

艾：确保事情不会重演，这很重要。我们损失了很多研究。经过分析，我们认为不能把生命放到这个星球，这里也无法再种植，无法再有重新生长生命的可能。在一个能被接受的时间范围里，这里不会有生命。所以未来要避免再次发生。一切都毁了。

朵：所以这里就会被遗弃？

艾：这里已经被摧毁了。还有别的地方，我们不希望那些地方也发生同样的事。

朵：你有什么感觉？

艾：觉得我们失败了。

我引导他前进到另一个重要的日子。【他们给我一个到地球的机会。】



朵：你怎么会得到这个机会？

艾：我志愿的。我要求的。

朵：他们征求志愿者吗？（对。）事情发生时，你在哪里？

艾：我在一艘太空船上。我的上司，也就是领导我的人，他说，为了防止地球发生同样的事，需要有人到地球去。

朵：他们害怕同样的事情也在地球上演？（对。）你想要去？

艾：我想去。看起来好像会很可怕。我不是很了解什么是恐惧，但亲眼目睹毁灭的情况真的很骇人。

朵：船上还有其他人也志愿要去地球吗？

艾：是的，我们想要促成改变。我们的船员都要去，有些会待在太空船上，有些人会去地球。待在太空船上的人会协助在地面的人。。。。。。下来到这里后，你很难记住原先的事，所以他们会帮我们想起。

朵：你离开太空船的时候，身体有怎么样吗？

艾：我必须看来像个地球人。

朵：我在想你原本的身体。。。。。。它留在船上吗？是死了还是什么的吗？

艾：它就像是件套装或交通工具，是实用性质的。没有任何愉悦或是人类所认为的正常生活。身体就是使用来工作的。我们常常改变它。

朵：你的意思是它不是一个实在的身体？

艾：它是实在的，但很像是某种合成物。它是生化制品。

朵：所以当你离开身体时，身体怎么了？

艾：嗯，它不是死的，也不是活的。它是个有功能的生化套装。

朵：你离开以后，它会不会坏掉？

艾：我想不会。我不是很确定。或许其他人可以用它来做他们的工作。

朵：既然你志愿去地球参加这个计划，他们有给你任何指令吗？

艾：。。。。。。要记得。我们会有很多挑战和不了解的事。。。。。。可是要记得快乐。快乐是很重要的。

朵：他们认为到了地球以后，快乐是容易的事吗？

艾：不是。地球上有很多的不快乐。有很多悲伤的事。我们不要他们悲伤。他们说最重要的事就是要快乐。这对我们来说是个有点模糊的概念，因为我们不是很确定那会是什么意思。

朵：所以你并没有必须要做的工作？

艾：就是要活着。要注意事情发展。

朵：你说会有很挑战。

艾：都是一些我们以前没因应过的事。

朵：但你还是想要去？

艾：嗯，这很令人兴奋。这比收集土壤样本要令人兴奋得多。——地球上的人忘记了某些事，他们教彼此的事都错了。我们想帮助他们，这样他们才不会毁了自己。我们必须帮助他们想起来。

朵：当你去地球做这个工作的时候，你会有个身体吗？

艾：对，我会是个女孩。

朵：你有选择吗？

艾：有，我认为有，但这有点怪。

朵：哪里怪了？

艾：因为女孩在地球上不具主导地位，所以我才选择当个女孩。我想看看不在上位的情况，不在上位，不具主导，不是一般人偏好的性别。我们看到女人有比较多麻烦的事。男人也是。。。。。。不过女人可以生小孩。还有，因为女人是怀小宝宝的人，所以他们会协助改变事物。她们在平息战争和毁灭或破坏上特别有帮助。如果你创造了一个生命，你不会想要摧毁它。

朵：但是进入身体里后，你还记得你为什么到这里来吗？

艾：刚开始还记得，只不过到了这里以后，没有一个队员在我身边。或者他们在，但我不记得他们了，我分辨不出来。这很令人困惑。

朵：在周围没有人可以协助的情况下，你仍勇往直前，我觉得你非常勇敢。

艾：会有人协助我们，但很难去。。。。。。我不知道。

朵：可是周围没有同类人，没有自己人。

艾：嗯，我们在哪里都是同类人，只是在不同的身体里而已。太空船上有人可以和我们通讯联络。他们和每个人都能联络，不过不是每个人都会听到。

朵：其他人不听？

艾：不是很听得进去。他们不确定那是什么，所以觉得很害怕。

朵：如果你在人类的身体里他们还能跟你联络，那代表你不是真的孤单，不是吗？

艾：对，但置身在身体的现实里，你会感到有隔阂。我不喜欢这种。。。。。。分离的感觉。

朵：当你在身体里，他们要怎么和你联络？

艾：他们会做些改变去加速振动。就好像让身体升级一样。引进新的程式。因为我们在做这件事，也连带影响了其他人去做。

朵：升级的程式？

艾：就像你改变了其中一部分，或甚至好几部分，身体就会开始改变得更多，而不用。。。。。。这很难解释。

朵：他们是在你进入身体前就对身体这样做吗？

艾：也许做了一些，但更多是在之后才做的。

朵：所以这会是一个持续性的过程？

艾：是的。他们说我们会忘记一阵子。不是每个人，但有些人会。这要视他们进入的环境而定。

朵：进行升级和重新编制程序很重要，这是为了避免你们迷失，是吗？

艾：他们说我们永远不会迷失。不过，人类的心智而多少在和非人类的一面对抗。一边想要放松和随遇而安，另一边却是完全的困惑。。。。。。有太多事在发生进行，所以我不想随时都了解每一件事。我变得不想对事物有感受。我想，感觉困惑的是人类的那面。那个部分没有意识到他其实是别的什么。这真的很怪，就像是两个人同时在一个身体里。

朵：他们有说在身体里的你们什么时候会想起这些事吗？

艾：终究会想起来的。艾伦现在也知道了一些。她很担心。

朵：进到人体后，你们有应该要做的事吗？你说你来这里是要帮忙的。

艾：在这里就是帮忙。。。。。。来这里过人生，就是帮忙。

朵：只是在这里活着？（是的。）你不用出去做点什么？

艾：透过在这里的生活，你就会学到很多事，得到很多体验。这些资讯都会传回到太空船上，他们会分析资讯，然后修正。

朵：你们怎么资讯传回太空船上？

艾：活着就可以。。。。。。活着就好。。。。。。他们可以读到一切。

朵：喔，你知道你现在是透过一副身体说话吗？（知道。）还有，这个身体很困惑。（对。）她不明白自己为什么在这里。

艾：她把事情弄得太复杂了。她一直以为自己必须实际上到哪里去做点什么事。

朵：她认为她必须自己一个人来改变这个世界。

艾：那是因为她一直以为自己很孤单，是重量让她有这种感觉。

朵：她说她想服务人群。

艾：她是。她的内心深处知道自己是这样的，但她认为这还不够。

朵：她曾试图离开这个星球，不是吗？（指试图自杀）

艾：她以为她很孤单，她也不确定这一生的目的。她不了解为什么痛苦。

朵：她这一生发生过一些负面的事，不是吗？

艾：没错。她很希望这里只有爱。但她不懂，她只要出现在这里，她就造成了改变。我认为，她以为改变应该会来得更快。她想回去，不想再面对和应付这些。因为事情看来似乎都不会改变。但现在她知道情况不同了。

朵：如果她之前很快就离开了身体，她就完成不了她的工作了，不是吗？

艾：是的，也会无法从她现在的地方看到最后的结局。然后她会很想立刻回到地球。

朵：因为她会说：**【我没有履行我的合约。】**

艾：是啊，没错。这里是个奇怪的地方。

朵：她说地球是个很困难的地方。（对。）在这里并不容易。

艾：没错，但这里也有它的美丽之处。

朵：现在她明白自己要做什么，你认为对她来说事情会变得比较容易吗？

艾：我认为会。她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想弄清状况。她在寻找更大的计划，但她已经是更大计划中的一部分。她并不需要再去寻找别的事。

朵：曾有人告诉我，当来到地球的志愿者顺其自然，他们的能量就会影响许多人。

艾：确实如此，而那正是令她害怕的事。她不懂地球人的情绪，尤其是负面的。她不喜欢他们的感受方式，因为她发现自己对其他人有不好的感受，这样的情绪让她害怕。她是要把爱带来这里的人，所以当她感觉很差的时候，她觉得自己在散播的不是爱。

朵：所以她应该要爱那些曾对她不好的人？

艾：她本来就爱他们。

朵：这很重要。我们不要她累积业。（对。）我们不要她困陷在这里。

艾：对，她很怕自己自己已经陷进去了。

艾伦的疑问之一，和她一直在画的不寻常几何符号有关。她想知道那是从哪里来的。许多年来，我一直在处理符号和个案描绘符号的行动，所以我认为自己知道大部的答案，但我每次都想看看潜意识有什么话要说。确认总是好的。

艾：那些符号是基因升级的一部分。

朵：所以这和太空船上发生的事情无关？

艾：因为那里（指太空船）是资讯传送出来的地方之一，特别是传送到她的身体这个容器。我不确定这能不能转释得过来。我认为她在写的东西中有某些是异文合并物，是她在异世界看到的，还是有这个世界的古老符号的合成。它们不会造成任何伤害。在某些意义上还有强大的力量，它们是正面的，但她应该顺其自然。时机对了就会出现。她在这个世界必须多学一点有关能量的事。

朵：但是另一部分的她了解这些符号的意义？

艾：在某些层面上，是的。那是为何她对它们很感兴趣。她以前很怕它们是某种负面的东西，现在不怕了，只是不知道它们是打哪里来的。它们是在对心灵比较聪明但鲜少浮现的那部分说话。她不需要对诠释它们担忧。她会遇到其他也有这些符号的人，并和他们讨论。

艾伦的生命里跟男性有过一些负面经验，她知道未来是否会有个正面的对象。潜意识说，未来会有别的人出现，但它不想破坏惊喜，所以不肯多说。潜意识觉得这很有趣，所以我知道那将是个正面的经验。除此之外，她也担忧她的儿子。

朵：有人告诉我，你这类的存在体进入人类身体后，会有小孩是不寻常的事。

艾：她想要有这个经验，但又怕有这个经验。她虽然得到许可，也想让这件事发生，不过我们认定她并没有准备好。她还没有适应，仍在努力当中。她现在比较好了。她的儿子也跟我们一起。

朵：这是他们两处得来的原因？（对。）但她不想要有养育他长大的体验？

艾：那会不一样。那对他来说不会是完整的地球体验。（意指由妈妈抚养长大）

朵：这是为什么他必须由祖父母抚养？

艾：对，养一阵子。情况将会改变。

朵：她想知道她能不能取得儿子的监护权。你们怎么想？

艾：这在未来应该不会是个问题。事情正在改变。监护权可能不是个问题。这全视时间线和我们做出变动（指次元转移）的时机而定。在新的地球，这不会是问题。他现在很好。

朵：因为有些人举跟着变动一起前进，所以这在以后不会是个问题？

艾：不是所有人都会一起前进。

朵：她的儿子也是志愿者之一，所以会一起。（对。）或许这是她会有那类型灵魂的小孩的唯一原因。

艾：是的。儿子在她不想活下去的时候让她继续撑下去，所以他很重要。

艾伦想问她小时候发生过的一些不寻常事件，但潜意识不想谈。他们认为她不要再去想那些事比较好。没有进一步探索必要，探索只会令她不开心。她意识到了那些事，但那些对她没有帮助。好需要往前迈进才是。【她那部分的人生几乎像是另外一世。那是大量的训练。。。。。。大量的地球经验，是在试图了解这里的生物。她算是在睡梦中经历那部分的人生。我说【睡梦中】的意思是，她没有意识到自己在这里做了些什么。它们是她意识中的经历。她帮助过许多她从未见过面的人。其他像她这样的人甚至也帮了她一把。。。。。。帮助她记得。这和实体接触无关，和频率有关。当灵魂在经历困境时，它也为其他灵魂开启了不同的道路。通常在他们艰难行进的时候，在他们度过后，他们犹如替其他人开了一扇门。她选择来此协助有上瘾症的人。这是个大挑战，但她克服之后便能够帮助其他的人克服。】

我问到她的身体。【她现在把自己照顾得很好。她有一度没有照顾好自己，把自己逼到极限，身体差点就垮了。】

催眠结束前的最后讯息：我们试图让她平静下来。她很难过，因为我们要走了，但我们不是真的离开。我们要她不用担心。我们随时都在看顾着她。

经历星球被毁的类似故事也散布在我其他的书里；他们若不是在地面或太空船上目睹事情的经过，就是返回星球后看到人事已非。这对个案来说永远是极度情绪化的体验，并且在这一世余波荡漾，造成持续性的影响，只不过这些埋藏在潜意识的层面。

许多人说，他们一直有一种强大到难以承受的深刻哀伤，却找不到合理的解释。也有些人告诉我，他们甚至从小就感到强烈悲伤，家人不记得曾看过他们微笑或快乐的样子。也有人谈到一种徘徊不去又不合情理的恐惧，他们的人生因此裹足不前。

这类潜伏的情绪很自然地在这一世产生了问题，但也说明了他们何以在历史上这个关键时刻志愿来到地球。他们曾目睹可怕的毁灭，不希望另一个星球也发生同样的事。所以当上级说地球有难，他们是每一个举起手，志愿前来的人。然而，他们没有意识到，在进入这个世界之后，当所有的记忆都被消除，前方的路途会有多艰难。意识到自己有

任务在身，虽然没能提供戏剧性的帮助，也确实有所助益。他们的能量对于人类达成必要的改变极其重要，而他们要做的事就只是在这里！

### 第十三章 树木的一生和雷姆利亚

玛丽安是一位牧场主人，专事育马的工作，已婚多年，没有小孩。她没有提到什么问题，只想知道己的生命目的为何。我总是会跟个案说，如果来找我只是出于好奇，那么他们得到的资讯将远远超过期望。玛丽安就是其中一个例子。

催眠的过程总会有出乎意料的发现，我每次都必须做好心理准备。玛丽安没有从云端下来，反而跑到遥远的外太空。她看到地球是一个美丽、蓝绿色的球体，周围环绕着许多星星。她一边漂浮，一边意识到有某种太空船，【停泊】在那里。当我问她想去哪里或者做什么时，她说：【我想去住在太空船上。我喜欢那种待在船里而不被束缚在地上的想法。我喜欢飞行到不同的星系，造访不同的星球。我不是很想回地球。】我问她想不想靠近探索那艘太空船。【我想我已经知道它是什么样子。我好像在上面住过，为了某种原因，我也在地球上待过一阵子。可是现在我想回家。太空船会带我回家。】我跟她说，想做什么都可以，于是她他说她想上船。

朵：好的。你要怎么上太空船？

玛：我想我可以把自己发射过去，用想的就可以，我进入到了全像平台，我在那里。。。。。。进入红杉林，看到美丽的树木和海上的夕阳，但其实这都是在太空船的全像平台上。我在全像平台上，这些东西都是我在这里创造出来的。真美。那些树木是我的家人。

朵：为什么你会这么认为？

玛：因为我曾在其中一棵树里住过，住了很久。我想，我就是决定要当棵大树，体验一下当个参天巨木是什么感觉。不过我是从小树开始长大，所以周遭的大树是我的爸妈、阿姨、叔伯，在那里，我们是一个家庭。我从很小的果实开始长成为树苗，然后不停地成长。我们吸收壮丽的太阳能量，它让我们长出树叶，它喂养这个星球，我们在那里好快乐。

朵：既然是棵大树，你一定活了很久。

玛：对，上千年。后来我离开了，大大棵树没有死。

朵：你已经体验到所有你能体验到的事。（对。）当棵树的感觉如何？

玛：啊。。。。。。太美好了！那些松鼠和鸟。我宛如一种意识，而它们都住在我的里面。我爱它们，滋养它们，它们也爱我。

朵：但接着具名已经无法从当棵树中学到更多的事了，是吗？

玛：好像有人跟我这样说，但我不知道是谁说的。有人要我回到太空船上，准备执行下一个任务。

朵：你在太空船上接受任务？（对。）所以现在你又在全像平台上看着这一切，是要回想起什么或做什么吗？

玛：对。我需要被提醒，为何我至今仍与树木有着深深的连接，为何我会画它们，为何它们会对我说话。

朵：所以这是事情运作的方式？你从一个体验中学到所有能学的事，接着再去下一个体验？（对。）那么你现在要做什么？

玛：我被投射回地球上，进入像是雷姆利亚的地方，就是现在的夏威夷。

朵：你没有回家？

玛：没有。我被送回来执行另一项任务。我被送去雷姆利亚。我很久、很久、很久没有回家了。

朵：家在那里？你知道吗？

玛：我想是在太阳上。它很明亮，充满了爱。没有人有身体，我们都只是光体。有好多的爱。

许多个案都用这种方式描述神，也就是我们每个人的来处——源头。个案常把源头与太阳明亮的光相提并论，有时会说是【伟大的中央太阳】。无论如何，它都被描述为一个洋溢碰上不可思议的爱的地方。

朵：你曾经不得不离开家？

玛：我应该要出去的。有人叫我这么做，有人告诉我那是我的工作，以后还可以回家。我需要出去散播些光。

朵：你去了很多地方？

玛：对，我哪里都去了。

朵：每次都在地球上？还是你也经历过其他的星球？

玛：我想大多数是在地球上。我想我认为地球是最好的地方。

朵：你渴望回家，但我猜想你在完成这个工作前不能回去？

玛：我想应该很快就能回家了。我想在这一世之后，在玛莉安的生命结束之后，我就能回家。我想这是我争取到的。

朵：你把要学的事情都学起来了吗？



玛：是的。我想我会搭乘某种交通工具回家，像是梅尔卡巴，有很多的光和色彩。就像是我的个人小船。

在旧约圣经里，梅尔卡巴指的是许多先知都曾见过的火战车，特别是以西结。在现代，梅尔卡巴似乎指向幽浮，而那是以前的人以他们那个时候能找到的最好词汇来形容的说法。

玛莉安提到了雷姆利亚，而我想对此多加探索。雷姆利亚据说是一座位于太平洋的失落大陆。据说它和位于大西洋的亚特兰提斯有着相同的遭遇，但有人相信雷姆利亚的时代更为古老。

玛：嗯，雷姆利亚大陆。我应该是男人，是某种治疗师，跟卡胡那有点类似，是村子里像巫医之类的人。我们会把能量放进石头里。

卡胡那是现在夏威夷岛上的神圣女祭司。我请玛莉安看看自己是如何把能量放石头里。

玛：我住在一个村子里。那里很美，就在水边，还有一些大岩石，巨大的石柱。那些石头真的好巨大！不是我们放的，是太空船把它们放在那里。但我会把能量放进石头里。我就只是把双手放在岩石上，然后对着石头注入能量。我碰触石头，聚精会神在能量上，能量便会进入石头。能量停留在石头里，然后生病的人可以去石头那里汲取能量，身体会痊愈许多。

朵：所以能量会一直留在石头里。以后就能够使用？

玛：对。现在还在。只是那些石头已经沉入水底。

朵：你说那些石头是被其他人放在那里的？（对。）是怎么个情形？

玛：他们用船在空中搬移。

朵：从其他地方搬过来？

玛：对，从其他地方。石头太重了，要经过陆地，所以他们就干脆带着石头从天空飞过来。那真是壮观的一幕。

朵：能亲眼目睹真的很幸运。那是怎样的情形？

玛：我看惯了，所以觉得很正常。可是并不是每个人都被允许观看。他们通常是在大家还没起床的大清早做这件事。一个大大的圆盘型太空船发出类似【滋滋滋】的声音，带着一颗像是长长条雪茄状的大石头过来。然后再把石头放到地上。

朵：他们把石头入在地面上？

玛：不是。他们会挖一个洞，然后把石头插在那里。有的时候，他们会雕刻石头，雕出像是脸的样子。不过那不是我的工作。我的工作只是把治疗能量放进石头里。

朵：为什么这些存在体会把石头放在那里？

玛：我想他们是想让我们见识他们的能力，同时也想帮助我们。不晓得为什么，但那是一种传授知识的机制，教我们用心灵的力量移动东西。我们也做得到，只是移动的石头比较小。我们之中的某些人可以，不是全部的人都会。你必须要真的、真的相信我们就跟他们一样才行。

朵：你不认为你可以只用心灵力量就移动大石头？

玛：对。但我知其他人一起，好比二十或三十个人，就能够做到。

朵：大家一起全神贯注？（对。）他们想让你知道那是可能的？（对。）当然，他们是用船，一艘太空船办到的，不是吗？

玛：不是，他们是在太空船上用他们的领略搬移石头。

录音录到这里时，带子开始加速，而且情况越来越严重，一直到最后都是如此。因为加速得太快人，声音听起来就像花栗鼠那样叽哩咕噜，听写也变得困难。我很好奇这个情况和我们的主题，也就是把能量入进物体里，是否有关联。

朵：我以为太空船会产生一种能量。

玛：嗯，这艘船和船上的存在体就像是一整个存在体，全体一起透过磁力搬移石头，每个人都专注在磁性上。

朵：他们能像同一个心灵般运作？（对。）所以才能移动那些东西？（没错。）是告诉他们要把能量放入石头里？

玛：不是用说的——因为他们不说话。他们用一串串的念头沟通。他们传送思绪给我。我觉得我有能力做那些事情真好。

朵：你有见过那些存在体吗？（有。）所以他们不是一直待在船里？

玛：噢，不是。有些偶尔会出来，不过会吓到一些民众。他们大多是光体。就像球体。他们可以改变形态，但通常就是散发着丰富美丽色彩的光球。他们也散发出大量的爱与智慧。所以令人畏惧。他们若是改变形态，看来有点像是人类，但实际上还是光。光体。没有真的双臂和双腿。他们很高大，很明亮，散发碰上液态状的钻石光彩。

朵：听起来很美。

玛：他们是从太阳来的。

朵：他们跟你说的？

玛：我想我本来就知道，因为那是我来自的地方。他们只是过来看看我，我们全都来自同样的地方。

朵：你有来自太阳的记忆？

玛：算是。我还记得自己进入一个婴儿的身体，然后想着：【噢！不！】接着就觉得好沉重，好稠密。

我问他，他和村民有着什么样的外貌。他非常高大，有一着浓密而长的黑发和金棕色的皮肤，脖子和头上有羽毛、小石头和石块。他穿着像是裙子之类的衣服。村子的女人有着长长的卷发，非常美丽，模样很像是现代的印第安人或是夏威夷人。

朵：你受到巫医的训练吗？

玛：我想我天生就是。我的妈妈是个巫医。我的爸妈都走了，他们死了，但我接手他们没有做完的事。我也做别的——我会去狩猎，那时候大家会过来和我谈话。我会跟他们说一些事，给他们可以握在手里的石头。

朵：你为什么要给他们石头？

玛：因为那会改变他们的振动频率。那是物理学。他们因此会有不一样的感觉，感觉更好。他们这么相信。因为相信，就会如此。因为相信，振动频率就会改变。

朵：那些只是普通的石头吗？

玛：不是，基本上都是我们在海滩上找来的浅色石头——宝石和小卵石。我会把疗愈能量放进石头里。

朵：就像你把能量放到巨石一样。（地。）所以你会把小石头给村民，帮助他们恢复健康。（对。）然后有人透过你的心灵告诉你，也要把能量放进大石头里？

玛：对，因为这会让地球感觉好过些。这是为人类，也为地球。

朵：大石头的分布位置有某种设计或是排列吗？

玛：有点像是天线，只是排列得像是一条直线。

朵：你说【天线】是什么意思？

玛：它会传送频率进入太阳系。这是为了让太阳系的所有存在体知道，地球是个多么珍贵的星球。

朵：那些存在体和你们一起生活还是只在自己的太空船上？

玛：他们会到处来去。他们只是过来看看我。他们什么地方都去。他们去其他的星球，而且速度非常快。有点像是嗖地来，嗖地又走了。我必须和他们一起工作。当我呼唤他们，他们就会出现。他们是我的家人。只不过除非真有什么需要，否则我不会召唤他们。

朵：为什么你说他们是【家人】？

玛：因为我们全都是从太阳来的。

他们彼此连接，就像她是树木的时候，和所有大自然万物生生相息。一切均来自于太阳。他一度有过真正的家人，但他们都过世了。村中还有很多小孩子，每个人都快乐地生活在一起，大家相互照顾。因为他能疗愈他们，村民很少生病，大多是发生意外。

探索至此，似乎已经挖掘不到别的东西，所以我引导他往前到重要的一天，问他看到了什么。

玛：整座岛就这样被摧毁了。发生了一场大洪水。我们沉了下去。整座岛沉下去。然后我死了。

朵：事情来得很突然？

玛：对，突如其来。不过是个寻常的早晨，突然间就出事了，好人旬海啸。

朵：你没有事先得到警告，所以不知道会发生这件事？

玛：没有。不过没有关系。

我问那些存在体是否曾试图警告他们，但他说他们不在附近。他们大概也无能为力。事出突然，整座岛都被水覆盖。

玛：很多人死了。当然，没有人真的死亡。他们只是飘出去到了别的地方。那个情况当然很恐怖。那是座很大的岛。岛上有其他数以知计、成千上万，甚至我们从不知道的人，他们也死了。那就像是一整块大陆沉了下去。

朵：一块大陆而不是一座岛屿？

玛：一块大陆。我们在大陆的边缘，以为那是我们的岛。我们没有去很远的地方，所以不知道它有多大。直到我们离开身体并往下看，看到雷姆利亚有多么辽阔的时候，才知道它跟一块大陆一样大。我们只是住在边缘地带的某个族群。为了安全，我们紧密地聚集在一起。从我的角度来看，整块大陆都沉下去了，沉到了水里。地球仿佛裂开了一个大洞，像是发生了地震。就是这样子，一次巨大的地震。海底打开，把整块大陆都吸了进去。吞下去。水从四面八方涌进。。。。。。太平洋好浩瀚。

朵：我很好奇那些存在体若是在场能做什么。

玛：我想他们在看，或许还带了一些人到他们的太空船上。这是注定要发生的事。

朵：我猜想他们不论做什么都无法阻止这件事的发生。

玛：对，那是大地之母的作为。她在调整/校准自己。地球的另一边有些干扰，所以造成了这次的调整。

朵：你看到了什么？

玛：我看到太阳活动的大浪朝着地球而来。这是一次调整。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只知道那是某种扰乱地球格网平衡的团体所导致的结果。是这样才发生了地震和海啸。

朵：世界另一边的调整是什么？

玛：我想另一个实验。他们做了一个实验，试图调整某件事，卻造成了反效果。

朵：从你现在的观点，你可以知道很多事。做实验的人是谁？

玛：他们是从别的星系来的，不是地球人。我不知道他们是谁。我看不到他们。不知自怎的，他们像是一种集体意识，不过不是来自太阳。我们的族群永远不会。。。。。。我们的族群是从太阳来的，我们爱地球。所以我们协助滋养地球和这里的生命形态。我们提供协助，但不是只是我们，大家全都协力让地球变成现在这个草木茂盛的天堂。我们这个族群仍爱着这个星球。

朵：你能发现其他有关这场实验的事吗？

玛：我想他们只是好奇，想知道弄乱了格网会怎么样。他们只是看着实验进行。我无法断定他们是从哪里来的。

朵：没关系。但他们被允许做这个实验？

玛：他们是在自由意志的次元，没有人能限止他们。他们对所有会被影响到的生命体没有任何关心。他们只是冷冷地观察，不是恶意。只是像是，好吧，让我们看看这么说的话会怎样。

朵：你知不知道事情发生后，他们看到了毁灭，心里有什么想法吗？

玛：他们没有人类的懊悔。他们没有那种感受悲悯或是懊悔的基因编码。他们只是离开，再去找另一个实验场地。他们回到自己的次元，回报资讯。

朵：你往下看看地球。她是否花了一段时间才回归正常？

玛：噢，将近数十万年。地球似乎需要休息，小睡一下，疗伤养病。让太阳的愈合能力助她一臂之力。

朵：人类没有灭绝，不是吗？

玛：有些人存活了下来，其他人被带来。那些存在体来到地球协助改变基因，让。。。。。。这也是个实验，不过与播种不同。九人议会担起让地球重新有人居住的任务。

朵：为什么他们必须改变基因？

玛：因为现在的基因只有两股螺旋构造，雷姆利亚人有十二股。

朵：这会有什么不同吗？

玛：有。他们能跟自然融为一体，也都能与宇宙心灵连接。

朵：这是他们能使用能量的原因？

玛：对，他们有力量。

朵：这是基因的关系？

玛：部分是。我们来自太阳。

朵：我很好奇十二股螺旋构造的基因有什么特殊之处？

玛：它很有力量，非常广阔又跨次元，那是造物者的力量。他们很有爱。。。。。。只做好事。

朵：在每个人都被毁灭后，他们决定让地球重新有人居住，但为什么不就让人类的基因仍是十二股螺旋呢？

玛：九人议会认为这样比较好，原先一下子给我们太多了，我们还没准备好，这是一种放缓演化的方式。

朵：他们认为退化比较好/

玛：对，很怪异，因为在雷姆利亚之后的山顶洞人、尼安德塔人和古代人只有两股螺旋构造。他们的大脑不像。。。。。。他们像是动物。——他们来这里散布了他们的基因。然后情况变得很复杂。我们退回到早期阶段，他们就离开了。

朵：他们认为倒退并让人类重新开始比较好？（是的。）人类失去了所有力量，不是吗？

（对。）你认为那是个好主意吗？

玛：这不是我来判断的。我只是观察。

朵：可是你知道后退到只有两股螺旋构造的计划是什么吗？之后还会进一步发展吗？

玛：现在正在改变。

朵：怎么改变？

玛：我不知道要怎么解释，只能说【就是这样】。这是让它转变形态，成为可能是、应该是、曾经有过的状态的计划的一部分，为的是帮助我们全体进入新的频率。不是每个人都能去。不是每个人都会有十二股螺旋构造。

朵：这很花时间，不是吗？

玛：已经进行很久了。

朵：基因进行重组？

玛：对，即将要发生。现在的脚步比较快了。

朵：为什么现在比较快？

玛：因为加速。。。。。。因为他们在排列在调整格网。。。。。。修复裂缝。

朵：所以他们再次得到改变基因的许可？（对。）现在的人会怎么注意到这个改变？

玛：嗯。。。有些人不会注意到，但觉察的人会感觉到与【万有】的连接。他们的感觉会被强化。他们会变得比较轻。。。。。。比较透明。

朵：他们身边的人会注意到吗？

玛：有些会。有些人会继续梦游。

朵：我在想，如果他们变得比较透明，照理来说应该会被注意到才对。

玛：他们将会变成隐形。

朵：（这说法让人意外）最终吗？

玛：对。不过他们仍会在这里。这就像是改变电视的频道。

朵：如果变成隐形，他们身边的人就不会再看到他们了？（是的。）他们会在哪里？

玛：在不同的频道。

朵：另一个次元。（是的。）他们会意识到吗？（会。）他们会知道有事发生了？（噢，会的。）可是其他人不会？（对。）改变基因是不是会对心灵能力造成影响？

玛：是的。人们会变得比较有心电感应。无需言语，只要透过心灵和思想就能沟通。没办法说谎或作弊。你不需要。

朵：因为每个人都会知道。

玛：对，那是好事。

朵：确实。但为什么会在现在发生？准许重来一次。

玛：时候到了。必须发生。时光飞逝，盖娅（大地之母）该毕业了，并且带着她最好的学生一起离开。把破坏、腐败、负面和黑暗通通抛在身后。她就像是裂开，变成两个。。。。。。一个新地球。。。。。。一个新的耶路撒冷。核子浩劫将不会发生。这都是来自天堂伟大的光，九人议会宏伟设计的一部分。

朵：那些离开的人跟十二股螺旋基因或什么的有关系吗？

玛：是的，那些离开的人。被留下的人会非常害怕，所以有些人会留下来帮助他们。因为世人会很惊慌，有些人会牺牲自己留在这里。这很令人难过。

朵：留下来的那些人。。。。。。他们的基因没有被改变？

玛：对，他们不准许。我不知道这是怎么运作的，但这就像那些人的脚上穿着铅制的鞋子，自己也不想变得轻盈。

朵：所以这是个人的选择？（对）好吧，你可以从现在所在的位置看到一切。你说雷姆利亚原本是在现在的夏威夷？（对。）这个大陆只剩下夏威夷？

玛：对，还有部分的日本和新加坡。那是一块巨大的大陆。加州的巴哈半岛都是海岸的一部分。非常巨大。

朵：还有其他部分留下来吗？

玛：有，但我不知道那些岛的名字。

朵：是在太平洋上的岛屿？

玛：对。远至日本。非常大。

朵：听起来像是涵盖了大部分的太平洋，不是吗？

玛：我想是的。

朵：我们听说过很多有关亚特兰提斯的事。它是在雷姆利亚之后吗？

（对）雷姆利亚浩劫中有幸存者吗？

玛：有些人一开始就过去了。那些人是好人。我想他们是被宇宙的兄弟空运到后来会发展出亚特兰提斯的地方。

朵：所以他们在世界的那个地区展开了新的文明？（是的。）这些都是今天的我们不知道的事。

玛：许多人知道这件事。

朵：这个嘛，他们知道亚特兰提斯，但对雷姆利亚知道得不多。（对。）他们也不知道基因的事。但是取得这一切资讯本来就是我的工作。（是的。）后来有人要你住在莉安的身体？是这样吗？（对。）为什么你决定要在我们这个时代的这个时候回到人类的身体？

玛：我只是来参与变通（指次元变动）。

不论我问什么，她都有很好的回答，所以我认为没有召唤潜意识出来的必要，她也这么认为。于是我转而提出玛莉安自己的问题。当然，第一个问题永远都是我所谓的【永恒之问】。她的人生目的是什么？为什么她会在这里？什么是她应该要做的事？

玛：她是从太阳来的光体，到这里来是要提升振动，帮忙净化水和提升振动，这样每个人都能感觉好些。

朵：听起来她在地球上并没有多少前世。对吗？

玛：她有过的五百世以上。

朵：在地球上？（对。）我还以为没有这么多。



玛：她有过很多经验，有些很快，很短暂。。。。。。只是体验出生和死亡。如果你以数百万年的时光来看，其实不多。

朵：也是。为什么她要来地球体验这一切？

玛：因为她很喜欢那种快感还有记得自己真正的来处。她很喜欢爱、付出和收获的关注。她爱这个星球。她只想开心过日子。不想事情变得太沉重。当身边的人悲伤时，她也会变得好悲伤。她可以读别人的心。

玛莉安想问她是否有需要偿还的业。如果有，她想彻底解决。他们说：【她处理得着差不多了。这花了她很久的时间。】

玛莉安基本上过着一个完美的人生，一个休息的生活：做自己想做的事，身体又很健康。她对每样事物，对人、动物，还有地球传送光。听起来她是第二波的人，是个观察者，来这里产生正面能量，并传送给其他人。她做得很好。

此外，我也问到她早年在成长过程中经验到的一些问题。【她一直都受到保护。她是个催化剂，协助别人化解他们的业。这对她也有帮助，她主要的角色向来是个催化剂，为的是让大家能学会爱。】

在结束这次的催眠之前，我又想到了几个问题。【雷姆利亚的岩石，就是那些被搬过去入在那里并有能量的岩石，现在还在吗？还是它们到了海底？】

玛：有些仍在夏威夷的大岛上，但被隐藏起来了。它们被埋藏在岩浆里。

朵：那里有很多岩浆。（是的。）所以那座岛仍然有很多来自于那些岩石的能量？（对，没错。）

## 第十四章 议会

从云端下来时，凯洛觉得很困惑。【这个地方感觉不对，不像是我在寻找的地球生命。我觉得我在另一个次元。我看到宇宙，星星和银河。云感觉像是某种交通工具，它带我穿越一个洞。我刚从洞里出来。然后云。。。。。。说是云，卻比较像是一颗光球。我看到很东西。。。。。。银河。。。。。。那里有我想去的地方。我要去某个星系，我在那里比在这里生活了更久的时间。那里有几个恒星和太阳系，我感觉我是要回家去找我的朋友。他们想念我。】

朵：那个星系里的某个地方很吸引你？

凯：对。它就突然出现在那儿，我现在在其中一个星球上。这里有个很大的建筑物，有很多人走来走去，忙他们的事。建筑物是某种总部。我正往里面走。

朵：为什么你认为那是某种总部？

凯：我的办公室在这儿。有些人觉察到我只是用能量的形式去了地球。我有很多的时间都是在这里。

朵：你想去你的办公室吗？（想。）告诉我它看起来怎么样？

凯：它在最高楼，全部都是玻璃。我看到远方的山和城内各地的喷泉。

朵：你的办公室里有什么？

凯：东西不多。空间很大，很宽敞。我的办公桌上有电脑，整个桌子都是我的资料库。我的桌面就是荧幕。

我请她意识到自己的身体，她说她的身体像是人类，然而又有些不同。她觉得自己既非男性也非女性。【都不是，也都是。】她穿着长裤和衬衫，还有一件飘逸的外套。当我问她觉得自己是年轻还是年老的时候，她说：【我觉得很老也很年轻。。。。。。没有年纪。我像个人类，但非男也非女，不年轻，也不老。这是个非常先进的人类社会。】

除了整个办公桌面就是个电脑以外，办公室里有其他奇怪的东西。【室内吊着几面玻璃，它们是资料库的视窗和荧幕，我只要用手指着它们，它们就会启动。】

朵：所以那个不是可以看到外面的玻璃窗？

凯：对，不是玻璃窗，比较像是玻璃板。当我指着它们，它们就会启动；我看资料的时候，东西会移动。不同的玻璃做不同的事。

朵：你在办公室负责什么工作？

凯：我是某种主管。我是议会的一员。

朵：所以你必须有一个资料库？

凯：对，我们在监控星系。

朵：是你自己星系外的其他星系？

凯：对，其他星球上有别的建筑物也属于这个网络的一部分。这些星球有仁慈的政府。许多星球上都有同样一栋建筑物。我想念这个地方！我的朋友都在这里。我全家人都在这个星系。——我一直被卡在地球的这个计划里。

朵：你的意思是什么？地球的计划？

凯：我们是地球计划的实验者之一。我们是策划者，是一群物种里的一个。。。。。。有很多。。。。。。我们不是唯一。我们参与了地球的人类实验，提供挑战，看着它的计划和进展。

朵：你一开始就在那里吗？（对。）那么时间已经过了很久，不是吗？（对。）你说你在监控几个不同的星系。

凯：宇宙中有其他的星球正在进行许多不同的实验。地球不是唯一的一个。有些比地球情况更糟。

朵：地球是比较糟糕的星球之一？

凯：不是地球，是人类种族脱离了正轨了。

朵：其他地方也脱离正轨吗？

凯：不。有些进化得非常好。

朵：是什么使得地球变这样？

凯：因为干扰的缘故。

朵：你可以看出是什么吗？

凯：我正在看。。。。。。资料库。。。。。。我在检视历史。某种生物细菌进入，搞乱了基因，但我们决定顺其自然，看看会发生什么事。

这和《地球守护者》里菲尔所说的完全相同，也就是在地球发展的早期，有一颗陨石坠入地球，带来陌生的细菌。人类从此有了疾病，在地球上创造出完美人类的宏伟实验因此遭到破坏。凯洛说的没错，议会对实验毁了感到很悲伤。他们不得不做出决定，看是要摧毁一切，重新来过，还是在知道人类永远不会成为规划中的完美物种的情况下，让它继续。

由于议会对这个实验已经投入了无数的时间和努力，他们决定让实验继续下去。这也解释了为何仍有外星人在做一些实验。他们试图让人类种族回归原本的计划，成为永远不会生病，只在准备好（想离开身体）时才会死亡的物种。

朵：你的意思是陨石破坏了原本的计划？

凯：对，但我们相信没有什么意外。

朵：有人告诉我，人类的身体外形是最好用的。这是许多地方都用到它的原因吗？

凯：对，它是许多物种都对人类意识的载具有贡献。

朵：如果你从最开始就在了，那么你就没有年龄，对吗？

凯：我们不在时间内。我们不在同样的时间内。

朵：在地球上，我们认为一个细胞要发展成人体现在的模样，需要很长的时间。但你并不认可【时间】？

凯：事物就这么显现。只要想到它们，它们就产生了。

朵：你在议会时显然很关心，不是吗？（是的。）为什么你决定离开？

凯：我决定我要亲身体验，而不是只在外头观察。我知道这会很辛苦很艰难，其他人也极力打消我的念头。他们需要我在那儿。不想找不到我。但我决定要去，我想我可以从内部直接解决问题。我是个能手。

朵：身为能手，应该什么事情都难不倒你。

凯：对，不过情况并非如此。

朵：听起来你很固执，不听他们的忠告。

凯：对，这是我的物质之一。因为我是发明者，而为了发明和创造，你必须从各个角度了解创作品。我是个创造者。

朵：你说你从一开始就协助创造地球上的生命？

凯：我只是协助。有个很大的团体。

朵：但接着你决定要出去体验？

凯：对，让自己变得渺小。在一个小宇宙里，小生态系统。

朵：你必须从那里开始？我在试着了解你的意思。

凯：嗯，小生态系统是最小的生物层次，从有计划，拟定好的分子开始，然后才有形体。

朵：所以如果你去地球，你就必须从那个层次开始？

凯：我不是非得如此。我做我想做的。其他人认为有这个需要，但我不这么认为。

朵：那小生态系统就你进入的第一个形式？

凯：粒子。。。。。。粒子的意义。还小。。。。。。比细胞核还小。。。。。。比。。。。小还小。你的话语里没有可以形容的字眼。

朵：你在那个层面能体验到什么？

凯：能量，只是能量。变得这么小是非常兴奋的事。

朵：你必须经历一个很漫长的过程才被允许回来？

凯：我随时都能回去。

朵：既然你想从纯粹的能量开始，那么你在那之后又进入了哪种形式？

凯：我什么都试过，我当过树，当过电子，当过粒子，当过光波，当过细胞核，当过恒星，当过行星，我曾经是海洋，是水，是动物，是爬虫类，是人类，是岩石，是小卵石；我曾是许多的事物。

朵：有这些不同的形体时，你学到了什么吗？

凯：没有，没有什么好学的。。。。。。只是去当它们，只是存在。这和学习无关。这和体验有关。只是去体验。

朵：不过你不是非来不可，这是你自己的决定？

凯：对，而且还得强力要求。他们试着阻挡我，但我说：**【走开。】**

朵：然后他们就不再阻止你了？

凯：对。自由意志永远是被尊重的。

朵：你经历了所有这些形式，然后决定到人类身体？

凯：对，当我过一阵子人类，然后不再当了。。。。。。那时太粗野了。

朵：当你身为人类的时候，你经历过许多不同的人生吗？

凯：我所体验的都是有生命。我体验了全部。我想知道究竟是哪里出了错。线路哪里出了错呢？细菌是如何造成干扰？要如何修复？

朵：如何修复损害吗？

凯：损害是指重新导引到另一种不同类型的演化。在这个情况下，只能从内部去修复损害，无法以观察者来修复。

朵：这是为什么你体验许多不同类型生命的原因？

凯：对，必须见识过所有的。

朵：有些生命既是负面也是正面，不是吗？

凯：对，但负面是种幻象。负面和正面都是建设性的材料。负面是演化的催化剂。

朵：你知道人类把负面看作是不好的东西。

凯：他们应该改称它为演化的催化剂。那些催化剂是刻意提供的，为了进化。这些看来负面的事物。。。。。。这些事物是刻意的，是有目的的。

朵：我猜想以的时间来说，你做这件事已经很久了。

凯：我来来去去，不是一直都在这里。是的，我参与这件事比地球的人类计划还久，我们在这之前还有过更多的实验。在地球的冰河时期以前，有更多的人类实验。曾经有六。。。。。。许多。。。。。。的第六次。

朵：这是什么意思？解释一下那六是什么意思。

凯：地球曾经有数十万年完全没有生命，不过中间偶尔有小小的窗口可以有复杂的生命形式，而我们每一次都会加以利用。

朵：我就是在纳闷那六个阶段是什么？

凯：那不是阶段。。。。。。只是实验。是人类这种复杂的生命形式可存在于地球上的六个时间窗口。那是人类、植物和动物能够存在的时候。最初的两次没有人类。最初的两次只有其他物种。它们不一定是你在这个时空所能辨识得出来的生物。经过许多其他生命形体的实验之后，人类是比较近期且混和其他实验的试验，或许也是最伟大的点子。

朵：你是指人类现在的样子？（不是。）那是第六个阶段？

凯：不是，没有阶段。那些只是实验。这次是在这里的第六个实验，过去四次也都是人类形体的实验，不过我们已经在银河许多地方用过人类做实验，只是相较于其他较老的物种，人类是比较近期的发明。它曾经有过一些瑕疵，不过我们正发现有更多意识可以支托更多的意识，也发现了可以支托和引导意识的身体载体。我们还没有让身体载体这个概念得到最完美的形式，但我们有无限长的时间可以探索。

朵：为了让它完美？

凯：不是完美。。。。。。是有更多体验。一旦到达完美，它就不再完美了，因为你会想尝试不同的东西。

朵：上有些物种和人类并没有存活下来，不是吗？

凯：没错。彻底清除了。重新再来。

朵：事情没有照应该的进行？

凯：并没有什么【应该】或【不应该】。有时候我们放手，直到情形看来不再有建设性。有时候退化会危害到其他的实验，那时就需要控制这个实验。

朵：这是个很大的计划，不是吗？

凯：这是宇宙性的。还有其他的宇宙，宇宙不只一个。

朵：而且它们环环相扣。所以你必须监控所有宇宙？

凯：对，还要小心避免实验之间的渗入影响。它们会对其他实验的进展造成破坏。当人类的演化在技术上会妨碍到其他实验的时候，就必须被控制。

朵：还有其他像你这样的存在体来到地球吗？

凯：很多。特别是现在。

朵：他们也可以留在那里，不是吗？（是的。）他们全都是志愿过来的吗？

凯：没有人是被强迫的。

朵：我和许多不同类型的志愿者谈过，他们都选择在演化的这个时候来到地球。你在这里工作是什么？

凯：同内而外重整线路。

朵：所有的人类或只是特定的人类？

凯：只有教导他人重新接连的特定人类。我们来这里教导。每个人都可以自己重新连接。。。。。。重组线路。。。。。。他们的神经的重新连线只能由各个类型的个体自己自己去做，我们无法代劳。这是一个实验，我们在协助实验的进行，在这个时候轻推他往某个特定的方向。过了这段时间，我们就会离开。

朵：人类为何需要重新接线？

凯：以支托更多的意识。

朵：所以不是要容纳更多的知识。

凯：不是。因为技术上来说，缺乏的是心和慈悲心的演化。人类的进展已到了没有心的平衡，没有心的演化，就只有技术的进步。这真是个灾难。所以我们来这里先让心演化，让心得以与知识的进化一致。

朵：为什么人类必须要有更多的意识？

凯：以便他们能以慈爱的心来行使力量。滥用力量是人类的失败。这个生物上的细菌对神经系统的损害发生在人类还没有完全形前，那时还只是实验的早期。

朵：所以你们的构想是以这个方式来停止负面？

凯：或是改变负面使用的方向，因为正面和负面都是有必要的，缺一不可。阴暗和光明是纺织出整个织锦的针与线。人类必须学习有智慧的去使用正面和负面，因为正面也可能被误用。

朵：我知道有很多志愿者来到地球，他们进入人类形式只是为了来帮助，但你似乎有不同的使命。

凯：我们不是来这里拯救人类。我们是来看情势会怎么发展。

朵：这是你选择进入凯洛身体的原因？

凯：对，也是我为什么选择要替线路错接得最严重的人重新连线。这是唯一让其他人看到这个深刻的生物性损害要如何重接的方式。

朵：你进入她和身体时，她还是个小宝宝？

凯：我从这个身体诞生的时候就在了。

朵：你之前有过其他世的人类生命？

凯：那些都是我的生命。我是完整的自我。同一个我经历所有生命。

朵：所以你会将凯洛重新连线，使她能当别人的老师。

凯：对，教导那些肯听的人。

朵：你知道她有一间形而上学的学校，她在那里授课。

凯：我知道，我是那所学校的创造者之一。那所学校的创造者多达一千位。我是其中一个有。。。。。。怎么说呢。。。。。。运作头脑的人。

朵：所以你把建立学校的概念放到她的心里？

凯：不是，是整个团队。这是她生下来就有的概念。。。。。。一个被放进她心里的概念。这是她的天命。

朵：这是个好点子。她在帮助人。（对。）但她的学校现在卻面临困难。

凯：她太认同人类的限制了。

朵：她觉得学校步入困境，没有照它应有的发展触及到那么多的人。

凯：没错。它没有触及到该有的人数。她需要放松，随遇而安。有太多人类状况涉入。

朵：你可以就如何吸引新的学生给她一些想法吗？

凯：我们正在策划。我们是她所谓的【一体】。

朵：她正在网际网络上进行。我猜想你知道那是什么。

凯：对。那是我们有的初级版。网际网络是触及所有人的大众意识资讯的场地。这是第一步，但如果这个物种的心不平衡，我们会停止这个发展。

朵：你们会怎么停止这个实验？

凯：我们有宇宙的毁灭力量。只需要转移宇宙力量就可以了。如果科技持续在没有心灵的情况下进展，毁灭就会发生。

朵：但这意味着每个人都会被摧毁。

凯：不，没有什么会被毁灭。

朵：这会毁了整个实验。

凯：会继续，只是会重头来过。没有什么会被永远摧毁。它只是转变为能量，而能量可以重新使用和再分配。没有人会死亡。那不是真的。

朵：但如果你们重做实验，不就是承认失败？

凯：不是，是承认方向错误。。。。。。不同的方向。我们现在有很大的信心实验会往正确的方向前进，因为有你这样的人在这里。我们正从内部轻推着实验前进，而不是像以前那样只在外头。这必须是由（人类）形式内部开始的扩展——我们确实看到实验没有完全转向那个方向。还是有很多人类在聆听。。。。。。错误的指导。

朵：这和正在形成的新地球有关吗？



凯：地球只有一个，它若不是会转变就是不会。

朵：我听说了好多不同的说法。我听说地球会改变振动。

凯：将会有其他次元的地球。将不只一个。。。。。。多过一个。会有很多版本的地球。

朵：其中一个版本仍会有负面事情？

凯：对，而且是比你们想像得还更黑暗的实相。有地狱的地球，我们在其中测试人类载具，看它能承受得了多少。

朵：有人告诉我，负面性的人无法前往较高阶版本的地球？

凯：他们会在和他们相合的版本里。不能符合特定振动的人会死去。我们在清理这个物种的缺陷样本。凡是从内心下定决心的人都会通过【前进】这关。

朵：所以这是你的一部分工作？使人们做好准备，让他们知道有事即将发生。

凯：大家都知道有事即将发生。我们已用许多不同的方式让转世人知道。现在这也是许多不同方式中的一个。有些人会以不同的方式前进。

朵：你说不同的方式是什么意思？

凯：觉醒的方式。目标只有一个，但有许多前进目标的通道。

朵：没有一定不可的【唯一路径】？

凯：只有一定要走的路。人类的心必须演化才能往前进。我们已经任由人类实验有这个只有科技进展却没有心的演化现状中持续下去，我们已经任由这些事走得非常、非常远。。。。。。任由这个态势发展到极限，看看会发生什么状况。我们已经看过会发生的事了。。。。。。没有必要再重复（指再看到一次）。现在若不是要往新的方向，就是完全没有。

朵：你们看到了什么即将发生的事？

凯：星际战争是真有其事。在一个很遥远的银河系中爆发了。

朵：所以人类若是持续现在在做的事，地球会毁在他们手中？

凯：他们有可能摧毁整个体系，并且牵连到我们不希望他们波及的其他实验。

朵：这就是为何你们要监看，以免他们迈向那个方向？

凯：为了制止实验不要暴走。

朵：人类不知道这些，他们会做蠢事。

凯：她（凯洛）想看看哪一世和现世有连接，我就是连接。

朵：你是其他星球的人，志愿下来地球，住在这个疯狂的世界。

凯：我不是下来。我是过来。

我接着召唤潜意识，问它为何选择让凯洛看到那一世。

凯：好让她明白自己是属于一个灵魂群组。不只是一个存在体。她在一个星球看到其中一个面向，但在许多星球都有这么一个团体，她也都是其中一员。

朵：其他存在体是在所谓的【议会】。（对。）她是议会中的一员？

凯：对，议会是一个存在体。

朵：为什么你要她知道这件事？

凯：好让她能明白学校真正的起源。她已经在怀疑学校的背后有一个群体能量。她知道，可是她不想把自己想得那么【特殊】，不想把学校想得这么了不起。在某种意义上，她怕自己骄傲自满。

我接着问到她的身体，特别是她正在服药治疗的甲状腺状况很严重。潜意识说这是恐惧造成的。【还有，愤怒也是元凶。。。。。。令人不敢相信的愤怒。和愤怒的关联比恐惧更大。】

朵：愤怒从何而来？

凯：她的人生过得很颠簸。

朵：她说她与生命中所有发生过的事都已经和解。

凯：许多方面是的。她的心灵已经让事情过去，她的心也已经宽恕，但身体却不肯罢休。这是细胞的记忆，也是想自杀的愿望。这是她没意识到的自杀愿望。

医师告诉凯洛，如果不服药她就活不成。我让潜意识去处理甲状腺，并问它在做什么。【放松。只是放松，还有就是对于身在人类的身体里感到自在，对于在地球上继续待个四十到五十年感到自在。】它也说凯洛的学校会扩大，并遍布全球。【还有得瞧呢。她在这里已经四十处了。这对一个非地球人而言是很漫长的一段时间。】

催眠结束前的讯息：不要畏惧发光发亮。不要畏惧变得有力量。不要畏惧变得更特别。她害怕自己显得比别人特殊许多。但她不是的。她非常害怕小我。因为小我是自万有的坠落，所以没有什么比小我更令她害怕的了。她看过太多因为小我而功亏一篑的案例，她不希望她的小我摧毁了她所做的任何事。而为了与小我战斗，她让自己维持在一个较低的位置。她将会得到指引，她会知道如何越来越大的成就。她会被引导如何处理。

虽然其他存在体建议大师/导师级的灵魂不要来到地球，但显然他们也志愿前来。有人说，神灵下凡也会迷失。即使是他们，也不免陷入地球的污泥和困境之中。

## 第二部 外星人和光体

## 第十五章 更多志愿者

把幽浮、外星人跟三波段志愿者及即将发生的次元变化放在一起谈，或许有点奇怪，但其实它们的组合非常自然。会说奇怪是因为关于外星人或外星生物整个主题，从一开始就被覆盖着一层恐惧和不信赖。大多数的调查者寻找并发现了他们认知为邪恶和恐怖的事，而这完全是基于他们的信念系统；他们创造出令自己恐惧的事物。我所发现的概念——我们就是他们，他们就是我们——对那些调查员来说，想都不曾想过。

这些存在体既创造了我们，就不会想要伤害自己的小孩。由于自由意志和不干预法则，他们只能从旁观察，对着孩子们的愚蠢和幼稚行为大摇其头。其他的调查员在替个案做催眠时，通常只会让个案保护在浅层的催眠，我却是会带个案进入深层的催眠状态。然而，浅层的出神会令个案深陷在情绪里，致使恐惧凌驾一切。

外星人很清楚他们的外观和行动对人类会造成的效应，因此宁可不要对接触留下记忆。他们怀着一个明确的目的来到地球，而那是以转世进入身体，记忆便被消除的人类所无法理解的事。许多人要在时机到了，要等到他们的使命到达他们可以了解的适当阶段，才会记起自己的连接。太快恢复记忆，有可能会危及实验。

【他们】说过，理想的状态是人类永远想不起来发生了什么事，忘记自己曾见到过外星人。他们不想干扰我们的生活。不过，由于食物中的添加物，还有大气中的污染物质，或服药（不论是否医药用途）可饮酒的关系，人脑的化学作用会产生变化，有时以一种扭曲的方式忆起与外星人的接触（不论是真实事件或做梦）。记忆会受到情绪的影响，加上事件本身超越了理解范畴，人类便以为自己遇到了骇人听闻的事。这是为何外星生物消除人类的记忆会是比较妥善的作法。恐惧是人类最强大的情绪；任何无法理解的事，都会引发我们的恐惧，记忆也自然地遭到扭曲。

我使用的催眠法能够除去意识的干扰，直接触及潜意识，也就是那拥有一切知识的部分。我们因此能够发现真相，或至少得知潜意识认为合宜的故事。潜意识知道个案的旅程和任务的进展，知道他们应付得了多少，从来不会透露超过个案所能处理的事。因此，在催眠的过程中，我必须尊重潜意识所揭露的内容。它若是表达不再给更多的资讯，或是说出某件事的时机未到，我就必须尊重，不再追问。我每次都怀着很大的敬意对待潜意识，也与个案心灵的这部分建立起自在的合作关系。这是为何我能取得其他调查员连试图找找看都不愿意的资料。

外星人的主题所以会与三波段有关，是因为这些志愿者通常来自其他次元、星球或是太空船。一如我先前说过的，志愿者是纯净而未受点染的灵魂，他们在这个时候来到

地球，是为了帮助我们度过迈向新地球的过渡期。他们以前大多没有在人类的身体里，因此没被困在业力之轮。在《回旋宇宙》系列里，我发现他们有很多是直接来自于神，也就是源头；过去不曾在任何类型的身体里居住过。他们一直与源头一体，从未被外派进行吉他的实验旅程，也未曾为了扩大源头的知识而去学习。他们很满足于待在全然的受的环境里，纯粹是为了协助地球才同意离开。

在《回旋宇宙》系列，有很多人谈到在灵界还有其他不同地点所举行的会议。他们在这些会议上得知有难，需要来自外在的协助。宇宙征求志愿者，许多灵魂就接受了这个挑战。其中一位说：【我很愚蠢地举起手来，说我要去。】她所谓的【愚蠢】，是指她当时不完全了解她志愿面对的事情有多么困难。这些温和的灵魂出于爱的缘故，一心想要协助地球。但来到地球之后，他们终于意识到，地球为何会被称为宇宙中最有挑战性的星球。

在这本书里，我们也有新的发现。原来，有些志愿者是到处旅行和探索的灵魂或能量，他们从没想过要有一副身体。我们不难理解，在适应地球这充满敌意和陌生的环境时，这些灵魂会觉得多么困难。由于答应接下这令人卻步的任务，他们在众人的心目中是勇者，并赢得大家的钦佩。

以下要探讨的这些个案住在太空船上或其他星球和次元，他们原先并没有来地球探索的渴望。在到了每个人都想知道的关于飞碟和外星人的所有解答。但我错了，还有更多有待发掘的真相。

在撰写那本书的期间，我尚未意识到志愿者和他们在地球上所扮演的艰难角色。但你若从这个角度去看，外星人非但不是入侵者，反而是我们的保护者。他们只是来保护和观察同类。虽然这类型志愿者并不知道，但他们绝对不是独自一人。在他们身后一直有人看顾着他们，确保他们的安全，并帮助他们适应地球这个很不同的环境。我在《回旋宇宙》系列已经写过一些案例，但当时我并未看清全貌。现在，随着本书故事所呈现的内容，全貌也将呼之欲出。

### 消失的时间

我的每一本作品都有许多曲折变化，朝着不同的方向前进。所以，调查幽浮和外星人时，再转一次弯又何足为奇呢？过去，我曾调查过时间消失和时间压缩的事件（收录在《监护人》里），但不论如何，我总是能将事件与太空船上具有身体的存在体连在一起。对我来说，只要能把事件维持在人类意识所有因应的范畴内，多少较易于了解。然而，我的工作现在卻往新的方向迈进，许多事件开始于非实体的存有和戴具产生关联。虽然个

案的意识并不会想到怎么奇怪的概念，但在潜意识的认知中，这却是再自然也不过的事。人类的心灵确实正被开启，而我所有的工作都受到了影响，我不得不彻底地改变观点。在2001年的911攻击事件后不久，我在内华达州的拉弗林进行了十二场催眠，其中一次的个案名叫贾姬。由于那是一场幽浮大会，我很自然地遇到许多想知道自己是否有过这类经验的人，贾姬也是其中之一。

在这场大会进行期间，我每天早上都会在芭芭拉·兰姆的协助下进行经验者聚会，而贾姬想要探索令她备感困扰的时间消失事件。当时，她和她的朋友伊莲起了个大早，在凌晨三点开车前往亚利桑那州的喜多娜。这趟旅程一般会花上四个小时，所以她们预计抵达时间为早上七点左右。然而，她们不仅晚到了几个小时（大约有两个小时消失了），在进入喜多娜的时候，还发现车子在一条陌生的高速公路上。由于时间常早，我想确认她们不是把车开到高速公路旁停下，然后呼呼大睡。贾姬非常确定她们没有这么做。她们之所以那么早出发，主要就是因为那个凌晨时段的车流量小，因此对于自己最后何以耽搁，完全找不到合理的解释。

这就是这次催眠的主要重点。贾姬在日记里记下了这件事，因此她有确切的日期和时间，这提供了我们很大的帮助。

另外一件她想探索的事，是她认为她的鼻腔里有植入物。她曾经因为身体状况去做检查，她把当时医生拍的几张x光片拿给我看。其中一张照片显示，她的鼻腔上部有个微小的白点。但几个月后再拍的X光片中，那个东西却又不见了。她提到那段时间有东西从她的鼻子里出来，因为不知道是什么，她把它丢了。贾姬想查明她的鼻子里是否有过东西，或身体里是否有其他的植入物。

我于是先探索时间消失事件。在她进入出神状态后，我引导她回到1993年7月1日的凌晨时分她的家中。

朵：现在是凌晨，你正准备外出旅行。你往下飘落，进入了屋内，回到你还没有出门的时候。时间很早，是1993年7月1日凌晨。你在做什么？你看到了什么？

贾：我的灯开了。我正要出门。

朵：你已经打包好所有要带的东西了吗？（是啊。）你要上谁的车？

贾：我的福特。

朵：你要开车吗？还是伊莲开？

贾：我开。现在还很早，才三点五分而已。外头仍然很暗，我和伊莲在车里。我喜欢我的音乐。音乐帮我们打发时间。

朵：你们到喜多娜要花多久的时间？

贾：大约四个小时。我已经去过很多次了。我们讨论说要走新的路，先上十七号公路，然后直接从林恩（？）公园到喜多娜。经过一条山路，抄捷径。我们第一次这样走。

我们马上就发现不存在于她意识里的有趣事情。她谈到了一条和她记忆中不同的高速公路。

朵：从这条路走会比较近吗？

贾：不会，更远。

朵：为什么你们决定要走新的路？

贾：这是约好的。我答应要去那里。去见那些人。

朵：他们会在那条高速公路上？

贾：对。这样比较容易见到他们。潜意识里我知道他们会在那里。不是意识上的。

朵：你说约好是什么意思？这是事先就安排好的事吗？

贾：我的人。我想念他们。

她的情绪激动了起来，开始掉泪。我和她说话，让她信任我，这样她才能继续谈。她边哭边说。

贾：他们完全是。。。。。。光。他们是光做成的。我好想念你们！这个地方好奇怪。

朵：你是在别的地方认识那些人的？

贾：对！

朵：你是什么时候约好和他们见面？

贾：睡觉的时候。他们告诉我要去哪里。是在那条路上的某个地方。我不排产确切地点，但我得赶紧了，一定要在某个时间范围里抵达。

朵：这是为什么你想在清早那个时间离开的原因？（嗯。）但你说你认识这些人。你是在哪里认识他们的？

贾：光。他们是光的一部分。他们是光。光的能量。

朵：你怎么会认识他们？

贾：我就是他们！

我试着在引导她的状况下，查明她在说些什么。

朵：当你在地球上的时候，他们一直和你保持联系？

贾：一直都有。但我不是一直都了解他们。我有时会忘了他们是谁。一种光的集中型态。那是最大的、集中的蓝光。我就是他们！

朵：你就是他们。好，让我们往时间前移，到快要抵达约定地点的时候。你花了一段时间才到吗？

贾：我们的车需要加油。我需要停下来加油。我的心情很好，感觉充满了生命力，很清醒。充满精神，非常兴奋。但当停下来加油时，我却觉得好困。马上就迷迷糊糊的。当我绕过车子，换伊莲去开车时，我的眼睛都睁不开了。

朵：噢，那是凌晨，时间很早。

贾：这不一样。这不是一整夜的行程。她在开车。案例带是系上的。我看着时速表。时速七十五英里就是我最后看到的画面。我当时心里在想，再过二十分钟就到了。

朵：路上都没车？

贾：唔，我看到一辆车从高速公路的另一边经过。

朵：然后发生了什么事？你的潜意识知道。它没有睡着，可以告诉你发生了什么事。

贾：我们停下来了。右转到一条路上停下来。那是条泥土路。沿路有篱笆。是某种农场。我们把窗户摇下。这里很暗。

朵：她就在路边停车？问也没问？

贾：对。她在微笑。我往右边看。那里有东西。。。。。。银色圆顶的形状，像是水箱。但不是水箱。有两个【人】来到我的车门。一个在她那边的车门。然后我们在走路。

朵：那些人长什么模样？

贾：灰色的。

朵：你下车了吗？

贾：是啊。伊莲没事。她只是安静地走着。

朵：他们要带你们去哪里？

贾：我们在这艘船上。。。。。。在这个房间里。

银色的圆顶物显然是一艘太空船。

朵：你在房间里。然后发生了什么事？

贾：这些机器人。。。。。。这些灰色的东西。。。。。。在教我。我感觉到他们发出的声音告诉我，我是个使者。他们会再一次离开我。我不想回去。我会回去，但我宁愿和他们在一起。我真的想和他们在一起。我是光的一部分。部分光。部分自己。——回去。

朵：你说部分自己是什么意思？

贾：我再次从他们分裂出来，回到地球。我得回到下面，可是我想和他们待在一起。他们充满了爱，每一个分子空间都是光。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做到他们要我做的事。

朵：他们要你做什么？

贾：散播光。回去，然后藉由散播光来扩大神的源头，

朵：他们有告诉要怎么做吗？

贾：他们说我知道怎么做。

我突然想到这有些类似《回旋宇宙序曲》巴多罗米故事里的小光体，他们来地球也是要散播光。

朵：他们就是跟你说的人吗？还是房间有其他的存在体？

她称他们为【机器人】并没有错，在生物学上来说他们是被创造出来的机器，只会照指令或程式做事。我知道他们通常不会自己思考，一直都在做仆役的工作。我纳闷他们是从哪里得到给她的指示。

贾：很像电话。他们对某个遥远地方的人说话。

朵：然后对你复述？

贾：他们就是电话。他们在播放。他们包含了讯息（指传述讯息）。他们也是光的一部分。这真是美好。。。。。。可是回去地球以后，我觉得好不完整。

朵：为什么他们要在这个凌晨带你上太空船？

贾：我需要一个。。。。。。装置。是个装置。他们把一个装置放在我的脑子里。

朵：他们怎么放的？

贾：用一种金属延伸器，从我的右鼻孔进入。

朵：把装置插入脑中？

贾：靠近脑的地方，这样我就仍然可以跟他们一同思考。在我活着的时候，可以接收到他们对我投射的概念。这是为了帮助我生活。帮助我教导别人。概念会像图片般出现在我的心里。是字，但看起来像图片。

朵：所以它会帮助你知识要说什么和教人什么？

贾：对，但有时候我认为它帮不上忙。

朵：为什么？

贾：因为我要教的人很笨。

朵：那么，他们把那个东西放到你的脑子里，这会让你困扰吗？

贾：噢，不会。我知道我需要它。那是我的。。。。。。电话卡。



朵：所以你可以跟他们沟通。它不像是心灵控制之类的东西，是吗？

贾：噢，对。因为我就是他们。

朵：当他们想传送资讯给你时，这就是他们打电话给你的方式？

贾：是为了帮助我，让我不受到伤害。让我知道。每当有伤害时通知我，让我警觉。

朵：他们也收集资讯吗？

贾：噢，对。是的。每个跟我说话的人。每一个概念。每一个看法。每一个价值观。每一个体验。这也帮助他们成长。帮助我们成长。

朵：他们会用那些资讯做什么？

贾：它会像。。。。。。水晶一样堆叠？在神的源头增长。增加。完成功能。让神的源头得到增长。增加知识和光。创造一个功能。神的功能。神必须有个功能。

朵：他们只能用这种方式既得资讯吗？

贾：不是，他们有很多、很多像我这样被送出来的光的片段。如果我没做我的工作，别人也会做。

或许这就是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人告诉我同样的事。我还会发现更多在地球上做这个工作的光的片段吗？如果会，那么他们似乎散布到了世界各地。或许这就是目的，这样他们就能从各地收集到资讯。

朵：但放在你脑袋里的小东西是他们读取或取回资讯的唯一方式吗？

贾：不是，还有别种方式，但不是全部都有连接。如果我们想到了什么，大家都会在同一时间知道。我们将有关存在的知识，相互【打电报】一个传一个地告知。然后整个光都在同一时间知道同样的事。这是我在地球的时候，和我联系的一种方式（指脑袋里的植入物）。

朵：以前你的身体里也有这些东西吗？

贾：这一世之前有过。这次没有。

朵：我的意思是当你还小的时候。（有。）那么他们为什么又再放一个？

贾：有时候身体会吸收。有时候东西需要更新，这样他们才能把他们需要的知识收集齐全。

朵：所以小孩身上也会有这种东西，而且偶尔还要更换？

贾：那是我七岁的时候。我好孤单。他们让我不觉得寂寞。他们让我知道我不孤单。可是我的感觉还是好孤单。地球是个奇怪的地方。很难和人说话。以前和别人说话好辛苦，现在容易些了。

朵：在那个早上，当你在那里的时候，他们还做了什么别的事吗？

贾：他们告诉我不要再拖延了。。。。。。我要去做我需要做的事。另一次的时候我感觉完整多了；我那时是蓝色的光，在另一个地方的一块蓝光。一整块的蓝光。

我试理解她的意思。

贾：那是我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每次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都感觉很完整。时间并不存在。当我是一块纯粹的蓝光时，就是我最快乐的时候。

从我问的问题明显可以看得出来，我还是不懂她在说些什么。

朵：那是你还小的时候吗？

贾：如果我们要谈你们想像的时间，以年来说，那会是在五十万年前左右。我那时很快乐。是自在而纯粹的蓝光。

朵：然后发生了什么事？你必须离开光？

贾：为了协助运作。当我们来到这里，我们以我们的行为扩大源头。这是真的。如果我们做了不好的行为，就不是与光同行。我们透过自己的行为创造能量，协助神圣源头，扩大神之源头。那块光原来每次都是要创造更新且更好的宇宙。无始也无终，永远如此。而有时候在物质星球上，你会黯淡且寒冷。沉重而黑暗。而且寂寞。

朵：那块蓝光是什么？

贾：神！那是神的源头。我们每个都是浓缩的能量，且各有各的不同。在那一世，是我第一次。。。。。。离开？（她不确定要怎么形容）是我第一次像个火花般脱离神之源头后，最接近神的一次。当你在黑暗里，光芒有时会减弱。我觉得和大家分离且寂寞，非常孤单。但我知道我不孤单。只是有时候，我希望情况能简单一点。

朵：你是志愿离开，下来到物质世界吗？

贾：是的。责任。我们必须学的最困难的事就是责任。我们要为自己的火花负责，我们对扩大神之源头负有责任。我知道我需要去做，需要提供协助，但有时候秀难理解。有时我会好累。

朵：你的意思是在贾姬这一世吗？还是在所有的旅程中？

贾：所有的。

朵：为什么你会累？

贾：太慢了。

我以前也听说过，在地球这个次元，一切都太缓慢。在其他的次元里，特别是在灵界，思想会立刻具体化，一切都快速得多。我们这个缓慢和稠密的次元，对能量存在体来说，是个很沮丧的体验。他们习惯立刻就创造出东西来。

贾：其他星球和其他地方也有缓慢的时候。

朵：它们不一样吗？

贾：永远不会很黑暗。

朵：可是这全都是课程？你们去这些地方就是为了学习？

贾：对，我们知道这永远都是学习。这个特定的星球没有照它原本应该的运作。因为我们有很多人任由自己感到疲累，在做该做的事情上拖拖拉拉。我们需要保持在垂直的路径上。物质的东西并不重要。那不是真实（reality）。不是大写R的实相(Reality)。实相才是真正重要的。大写L的生命/人生（Life）才重要。而这里的人生并不是那大写的人生。所以我有时会讨厌待在这里，但为了扩大源头，扩大这股能量，扩大创造的水晶，这是有必要的。

朵：这就是贾姬想了解的一点。她想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如果她知道自己这一世的目的，她会感觉好过些。

贾：我了解的目的。我只是不懂我为什么让自己疲累到沮丧的地步。

朵：好，既然你在看，贾姬的身体里还有其他的植入物吗？

贾：有，有一个在我的左手指里。

朵：那是为了什么？

贾：我想说【健康】，但他们告诉我这是为了我的血。我的血里没有充分的氧气，因为地球是个沉重的地方，而我的身体没有制造充分的。。。。。。我的血里的氧气不够。因为失衡的关系，它创造出比较多的白血球。我看到一束束像是雷射光束的光，透过这个东西，进入我的身体。这个东西好小。

朵：这样就能平衡血液里的氧气吗？

贾：是的，不过我不知道是怎么办到的。我不懂。（像是发现了什么）。。。。。。光是。。。。。。推进器？它会踢小分子的屁股。我需要它。为了接下来的二十年，我需要变得强壮，非常强壮。

朵：接下来的二十年？所以这会帮助身体达到平衡和协调。还有其他她需要知道的植入物吗？

贾：在我的左耳后面。

朵：那东西有什么功能？

贾：通讯。我的耳朵后面有过好几个。我七岁的时候有过，那个的位置比较高。还有一个是最近才放的。

朵：你七岁时的那个是为了什么要放进去？

贾：让我能够听到我在听的。。。。。。和信念有关。它帮助我聆听，让我听到真相后，脑内的模式能够变得明晰。这也是为了过滤和分类什么什么是真相，什么不是。

朵：放进贾姬鼻内的植入物是不是她在X光片上看到的東西？

贾：那个是在我的鼻孔里。

朵：它有什么用途？

贾：通讯。当他们想知道什么或看到什么的时候，就会看到和听到我看到与听到的一切。当他们想告诉我什么的时候，他们会直接放进我的脑子里。有时候我看到的是图，有时是字。X光片上的东西是通讯装置。

每次在个案进入出神状态问他们植入物的事，我都会得到同样的资讯，其中部分案例收录在《监护人》里。外星人说，重要的是我们要了解植入物的功能。人类赋予植入物一个非常负面的含义，有些调查员甚至会把它们取出来。关于鼻腔内植入物的用途，一直都有相同的说法，说那是一个通讯装置，目的是为了收集实验对象脑部所得到的资讯，然后直接下载到记录人类文明和地球的电脑里。有些植入物是监测器，为的是确认实验对象的位置，并在需要的时候提供保护。其他的则与缓释出型的药丸或在人体内配送药物的装置很相似，用途是治疗疾病或功能失调。我发现植入物都很正面。我从未在它们身上发现负面的用途。唯一的负面性是被缺乏全面了解的人所提出。

朵：所以这和放在脑里的东西不同？

贾：就是它。它很接近我的脑。我耳朵里的那些也是。是个在我七岁的时候放进去的，还有一个我知道是在约95年时放的。93年放的在我的鼻孔里。

朵：就是出现在X光片上的那一个吗？

贾：那是93年的，是在去喜多娜的旅途中放进的。

朵：为什么现在X光片上看不到了？

贾：96年时，我也有过消失的时间，一样是在清晨。他们来了。它很松。我以为他们来是为了要把它取出或做调整。但隔天它卻掉了出来。我想他们是来把它调得更松。

朵：为什么他们要调松好让它掉出来？

贾：因为我知道他们在做什么，而且当我知道的时候，它的功效也已经不是那么好。

朵：它就是掉出来被贾姬发现的那个吗？看起来像个小小的绿色正方形？

贾：对。当孩子在骑装有辅助辅助轮的脚踏车的时候，它们会很依赖辅助轮，直到有人把轮子拆掉。他们拿走的植入物就等于是那些辅助轮。老天，我只能靠自己了！我原本没有意识到我现在得自己来。我是自己一个人了。

朵：但他们把东西取出来后要怎么和贾姬联络？

贾：水晶。那些水晶。我提过的那个电报系统是最有效，它现在变得更有效。谁需要辅助轮呢？我没有辅助轮也可能通讯。

朵：这表示贾姬并不是独自一人。她没有失去连接。只过过通讯的时候并不是透过一个具体的物件。

贾：他们应该要教我不要物质化。灵性。从精神/心灵层面教导。从精神层面去教导那些濒死的人。

朵：这很重要，不是吗？贾姬现在就是在做这件事。这是很珍贵的贡献。因为有他们的帮助，她知道要对那些人说什么。

贾姬在私人疗养院担任护士助手，与老年人和长年卧在病床者有频繁的接触。

贾：我还是不确定。

朵：嗯。。。。。。这是个开始。就像他们说的，贾姬至少还有二十年的生命。在这段期间，很多事情会发生。贾姬还有一些问题。她想知道有关清理业力的事，还有她对家人和不了解她的人所怀有的恶劣感受。

贾姬从小到大和家人一直处不来。他们对她在形而上学的兴趣有些误解。当一个人改变生命的方向，尤其是违背了家人的信念系统，往往就会有这样的情形。许多婚姻的破裂便是在夫妻间有一方开始往不同方向成长的时候。要包容家人在新的关注或喜好领域里自由探索，往往要有很多的宽容和爱。

贾：我失去的家庭。。。。。。我失去的是个小家庭，但象征着我失去的大家庭。这让我在这里很寂寞，不过这也是实验的一部分。因为我需要知道如何在没有他们的情况下运作辅助轮，并且仍与他们，与光的家人，与来自光之所在的家人，保持亲近。

朵：她想念的是这个真正的家庭？光的家庭？

贾：我在这里失去的家庭只是一个小范例。这是在告诉我他们要拿走我的辅助轮，好教导我责任，让我知道自己是负有责任的，而且我不需要依赖任何事物或任何人。

朵：而且她有个电话系统，可以跟更大的家庭联系。

贾：那比较像是电报。

朵：贾姬在做的事与生病和濒临死亡的人有关，这是非常重要的工作。这是她往后人生的工作吗？他们能告诉你吗？

贾：我知道。我需要负起责任，不要再吸鼻子，做就对了！对大家解释功用。说明神有能力让更新、更大的宇宙诞生。我需要把这些传授给那些笨瓜。

朵：你们会让贾姬明白，好让她能教导大家吗？因为你必须自己先懂，才能教人。

贾：这个问题问得不好。应该是要保持正面。我们会让她明白地知道，这需要的是正面的态度。从现在开始，用正面的话说每件事。但我在这方面有困难。当我以肯定和正面的方式陈述事情时，大家都不懂，还会讨厌我。他们认为我在下命令。

朵：总是会有人因为他们所在的层次而讨厌你。

贾：从光来的人会带来资讯。他们是已经毕业的灵魂。他们从较低阶的人中脱颖而出。他们已经领悟了。时间短暂。校友都是开悟的人。他们与光同行，并且开始回头教导别人。这些人是校友。

朵：你是说那些毕业生，那些已完成课程的人。你的意思是这样吗？

贾：喔，即使毕业生都还是新手，但较低阶的并不知道。小猫若是出生在一个直条纹的房间，一辈子就只看到直条纹，无法看到任何横的东西。这是事实！心智也是这样。我没办法教人他们的心智所无法理解的事。

朵：她很好奇，她的前世是不是也当过老师。

贾：有。她有很多世都试图教导人们加速学习，这可以回溯到古埃及时代。但她觉得自己教的都是一些傻瓜。

朵：对，人们不懂。

贾：不是很多人懂。这些傻瓜。

朵：她现在还是应该教导大家同样的原理吗？

贾：黑暗与光明。星星与光。负面和正面。我只是需要去做。我需要去教导。

【他们】有好多次都告诉个案，他们的生命目的是散播光、资讯和理解/领悟，而且次数之多令我吃惊。许多时候，这对个案的意识思维模式来说是很陌生的。尽管他们同意这是很好的想法，却不晓得要如何开始。或许这就是贾姬所说的植入物和她沟通的意思。或许他们在告诉她要说什么和做什么，而这些都会显得很自然，宛如是天生的本能或冲动。（我听到这样的事情已经有几次了呢？当人们面临迫切或危机的情境时，就会完全清楚自己要做什么。）

贾姬曾在注视自己的双手时，发现它们变红的怪事。她想知道：【当时究竟是怎么回事？】

贾：我有疗愈人类的天赋。我将会开始疗愈。我是用我的手和我的心去做。我的手呈现的就是我的心的颜色。深红色。不热，但有能量。能量会帮忙疗愈那些濒死的人。听起来很可笑。疗愈濒死的人。

朵：听起来并不可笑。你是要帮助他们怀着爱而不是恐惧跨越生死。

贾：噢，是的。他们是如此美丽。92岁和96岁，而且很美。你无法相信这些人有多么美。

朵：所以双手发红是要帮助他们？

贾：是为了让我在碰触他们的时候把能量传给他们。碰触他们的前额，握他们的手。把能量传给他们，就像把电输送到机器里一样，变成在他们体内可以产生效用的能量。氢偶尔我看着双手，会发现它们变红了，会发现它们变红了。这是在告诉我，这条路是正确的。

以下是对一段处理了许多的前世，内容很的催眠纪录摘要。

华茉莉是个在医院工作多年的护理师。她也参与了2001年在拉弗林举办的幽浮大会。她每天早上都出席经验者团体，她怀疑自己可能遇过外星人，但没有特别想要探索的事件。以下是我问潜意识有关个案想知道的问题部分。

朵：华茉莉想知道的事情之一，是她认为她在这一世和我们所谓的外星人或外星生物有关系。这是真的吗？

华：她必须知道，生命之网是紧密交织而成的。这个宇宙中有许多、许多的实体物种。她投胎转世到那些物种很多次。这是她部分的学习路径。不同的物种彼此相互学习。当然，和外星人的接触可以分为许多层面。每个层面各有不同的目的，而她和外星人的接触是事先就约定好的。在某个层面上，目的是要让她在很小的时候就体验到这些事。她因而能够确知，并且是超越怀疑清楚地知道，生命不限于她眼前所见的事物。这也是帮助她更大的问题，好比【为什么我会在这里？】还有【我要如何才能过一个更好的人生？】以及【我能怎么教其他人过更好的人生？】不是有那些早期的（外星人）探视，她可能永远不会问这些问题。这是在帮助她记得自己是谁。就像是一大早的电话叫醒服务。那些很早、很早，甚至是在孩童时期就有叫醒服务的，都是有福之人。因为要记得自己是谁，记得自己的目的是什么，通常是很难的事，所以他们有个优势。尤其如果你没有诱因去提升自己到比周遭只关心现在的事的人更高层次的话。

朵：她也想知道她梦到的那些宝宝。她真的怀过他们吗？

华：是的。

朵：她想了解。

华：这是许多人都难以理解的事。但在地球现阶段的历史，这个基因的传承非常重要。不只是传承，还有修正脱氧核糖核酸（DNA），也就是你们所称的【基因】。地球的未来会有需要这个素材的时候，也要有部分是人类，部分是。。。。。。你们所谓的【外星人】的生物。未来将需要不同种族的特质，所以要让这些种族结合。她也同意要这么做。她在很深的层面上非常清楚这件事的含义，并且愿意对这个计划做出贡献。

朵：她想知道那些孩子怎么了？

华：他们很安全，以他们独特的方式快乐地活着。如果她知道他们现在所有的境遇，她的意识大概会说服她，这不是活着应有的方式，他们不可能快乐。所以，就这样说吧，他们现在很安全，也很快乐。她可以放心。她不需要知道他们和生活细节，因为她的意识会要说服她，那不是小孩或人应有的生活形态。

朵：和她所知的生活不同。

华：非常不同。对她而言是相当奇怪的事。但这也是那些小孩，那些灵魂的选择。是他们选择要做这个工作，进入那样的生命，而她会进入自己的生命也是她的选择。这是他们的选择，也是他们的业。他们在做自己决定要做的事，而且做得非常好。

朵：她也想知道，她会有机会见到或去探视那些孩子吗？

华：没有，没有机会。这是他们之间的约定，就是她会赋予他们生命，如此而已。当她们需要你们所谓的【妈妈的照顾】时，有其他选择了当一个以上小孩妈妈的女性。她们应付得来，事实上，她们很喜欢做这件事，她觉得自己没有能力应付从一个情况换到另一个，然后再回来这里，所以事情就这么办。

朵：所以她并不需要担心。一切都很好。

华：一切都很好。

朵：好吧。她还有一些问题。有时她一觉醒来会发现身体上有三角形的记号。那是怎么来的？

华：我们正在学习很多事，学习如何整合，如何让身体适应其他的环境。我们会测试人类，会把他们带到太空船上做测试，看看他们对生活中不同的事物，主要是他们对环境里的东西有什么反应。我们想知道这会对他们造成什么影响。不论是他们吃的食物、喝的饮料、药物，他们服用的那种所谓的【营养补充品】，还有空气和食物中的污染特质。我们测试这些东西。我们有自己的仪器来测量。而有时候，我们的仪器会在人体上留下



记号，不过不是永久性的，它对人类完全无害。许多时候，我们的会修复所看到的身体损害。我们藉由这些测试学习，我们也知道要清除身体里的【坏】东西需要些什么，然后我们会帮他们除有毒的物质。这是好事。

朵：所以她没有必要担心。不过人们发现身体上有这些记号的时候，难免会好奇。

我曾听过许多醒来后发现自己身体上有奇怪记号的人说到这件事，而我们是得到同样的解释——记号是太空船各种机器和仪器所留下的。我原本就知道这不是负面的事，但我很高兴能得到确认。人类最害怕的，就是自己不了解的事。

在另一次不同的个案催眠的过程中，又冒出了一件怪事。个案其中一个疑问与外星人可能有的接触有关。

有个理论说，一个人如果跟外星人有过接触，皮肤有时候会在日光灯下显示出什么，有的调查员以此作为跟外星人有过接触的证据。以下这位个案是因为在日光灯下看到身体上的东西，所以想了解这是怎么回事。

朵：是什么造成的？那是从哪里来的？

M：她是个很忙的女孩。他们让她在自以为睡着的夜晚忙得不可开交。不，她不是在睡觉！她很忙。她和其他人一起茶。这个女孩从不休息。

朵：是什么让这些记号在光下显现？

M：每当她和其他的存在体接触，他们碰触到她，就会在她身上留下记号。它有点油油的，会粘在皮肤上。你知道她的，她很好奇，然后她又有个那灯，所以她拿出来点亮，就看到了记号。因为她跟他们互动，并跟他们一起工作的关系，才会有那些记号。这只不过是和他们接触时会有的东西。就是在碰触到的时，有点像是被沾到。

朵：那对人体无害？

M：无害，没有问题。

朵：有其他的调查员说过这是不好的东西。

M：你知道，有很多人藉此显示权威。——当她理解到自己可能有那些记号，她就看到了。她以为她在睡觉，其实不是。

朵：她和他们一起时都在做什么工作？

M：她在帮助安抚人类不要害怕，她在学习许多日后会用上的事。她必须学习，这样才能教导。人类真的会害怕。但因为她去过的，有过经验，她知道他们不会有事。她有过很多这方面的经验，她知道不会有问题。那是她很擅长的工作之一。以这种方式，她在帮

助别人，同时也学习不同的事。这样很好。她想要记得她做的这些。有很多事情在晚上发生，天空上也有很多东西。

朵：她现在还在做这些事吗？还是她已经完成了那部分的工作？

M：没有，她还在进行，还会持续下去。事实上，会更常发生。她会知道，也不会是唯一知道的人。但这样很好。不会有问题。她是个很好的工作人员。

所以调查员是对的，记号确实会在日光灯下显现。这是人类和外星人生物接触过的证据。对需要证据的人来说，这是有趣的事，然而记号对人类完全无害，也不曾造成任何伤害。

## 第十六章 家人

这次的催眠是在2002年初进行，当时我还没发现三波段理论。从我问的问题就看得出来，我脑中想的多是外星人，而不是三波段的概念。

维多莉亚是位高中老师，接触过许多青少年。我带领她回溯了一段非常戏剧性的前世，她在那一世因为散播资讯和形而上学的知识，而（和其他几个人）遭到杀害。那一世死亡后，她往上升，与其他灵灵结合成美丽的光。那里是如此平静美好，她很想留在那儿。然而，她终究得回到地球，在这一世再次为了散播知识而努力。

维多利亚在地球上过得很不快乐。她想念她的【另一个】家庭。她感觉到与光还有灵界的分离，心里一直无法解释的伤怀。但她仍尽力任教的高中班级和课堂里的孩子散播爱。她对他们投射爱，也认为这么做是有用的。孩子们可以感受到爱，这帮助了她知道自己是在做正面的事，即使是在下意识的层面。当然，她的意识心智并不知道这些，反而觉得很沮丧。

维：我看着那些需要爱的孩子，试着对他们散播爱。他们可能没有意识到，但我把爱送给了他们。这在他们的生命里造成改变。他们可能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不知道改变从何而来。我在每一处都对看到的人传送爱。我必须不断把爱送出去，分享爱。周围像我这样的人不多。我很怀念和同类在一起的时候；某个我们可以灵魂融合成为一体的人。。。。。。在那里的时候，我们全都是同一个灵魂，但我们不得不分离。我们必须下来这里，散播光。现在的情况很糟。我们必须尽己所能，在现在促成改变。我们必须尽快地散播爱，必须努力让人们明白，他们必须去爱。他们所必须做的只有去爱。如果他们能学会打开自己的心，要改变这个世界还来得及。

朵：可是负面一直都存在啊。

维：噢，我知道，现在有些地方是负面得过头了。我们必须努力改变那些地方。这是为什么我们会分散各地。总是得从某个地方开始。也有其他人在散播光，不过他们自己不知道，都只是埋着头做而已。

维多利亚接着指出，和这份特殊工作有关的人都在保护的羽翼之下。当我问到是谁在保护他们的时候，她回答：【他们。他们就是我。我就是他们。他们永远都陪伴着我。我们以前总是在一起。然后我们回到下面这里，再一次相聚。】

朵：你的意思是，他们是同一个团体？

维：我不喜欢名称。一点都不喜欢。我称他们为我的朋友。他们，我们。我们在很多、很多年前就是他们。他们以前也曾在这里，只要现在不在了，离开了。但我们回来尽可能协助。

朵：他们有身体吗？

维：现在在这里的有些有身体。就像我，还有附近的，以及散布在世界各地。我问的是那些协助者，保护者，但她显然认为我指的是那些被派来做这些事的人。

朵：好吧，那么那些提供我们讯息的呢？

维：是我的朋友。

朵：他们在某个地方有身体吗？

维：噢，有，不过是在地。我们在地球上身体的不多。

朵：他们是从哪里对我们说话？

维：我觉得他们就在这里，但我知道你看不到他们。

朵：对，我看不到。

维：嗯，他们在这里。就在这里。

朵：那么是在这个房间里。

维：对，他们和我一起在这里。我召唤他们来的，我知道他们会来。

朵：我原先想的是外星人或在太空船上的外星生物或什么的。

维：喔，他们在他们的次元中旅行。不过他们现在就和我一起在这个次元里。他们是我的家人。我们怀着使命来到这里，有工作要做。当工作需要的时候，像现在就很重要，他们就会过来。我召唤他们来的。

朵：这样他们就能传送资讯。

维：我知道传送资讯很重要。她还不知道真相，但有一天会的。内心深处，她知道自己的使命，只是目前还不会去面对。她仍在做准备（为自己要做的事）。

维多利亚另有一件想问的事，一件想问的事，一件她认为可能和外星人有关的怪事，我利用这个机会，讯问了这个问题。

朵：她想知道别有一件想问的事，一件她认为可能和外星人有关的怪事。我利用这个机会，，讯问了主个问题。

朵：她想知道1995年夏天发生的事，当时天空亮了真情为，她看到三个存在体。

维：她的记忆不完全，但她其实知道全部的事。她知道事实。

朵：她显然希望能清楚地知道这件事。

维：对，我想或许该开始让她有意识地看到这些事。我想时候到了。

朵：这对她会是安全的吗？

维：噢，安全。他们是朋友，是亲属，是家人。

朵：对，但我们不想做任何破坏她的人生的事。

维：不会的。她准备好了。她已经准备好久了，没有问题。他们是他们之中的一个，所以。。。。。。不，我想时候到了。我们快没时间了。所以，我认为时候到了。

朵：那么，发生在她身上的事情是真的喽？她与外星人有接触？

维：有些是，有些不是，不过这不重要，她随时都在遇到这些事。有好多事情需要去做，所以随时都在发生，来来去去，去去来来。

朵：我不想揭露任何会伤害到她的事。

维：当然，因为有人看顾着这些人，他们很感激你。他们全都有自己的时间表，所以对你真的心怀感谢。他们现在各自有事在进行，他们在努力提供协助，同时也很感激你做的事。

朵：你能告诉她，那晚发生了什么事吗？

维：可以。我听到嗡嗡的声响，就起床看看外面，然后上厕所，再回到床上。接着我从床上起来，伸出手抓住他，就跟他们一起走了。

朵：那三个存在体？

维：嗯。。。。。。我们看看吧，是三个吗？我想那晚有四个。

朵：他们是什么模样？

维：喔，那不是他们。那些只是来这里的帮手，只是来护送我的。我看到帮手的时候很高兴，因为我知道我要去哪里了。那些只是他们的助手。他们要找的人好多。

这是另一个我经常碰到的主题。向来都有较小的存在体护送人类到太空船上，就好像在两边都需要有这样的存在体，人类才上得了太空船。显然，人类不能自己办到。他

们虽然可以分解身体的分子，穿越墙壁和天花板，但仍需要护送者才能上到太空船上。在《监护人》中，他们说这涉及两个不同的程序。

朵：你说和他们一起去。你去了哪里？

维：我们往那里去，没错。（她指向左边）。光就在那里。我们往上。上升、上升、上升，然后，有个好大的地方。我们进去。坐下，然后。。。。。。那是个教室之类的地方，那里有个像是大银幕的东西。我们在谈我们必须做些什么。没错。还剩下多少事情要做？我们必须把事情完成。对，我知道，我们必须完成这件事。我同意，必须去做这件事，现在就得去做。是的，我同意，是的。对，我会。好，我的兄弟。是的，我准备好了。

看来她是在这个教室般的环境中和某个人对话。我在写《监护人》的时候，也曾描述过这间教室。我有好必位个案都看过，它显然位于一艘大型的母船上。

朵：他们给你更多的指令还是什么吗？

维：对，我们谈到接下来要做的事。我们在做计划。我晚上也在做事。我有一些非去不可的地方，有一些非做不可的事。还有我必须处理的要务，去了那里，还有。。。。。。我去了哪里？那晚我有特殊的事要做，对。

大多数的人不晓得每个人每天晚上都会灵魂出来。身体会累，所以必须睡觉，但真正的你，也就是你的灵魂，却不知疲倦为何物。灵魂在等待身体醒来并继续人生的时候，会感到无聊至极。所以，当你以为自己正睡着的时候，真正的你却跑到任何想去的地方，体验各式种类的冒险；你飞越世界、回到灵界接受更多的指示，并去其他的星球探索。许多人都在自以为在睡觉的夜晚执行要务。由于你的灵魂有一条与身体相连直到死亡才会断裂的【银色带子】，你不需要担心灵魂找不到回来的路。到了早上，灵魂该回到身体并醒来的时候，带子便会【收回去】。你就能回到你的人生，忘记真正的你外出探索的种种经历。

朵：是你的身体还是你的灵体在做这些事？

维：不，不是我的身体。对，这是我的自然状态的次元。我大部分的时间都在这里。离开身体后便回到这里。我现在在这里指导在那边的人。我在那边进行某种工作。我现在想起来了，那晚很特殊，我必须做某件特别的事，所以我回来了。那些助手存在体护送我从那里（指地球）回来。我不知道为什么。为什么他们必须帮我？噢，我知道为什么了。我在脱离身体的过度期需要帮助。就是这样。他们必须帮助我出来（指离开身体），

再帮助我回去（身体）。因为我已经适应了身体，所以很难用我需要的方式进进出出。

朵：对。大家都说身体很沉重又很限制。

维：啊，它很累赘。这个，哎，瘦削的身体。。。。。。不要误会我的意思，它是个美好的礼物，只是好拘束。好不一样，又好束缚。不过我们会照顾她的，因为她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朵：可是维多利亚都不记得了。是因为这样比较好吗？

维：我们只让她记得好当时需要记得的事。我们一直在给她零散的片段，现在她准备好了，开始东一点、西一点地发现真相。她现在准备好了，也已经知道了。她在来看你之前就知道了。她已经知道真相。。。。。。有时候听到人类的情况，我会觉得好悲伤。但是，你必须去爱他们。我想她起初可能有一点被助手吓到。不过我想她准备好了。我想我们将会让她看到更多的事。这只是小提示而已。

朵：但温和点，我们不要让她无法负荷。

维：我们会的。我们不会撼动到系统（她的身体）。她不会有事的。她已经有几次对我们惊鸿一瞥的经验。虽然她还没有完完全全意识到，但潜意识已注意到了，而且，我们当时都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朵：我知道小助手不是负面的，只不过人们第一眼看到他们的时候，真的会吓到。

维：对，祝福这些脆弱的心灵（指小助手）。我有时会为他们惋惜。他们被不合理的批评。

朵：我一直都在跟大家说这件事。他们的名声不佳。

维：他们只是被设定好去做他们必须做的事。你也知道，人类自己有时也不是很友善。

朵：我在工作的时候，努力让大家明白他们不是负面的。这当中没有任何负面的部分。

维：他们其实是很可爱的小家伙。你若是看着他们的时间够久，会越来越喜欢他们。

朵：我认为他们真的很可爱，就是长相不太讨喜。不过我不觉得这是个问题。

维：可怜的小东西们。

朵：在我们结束以前，你们还有别的事情想告诉她吗？

维：没有，该走了。

## 第十七章 另一个案例

有多到难以计数的个案告诉我，他们不想探索前世，但想知道这一世所以发生的不合逻辑（至少对他们而言）的怪事的解释。那种隐约有某件事发生的记忆和感觉一直萦绕不去，他们始终无法忘怀。我处理这类案例已有二十五年的经验，发现很多都是典型的幽浮和外星人绑架事件，其中一些故事收录在《监护人》里。然而，年复一年，越来越多的事件超越了【正常】的外星人接触，揭露出一种完全不同的面向。我在《回旋宇宙》系列提到了部分案例，原先我以为那些都是独立事件，然而它们现在却变成了新的常态，我接触的个案已和典型案例相差甚远。当然，我所有的著作都有这个情况，总是不断地成长、演进和扩展。就在我以为自己清楚一切，理解一切的时候，又有新的概念朝我丢来，让我的调查转向从未踏上的新路径。

珍娜想在催眠中探索的事，包括一个和目击事件有关的怪异回忆，以及1974年的时间消失事件。我将她回溯到疑似事件发生的日期和时间，她进入了深夜（晚上十一点）在高速公路上开车的情境。当时，两个小孩在后座，珍娜漫无目的地开着车，心中没有想去的地方。她在生她先生的气，一心只想离开家。【我不想看到他。我需要离开。他背叛了我。我原本是那么地信任他们。】高速公路几乎像是被弃置了般的荒凉，偶尔才会看到一辆车经过。天色太暗了，什么景物都看不到。然后有个东西吸引了珍娜的注意。【有光。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感觉很诡异。从来没看过像那样的东西。】她开始颤抖。【我很冷。】她的表情告诉我，她看到了令她惶惑不安的事物。我鼓励她跟我谈谈。

珍：它在往上升，升到空中。——寒冷。——一个圆盘。它在转动。朝着我们过来。我尽可能开快。没办法更快了。都是这台老爷车。它朝我们过来了，现在飞得很低。我开得不够快。车上还有孩子。它从右边朝我们过来了，我往左边开，往南，可是开得不够快。我只能往这方向开。它朝我们过来了。我好害怕！我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我的灯熄了，音乐也停了。——它在车子的上方。引擎停止了。转动。光在转动。马达停了，车动不了。孩子睡着了。是他们让孩子睡着的。

朵：他们是谁？

珍：太空船上的人。

朵：你怎么知道？

珍：我就是知道。他们不想让孩子害怕，所以让他们睡着了。我好冷。我不知道自己究竟遇到了什么事。我往上漂浮。我在光里。

朵：光从哪里来？

珍：太空船。我不应该记得。

朵：如果你现在想起来可以吗？

珍：不是所有的事。

朵：我不想做他们不要我们做的事。我想他们懂的，是吗？

珍：他们懂。

因为我常跟他们合作，我想他们认识我，也信赖我，所以我才能这般思考和说话。我知道没有什么好害怕的。我只想得到资讯，我确定珍娜也是。所以我让【他们】提供他们可以提供的资料。

朵：为什么你不能想起全部？

珍：太多了。

朵：我了解。我们只想给珍娜她现在可以理解的资讯。（对。）好。珍娜有下车吗？

珍：没有。她穿过车顶，升了上去。

朵：这是怎么办到的？

珍：光体。

朵：不是身体？

珍：不是。是她知道的时候了。她的身体依然在车子里，只有光体跟着他们走。和我们一起走。

朵：光体被带去哪里？

珍：太空船上。

他们说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珍娜小时候曾有多次连着身体一起被带走，但他们不肯透露细节。他们说那不是什么重要大事。

朵：为什么你们那里要连身体一起带走？

珍：帮助监测。对她来说，在地球上很不容易。有太多的创伤。——现在该开始了。该开始她的进程了。该是她想起来的时候。好让她能展开她真正的工作。

朵：她小时候被带走发生了什么事？

珍：调整。心灵和身体的调整。让她比较能够了解。比较能够接受。

珍娜意识中完全不记得这些事，否则她会更难在地球上生活，无论如何，是她同意要到地球来的。【她想来这里。】

朵：珍娜在地球上有过很多前世吗？

珍：不。她一开始是和意识共事。意识，还有意识的创造。播种，以及。

朵：你能跟她解释你所谓的意识是什么？



珍：播种——最初在这个星球的意识播种。在一开始的时候，然后还有在地球的几次关键时期，就是发生大变动，那些重大变动的时候。

朵：你所谓的【重大变动】是指什么？

珍：亚特兰提斯。古早以前的亚特兰提斯。埃及。

朵：为什么那些时候她要到地球上来？

珍：她喜欢在那些时候来到地球。哲学上的改变。关键性的变动注定要把这个星球带往不同的方向。

朵：所以她没有任何理由要来这里过平凡生活。你的意思是这样吗？

珍：并不是的。不是。

朵：只在重大事情发生的时候？（对。）所以她可以挑选自己何时要来？

珍：对。也有她想来但时机不对的时候。

朵：有人给她建议吗？还是会告诉她何时该来，何时又不该来？

珍：固执。非常固执。对，很多，有一群给她建议。

朵：一群实体的存有？

珍：噢，不是。她替邦联工作。那是意识。她的专长。

朵：你可以对她解释你所谓的邦联是什么吗？

珍：可以。许多世界。有很多个世界。创造新的生命。新的世界。

朵：她一直都在做这件事？（对。）偶尔在时机对的时候来地球？（对。）其他时候她在哪里？

珍：做其他事。寻找可以创造的新地方。有很多地方。

朵：当她不在身体里的时候，她和你们其他人共事？

珍：你们的概念很局限。

朵：所以我们才努力在学习。

珍：会学到的。我们的概念很局限。所有的时刻都是当下。你可以同时在很多地方做很多事。所以，问到线性的问题。。。。。。她在这里还是那里？她在各个地方。所以，对，她是不在这里，因为她在每一个地方。她不在你们的线性时空里。

朵：我也开始从其他人那里得到很多这样的概念，不过这对人类的心智来说，仍然很难了解。（是的。）所以她在别的地方也是有任务在身。你的意思是这样吗？

珍：对。她在看银幕。那就是她对地球做的工作。

朵：她可以看着自己在地球上做事？（对。）看的时候，她有什么想法吗？

珍：她很喜欢。

朵：她在那里的时候是哪种【生物】？不过我不知道【生物】是不是正确的用词。

珍：她看来像是人类，比较娇小的女性。她也有其他的形体，但那一个就是那样。生命有很多表现形式，超过你们所能想像。尽你们人类心智所能地扩大想像，扩大，再扩大，然后再多，更多。。。。。。神所能体验到的所有方式便是一切万有。

朵：可是身为人类，我们意识不到全部。

珍：有时候她可以。有时候。每隔一阵子，她会处于连接的状态。不是常常。

朵：一般来说，我们觉察不到其他的自己。

珍：对，你们不行。但你们将会发现，你们越来越能意识到其他的【你】。你们会开始合并/整合为更接近真正的自己。整合其他的你。

朵：但这对人类来说不会很困惑吗？

珍：对今天的人类来说，会。不过整体而言，你们全都在融合越来越多的自己。你们知道你们的童年、青春期、前世、其他的经验、其他的可能。

朵：可是我在想，依据人类心智运作方式，这会十分令人困惑。认识自己的其他部分？认识其他的【自己】？

珍：那就是她现在在做的事。那是为什么她很困惑。在多次元的层面上运作，觉察到其他她可能没有意识到的她。但她觉察到了。只是她不记得了，因为她在不同的层面上做所有这些事。所以，她是在同一个时间，在许多不同的地方，与她的存有的各个不同层面进行连接。

朵：当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她的身体会有什么感觉吗？

珍：等一下。我们会替你转释。——你从其他记忆短暂中断的人那里已经听说过了。从上一刻到下一刻，有瞬间的记忆消失了。所以你知道这个的。

朵：你是指我们所谓的短期记忆？（是的。）那个瞬间发生了什么事？

珍：你们正在其他的次元和层面上运作。你们有很多人都正在经验这件事。最近记不得很多事。小的事情。你们需要体验更多的平衡。

《监护人》里也记录了同样的事，就是我们会进入一个房间去拿某样东西，但卻忘了自己进去是要做什么。然后，在过了困惑的半响之后，记忆有时会伴随着一句：【噢，对了。】很快地重现。他们说，在那样的时刻里，你已经去了另一个次元又回来。就是那么迅速。

朵：我们回到她的光体被带上去的那一晚。为什么会发生那件事？

珍：该是她记得的时候了。那是她第一次跟她先生分开。那是她第一次大胆离开，第一次摆脱她对先生的执迷。她原本很怕离开。那是个完美的时机。现在她记起还有更多事情的时候了。所以我们那晚见了面。那是个开始。

朵：所以那只是针对她而不是小孩。

珍：小孩有他们自己的体验。儿子绝对有。女儿很害怕，但女儿也比她所知道得更有力。这次是为了珍妮。这是一次觉醒的呼唤。她以为她的人生完蛋了，但不是的。她身心俱疲，所以我们每隔一段时间就会介入。她是因为在地球上生活的次数不多才会这样。

朵：你们说她还有别的时候也被带去做身体的调整？

珍：有些是身体上的，有些情绪上的。

朵：这么做有原因吗？

珍：她濒临身体经验的极限了。

朵：即使是在她小的时候？

珍：对。身为一个孩子，那令她崩溃。极为强大的孤寂和虐待。我们不得不做调整，让她保持足够的平衡，才能继续在身体内运作。

朵：珍妮认为她一直在和外星人通讯。我发现我们对外星人了解非常有限。你能说明她在做她的工作时，是和谁在联系吗？

珍：她跟许多不同种族和许多不同的层面共事。他们全都高手合作。有些只是一束光，有些有你们不可或缺的身体，不过类型不同。然后还有其他的，有些只能隐约被感觉到，有些只是光，有些什么都是。

朵：我几乎和所有的类型都说过说。

珍：没错。你看吧！（意指生命形态超乎人类心智所能想像）

朵：我想人类不习惯多次元的思考。我们只会想到外星人和太空船，还有具体的东西。

珍：什么是多次元？多次元是一个同时意识到自己所有生命，包括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存有。一个存在体可以在同一时间成为许多的存在体。你们全都是如此。你们只是不知道自己的多次元性质。你们只知道一个自己。

朵：如果我们意识到所有的一切，那会多到难以承受。

珍：这是现在。未来你们可以的。这意味着一个存有可以是许多不同的事物。所以如果你能想像，让我这样跟你们说吧，你们可以在外头拥有许多、许多的人生，全都与现在存在的你互动着，不可以吗？

朵：但我们没有觉察到彼此啊。

珍：对，还没有。

朵：在催眠的时候，越来越多人在这个状态下告诉我——或者是你们在跟我说——前世不再重要了。想起自己过去是谁已经不再重要。

珍：嗯，前世的影响此刻已不是那么强烈。程度正在减轻。人们在从梦中醒来。从幻相中走出。脱离幻相的影响，更融入宇宙的大家庭。

朵：说说【从梦中醒来】是什么意思？

珍：走出分离的幻相。脱离只在地球的生物泡影里而不在其他地方活着的幻觉。那些影响现在不是那么强大了。你们的DNA（去氧核糖核酸）正在开启。你们的DNA（核糖核酸）正在开启。

朵：我们太习惯过去会影响到现在这一世的想法。

珍：在线性的构造和概念里这是事实，只是你们已经不像以前那样在线性的构造中运作。你们正逐渐转移到另一个次元，而这代表那个线性构成的影响不会像从前那么强烈。

朵：我仍然会碰到一些需要我在那个层面上提供协助的个案。

珍：对，如果他们仍在线性功能中运作，那么你会需要这样做。他们只是还没有开启。没关系。

朵：他们都在他们该有的位置上。

珍：没错。不是每个人都需要在同一个地方。那样的话，哪里会有多样化呢？那就不那么好玩了。

朵：真的。这是为什么我必须在他们所在的阶段上跟他们配合。

珍：正是如此。

朵：也有人告诉我，业现在变得不同了。是这样吗？

珍：绝对是。此刻，在这个紧要关头，业是一种选择。走进去，走出来。但仍然有人选择要走进业力里。

朵：陷在里头？

珍：绝对的。看看你们的星球。

朵：有人告诉我，那就像是粘答答的捕蝇纸。

珍：完全正确。他们若是选择走进去，就会被粘住。

朵：珍娜说，她在1996年时看到自己死了。那里发生了什么事？她当时受到严重的感染，还看到自己晕倒在地上。我猜她当时灵魂出来了。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珍：她死了。

朵：（这是个令人惊讶的讯息）因为感染还是什么造成的吗？

珍：对。她失去了希望。她没看到自己在地球上的角色。她爱得太深，这会带来极大伤害。所以有了些调整。做了修复。然而这卻冲击到她的意识记忆。她失去了许多意识上的记忆。

朵：她那天的真死了吗？（对。）在调整好后，她就立刻回到了身体？

珍：没有，她没有。她的意识有将近三年都没有完全回来。

朵：我以为如果身体死了，她就必须回去才能让身体活下去。

珍：她有被照顾。但她无法——好吧——我们会用这个方式向你解释。身体里的她只足以在非常低的层次上运作。无论如何，在那段期间有过整合，更多的她，如果一定要说的话，有更多的她的较高自我，更多的整体的她，进来了。这样说你听得懂吗？虽然她在某个层面上有些了解，蛤不是真的知道。等等。等一下。。。。。。对。她不被准许去体验人类所经验的白光现象。那个记忆被释放了，否则她无法回来。

我遇过其他有濒死经验的个案，他们清醒后对发生的事如不是失去记忆，就是只记得部分。他们对灵界的描述是好美、好平静、好完美，所以若是完整保留住这份记忆，他们一定不会想再回到这混乱的人生。

朵：换句话说，没有完整的灵魂，没有心灵在里头，身体也能活下去？

珍：她的身体与灵魂有了结合。她的身体跟灵魂有一个强而有力的依附，好让她保持温暖。原本这个与灵魂的关系因为她所经历的损伤而不够强大。不只是因为疾病造成的肉体损害，还有情绪伤害。另外，她因为在这里有适应障碍，所以和别人的情形不一样。她的灵魂受伤很深。在那三年中，进行过一个基于灵魂连接的神经支配的程序，但没有带回更多的她（指意识）。在那段期间，她无法像以前人类的她一样运作。你懂吗？

我真的不懂，但我让他们尽量地说明。

珍：甚至在最后两年的期间，为了能够好转，再次有过一个程序，而在这个过程中，她的意识状态与在多次元状态下发生的其他事起了冲突，她很难加以整合，也因此她才有了自己所看到的人格缺陷。她称他们为【缺陷】。

在《回旋宇宙》第二册里，也有两个个案基本上已经死亡，灵魂的主要部分离开身体很长一段时间的案例。那两个案例都是过了一段不算短的时间，全部的灵魂才回到身体里，而身体也才又正常运作。个案描述那是一种梦游般的感觉，或像是活在梦里头。他们与自己的实体环境有一种疏离感，周围的人肯定也注意到有事情不太正常。

珍：我们要告诉你：你们有些人会在做梦的状态下会面，目的和这个星球的谐调安排大有关系，并且还远远越过你们此刻所能想像。你们有些人会为这种形式带来特定的讯息。我们也要对你说，你们有些人会发扬真相；在没有隐藏的玄机，有没有扭曲的情况下说出真相。因此，你们这些在梦境聚在一起的人是同类，是同样的一个本质，你们比你们所知的更知道彼此。

催眠结束前的讯息：我们要对她说，要保持强大的信念，相信自己所做的每一件事。也要怀着同样程度的承诺往前迈进。她需要的每件事都会适时出现。我们也会对你们说同样的话。你们之中担任这个星球桥梁的人，是被深深爱着的。保持清楚的意图，不要动摇。不能失败。

另一个个案

另一个和外星人有关的案例，当事人是位女性，她看到亮光，想知道那些是什么。她很喜欢在海边，尤其喜欢和海豚一起游泳。她在夏威夷住过一阵子，她就是在那段时期与海豚共泳。她现在虽然定居加州，往的地方仍离海边不远。

【他们】说外星人跟她联系，但因为化身为海豚，所以她并不知道。当她和他们在海里游泳里，他们对她做了很多她并没察觉的事。其中之一是移除植入物。我告诉他们，我听说植入物并不是负面的东西。它们在身体里是有原因的。他们说对，那些东西确实有它们的用途。而当它们实现了用途，就必须被取出。你不再需要它们了。

此外，海豚也对她传送资料。因此，在她以为她只是和海豚游泳的时候，其实发生了种种事。因为她有海豚能量，所以他们在她的面前以海豚出现，他们和她在一起时也觉得很自在。她来自水的星球，许多海豚的灵魂群组都源自于水的星球。她对来自的地方留有印象，所以特别受到水的吸引。

能够再度拥有这些记忆，让她感觉非常美好。外星人在她的面前以海豚的样子出现，她因此不但不觉得害怕，反而十分接纳，这样他们就能执行要对她做的工作。再次地，一切事物并不总如我们所认为的那样。

## 第十八章 调整

珍妮丝是位社工，有幸福的婚姻和三个小孩。她之所以来找我，主要是想发现自己是否有过幽浮方面的经历。她唯一的记忆是穿越卧室天花板的奇怪感觉。虽然其他的事情都不记得了，但她有种自己被动了手脚的感觉，而且对这件事的认知是负面的。她认为这可能和植入物有关。期间有太多和幽浮相差的负面资讯，人们以为植入物是可怕的

东西。我不想左右个案的看法，因此从不告诉他们我在催眠工作上的发现。我宁可他们找到自己的资讯。

探索现世的经历时，我从来不直接带引个案回到他们怀疑的事件情境里。我总是让个案回到事发之前，这样我们才可以从那个方向着手，他们也比较不会抗拒。否则，他们的心智会因为记忆的不完整而创造出恐惧，害怕自己即将体验到很痛苦的事。我称这个方法为【走后门】。这样他们就能在没有意识到我在进行什么的情况下，悄悄地返回实际的经历。

恐惧是人类经验中最强大的情绪。所以如果个案对发生的事并不完全了解，他们只会带进扭曲和渲染记忆的恐惧。有许多回，我发现个案在催眠状态下所叙述的情况和个案意识中的记忆并不相同，然而却更为合理，而且他们可以没有恐惧和扭曲地处理。我的主要目标就是不去扰乱个案的人生。

珍妮丝一进入出神状态，我就带她回到她记下的日期，也就是1995年8月24日，并引导她在那晚从云端下到她的卧室。她描述了她的房间，说她正在床上阅读（这是她平日的习惯），耳边传来小孩在楼下发出的声音。过了一会儿，她把杂志放在床边的地板上，熄灯睡觉。

我问她是否整晚安眠。她回答：【有亮光还是什么的。有什么不太一样。那是什么？——我想那是光或是前面窗户旁的东西。不是很清楚。我以前没有注意过。——感觉有部分的我知道内情，而事情的经过和我记忆中的不同。——现在我觉得光把我抬了起来！我想弄清楚这是怎么回事。我感觉自己变轻了。我从床上被抬起来。我看得到下面，看得到床旁边的地板，可是它似乎变得更远了。等等！如果不是我在往上升，就是有别的什么在往上升。往下看的时候，东西变得不像原本那么近，但我没有强烈在往上升的感觉。——我正上升到某个地方。我现在上到了屋顶。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我不知道我要去哪里。我又往上升。。。。。。再往上。。。。。。往上。我家变得离我好远。我不可能自己一个人在太空中行进啊。】

朵：你是一个人吗？

珍：我想我可能是在一个泡泡或是什么东西里。我看不清楚，只是有种周围有东西的感觉。我在这个很小的东西里面。它看来像是个泡泡还是什么的。它以一种角度往上飘，离我家越来越远。

朵：你看得到自己要飘去哪里吗？

珍：我往上，往光的地方飘。我感觉不到我的腿或其他部分，只觉得自己在飘。

朵：你看到你要去的地方吗？

珍：不行。我看不到。我想有东西靠过来了，它正在打开，好像放下了一个斜坡道。我正往上朝斜坡道的方向。我想是在一艘太空船还是什么的。可是我看不到整艘。就好像有东西打开，然后斜坡道下来了。——我仍然觉得自己在某种泡泡里。它让我很安全，它保护我，运送我。我在这个东西里面飘浮。

朵：接着发生了什么事？

珍：变亮了。。。。。。有东西更亮了。是我要进入的地方的照明。就像是从一个暗暗的地方进入比较明亮的空间。

她很困惑，不太知道要如何描述她所看到的。她看到一个高大似人的影子或轮廓。然后，她意会到自己已经不在泡泡里了，因为她在走路。【我在哪里？我要去哪里？——这只是条走廊，不是很宽敞。我看不到任何人，但我听到他们说我要进到一个房间和其他人在一起。我刚刚看到了一道闪光还是什么的。看来不像人类。我看不到他们。他们在哪里？这里正在进行某种活动，有各种模糊的形状。我感觉不出我在哪里。我看到其他的影子，别的生物，一闪而过，但现在。。。。。。我在某个黑暗的房间，我想外面有些星星。现在是晚上。这里有玻璃。。。。。。两旁是黑黑的窗子。我想有个什么在驾驶这个不知道是什么的东西。】

我问她，附近有没有人可以回答我们的问题，向她解释这个情况。【有人告诉我，我不应该问问题。我听到那个声音说：【你不需要知道。】——有个什么非常广大。他们说有个东西或资讯太广大了。。。。。。超越我的理解力。——这是什么？我的脑里听到声音，可是不知道声音是从哪里来的。——跟什么轮子的小齿轮有关。好像在说我比一个小齿轮更重要，但我必须是某个东西的一部分；一个更大的东西的一部分。】资讯来得很缓慢，七零八落地很不流畅。【我看到一个女性类型的生物。我听到有人说：【保护。】她是保护。像是对理性的保护，像是平衡。我们家庭有一个计划。和宇宙的意识有关，是宇宙的一部分。——我接收到我不懂的资讯。这些资讯是为了要启动某个什么。】

朵：是珍妮丝的意识所不知道的事吗？

珍：我听到：【是的，当然。】是缩写字，就像是字谜游戏之类的。这是一种组织想法。。。。。。思维的方式。是一个数字公式，是一种训练她的心灵接收资讯的方式。这是一个开口，就像是个通道。它在清空。一个公式。像座金字塔。

我请她更清楚地解释。



珍：资讯得来时有一种广阔浩瀚或是一个通道还是什么的，这是为了收集资讯，戴具。不清楚。

朵：那是第一次发生这种事吗？还是珍妮丝以前也经历过？

她的声音变了，我知道我们接触到了一个可以提供更多资讯的资讯源头；不会有珍妮丝意识心的困惑。

珍：她这一生一直在接收资讯。

朵：那晚有什么事引发了她的经历吗？

珍：她的阅读和好奇，对资讯的渴求，还有想要知道的渴望。

朵：于是便引发那晚的一个特别事件？

珍：她被带去了源头。这是一个礼物。

朵：她把事情记成了实际上的肉体经验，不是吗？

珍：那确实是肉体经验。

朵：她带着身体一起去？

珍：对，她是连着身体一起被带走。是一个震撼的体验，目的是要让她警醒过来，打破她的保护壳，使事情发生，打破旧有的思维。就像是她已好要被推出安乐窝。

朵：她去了一个实体的场所？

珍：那是一艘太空船。她上了船。

朵：她以为那晚在船上的时候，她被动了什么手脚。是这样吗？

珍：是的，那是其中一部分。她知道她是许多孩子的母亲。那是一个更大计划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她的身体素材被用来进行更大的计划。

朵：许多孩子的母亲。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珍：她的身体部分被用来进行一个更大的计划。她想协助。她在提供服务。他们可以协助其他的文化，别的文明。她的遗传因子和基因以化学方式混和提升或在某方面协助。。。。。。这是一个更大计划的一部分，也是她同意要做的事。她同意要做这件事。如果没有她的同意，我们不会这么做。

朵：我也这么听说过。你们不会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进行，对吗？

珍：对。这是她先前已经答应的事。

朵：她什么时候答应的？

珍：在她以前的人世。这件事一直在进行中。这不是她涉入这件事的第一世。

朵：其他的人世发生了什么事？

珍：很类似。经由她的同意，从她身上拿走需要的东西。她以这种方式做出贡献。就跟她在这一世捐血的人一样。为了协助宇宙、她自己的文化、她自己的明文中的其他人，她捐出自己的一部分。

朵：其他的文化、文明和其他的宇宙为什么需要她的基因？

珍：有些濒临死亡。有些正在生病或衰退。有些在实验中。有些在强化许多用途。这个计划广大到难以说明。。。。。。更大规模的。

朵：她在其他世同意了要做这件事，所以现在必须继续进行？

珍：对，在其他世里，她也是去做这些科学研究的人。她做过研究，也当过被研究的对象。她在不同的层面上奉献、接受和涉入。

朵：所以她这世同意在这件事里作为被研究的对象。

珍：对，没错。

朵：为什么突然间她的记忆开始浮现？

珍：她一直在问。她想知道为什么自己会在这里。她问了所有各式各样的问题。让她觉醒到某个程度不会有事的。

朵：因为当你在身体里的时候，你不能知道所有的事，不是吗？太复杂了。

珍：是的，所以她并不知道所有的事。

朵：这样对她比较好，否则她无法在这个世界生活，是不是？

珍：她有的时候并不想在这个世界。她在这里一点都不快乐。

朵：她过着很好的生活，有老公和小孩，还有工作。

珍：但对她来说似乎不够。她没有成就感。她只是装作享受的样子，她在寻找更多的意义。

朵：所以她才被允许想起这些事，好让她能有一些资讯，一些解释？

珍：这会给她一种自己不只如此的感受，一种身为某个更大事物的一部分的感受。她在做某个部分的自己冻了解的事，但这在某种程度给她一种自己比较重要的感觉。

朵：许多人都参与了这些计划，不是吗？（对。）其中有很多人以为发生了不好的事。

珍：她一开始也是如此。

朵：他们其实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珍：大多数不知道。有些人知道。

朵：她说感觉有东西放进了她的鼻子里。你可能跟她说这件事吗？

珍：那是通讯用的东西。。。。。。用来平衡。这个工具不只帮助我们，也是要帮助她。这是通讯和平衡用的，也是要汲取某种东西。。。。。。能量。。。。。。它就像处理器。像电脑里的微处理器。我听到的就是这个。。。。。。微处理器。我想他们在研究她经因到的感受和情绪。

朵：为什么你们要研究感受和情绪？

珍：这和人类的进步有关。事情正在加速。有些人的容忍度不像其他人那么大。有些人比较敏感，因此需要更加了解正在发生的事。

听起来，他们指的是即将来临的变动，还有振动和频率的加速。

朵：人类的身体现在适应得如何？

珍：不只是身体，也包含了心理和情绪在内。正在接受改变并变得更敏感。

朵：有人告诉我，我们对能量变化正变得比以前敏感。你的意思是这样吗？

珍：对，是一样的。大多数人都在改变、加速、往前进。有些适应上比较困难，所以这个沟通和平衡装置，是一种从另一个角度来了解人类如何受到影响的方法。它是一个监视器，也是一种创新的强化器、稳定器、替参与计划的人类达成平衡。所以，它既可做出贡献，又能提供帮助。贡献和知识，同时也监看事态的发展，达成平衡，并协助那个人调整。——这个过程涉及许多、许多超越了人类文明的发展，并对他们提供了大师的学习，然而进展不总是固定的。每个人面对的情况不总是相同。有可能会冒出一些可变因素和问题。这是为什么他们在监看、协助和进行平衡调整。某些情况会需要非常大量的协助。

朵：因为即使是在文明里也有可变因素。每个人都不一样。这是你们的意思吗？（对。）你们也在检视心智有没有因为振动的改变而受到伤害？这是监看过程的一部分吗？

珍：心智成长了。。。。。。扩张的过程中可能会有一些阻塞、纠结。这有很大部跟情绪有关。人类的生命体验若是曾经虐待、负面、缺乏关爱、遭到扭曲。。。。。。我不知道那些词汇。

潜意识或外星人找不到适当的词汇是常有的事。这主要是因为他们处理的比较是精神/心灵沟通的层面。我总是跟他们说，尽他们所能解释就好。

珍：当一切都充满情绪时，对某些人来说，要扩展就比较难。他们所有的学习、恐惧。。。。。。他们要承受的太多太多了。

朵：有人会因为他们的心智和情绪的关系而无法适应吗？

珍：有，你已经目睹这个情况好一阵子了。有好多的愤怒和暴力爆发，还有自我毁灭、自杀。这就是自我破坏。是的，有些人不会以同样的方式前进。他们不是无法适应，就是无法奋力前进。有太多的事情拉住他们，阻挡他们，就像一堆杂乱的电线。当你的情绪扭曲了每件事，造成了干扰，心灵就不够清澈了。许多人因为情绪而导致问题发生。——大家都在接收能量到他们的系统，接收的程度是在他们可以接受、处理和扩张的范围内。能量系统只要没有阻塞，有一条清澈的管道或通道，通路清澈会比较好，这样就能有更多的能量流过，否则就无法照原先的意图，原先所想的进行。我们已经伸出援手，协助就在身边唾手可得，但这仍决定于个人。

朵：所以这是个人的事。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反应。

珍：在某个程度上，是的。

接着，在停顿一会儿后，联系似乎断了，没有更多的资讯传送。我问了催眠结束前的最后讯息：【我听到的是去旅行和体验。走出自己的路，不要害怕。去探索，要有创意，倾听直觉。——其他的，她都知道。】

## 第十九章 外星来的志愿者

玛莉安认为她和幽浮有过接触，但不确定那是真实的记忆，还有只是梦境。那是她在催眠时想探索的唯一一件事。我引导她回到疑似事件发生的日期，让她在那一晚从云端下来进入她的房里。当我问她看到什么时，她很迟疑，似乎一头雾水。【我不知道我在哪里。我什么都看不到。感觉不像是我家。】

朵：感觉像是什么？

玛：我觉得身体承受着很大的压力，似乎从横膈膜到我下巴都有。感觉好沉重。

我下了这不会影响到她的指令，还有她可以随心所欲地谈。

玛：原先压力是在中间部位，现在卻通往我的全身，整个身体都觉得沉重。我的双手和胸腔一带都在压力，感觉几乎是灼热的，很重。这感觉很不一样，很不寻常，但我没看到任何东西。

我下指令，她能更为觉察，随着她的谈话，情况也会变得越来越清楚。

玛：感觉上我可能是在一个容器里，这个容器在对我的身体加压。它从腰部以上施加压力，腰部以下没有。我什么都看不到，也听不到声音。

因为她看不到外面，所以不论是什么，都是固体的容器。【我感觉身体很沉重。我想不出这会是什么东西。】我带引她退回到进入这个容器之前，但她仍有同样的感受。

于是我引导她往前，到她已经不在这个不晓得是什么东西东西里的时候；我下指令，她不会再有不舒服的感受，也能看清楚它到底是什么。

朵：你原先是在什么东西里面？

玛：看起来是不锈钢制成的盒子。一个金属盒，它的大小和你必须躺着待在里面的听力室差不多。像是一个圆筒容器，我只是躺在里面，身体不知怎么地就被均衡化。它全部都是金属。——我不知道我是怎么进去的。我感觉它在均衡我的胸腔。我觉得它和健康性质的能量有关。一般好的能量。。。。。。疗愈的能量。我感觉没有很舒适。我之所以觉察到是因为此外没有别的可以注意了。不会痛。它平均平衡了我体内的能量。简单说，我的身体原先失去了平衡。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我被治疗了。

朵：好，你会知道原因，你会想起来的。

玛：这是我想要的。我想起来了。是那些对什么都不感兴趣的小人给我的治疗。他们没有什么感情，只是一个劲地在做事。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会在这里，但我的身体原本失去了平衡。

朵：你能看到那些小生物吗？

玛：我能看到他们，但没办法和他们沟通。他们只是在忙着工作。

我想她指的是典型的【小灰人】。他们是生化机器人，因此会不带情绪、不带兴趣、喜好地做他们的工作。然而，因为她没见过这样的生物，所以描述的时候很困难。他们听起来当然不像是任何电影或小说里的典型外星人。他们像是一个高大纤瘦的人形和具有动物特征的混种。【我看不清楚他们。或许是不想看吧。他们的长相很怪。我这辈子还没见过类似的东西，不论是在书里，还是我的梦里。这样说吧，他们不是那种会跟你聊天的人。他们只是在做他们的事，做他们的工作，似乎很专注在每一刻，一边也在观察事物，但就是长得很奇特。我觉得看起来比较像是动物。皮肤没有毛发，和老鼠的颜色很接近。他们好像没有任何恐惧。非常奇怪。】

因为这令她不安，所以我请她把注意力放到房间。【这盒子很有诊所的感觉。我的对面有几扇门，像是库房。盒子再过去。。。。。。我不知道。。。。。。看来像是某个大机器，我不知道那是什么，看上去很复杂。这个房间。。。。。。我对大小不是很有概念，不过或许。。。。。。有十二乘十二公尺。】

朵：你是怎么进去那个容器的？如果你不记得，可以问问他们，他们会告诉你。只要跟他们说我们很好奇。

玛：虽然我的身体仍在我的床上。是我所知为乙太体的那个东西，就是可维持身体良好的乙太体，被放进了容器里。他们不需要动到身体。我只要把乙太体带回去，把这部分放回身体里，就能医治身体。他们是这么跟我说的。

朵：你现在在什么地方？他们能告诉你吗？

玛：似乎就在我家附近。他们说他们在追踪人类，帮助人类维持良好的身体，所以会把人类带来这里。这里像是个小小的侦察诊所或是什么的，一间行动诊所。他们在观察一些人，如果有问题，就会用这个小型的巡逻诊所进行矫正。他们把充满活力的平衡放入身体，但只替特定对象做。这有点像是例行公事。他们只对他们知道的人，或是保持追踪的人做这些。不过我们和他们长得不一样。我跟他们有不同的外貌。

朵：这个地方是在空中或在地止还是什么地方？

玛：在空中。

朵：所以他们能把你的乙太体带上去那里。这是他们每一次对你这么做吗？

玛：以前我生病的时候就做过。我患风湿热时，他们就曾经带我过去。我那里还很小，只有六岁。我生病。。。。。。病得很重。

朵：那次他们做了什么？

玛：一样的事。把我放进一个盒子里。他们把我放到那个圆筒里面，让我的身体得到平衡。我原本没有平衡，不过后来问题根除了。接着，他们把能量放回到我的体内。他们没有带走我的身体。

朵：他们不用带走身体就能治好它，让你的病情不致恶化。这是很好的事。他们在照顾你。

玛：我想是吧。

朵：为什么他们要追踪你？

玛：噢，哎呀！他们说我以前是。。。。。。他们说我以前是他们的一份子。我不知道我曾经是他们之一。噢，天啊！他们真的很怪。他们在地球上可不能被人看到。很怪，不能被看到。

朵：怕会吓到人？

玛：嗯，他们一定会吓到人！我以前认识他们，但既然他们不能来，那我怎么会涉入这件事呢？。。。。。。我现在不是【他们】，但曾经是。有阵子是。所以他们持续追踪我的情况。他们在帮我。他们想帮助这个星球，可是他们自己不能，所以他们帮我。

朵：如果他们直接协助会吓到人？

玛：噢，会的！

朵：所以他们必须透过人类才能做事？（对。）你说你曾是他们之一。你的意思是另一世吗？

玛：对。我有很多世都在那里，在他们居住的地方。。。。。。他们的星球。。。。。。他们的家乡。他们正在给我看。我看到的是。。。。。。色彩不多，跟他们一样灰灰的。他们的心地非常、非常仁慈。他们很和蔼。很聪明。他们很有效率，非常井然有序。不过他们不情绪化，而且没有颜色。他们的星球，他们的屋子，他们的建筑物也没有多少颜色。他们有看起来很像是金属的建筑物。那是一个文明，只是建筑物都是倾斜的，而不是环状、长方形或四角形。有点倾斜。。。。。。高，东西都斜斜的。我们不会建筑成那样。我有很多世都在那里。

朵：你在那里快乐吗？

玛：快乐？我不悲伤。我快乐吗？我那时很安全而且受到保护。

她说他们没有什么情绪可言，这话听来很合理。我想知道更多那些存在体的事。以下是我重新整理她的说明：她看到了男性和女性，所以他们是有性别的生物。她没看到小孩，但他们有可能是在别的地方。他们有消化系统，似乎吃一种来自光和阳光的糊状物，不过，她说：【吃东西不是一种愉快的享受。他们只是为了吃而吃，为了维生而吃，食物并不重要。】

朵：听起来是个好地方。为什么你决定离开那里？

玛：我想去冒险。生活老是一个样。我需要离开。

朵：身体必须死亡你才能走吗？

玛：我想用的词是【没有形体的】。没有形体。就是不再具有形体。

朵：那么你怎么知道要去哪里？

玛：我在那时看到很多地球的画面。我有很多选择，但地球有好丰富的色彩，又是如此有趣，如此充满活力。地球什么都有，有冒险，有色彩，有多样性，还有情绪，所以我选了地球。

朵：需不需要征求许可？

玛：要，不过我得到了百分之百的同意。完全被接受。

朵：你用什么方式来到地球？告诉我发生的事，那个经过。

玛：身体不见了。身体在另一个地方分解消失了，还有这个。。。。。。这多少让我想起一个【转运站】。你就像是电影里或舞台上的演员，你必须记住自己的台词，必须准

备要怎么演那个角色。我想确定就是这一个角色，还有我想做的事。会有一段适当的间隔，你如果仍然想这么做，才会前进到下一个阶段，真想去做的話，你必须进行细调。你要往在哪里？要有什么体验？想得到什么？不断进行细调，直到【传送站】的人在你的同意下决定你要去的地方。然后你就会经历被生下来的过程。

朵：那是什麼情况？

玛：我不知道。我决定等身体都准备就绪才进去。。。。。。就是在诞生之后。

朵：那是个好主意。

玛：我是这么想的。

朵：然后呢？

玛：我看到两段人生一闪而过。。。。。。最近的人生。。。。。。有意思。

朵：除了玛莉安之外的生命？

玛：对。最近期的。。。。。。我在维也纳曾经很有钱。。。。。。很出名。。。。。。社会地位很高。我在餐厅外头，一个像是宽大阳台的地方吃饭。我是个女人，拥有我想要的一切，但我讨厌我的人生。

朵：噢？为什么讨厌？

玛：我想去冒险。我有色彩，我有风格。我要冒险，但卻必须保持端庄和行止合宜，还要戴帽子，穿上十层的衣服，昂首阔步地走来走去，像是最华丽的。。。。。。真讨厌。

朵：你来这里不是为了这个，是吗？

玛：这个嘛，那是情绪、魅力和风格，但没有冒险。凡事还必须讲求礼仪。我也惊鸿一瞥地看到了另一世。我从波士顿出发，冒险横越美国，要到西部去过新的生活。我又是女人，但这次生活里没有魅力，没有色彩，没有音乐，没有名声，没有财富，也没有金钱。只有完完全全的冒险！

朵：和另一世刚好相反？

玛：完全相反。充满了冒险，可是我恨死了！我有两个小孩。。。。。。在途中生下了两个宝宝，但他们在旅途上死了。那是一辆运货的四轮马车。很辛苦。路像是永远都走不完。我们花了好几年的时间才到！但我们没有抵达目的地。我们原是要一路去奥勒冈州。。。。。。真荒谬！结果我们和某些人一起停了下来，待在某地生活。那是怀俄明州。我说：【根本没有神！】我会再来一次。我决定再多来一次，以便知道是否有神。。。。。。去认识神。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次，但我这次来是要认识神。

朵：所以每一世都有一个不同的理由，不是吗？



玛：对，便我喜欢地球胜过那个灰色的星球。我喜欢地球。

朵：你现在来这里有任何特定理由吗？

玛：我到地球来的次数好多，多到我不知道还有没有别的事能吸引我去探索。所以我现在想在人类的身体里，尽己所能地去认识神。这个比较重要。这里不是我最初的来处，也不是那个灰色的星球。我真正、真正的来处，是在我觉得我知道神的地方。我要地球人知道那个地方。

朵：那个地方是什么样子？

玛：我看到色彩。我看到多采多姿的喜悦情绪。我看到旭日东升。不是每天早上都有日出。有人在唱歌。所有的造物都在向早晨致敬。好多的喜悦。。。。。。哇，那是我的家！

朵：那是个有形的地方吗？

玛：那是个有形的地方，不是很稠密，但有实体。有建筑物、圆形露天剧场。。。。。。水晶被用来建造。这个有形的地方是个星球，不过没有负面的事物。我们不知道什么是负面的事物。负面并不存在。

朵：听起来是个完美的地方。

玛：这是我所知道的完美。

朵：可是你说你进入玛莉安的身体。你知道你的目的是什么吗？你来这里要做的事？

玛：我是来发现神。在我来到地球并变得自由以后，我唯一想做的事情就是帮助每个人自由。知道自由是什么感受。可是我不知道要怎么帮助大家自由。

朵：你对自由的定义是什么？

玛：没有罪恶。。。。。。没有羞愧。。。。。。没有小我力量。。。。。。只有自由。就这样。

朵：你的意思是人类不自由？

玛：人类不自由。对，他们不自由。他们从第一天起就学到自己是有罪的。【你违反了那个规定，真可耻。你没有拿到【A】，真丢脸。你不够虔诚，你应该感到羞耻！你真可耻，你有罪，你会下地狱！】没有人是自由的。

朵：这就是你来这里的原因？试图改变？

玛：我来是要变得自由，如果我能的话，也要帮助别人自由。噢，对，在埃及的时候，在那个学校，我曾经是自由的。我不知道怎么回事，但我很自由。。。。。。我那时是黑人，男性。。。。。。好自由。我知道自由是什么。

我不知道这一切会导向何处，但我认为我们应该回归这次催眠的初衷，也就是找出出和那艘太空船有关的经验和更多的细节。

朵：所以你的身体偶尔会被带进太空船接受治疗？

玛：以前是。我不知道现在或未来会不会，但以前是。

朵：这是为了让身体有能量，而且保护平衡。

玛：显然是。

朵：他们追踪从他们的家乡来到这里的人。是这样子吗？

玛：是的，因为我的灵魂在那个灰色的地方总是不满足。。。。。。我不知道那里叫什么名字，那个灰色金属模样的地方。我对那儿仍有眷恋。那里有奇怪。。。。。。长得很奇怪的人。

朵：他们觉得有义务要追踪你的情况。

玛：我们之间有连接。

朵：他们照顾你。

玛：这样很好。

朵：好。你可以问他们更多的问题吗？

玛：那些外表很奇怪的人？（对。）好。

朵：玛莉安想知道她的身体有没有植入物。你们能告诉她有关这方面的事吗？他们懂我们的意思吗？

玛：他们知道。。。。。。他们在讨论。他们说——我不知道是谁在说，他们只告诉我，我的身体里确实有植入物。

朵：玛莉安身体的哪个部位有植入物？

玛：噢，哎呀！听起来很多的样子。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个可能！耳朵里有一些。我不知道那些是什么。噢！那些是为了透过我的耳朵听声音，听我听到的。我一直怀疑的膝盖部分也有一个。我这辈子大部分的时间都有非常敏感的肠胃道。我必须查查这点。他们说就很容易就受到消化问题的感染，所以那个植入物是为了要帮助我。我也必须看看，那是不是在针灸脾脏经络的位置。

朵：膝盖的植入物和消化道有关吗？

玛：很有可能。

朵：玛莉安认为她的前额有一个。有吗？

玛：那是为了不让她看到，所以堵住了。如果她与不可思议的广阔宇宙连接。噢！我想看！

朵：那是第三只眼的部分吗？（对！）她以后会被许可看到吗？（会。）所以最后那个东西会被解除？

玛：渐渐的，它会分解消失。

朵：她认为她的右手臂里有东西。那里面有吗？

玛：不是每样东西都被移除了，被移除的并没有问题。那里有个电晶体。是为了维持活动。。。。。。她有个非常内向和内省的性格倾向。这是个维持体内活动的电晶体，维持体内的能量活化，但她现在不需要了。这个东西有多次造成玛莉安的不适，引发严重的疼痛。这不是我们想要的，但已经在她已经不再有罪恶感，不再觉得羞耻；她现在她自己的能量。这一个（指电晶体）并没有干扰到她的身体动作。

朵：她的体内还有其他她需要知道的植入物吗？

玛：没有。她不应该理会那些植入物，它们对她只有好处。

朵：我听说有些植入物像是追踪装置。是吗？

玛：是的，我们可以追踪她的位置。她已经不需要到船上来了。我们现在不用她到太空船就能帮她平衡。

朵：她有个身体方面的问题。她想了解她的血压。

玛：血压很高的时候，她应该要观察，是不是把别人的责任扛到自己身上了。她想解决这个问题，修补每个人并解决每个人的问题。她因此承担了这一时的业力。她不该承担这个沉重的责任。那不是她的担子。当她的血压上飙高时，叫她观察，她承担了信的负荷。

朵：你认为那些是她的客户吗？

玛：大部分不是客户给的，因为他们之间有个平衡——她提供她的服务，并收取费用。（玛莉安在医师的诊所当护士，但另外也替人针灸。）那是个平衡。不过朋友因为她的自由、智慧和关怀来找她。她感觉到作为朋友的责任和义务，可是那不是她该去承担的。这对来找她，把问题丢给她的人而言，并没有好处。她需要意识到那不是她的责任。事情其实很简单。那不是她的责任。当她开始替别人承担和解决问题时，她需要保持客观。若她开始承担，她必须意识到自己可以听人诉苦，但不需要替每个人解决问题。所以只要观察就能给她非常大的帮助。她需要做的是容许别人对她诉说他们的问题，而她获得的则是学会聆听而不跟着陷进去。她若能做到，便会提升这次旅程的意义。当她的内在

强烈地渴求认识神，当那役渴望发展时，她会朝着她想要的方向前进。这不是在书本或课堂上能学习到的事。单是她想认识神的这份渴望，就能扩大和深化她的工作。

朵：但医师让她服用药物。

玛：只要观察就好。当她注意到自己的血压变得比较稳定，而且越来越能维持在健康的范围时，她就能逐渐排除那有毒的药物。

朵：我知道你们不赞成服药。

玛：对。我们宁可不要。天然物质很好，也已经开始发挥效用，对她的血压有些帮助。

玛莉安列出了生命中发生过的几起不寻常事件，她希望能够得到解答。其中一件是玛莉安和她的兄弟晚上开车时看到三个幽浮。那件事吓到了她，她想知道那是真有其事，或是一场梦。

玛：那是你们称为【灵魂出窍】的时候发生的真实事件。那不是第三次元。那是一次约定好的【灵魂出窍】。

朵：但她的兄弟也在场。

玛：那是个约定好的会面。他们同意会面。

朵：他们以为他们在开车，不是吗？

玛：他们是在开车。他们是这么记得的。他们把事情记成了一辆交通工具。他们对交通工具的记忆是汽车。实际上他们没有车。他们以灵魂的方式会面并观看幽浮。他们不想待在那个地区，所以立刻就回到各自的身体。

朵：她说那件事让他们两人都很害怕。

玛：对。那个地区还有其他的活动。

朵：她以为幽浮是负面的。

玛：不是幽浮负面。她当时必须离开并回到身体里。她走得很匆忙。那和幽浮无关。她的心智把这两样串在一起了。那并不是一次负面的体验。

这就是所谓的【记忆屏障】或是记忆覆盖。你以为自己看到了某样事物，实际上却完全不是那么回事。现在我明白，即便是你以为自己在做某件事，事实上可能是另一回事。她以为自己在开车，但其实她是灵魂出窍。具有保护性质的记忆屏障是由外星人结合她的潜意识的协助，所编造出的一个安全且不令人疑惑的记忆。在这种情况下，【眼见不一定为实】。

另一件她想要弄清的事件，发生在她住下山上自家农场的期间。当时有某种能量笼罩整栋屋子，房屋因此摇晃了起来，这个情况发生了好几次。

玛：这两件事都是有旁观者目击的真实事件。她认为自己一定要看到第三次的实体交通工具或飞行器，而这两件事都是为了让她的的心灵得以扩展，让她可以接受无数的可能性。。。。。（她停顿下来，面带微笑）幽浮不只是飞行的碟形物而已。有些飞行器是生物制品。它们看来一百五十多公分高，但你一走进去，它们就扩展成八公里。有些频率甚至可以覆盖这整个星球。

朵：这比较像是一种频率？不是实在的物体？

玛：那是一个频率载具。

朵：就是房子震动摇晃？

玛：对。她会回想起在山上的房子后面看到了第三次的飞行器。她因为感觉很不舒服，所以进入层里。但接着她又走了出来，因为她意识到如果有存在体想跟她接触，就算她在屋里也不会有什么用。他们反正都会来的。然后它就不见了。不过还有别种飞行器。她有两次遇到肉眼看不到，也不是第三次的载具，她感受到它的力量与影响。你看不到它们，但你能感觉到。

从我的工作可以越来越清楚地看出，许多目击外星人并有实际互动的事件，只是他们在追踪自己人，掌握那些志愿来到地球的勇敢灵魂的动态。这些志愿者来到地球之后并非孤立无援，而是受到了仔细和关爱的照料。

## 第二十章 照顾自己人

茱蒂是身体有很多问题的治疗师，我们的催眠重点就是她的健康。因为父母亲的关系，她有个问题重重的孩子时代，导致她充满恐惧，思考也往往专注在负面事物上。我怀疑这些可能是她的身体之所以会出状况的原因，但这次的催眠却意外地转了个弯。

茱蒂进入催眠后的场景一片漆黑，我以为她回到了前世的某个晚上（这种情况时有所见），但她却说：【我在一个很暗的地方。现在不是晚上，可是这里很暗。我不要开灯。我不想看到他。我不想看到这里的東西。】我向她保证，她不必去看任何她不想看到的。但我继续问问题，好让资讯开始流动。【这是个房间。有灯。他们在进行些什么，但我不想过去。我不想看。我看到动作。像是有一道光束。房间里有个地方有光，很亮。这道光束。。。。。。我不想睁开眼睛。】

朵：如果你不想看就不必看。你可以用另一种方式去感知这件事。你在房间的哪里？

茱：在光束的正中央。房间很暗，但中央有光，我躺在光的正中央。感觉冷冷的，像钢铁一样冷。

朵：可是你说你感觉房子里还有其他人？

茱：他们在光线外。我不想看到他们。他们让我很害怕。

朵：没关系。你知道你不是一个人。我在这里陪你。我们只会看到你准备好要看的事。  
你几岁？

茱：四岁。

朵：所以你还很小。我不怪你不想看。你怎么会到这里来？

茱：不知道。我本来在睡觉，然后醒来了。他们吓到我了。他们有奇怪的手，脸也很奇怪，我不想看他们。

朵：所以他们长得跟我们不一样。你不用看。不过他们的手哪里奇怪？

茱：手指头又长又弯。弯弯的。他们在碰我。我不要他们碰我。他们之中有个女的不断把手放在我的手上，碰我的手。我不知道她要干什么。

朵：她碰你的手时，你有什么感觉？

茱：湿冷、粘粘的。摸起来很怪。大头，长长的手指。

朵：你有跟他们说话。问他们问题吗？

茱：没有。那个女的要我说话。她想我说话。碰我的那个要我说话，但我怕她。她要我跟她说话，可是我不想。

朵：为什么你说她是女的？

茱：不知道。她就是个女的。感觉是。

每次遇到这种情况时，我会请个案问那些存在体问题，并让他们回答，通常就会得到答案。

朵：喔，你知道，和她说话可能会很有趣。或许我们可以发现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是个好主意，不是吗？然后我们就能知道了。我们总是会害怕那些自己不懂、不知道的事。你认为她想和你说话？

茱：我想是吧。她知道我很害怕。我觉得她是想叫我不怕。她想让我感觉安心或什么的，可是我不信任她。或许他们只是想骗我。我很困惑。

朵：我们问她一些问题吧，或许会有帮助。问她为什么你会在这里。看她怎么回答你。

茱：她说我病了。他们正试着帮我。我的身体里面有个什么坏掉了。

朵：你知道你生病了吗？（不知道。）问她你的身体里什么坏了。

茱：她把双手放在我的胃上，可是我不晓得耶，她不是真的在说话。我不知道要怎么解释。她用手一指，我就知道她的意思。她指着我的肚子。

朵：你想让她帮你医治好吗？

茱：如果不会痛的话。

朵：告诉她只要不痛就可以帮你治疗。她怎么说？

茱：不会痛。其他人要来了。她不会离开，不过其他人要来治疗我。

朵：他们在做什么？

茱：有个东西在下降。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有个东西要下来了。金属。在我的肚子上。我没有感觉。

朵：那她跟你说的是真话，不是吗？

茱：对。不痛。

朵：感觉像什么？

茱：热热的液体。

朵：你可以找其他人问一些问题吗？他们里面某个知道更多的人？

茱：我觉得我没办法要他们跟我说话。她是唯一会跟我说话的人。

朵：或许他们太忙了？

茱：或许吧。我不知道。但她没问题。她不是坏人。

朵：他们还要做别的事吗？

茱：感觉好像要把我切开，不过我不知道。我的肚子上有一条向下的线，我不懂，我没有感觉，不过有开口，有一条线。像是他们在打开什么。

朵：问她他们在做什么，这样你才能了解。

茱：我刚听到：**【修复功能失调。】**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修复功能失调。】**

朵：为什么他们要做这件事？

茱：太多的虐待，太多的痛苦。我不知道，我听到的就是这样。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太多的虐待，太多的痛苦。】**我不懂。

朵：为什么他们要对你做这件事？他们认识你吗？

茱：被指派的。被指派的？我听到：**【被指派的。】**监测。被指派的，监看。

朵：听起来，既然他们在照顾你，他们应该是好人。他们做好之后，会送你回家吗？（会。）

所以他们看着你。他们监看你，这样你有问题的时候，他们就会知道？

茱：这不是第一次了。

朵：你以前也曾经需要修复吗？

茱：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第一次修复，但我不是第一次来这里。他们监测，看着我。

朵：可是有人看着你，照顾着你，是件好事。你叫什么名字？

茱：艾乐诺。

访谈的时候，茱蒂虽然没有提到童年时曾遭受虐待，但我以为我们看到的是她童年的一幕。（我对每位个案都会进行两个小时或更久的访谈，以便在催眠前对他们有一番认识。）现在情况不同了。这个四岁小孩不是茱蒂，而是一个名叫艾乐诺的女孩。茱蒂会看到这一世一定有原因，所以我必须追踪下去。

艾乐诺说她和爸妈住在一间大房子里。当我问他们对她好不好时，她回答：【有时候好。】我觉得我不能直接问虐待儿童这么可怕的事，特别是情况严重到有需要修复的损害。我引导她往前，到了他们完成修复工作，再问她发生了什么事。【他们要怎么带你回去？】

茱：白色。我看到光。光束。她和我一起进到光，然后帮我回到床上。有一点痛，不过没关系。

我引导她离开那个场景，往前到另一个重要的日子，并问她看到了什么。

茱：我在对我的人说再见。这些是我的人。

朵：你是指你的家人？

茱：不是，他们是我的子民。我是他们的皇后，或公主。我在对他们挥手。有成千上万的人。我站在一个很高的地方，俯瞰着他们。我必须离开一阵子。

朵：你必须去哪里？

茱：一个使命？一件帮助我的子民的事。那会帮助到比他们更多的人。我在对他们挥手。他们全都充满了感情。我不想离开，可是我知道我必须。是我选择了要离开。我对他们有好多的爱。

朵：你知道你的使命是什么吗？

茱：回到起源，完成循环。

朵：起源？这是什么意思？

茱：就是我们的来处。

朵：你知道那个地方是什么样子吗？

茱：困难，跟我在生活比较下。这一世充满了喜悦，生命很美丽。回到起源是件难事。

朵：为什么难？

茱：匮乏。限制。不佳的理解力。困难的任务，但必须得去完成。

朵：你说你必须完成循环？那是什么意思？



茱：是的，循环。一切都在循环。需要完整了才能结束这个循环。需要加到起源。起源很老。很老的能量。很老的课题。为了完成，意识反转是必要的。这个循环里缺了一些片段。需要回去填补那些片段，才能完成这个循环。起源缺了一些循环，不完整，所以有人必须回去。去了解，去理解源头资讯，必须回到起源，完成循环。

朵：可是你说缺了一些片段？

茱：这个已经开始的循环缺了一些成分。那些是完成这趟旅程必备的成分。整体缺失了一些元素。

朵：你为了找到这些缺失的元素，必须进行另一个任务？

茱：任务已经决定。我要离开去进行任务了。

朵：你的任务是什么？

茱：回归源头。功能失调。回到起源。

朵：起源是什么样子？那个地方看起来怎样？

茱：稠密。困难的能量。非常古老。需要重新同化古老的能量。原型很老。思维很老。意识较低的振动。要与较低的能量同化有很多选择。要做个选择。有很多选择都能完成循环。群体的决定，这涉及了群体，跟很多人有关。。。。。。我主要目标的选择以我为主，但做决定时，会有基本的一群人涉入。

朵：所以他们是在帮助你？给你意见？

茱：对，给我意见。针对很多、很多的选择，很多、很多的选项，给我意见。整合出一个计划。时间线很重要。检视时间线很重要。整合在一起。整理出特别的问题，检视特别的问题。有各种不同的时间线为要去完成循环的人提供了机会。最终的决定在于我。

朵：你是在看所有的可能性吗？

茱：同时，时。需要在那些次元里花上一些时间才能完成循环。

朵：你知道缺失了那些片断吗？

茱：知道。我们知道缺失了哪些片段。我们知道。我们知道我会去哪里。

朵：你对那些可能性有什么想法？它们看来是简单还是困难？

茱：这和任务没有关系。困难度和任务无关。那是必须的。

朵：所以不见得都是容易的事？

茱：对。离开自己的家，离开自己族人的决定，要离开同伴是很困难的。但是选择完成循环是有必要的，这也是对我的要求。要完成这个循环有很多的选择。非常多，我们正把范围缩小到一个在许多层面上的经验。

朵：我们去看看最后的决定是哪个。你已缩小了所有可能性的范围。你最后做了什么决定？

茱：人类。

朵：你以前进入过人类的形体吗？

茱：我曾经是人类，但对人类来说，那已经是非常久远以前的事了。

朵：所以间隔很很久？（正确。）你认为再次当个人类是明智之举？

茱：这是达成目的最简单路线。人类体验到这个旅程中的所有选项。由于选项是这么多，做出正确的选择便很重要。人类是为了这个目的才去体验。这是最直接的路线，

她既然已做出决定，我引导她往时间前移，到她进入人类身体的时候，并问她的感觉。她皱起眉头。

茱：很紧。受限。很难调整。

朵：你说调整是什么意思？

茱：困难的形体。分成各自独立的部分。适应环境比想像中更困难。

朵：你现在是在一个小宝宝的身体里吗？

茱：婴儿。病得很重的婴儿。

朵：婴儿怎么了？

茱：情绪问题，情绪上的不适。连接得不舒服（指身体与灵魂的结合）。婴儿在哭。

朵：所以你有适应身体的问题。但这是必要去做的事，对吗？

茱：正确。

朵：你既然决定了要做这件事，现在就必须坚持下去，不是吗？（没错。）除非你找到缺失的片段，否则不能回去？

茱：完成循环。必须完成循环。

朵：你认为这会是容易的一生，还是困难的一世？

茱：就人类而言，很困难。

她的回答开始缓慢迟滞，渐渐的就不回答了。我知道她现在较认同她的身体，而洞悉事情的那部分则逐渐隐退到幕后。为了得到更多的答案，我知道该是呼唤潜意识出来的时候。

朵：我们以为她会回到某段前世。她看到那个小女孩，他们在替她治疗的时候，那是怎么回事？

茱：连接资料，好让她了解。她这一世的消化问题是源自于那个时间架构。

朵：艾乐诺那一世？（对。）但他们修复了损伤，不是吗？

茱：只修复到一个程度而已。那一世还有其他的损害。他们试图修复，但没有修复完全。艾乐诺遭受了很大的伤害，影响扩散到这一世。她只活到少女阶段。有太多的伤害。她在这一世也遭受虐待，一样没能适度处理。介入（指修复）不是每次都很成功。

朵：但如果茱蒂的前世已经有过这个体验，为什么她这一世要再度体验？

茱：在缺乏对问题根源完整的了解和整合之下，她无法完成她的循环。

朵：她在那一世没有完成所有该学的事？（正确。）所以一切必须又从头开始？

茱：不是所有的都从头开始。只是那个循环。有部分已经完成。不需要重新所有的学习。处理的是那特定一世里最脆弱的部分。

朵：然后你们给她看到的第二段是她离开她的子民，必须去做一个决定。是那个灵魂进入了现在的茱蒂身体吗？

茱：正确。那是她真正的来处。

朵：她看到有一个还没完成的部分？

茱：艾乐诺没有完成。所以这个灵魂决定回来完成这个过程。

朵：但茱蒂这一世过得很辛苦。有许多挑战。

茱：对。她要求许多介入，以便完成这项任务。

朵：现在她有一些身体问题，并为此忧心。你们说那是另一世留下来的？

茱：有部分是艾乐诺那一世的结果。介入不是每次都很成功。这一个灵魂群组很难跟这个人类同化。这个任务很困难。身体受到了很大的伤害。

朵：这是因为童年遭受虐待的关系吗？

茱：没错。这是任务的一部分。这会让循环变得完整。替许多人带来觉察和意识，以克服童年时遭受的虐待。她的选择是在许多层面上同时互动。

朵：那么她对其他相关的人，她的父母，有要偿还的业吗？

茱：有一些，蛤可能不如你们认为得多。以因果而言，实际发生的事情并没有她以为得那么多。她已经开始觉察到多重的层面，但这对她在这个身体形态的能量造成了干扰。

我知道现在该来谈谈茱蒂的生理问题，这毕竟是进行这次催眠的主要原因。我要她把它们释放到过去；它们本该的位置。潜意识同意该是放下的时候了。茱蒂的肾脏和膀胱都有问题。

茱：她的肾脏在消化老旧能量的时候产生问题。她必须排除老旧的能量。旧能量可以说在拉住她，让她无法前进。她等于是双脚在现在，身体在过去。两者之间缺乏整合。

朵：她肺部的问题呢？

茱：那是离开家的悲伤。哀伤。她花了太久的时间去整合和完成，比她预期的还久。悲伤。她想念她的子民，她的家人。有很多的误解。校正令身体承受不了。她完成了很多部分，但她意识到欠缺，意识到有一个部分尚不完整，所以她希望能去完成。

接着，潜意识准备要来修复茱蒂体内受损的部位。我向来觉得这个部分很引人入胜，我希望潜意识告诉我它在做些什么。【能量正被移除。同化中。】我知道潜意识拥有的力量和能力，但它突然间遇到了问题。【移除的机会有限。阻塞。损害。处理中。】我潜意识，我能否在它工作时继续问问题，它说可以。

朵：她这一世是否常常进行修复？（是的。）她想知道她和我们所称的外星人是否有关系。

茱：那是她的任务，它们是任务的一部分。与那些物种互动是任务的条件。

朵：就像他们跟艾乐诺那样。

茱：正确。那是任务中属于互动的部分。在她最真实的感觉里，她从这样的互动中受惠。艾乐诺的恐惧造成了一些问题，但那些物种没有要伤害她的意思。

我钻研这个领域已有二十五年之久，所以我知道她说的是真的。我从未遇过有人受到伤害的案例。恐惧只是他们的错误认知和对不了解的人事物的反应。

茱：当时虽然修复了损害，但损害是一次又一次发生。无法每次都修复。

朵：那现在呢？她愿意放下，释放堵塞，除去老旧的能量。你们能解决她的问题吗？

茱：正在释放中。但她的腹部仍紧抓着对未知生物的恐惧。

朵：那么只要她了解他们事实上是在帮助她，情况便会好转。

茱：是的。困惑来自于意识的不足。所有来到这个地区（指地球）的任务都需要互动。与她互动的那些物种是仁慈有爱心的。他们使用人类是有目的的。这是个共同的合约。无法处理这个资讯。。。。。。他们从人类物种身上学习。他们是合约中的一方。他们的外观通常遭致误解。很大的误解。她的任务也包含了物种之间的完成与圆满。

潜意识继续治疗茱蒂的身体，卻持续遭遇困难。【我们正在处理胃部的器官损害。正试图处理这个问题。这是旧的能量，旧组织。跟过去的连接。体内有一个以上这样的受损部位。这个身体很难支撑自己。】

朵：这是为什么我们想要修复它，好让她能做她必须去做的事。

茱：她的时间未到（指离开地球的时间）。她还没完成她的任务。她不会离开。她的意愿很强。

朵：她害怕自己是不是要死了。

茱：她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她会选择自己的死亡。她的身体有多个器官损坏。有些来自于这一世，有些不是。它们有连带关系。

朵：全都混在一起。

茱：没错。困惑，老旧的情绪。试图理清。觉得困惑。她对自己是谁茫然不解。她看自己是个人类，但又觉得自己是另一种物种。她一度是和她合作的那些物种之一。她在排斥自己的物种。她已为这两个物种的差距/分歧架起了桥梁。她的任务有部分是要完成循环。搭桥梁。她需要一个介于两个物种之间的桥梁。有道能量桥形成了。我们正在检视。她的第五脉轮有器官损坏，在她的能量场。移除中。

朵：我们让你们很忙。

茱：没错。我们在同化、调整。在多重层面上移除堵塞。替身分架起桥梁。。。。。。困惑，次元上的困惑。她无法自己消化大师的领会。她正在尽力提升她的意识，但还不够。身体跟不上意识的提升，造成痛苦、不适、瓦解。意识和肉体需要整合。整合是在夜间进行。没有正确地同化。太多资讯。身体跟不上。身体没有正确同化。身体机能失常。我们正在调整。没有药物，没有手术。这是她的终极渴望。这在合约里。我们同意她可以同化，并向较高层次提出要求，创造完成同化的途径。我们还在矫正。这是缺失的母体。重新排列中。完成重新排列之后，所有的基体会完成，全部都能整合在一起。不需费力。器官损害被移除了。她必须选择活下去。

朵：我想，只要没有任何不舒服，她会选择活下去。

茱：没错。合约完成了。任务完成了。跨物种关系完成了。正在进行基体的修复。寻求较高权限者来完成。

朵：他们会授权你们处理吗？

茱：等候中。任务完成。我们已经完成对这个身体所有的工作。她现在获准入睡。被准许进入较低的意识，让这个肉体得到完整的疗愈。

朵：她需要睡觉，这样身体才能在夜晚恢复活力和能量。

茱：了解。她原先需要提升意识，以便于整合。现在整合完成了。她会获得许可，进入较低的意识，好让她能够睡觉，并让身体重新启动，继而完成任务。以人类的说法，一切会在三个月内完成。她不需要服用任何药物，不会感觉到任何疼痛，但会察觉一些不适。这需要三个月的时间才能完成。不舒服的感觉会越来越少，最后消退。她会察觉到。她不会感到痛，疼痛将消失。平衡出现。她脊柱不适的根源在于基因。我们正在调整，

正在矫正。这也会矫正身体其他的部位，容许身体重新校准，所有的器官系统都将动作得很理想。脊柱内的堵塞造成了各个器官的机能失常，也对她造成影响。但现在都在调整中。她会发现她的髋部变平衡了。她将撑得起自己的骨架。

然后潜意识宣布它做完了。来找我催眠的个案通常只需要医治一或两个身体部位，但在茱蒂的情况，潜意识必须专注的地方很多。它花了比较久的时间，而且需要更专心。接着，它宣布：**【该是她充满活力的时候了。】**

我跟平常一样问它，有没有要给茱蒂的临别讯息。**【我们欢迎你，要保持平静。你是从反期待的那一个。不要急。她和许多人一样，因为执行任务，因为自己所成就之事，而得到我们的尊敬。她是怀着很大的勇气才能做到，她是备受尊敬的。我们会更常来看她。意识还有另外一个层次。她知道的。我们很有你能协助她。】**

朵：我在你们的协助下帮助许多人。没有你们，我办不到。

很多有幽浮经因的个案告诉我，他们也遇到那个对小艾乐诺非常关心和同情的外星存在体。他们对那些存在体的描述总是一样的：慈爱、关怀，带有一种女性的能量。由于那些存在体每次都会安慰外星人医治的对象，我称他们为**【护士】**型外星人。而说到小灰人或是真正在做治疗的外星人时，个案不是说他们很忙，就是非常专注于他们在做的事。**【护士】**的任务似乎是照料个案，让他们感觉自在和安全。虽然个案都说**【护士】**很丑，皱纹非常多，却散发出美丽、镇静的能量。

本章的安全也显示，纯净的新灵魂在进入身体后所面临的困难。身为人类小孩，艾乐诺很惧怕替她治疗的生物，全然不知自己曾是他们的一份子。为了能够在这个世界生活并保持理智，这个记忆必须被消除。因此在她的眼中，他们就是外星人，而且很吓人（大多数人类也是抱持如此看法）。殊不知这些外星人只是在照顾和监看自己的族人。他们绝不会在族人志愿来到这个奇怪且充满敌意的星球后，抛下他们，置之不理。然而，对外星人那份深深的恐惧，却延续到茱蒂这一世，造成她严重的生理问题。前一世的虐待也留下了细胞遗毒，让茱蒂的身体变得很健康。两者相加，情况变得更难缓解。茱蒂这一世在幼年时期也遭受虐待，只是访谈时并没有告诉我。而我向来知道，只要潜意识认为适当，没有什么事会避而不谈。它知道个案的一切；没有什么是秘密。

## 第二十一章 童年遭遇

这次的催眠是2002年9月的事，她点在北卡罗来纳州的夏洛特。当时我驾车横越北卡，在罗得、夏洛物和格林斯伯罗三地进行巡回演说。抵达夏洛特后，我到地方的幽浮大会上演讲。

派翠西亚是个美丽的金发女子，很懂得怎么梳理装扮，看上去就像模特儿。她的工作正是一位梳化妆师，她本人就是自己手艺的绝佳示范。

派翠西亚认为自己不曾与幽浮有过接触，但长久以来对幽浮一直很感兴趣。她只记得在1970年年代有过一次近距离的目击。印象中她在一大早走出公寓，准备开车去工作。关上门时，她碰巧抬起头来，看到正前方有一艘巨大的太空船，转到着红光与蓝光，十分美丽。她凝视太空船是那么清楚，那么巨大而明显。这个记忆一直令她着迷，不过她很确定事情的全部经过就只有这样。

派翠西亚想在催眠时探索这件事，回到那一天，挖掘出更多关于那艘太空船的细节。我一如往常提出警告，倘若纯粹出于好奇而想进行这类型的催眠，可能会打开了一个再也无法放回原位的虫罐。保护个案永远是我的第一优先。我每次都跟他们说：【无事何须自扰。】通常只有在幽浮和超自然的经验对个案的生活造成困扰，我才会深入探索。如果他们只是出于好奇，我会告诉他们，结果很可能超乎他们的想望。这类事情最好不要去理会。派翠西亚了解的我意思，但她认为不会有什么问题，因为她知道那天早上没有发生别的事。那不过是一个近距离目击一艘大型太空船（或者别的东西）的经历，只是她一直无法忘怀，甚至因此燃起了对幽浮的兴趣。

派翠西亚一进入深度的出神状态，我便带引她回溯到目击太空船的那个早上。一般来说，我必须从后门偷偷接近，先回到事件发生前，再温和引导个案前进到事发当时。但这次的情况不同，派翠西亚到她准备出发去工作的时候。但我才说：【现在你离开了公寓。】她就脱口而出：【他们在看我！】她的声音流露出恐惧，人变得很激动。【他们在看我！】我想知道她说的是谁。

派：那些生物，他们在看我。

朵：什么生物？

派：他们一直在看我。他们告诉我他们有两个人，在太空船里，就在我的公寓上方。

朵：你现在在外面看着它吗？

派：对，我最初记得看到是红光和蓝光，但不是的。那是一艘太空船，看起来像颗绿色的球，就偈是圣诞树上的圣诞球，只是你看得到里面。

朵：这绿色的球跟房子比起来有多大？

派：也许有一百五十多公分。大小还好。我不知道人类进不进得去。但它是透明的，上面看来有一个小小的盖子，就像那些放在圣诞树上的玻璃装饰物。它微微发亮，不过我看得见里面。我原先以为它有颜色，现在却看不到任何色彩。就是一颗透明球。

她的潜意识显然竖立了保护的记忆屏障，不然就是覆盖了一层印象上去，这样她对事情才有不同于真相的记忆。在调查其他许多案例时，我也曾发现真正的事件和个案意识中的记忆不同。这么做学是为了保护当事人，不让他们受到创伤。因此，他们所记得的和实际发生的状况并不一样。当然，因为个案对事件留下的记忆常是令人害怕的负面经验，有时也会引发潜意识没料到的问题。现在潜意识让派翠西亚的记忆在没有任何阻碍的情况下呈现，显然它认为该是让她想起事情经过的时候了。

我在其他的案例也发现，太空船看起来比个案预期的小，似乎里面容纳不了多少人。但他们进入太空船后，却会发现自己被那个外观给骗了。相较于外观所见，里面要大上许多。外星人似乎可以操纵大小、空间和时间。《监护人》一书就有探讨这些案例。另一个有趣的面向是，派翠西亚现在体验到目击那艘太空船的恐惧，但在记忆中，她却只觉得好奇。人在催眠状态下，往往会有不同的情绪浮现。

朵：你说里面有人？

派：对。我只看到眼睛。那是有眼睛的生物。他们在天上，一直在注视我。他们不是要伤害我，只是在看我。

朵：你怎么知道他们在看你？

派：我感觉得到。他们也跟我说他们在看着我。

朵：这是你第一次看到他们吗？（不是。）

这绝对不是意识的记忆。派翠西亚说她从来没有跟外星人有过任何接触。

派：我当时三岁（非常激动），他们从窗户进来。我得醒来！

她在试图使自己睁开眼睛，想从出神状态回来，但我知道她这个经历最后会被证明是正面而非负面，因此我阻止她睁开。倘若她曾有过很大的创伤，我的因应方式不会是这样。她若是在这个节骨眼从出神状态回来，心里必定会挂念那个经历，并把它认识为负面的事。我也知道，届时她一定会有一种没有完成的空虚感。所以，我强制地指示她闭上眼睛。但她仍然在抗拒，并坚持自己必须醒来。就在我决定了要引导她离开那个场景，改用别的方式探索时，没想到她忽然看到某样东西，反而把我打住。她的好奇心凌驾了恐惧，不让我移动她。

派：等一下。噢，等一下！



我给她安全和受到保护的指令，还有如果她想的话，她可以从旁观者的角度去看那一幕。

朵：除非你准备好了，否则你绝对不会被允许记起不该记得的事。你非常安全。如果是时候了，你就会记得。你的潜意识将只会容许你想起此刻需要知道的事。闭上眼睛。

派：我想我的眼睛没有张开。

朵：如果你想的话，可以从客观的第三者去看。你三岁发生了什么事？

派：他们从窗户进来我的房间。他们从窗子爬进来。我躺在床上。他们从窗户进来。

朵：那时房里很暗吗？

派：我看得他们，所以够亮了。他们和我以为的样子不同。他们不可能是那个样子！他们看起来不对！他们不。。。。。。我看到的不是这样。

朵：告诉我你看到什么。

派：看起来眼睛红红的，一张皱巴巴的脸，没有脖子，有点驼背，还有。。。。。。他们的样子不对。

朵：他们很高大吗？

派：不会，可能一百六十多公分左右。

朵：他们是什么颜色？

派：我看不到颜色。他们就是有个很怪的外表，嘴和鼻子之间全都缩在一起，眼睛大大的，不是斜斜的，而是睁得大大的。他们从窗户进来。好像是来检查我。有一个过来到我的床边，他正对我的小睡衣做什么。他们解开了睡衣的扣子。他好像是医师，只是来替我做检查，确定我的身体功能动作良好。我得了猩红热，他想确定我不会有问题。

朵：你生病了。（对。）猩红热让你很不舒服，不是吗？（对。）

派翠西亚醒来后说，她听妈妈说过，她很小的时候患过猩红热，但她自己对这件事完全没有印象。

朵：所以他只是来检查你的身体。他怎么做的？

派：似乎是在我的胸口上施压。也许是振动还是什么上升了，他就知道我有没有问题。我看到的只有这些。他把手放在我的胸口上。

朵：他有几根手指？你看得到吗？

派：看起来很粗，好像有三根主要的，还有一根拇指还是什么的。看来又大又丑，跟我们的手不像。反正他又大又丑。

朵：噢，就是我们会觉得丑就是了。

派：他很丑。当然啦，我从没看过长这个样子的人。

朵：他把手放在你的胸口上，然后透过你的胸口传送振动给你。（对。）感觉好吗？

派：对。感觉很温暖。他知道我没事。

朵：所以他很好心，不是吗？

派：是啊。只是刚开始的时候，他吓到我了。他好像在告诉我，他会再回来，再帮我做检查。然后他转过身，就从窗户出去了。

朵：你对他要再回来检查你有什么感觉？

派：他没有伤害我。他看来像是老妖精。妈妈有念童话书给我听，他的样子就像是书里的妖精。

朵：你用这种方式描述他很有意思。

派翠西亚虽然对幽浮现像很感兴趣，但她虽然对不同种类的外星人不是很熟悉。我因为工作之故，已经接触到这一型的外星人好多次，渐渐地开始他们为【护士】型外星人。虽然她说那是个男性，不过有很多人都说他们有一种女性氛围，只是从来没有人描述到性器官。他们似乎比典型的小灰人更有同情心，所以我称他们为【护士】。比起机器人型的小灰人，【护士】似乎更像是身体的存在体，他们有自己的思考而非自动化地执行任务。我的个案每次都把他们形容成皱巴巴的，丑丑的，然而却非常善良亲切。不过护士很少会执行实际的医疗程序，所以派翠西亚接触到的也可能是另外一个类型。

当人类躺在太空船里的工作台上被外星人检验或医治的时候，他们常常因为不知道自己身处什么状况而惊恐不已。护士就是在这个时候出现在台边安抚他们。个案总是能够感觉，她在向他们保证不会有事。小灰人则都很机械化，很有系统地在忙他们的事，没有任何外显的情绪。与小灰人相较，护士是不同的类型，虽然外表吓人，态度却很温和。

朵：他走了？

派：对，但他们仍然在观察我。我想他们把某个东西放到我的身体里去了。

朵：什么时候放的？

派：在我更小的时候。真的是小孩的时候。

朵：喔，三岁是小孩啊。

派：嗯，那是我更小的时候。我现在长大了。

朵：三岁就算大了？（对。）你认为他们是什么时候把东西放到你的身体？

派：我想是我出生的时候。我出生时，他们就把东西放到我的身体里。

朵：放到身体的哪个部位？

派：让我看看。好像有东西在脑下垂体附近。有东西在前额那里。他们把一个像是晶片还是什么的放进去。很像玻璃，但我想不是玻璃。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我不知道是不是那个男的做的，也许是他的朋友放的。我看着他们把东西放进去。他们是在我进入身体之前做的。

朵：当你的身体还在妈妈身体里的时候？

派：是在我跳进去以前，在我（指灵魂）进入我的身体里以前。他们把某个东西放在那时。

朵：即使你的身体还在妈妈的体内，他们也能这么做？

派：对。他们做了。对，他们放了！那是我生来就有的东西。他们说那是我一辈子都会有的东西，这样他们随时都能知道我在哪里。那是一个追踪装置。

朵：你对这件事有什么感觉？

派：他们没有伤害我。我觉得他们是好人。他们对我很好。妈妈不在的时候，他们会陪我玩。我们去到院子，没有人会在那里。以前姐姐不在，爸爸也不在的时候，他们常和我玩。他们总是跟我说，不要告诉别人。

朵：为什么不要？

派：因为这有可能会吓到大家。我第一次就被吓到了，因为他们看上去很丑。有些人可能会害怕。。。。。。嗯，我现在看他们还是觉得丑，但他们以前和我一起玩。他们很好。

这和我在《监护人》里的一个案例很像，女性个案小时候曾和外星人接触，对方宣称他才是好真正的父亲。他会进入她的房间和她说话，并教她如何让玩具飘浮在空中。他还带她上太空船，让她看他在旅程中从别的星球收集到的动物。当他们的关系开始对她的童年生活造成问题时，他就不再去找她，并消除了她的记忆。直到接受催眠，她才知道自己和外星人有过这样的互动。此外，我也遇过成人在催眠状态下，想起童年时与小灰人有过愉快互动的案例。这些孩子通常都很寂寞，所以非常享受外星人对他们的关注。我从来没有在被消除的童年记忆中发现任何负面事件。外星人似乎了解他们面对的是小孩，所以态度非常和蔼，又很保护。即使记忆被消除或是被覆盖，我怀疑当事人仍隐约察觉自己小时候有过一些不寻常的经历，由于他们怎么也想不起来，取而代之的，便常是一股难以言喻的奇异渴望。

朵：你们玩什么？

派：他们会给我看一些东西。他们带我到院子里去，给我看植物，对我说明。他们会拿起一些土，告诉我有关大地的事。还有树木。他们解释为什么东西在这里会生长成那个样子。他们还对我说明这个星球，帮助我了解它。

朵：你觉得有趣吗？

派：有趣。有一次，他们带我去一个洞穴。

朵：离开了你家的院子？

派：对，他们带我到一个洞穴。我们玩得很开心。他们带我到洞穴里好几个地方。每一个都代表我生命中不同的里程碑或特定事件。

朵：你说不同的里和碑是什么意思？

派：就是我的人生中可能会发生的各个事件。他们带我到洞穴里的一条路上，给我看些大大小小的石头。每次走到洞穴里的一个石头前面，就代表我的人生走到那一点的时候，然后他们会给我看更多东西。我会猜关于自己的事、我在这里要做什么，还有他们在这里的工作。他们到这个洞穴似乎是要告诉我，我的人生将会发生哪些事。

朵：所以那是一个洞穴，里面分好几个部分。

派：我们会到不同的地方，看不同的石头还是水晶，我不知道那是什么，就是一个会发亮的石头，很光滑。石头里有东西在动，它会告诉你有关这个星球各式各样的事，还有在某个时期的你的事情。他们带我在洞穴里走动，向我解释一些过程，这样到时候我就不会太受惊吓。因为地球是个不一样的地方，对我来说是个冲击。他们也要我了解一些事。洞穴是用来对我解释我未来的人生，好让我对未来事件有更多了解。

朵：他们能让你看到你未来在做的事吗？（可以。）他们能带你去看你在2002年时会做什么吗？那是很久以后了，不是吗？

派：对，没错。我现在才三岁。

朵：问他们能不能给你看你长大后的人生，好吗？

派：好。我看到自己继续往里面走。。。。。。那是颗大石头，有好几个切面，每个面都和我的工作，还有我在做的事有关。我好像在和很多人工作，但他们不知道我其实以一种他们无法了解的方式在影响他们。就单纯是以我的能量或我在他们身边，我就能影响他们。是他们对我的身体做的事影响了那些人。我帮人做头发，为人示范。我可以只是走到购物商场的人群里，就能用一种很正面的方式影响大家。这是因为他们对我的身体做的事；他们让能量能够进入人们的身体里。

朵：他们对你的身体做了什么事使你有这个能力？

派：我问问喔。他们告诉我，那和灵魂有关，而且是在分子的层面上。他们从分子层面进入，改变了我的身体。你知道每个人的身体都有能量，就像气场。当有人走进我的气场，他们就有了改变。这是在分子层面上，也是在灵魂的层面上发生。因此，人们会被影响，不只是心态，身体、精神和情绪也是。不过我自己一直都不晓得。

朵：这些分子结构上的改变需要一段时间吗？

派：我来这里就是要做这件事。我的身体里有这些【琢面】。我现在看到的水晶琢面就像是我身体里的琢面。它们像是我身体里不同的能量点，会沿着我的脊柱上下移动。他们在太空船上可以用电脑让我的身体发生变化，这些能量就能对地球上的事物和我周围的人造成影响。这都是由他们船上的一个小东西在控制。

朵：所以你来到地球的时候就这样了。

派：没错！他们做了一些调整，确定调到适当的程度。他们拿了这个装置，让它运作。我感觉他们让它透过的我脊柱运作，或是我的脑袋。他们就是这样校准的。因为那个装置失去准头，我才会那么累。对，我做了很多事，但2002年时它偏了。隔年2003会好些。我太累，它移位了。他们知道我没办法调整它。我可以看到水晶上这些小小的不同琢面，它们就像我体内的琢面，我身体里的能量点。这些能量点跟太空船上的东西调谐一致，透过太空船上的，这些能量就能显现。但这是在分子的结构上进行，在分子层面上影响我，也因此是在分子层面上影响别人。人们接触到我的能量场，然后就有了变化。我坐在购物商场里，大家只要走进我周围的一百英尺内，就会受到能量的影响。这是为什么它用那种方式被安置在我体内。

朵：他们在做调整时，必须把实体的你带到别的地方吗？

派：是的，但我不会发现。他们带我到太空船。那里有各式各样的生物。我看到一些高高瘦瘦的，不像最初那些人那么丑。他们瘦瘦的，长相不一样。他们身上穿着套装还是什么的。

朵：你是怎么上船的？

派：他们就把我带走了。他们改变我身体的分子结构，身体变得非物质化，然后我就被带上太空船。我不能穿墙，所以无法以肉体的方式上船。

这个情况我已经听过好几次，在《监护人》书里也有写到。外星人能分解人体的分子结构，让它穿过实心的物体。个案穿越房间的墙壁或是天花板，是很常见的事。

派：对，他们必须改变我，我才能穿墙而过。

朵：这是在你睡着的时候发生的吗？

派：对，有时候他们会带我离开我的车子。因为在车里时，我是处于另一种意识状态。有时候我在想其他的事，他们就能来找我，带我过去。我一边开车，他们一边对我的身体工作。

朵：不会有车祸之类的危险。

派：不会。因为我是跟电脑连接，他们会趁我的意识在做别的事情时进来，然后影响我的身体。

朵：当他们带你离开你的床，身体也一并被带上太空船了吗？

派：我必须问问他们。我只听到他们说他们带着我的身体。我回头看我的床，好像有看到什么东西，但我不在那里了。我好像看到一个壳，但我不在那儿（意指灵魂不在）。就像一部分的能量在那儿，但我不在床上。

朵：他们做了这件事，但你什么都不记得了。

派：不记得，他们从来没有告诉过我。

朵：那你现在知道没关系吗？

派：他们想要我知道。我以前完全不晓得。他们从来没跟我说。我的身体上也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朵：但现在是你知道的时候了？（对。）派翠西亚想知道自己的生命目的。她的人生在现在，2002年的这个时候，该做什么？她又应该做什么？他们能告诉你吗？

派：可以。他们要我更了解其他人，还有知道地球人的限制。我期待地球人会变得彼此更加关怀和互爱，没有战争。可是他们却不是这个样子。我无法改变他们，所以我很沮丧。他们有宇宙的灵性法则还是什么的，我不知道那是什么，让我问问。他们说他们有一本符号书，他们想要符号来到这个星球，这么一来，当人们看到那些符号，就会产生意识上的改变。那符号是和平、光和爱的符号，没有任何不好的地方。它能改变人类的心灵。不再去想谋杀、仇恨、贪婪和撕裂这个星球。人类会转而只去想光、和平，还有和谐。他们要这个星球成为光与爱和关怀的星球。他们要我写下一些符号。他们要我在一些书里写一些话，告诉人类他们可以对彼此做的好事。但我的语言现在还不到那个程度，没办法准确地告诉你。我现在还很小。

我忘了派翠西亚仍从儿童的观点在看事情。我必须让她以成年后的角度去看待这个资讯。

朵：问他们，这是发生在2002年的事吗？很多人说他们在画符号？他们说的是这个吗？

这是我和世界各地的调查员正在合作进行的计划。我们分别收到符号的图画和怪异的文字书写，因此希望能藉由电脑来解释。这些东西的相似处令人惊讶，而且越来越常见。有人告诉我，这和麦田圈是同一个目的。只要观看一个麦田圈的图案，人类意识就能接收到一整团的资讯。我们并不需要真的在麦田圈里，只要看到符号，资讯就会传到潜意识心智。

麦田圈是一种在潜意识层面被理解的语言，它并不是要被意识心解读。《监护人》一书对这个主题有许多的著墨；他们给了我一些案例，让我知道在日常生活中，人类的心灵是如何从单一的符号接收到一整团的讯息。他们告诉过我，讯息是在细胞层面上置入脑里，当有需要的时候，方便我们直接在脑中提取。那会是自发性的，所以我们永远不会知道这些资讯的来源。

派：我们在试图与人类用符号沟通。如我刚刚说的，符号是纯粹的神性之光、和平，还有和谐。当地球人看到这些符号，他们的潜意识会接收讯息，并了解我们是多么的美丽、和平。我们就是美丽、平静和光，我们但愿这个星球上的每个人也都是如此。我们对地球人有许多的爱。

朵：这是为什么这些符号会被一些人接收到？

派：对，没错！他们就是地球上知道符号意义的人，他们会出现，让这个星球的每一个人都知道这些知识，因为这在这个时候实在太重要了。现在是2002年。

朵：但你的意思是，人类不必了解这些符号？只要看到就可以？

派：它们会进入人类的潜意识。潜意识知道一切。潜意识来自万有源头。一切万有具有这个知识。当他们来到这个星球，再度看到这些符号时，他们会知道其中的意义。这个星球上有些人可以为其他人解释符号的意义。那是为什么我们在做这件事。这不是要伤害人类，不是要让你害怕，只是在灵魂的层面上沟通。

朵：别人也这样告诉我，所以我相信。

派：我和他们一起工作。他们送我来这里。我本来不想来，因为我知道这对我来说会很困难。会有生理上的不适应。这里的大气不一样，也让我很难呼吸。我有鼻窦问题。有的时候胃也会痛。

朵：你来自哪个不一样的地方？

派：我来自一个更多气体的星球。我没看到实体星球，那似乎是个气状星球。很多气体，不过我们那里也有城市。如果你去看，你不会看到，因为我们存在于另一个次元，或是

说，另一个层面上。如果你看得到我们的星球，你看到的会是气体。你看不到我们美丽的城市。但我们有宫殿，有壮观的城市。我们生活在完美的和谐中。

朵：你在那里是什么样的身体？

派：光体。事实上，你看得到我们，因为我们有个肉眼可以看到的外壳，像个形体，就像是从我的窗户进来的那个人。他不是他们之中的一个，他只是替我的人工作。这是为什么他看起来很丑。我们的人有身体，你可以看到身体，不过里面什么都没有，只有能量。我们没有器官，没有血液，也不吃东西。我们存在于一个高度的灵性层面，一个高度灵性的星球。我们有光的身体，所以可以穿越时空，人类也看不到我们。

朵：既然你不想来地球，为何会被叫来这里？

派：是啊，我知道我会进入一个很稠密的地方，所以不想来。这里感觉很稠密，很沉重。移动身体时，我觉得好沉重。我们的大气不像这样。我不喜欢这里，人类有时很卑劣，心地不好。我来的地方，没有人是卑劣的。

朵：那么你为什么到这里来？

派：他们要我来这里帮忙改变这个星球。他们把东西放到我的身体，这样我就能帮助改变的发生。他们想要有个人过来，影响一般大众的生活。如果我们是在一个特殊的位置，譬如，如果我是美国总统，我就不会像现在这样能够影响到那么多人。我是在接触一般大众。美国总统只能影响在这个星球特定少数在他身边的人。

朵：他接触不到一般人？

派：没错。他们要我影响一般大众。这是他们在我身体里放那些东西的原因。因此，当我在平常百姓的附近时，我就是在触及大众。不过我自己从没这么想过。我确实想要触及更多的人，却还因为只替几个人做头发而觉得沮丧。但其实只是去去杂货店也可以。我们在这里要做的都是一些无聊事。我从来不觉得我在外头是真的在做我想做的事。但他们说，不，那不是事实。因为我的气场有这般能量，我光是走路经过，大家就会被我改变。和我谈话的人会改变。连我讲电话的时候，能量也能沿着电话线传过去。就是这样。大家都改变了。他们众来没有告诉我这点。他们什么都不告诉我。他们以前不想让我知道。我好高兴他们现在跟我说话。因为我原本真的不想来这里，这里感觉好差。身体感觉好沉重。我讨厌在这个身体里，好稠密。

朵：但也有别人，有很多人都在为了同一个目的付出，不是吗？

派：对，有成千上万在这里。他们不是都从我的星球来的；他们来自其他界域，其他次元。这很难解释。。。。。。就像电梯一样，如果你搭电梯往上，你会经过许多不同楼



层。这就跟存在体在这个星球的方式一样。很多存在体来自于不同的楼层，他们都在这里，都在自己的楼层上，为了正面影响这个星球而努力。就好像十楼的人在做他的工作，但不会比一楼的人的工作更伟大、更好。只是不一样罢了。这许许多多的灵魂担心地球正濒临死亡，所以他们从宇宙各地奉命前来协助。人类的基本结构已经有了变化，整个实验原本可能会因为一个剧烈的变动而炸毁。我们决定不要看到那样的结果，所以想促成改变。我们在这里就是在做这样的事。

朵：不过这批人不适应、不习惯地球，所以对对他们来说很困难。

派：对，我原先就不太想来。对像我这样的人而言尤其困难，因为我们原本连嘴巴都没有，也没有器官。我们不需要进食，还能随心所欲地前往各处，现在我却必须坐车。这不是很蠢吗？我必须在车里才能去别的地方。

朵：派翠西亚觉得有存在体一直在跟她的心灵沟通。

派：我们就是从她的童年时期一直在跟她沟通的存在体。我们是她在那个有着美丽城市的气状星球的家人。我们很高，很瘦，有大大的眼睛。那就是我们。她曾是我们中的一份子。

朵：你说她的内部像是发光的能量。

派：对，没错，我们的内部都是光。如果另一个存在体看着我们，我们会显现出纤瘦、高大、微微发亮的身体，还有大大的眼睛，那会是他们视觉所看到的。我们经由进化演变了。最初并不是这个样子。最初，我们有非常小的嘴巴，也有器官，但亿万年过去，我们的身体变了，我们的星球变了，它不再是实体。星球从实体变成气状。灵性的演化已进行了数百万看。现在我们只是光的存有，我们的星球也是。

朵：所以你们从派翠西亚出生以来，一直在和她联系，好让她不会觉得寂寞？（对。）她想知道你们的事。她想知道你们是否属于某个组织或是议会？

派：我们属于一个议会。我在看。。。。。。你要我是三岁吗？

朵：我们现在可以往前，到你长大成人的时候。

派：好，这样我比较能了解他们想要什么。

朵：让我们来到2002年。在2002年，派翠西亚有更多的词语和理解力。让我们从那个观点来看。

派：我们的议会是灵性的议会。不是一个政治的组织，而是灵性的议会。我们遵循万有的律法。这些律法直接来自源头。我们是光的守护者，万有知识的守护者。这是为什么派翠西亚会在这里。她直接接收来自源头的资讯，来自万有的知识。我们容许这些资讯

传达出去。这是灵性的教导，但不只是教导，还是一种存在。这些教导不仅是要对彼此好，还要成为光体，成为神。这是为什么她在这里教大家如何是神。

我回到派翠西亚想问的问题。

朵：她也想知道，有其他类型的存在体在和她沟通吗？还是只有你们？

派：有其他的存在体。他们是在我们的指引下来到这里。他们在对她做实验，好测定人类对我们有什么反应。不一定是对我们，也包括另一种在帮我们进行实验的存在体。我们有小灰人，有一些爬虫类，还有一些你们心目中怪异的生物，像是一层层的球状物，它们就像三个连在一起会走路的球，但那实际上是一个存在体。我们身边有一些非常不寻常的生命形态，他们和她合作，为的是测定人类如何对我们，还有对不同类型的存在体反应。她看过不同类型的存在体，但她不记得了，因为那可能吓到她。我们之前度过，那时就吓到她了。我们容许特定的物种来些参与，以实体的方式出现，结果她非常害怕。我们因而知道，他们左路是在一个大城市或类似的地方降落，人类的反应会是恐惧，而且可能会动用核子武器，或是对我们进行某种报复。

朵：这对谁都不是好事。

派：对。所以我们只是用她来做实验。她在另一个层面上是知道的。

朵：恐惧，那是人性的一面。

派：是的，但他们必须学会成长，了解肉体的外观和灵魂的灵性无关。我们是非常灵性的存在体，充满了很多的爱，很多的关怀，但他们看到我们却觉得我们很可怕，感到恐惧。我们试图在这个星球与不同的人合作，好让他们克服恐惧。我们来找像派翠西亚这样的人，在他们的面前出现。有时候他们记得，有时候不记得。主是为了让他们习惯看到我们，当我们亲自来到这里的时候，就不会有恐惧了。

朵：人，人类只看外表。

派：没错，他们需要了解，他们也将会了解灵性面的存在，还有人类应该是以他们的灵性本质被评断。她必须学会习惯在实体世界与我们沟通。到目前为止，我们大多只以思想沟通。这是为什么她从来没见过我们；她还没准备好。我们必须要让她习惯听到实际上的声音，所以才在那个半夜唤醒她。她必须习惯看到会发出声音的灵体，因为我们将来会与她沟通，我们也会以实体造访她。她必须能够接受这一点。我们会教导她，也会有不同类型的存在体过来传达资讯，他们会以实体方式下来。她会被吓坏，她会非常非常害怕而没有办法适应。所以我们才要对她做这些实验，这是为了替她做好准备，好让她以后能与我們直接沟通。我们有很多不同的组织。有许多不同类型的存在体。。。。。

我不会说这是个组织。这些存在体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的存在团体都有一个神圣的目的。现在和她沟通的是她的自己人，而我们有一个直接来自源头的神圣目的。也有其他的存在体直接收到来自源头的讯息，但他们的使命与我们不同。她将会与所有这些存在体沟通。就如同你也有你的一群 在体透过催眠与你共事。这会造成特定的能量振动，吸引在特定能量层面或振动上连运作的灵魂。

朵：她担心自己会吸引到可能是负面类型的存在体。

派：是啊，但她因为还没有准备好，所以不了解。我们在她准备好之前也不想告诉她太多。她有很多地球上的事情要应付，但为了让她变得更坚强，那些都是有必要的。这样一来，当她终于要做我们的工作，她将不只是灵性上坚强，身体和心智也是，这样她处理地球上的事就会容易许多。一旦她对地球上的事务变得更熟练，她的灵性工作就不会受到影响。这是为什么我们现在才来找她。

朵：有些人有个错误的想法，以为外面有很多邪恶的存在体。但我听说议会不准许他们干预地球人。是这样吗？

派：是有一些我们认为不那么灵性进化的存在体。这不代表他们是负面的。宇宙时滑负面的事物。没有正面也没有负面。只有一切万有的美。有一些存在体的灵性演化不如期望，但我们不会称他们是坏的。我想说，举个例，和你们的政府合作的外星人就是为了自己的目的，他们来这里取得地球的金属和不同的化学制品、元素和其他他们可以使用的东西。有时候他们拿取得比他们告诉你们政府的更多。我们不认同，但我们允许他们下来，因为这个星球的振动偏低，所以他们可以进到这个振动里，与你们的政府沟通。这不代表他们是坏或负面的。他们的灵性正在成长。我们允许他们进来。他们已学到必须付出，所以他们不会伤害地球。还有，他们给了你们政府科技。这是一种交换。我们不赞同，不过他们不是负面的。就我所知，没有负面的存在体在这个星球上运作。

我在《监护人》中也提到，有一些在过去一千年才开始到地球的存在体，获准采集他们需要的金属和矿物。那些都是地球上常见的物质，所以取走并不会对地球造成伤害。议会严密地观察他们，确保他们不会做任何不该做的事。

派：这里有些思考是非善即恶，但真的不该用这种方式去看事情。应该要以灵性的进展去看。有些存在体的灵性不是像其他存在体那么进化；这不表示他们就是负面的。

朵：有的调查员认为，在外星人据称对人类做过的事情当中，有一些是负面性质。但我得到关于事情真相资讯，所以我的看法不同。我发现事情并不负面。

派：没错，你是用我们想要你去看的方式去看。你看到了事情的真相。然而，尽管你试图对这个星球的人解释，说我们有些外星人并不邪恶或是我们做的事并不负面，他们的意识在这时候还没办法接受。或许未来可以吧。你必须追求并维持你对我们的正面观点，因为他们需要这样去认知去认识我们，因为这才是事实。

朵：我的演讲和著作就是在做这件事，用应有的方式呈现事实。有一个我问了很多次的问题，我听说这有部分是和牛或家畜被切除有关。在许多人的认知里，那是件负面的事。你们能谈谈吗？

派：好的。有一些不同的物种跟这件事有关。美国这里对牛用了许多的化学药品。。。。。。我想你们的用词是荷尔蒙。有些物种在检验那些荷尔蒙在牛身上所产生的效应。所以他们把可能受荷尔蒙影响的乳牛器官和部分身体拿走，以测定结果，测定荷尔蒙对牛的危害结果。还有另一种物种在用这些动物的血。不只牛，还有绵羊、狗和猫。他们在检定血液的分子结构。有地球人认为这些外星生物在做的事很不好，但其实不是这样的。他们检验血是为了测定这个星球的污染物质对植物和和动物造成了怎么的负面影响。你们没注意到植物的部分——因为植物对你们算什么呢？但当你们最好的牛残缺不全时，就会展开调查。

朵：这在我听来很合理，因为我知道你们在检验许多东西。我有一些资讯，只是一直没得到完整的答案。谢谢你们告诉我。

终于有个合情合理的答案了。有人跟我说，外星人非常担心我们空气中的污染物质和防腐剂之类的东西，还有我们的食物添加物。他们关注那些物质对我们身体的健康造成的作用，以及癌症患者因此日益增多的现象。许多所谓的【被绑架者】表示，这正是外星人所以要做实验的原因。他们在检查这些添加物和污染物质对人体造成的结果，也想了解基因构造是否受到影响。如此说来，他们把我们吃的动物也拿去检查，看看污染物质对人体的影响，不也是顺理成章吗？总要有人去做这件事；我们的政府肯定没有。

朵：你们的人也告诉过我，大多数人类的饮食正在改变。我知道我自己吃的就和以前不一样。

派：这是因为这个星球的能量正在改变。地球上的一切都在逐渐改变中。这是发生在我们计划于未来启动光的伟大扩张之前的事。（请参阅本书第三部。）事情有了变化。我们必须改变你们的饮食，否则你们会被那些污染物质害死。你们的身体这些看起来对污染物质变得很敏感，而且情况也越来越恶化，所以必须改变饮食。神圣的力量透过遗传

促动了这个改变，好让人体有持续运作。我们要他们撑住。但他们撑不住了，他们在恶化中。改变饮食将有助于彻底改变情况。

朵：我听说的正是如此。我们正远离难消化的食物，偏向较清淡的饮食。

派：对，这是因为地球上的人体正在改变，变得不那么稠密。比较不稠密的身体当然需要比较清淡、容易消化的食物。你知道牛很稠密，鸡好一点，比较容易消化。海鲜也比较好。最好的是植物。你们的身体在变得不那么稠密，所以要改吃比较不稠密的食物。这不用多说你们也能了解。你们的饮食将会转变，而这都是为了保护你们的身体，好让基因构造不会被彻底的破坏。

朵：这是为什么我有这样的变化。

派：当然！你住在这里，不是吗？

朵：对，没错。有人告诉我，这是发生在全世界的事。

他们告诉我，随着饮食的改变，我们会饮用更多的液体，像是汤和水果所调成的泥状果汁，同时远离难以消化的食物。

这次的催眠进入尾声时，那些存在体向派翠西亚传达了一个讯息：

我要告诉她，我们非常爱她，随时都在她的身边。她不需要害怕。我们永远都会在她身边保护她。因为我们是光体，无法具体显现，要以实体的方式出现几乎不太可能。如果我们下来，显露实体，那么蕴含在我们存有内的灵性能量会感到不适，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恢复。因此，我们不会以实体的方式来到这里。但她会很开心知道，确实有些存在体想以实体的方式造访她。这是她过去曾对我们提出的要求。她现在还没准备好。你必须确定她知道她自己现在还没有准备好。她将会在大约地球时间的十年内准备就绪。

## 第二十二章 另一位观察者

以下的催眠是我在夏威夷上课时做的示范。

泰瑞莎是位治疗师，已经开业在为人催眠，但她有许多疑虑和不确定，她想知道自己是否走在正确的道路上。她回溯到一位漂泊者的前世，是每每到一地工作一段时间就会离开的男子。他没有真正的家，但他不怎么在意，只承认偶尔也会感到寂寞。

泰：我喜欢自己一个人。因为我是为别人工作，所以对他们的认识有限。我在一个地方或许会待上两个月，但做完工作就走。我只知道当我的工作完成，或是有人跟我说我们做完了，那就是该离开的时候。我现在正看着一颗星星。你问我问题时，我一直看到这

颗星星。有时候星星会告诉我。有进修是我自己知道。当到了该走的时候，我就会离开。或是有人来找我，我就去做下一份工作。

朵：你说星星告诉你是什么意思？

泰：那很好玩。我一直在看这颗星星，我知道它会跟我说话，我会聆听。

朵：它怎么告诉你事情？

泰：会有一束金色光芒投射下来，然后我就知道了。

朵：那道光束是从哪里来的？

泰：黑暗的夜空。我不知道那是颗行星还是恒星，但就是在天上。当光束下来的时候，我的脑袋就会知道一些事情。这是为什么我要待在户外。我觉得这样我比较靠近它。。。。。。当我在户外的时候，我跟一切都比较接近。

这可能会拖上一段时间，所以我引导他往前到重要的一天。当我们到了那天，他说他头晕。【所有的东西都开始旋转。我的身体现在就是这种感觉。我完全是在转啊转的。】我下了他们会安好的催眠指令，好让他不会有身体上的不适。【我的整个身体都在旋转，像是在离心作用里。完全就是那样的感觉。我什么都看不到。每个东西都像是桔色的。我全身都在旋转，而且停不下来。全黑的。。。。。。有带桔的黑，桔色。就好像我是在某样东西里，是那个东西在转。我肯定是在某个东西里面。】

朵：你想发现那是什么吗？（想。）你做得到的。

泰：我知道我可以。我被往后拉。我在某个太空船里。现在我从外面看着船。它的底部是扁平的，上面有个圆顶和往外突出的边缘部分，就像是一个颠倒放的碗，它底下有东西。有光。我发现它不是很大。还有。。。。。。我在旋转。

朵：是整艘船都在旋转，还是你在的地方在旋转？

泰：我想是我在的房间。房间是在太空船上。有个生物。我不是一个人，但他们不在这个房间里。

朵：他们的长相如何？

泰：看不到。我只是有感觉。那是个很大的生物。。。。。。很高。我想说【动物】，但他不是动物。他是个生物。我现在是从外面观看。我同时身在两个地方，既在室内，也从室外观看。我现在看着太空船的上方，好像是玻璃材质，可以看透，不过不是玻璃。

朵：你说的是圆顶的部分吗？

泰：对。我看到操纵装置还是什么的。我认为那是操纵装置。我知道这里有其他的生物。。。。。。比较小的。很好玩，因为他们看来好不一样。完全超乎我的想像。他们

很小，蓝蓝的，和我在图片看到的不一樣。他们是蓝钹的，另外一个颜色不一样，类似桔色。

朵：你看得他们的长相吗？

泰：看不到，我只看到他们的背面。还有我事实上是他们之中的一个。我看不到自己，但我知道我是其中之一。我还不知道是哪一个。我很想脱掉面具。做我自己。。。。。。而不是进来这里的那个人。那不是真正的我。

朵：所以当你进来这里时，你看起来不一样？（对。）我想为什么你会在那个旋转的房间里？这是否是我真正的形体，但我变成了另一个模样。我是大型生物的一分子。

朵：你完成你的工作了吗？所以你才会在那里？

泰：没有，我想我还没有完成。我只是认为我需要回来，在船上待一下子。他们有事情要跟我说。事物变了，因为某个原因，他们之前与我断了联系，无法跟我沟通，所以我需要回来并且多学一点。有事情变得不一样了。

朵：他们想要重建连接？

泰：对。我想我需要再和他们在一起。我需要。在下面很寂寞。在这里不会。

朵：你在那里时的工作是什么？

泰：我是某种船长或类似那样的工作。

朵：你看到自己在做什么？

泰：我没有在做什么，我已经不在同一个身体里了。可是我可以驾驶这艘船，可以旅行，并去做我奉命要做的事。我喜欢这样。

朵：谁对你下命令？

泰：上司，他也跟我一起做事。那是另一个星球。我曾经在地球，但我不是地球人。

朵：地球是你唯一会去的地方吗？

泰：不是，我去过的其他地方，但现在是在地球。我在地球上工作要做。我只是忘了是什么工作。

朵：你到地球来做这些事的目的是什么？

泰：换是探索，看看这里的人是什么样子，了解他们的演化程度，还有他们有些什么恐惧。

朵：这是为会签我和他们相交不深的缘故吗？（对。）你累积这些资讯用来做什么？

泰：提供给别人，他们会去理解。然后我们又踏上另一段旅程。除了地球，我还去过许多地方。

朵：观察地球人的时候，你以他们有什么想法？

泰：哦，我到的地方没有很多人，他们只是生存而已，日子过得很简单。

朵：你接下来要做什么？你知道吗？

泰：不知道，他们还没告诉我。或许会回地球吧。他们要我做什么我都可以，我希望他们前进到另一个时代。

朵：不同的时期一堂是不同的地方？

泰：都是。他们会选。

我引导他往前，到他们决定让他回到地球的时候。【他们跟你说你要去哪里还有要做什么了吗？】

泰：没有，他们只是把我放在这里。

朵：我想你会想要一点决定权，不是吗？

泰：不会，没关系。他们把我放在这里，然后跟我说我 need 知道的一切。

朵：他们把你放到哪里？

泰瑞莎看到自己站在一座森林的边缘。【他们有把你该做的事情告诉你吗？】

泰：没有。我就是知道。我看到他的时候就会知道，不过我仍然是个观察者。我只是个观察者。

朵：你不应该介入太深？

泰：对，不应该。我只是个观察者。我观看。我看起来不像人类。我不知道我是什么。我又高又瘦。。。。。。我不知道我是不是人类。我觉得我在另一个星球上。森林。。。。。。有圆顶的建筑，很眼熟。它们是金属，有很大的圆屋顶。我看起来不一样。我非常、非常苍白，又瘦。。。。。。不一样。或许我是这个地方的某个生物，但我现在不是人类。我是个观察者。这是个有趣的工作。我只是观看着。这和另一个工作很像，但比较好，这里比较温暖。

这可能会进行好一段时间，我当然也可以探索这段外星人的前世，但在这次催眠的这个阶段，是时候呼唤潜意识，好让我们得到一些答案并进行治疗。此外，这是对学生做的示范，时间并不像在私人催眠时那么充裕。我问潜意识，它给泰瑞莎看这一世的原因。

泰：让她对她所看到的有更多的了解，并且更深入。她需要了解她的过去。

朵：她向来都是个观察者吗？

泰：不一定。



朵：但在那两世她是？

泰：对，她也需要知道如何帮助别人，看看人类的各种面向。。。。。。更深入。

朵：人类有很多面向，不是吗？（对。）很复杂。

泰：非常复杂。她可以看到表面之下，但不一定能够了解。她怀疑自己。

朵：既然她有过身为其他存在体的前世，为什么她决定要作为人类？

泰：为了让她的演化加速。她以前只是个旁观者，一位观察者。她在人类的身体里可以进展得更快。她决定要这样做，但几乎忘了。

朵：这是为什么你们要提醒她，她之所以在这里的原因？

泰：对，她有很多工作要做。她是个旅人，前往一个又一个不同的地方，但她在一个地方停留了很久。。。。。。太久了。这次他们挑了一个偏远的地方（夏威夷）。就是到外来去。。。。。。她忘了她喜欢这样。现在她需要去做她的工作，而且要尽快。可是她忘了，所以不断制造出责任来。

朵：她旅行的时候应该要做什么？

泰：和人谈话，听人说话，帮助别人，做她的工作。让人们再次有良好的感受。。。。。。再快乐起来，疗愈他们的痛苦。人们会知道她，然后主动找她。她可以帮上他们。问问题，然后聆听。问题是聆听的一部分。别的事情都只是途径，他们才刚把她带到这里（指夏威夷）。她会有新的发展。她将会分享。

朵：她发现她会活上三百年。你们怎么想呢？

泰：如果她真的想要，她可以的。

朵：我们可能控制人体，不是吗？

泰：对，但她不知道这是真的。

朵：我听说你们因为可以控制身体，所以要活多久都可以，是吗？

泰：是的，我们可以。

【我们正在改变她时面的东西。。。。。。她的基因。。。。。。正在改变】。

朵：许多人身上都发生了同样的事，是吗？

泰：是的，是这样。

朵：为什么要改变基因？

泰：因为一切都在改变。这个星球正在改变。你们的DNA，基因在改变。必须改变。。。。。。要支撑能量，支撑频率。

朵：有些人无法应付，对吗？

泰：对，所以他们必须离开，也很乐意离开。他们知道他们必须这么做。这是件好事。

朵：要留下的人正在调整他们的频率，而基因的改变就是为了调整。

泰：对。有时候你们会感觉得到。你们的脊椎会有感觉。

朵：以什么方式？

泰：旋转。这个身体现在就有这个感觉。

朵：有些人会说那是拙火。

泰：不是。不是拙火，是DNA。

朵：这表示当情况正在改变的时候，我们将感觉到体内的振动？

泰：对，在调整的时候，你们有时会感到头痛。背痛。。。。。。头痛。但痛会过去。这不是慢性或长期的疼痛。

朵：等我们变得越来越适应频率，疼痛就会消失？

泰：对，会消失。我们正在给她更多的能量。为了改变，她的能量曾被切断，所以她才会觉得自己的能量很低。她的身体里有很多变化，现在，她的身体将会随基因与这个转移一起改变。

泰：她跟我们争论要不要来这里上课。她想过来，但没有来。

朵：你在说什么？解释一下。

泰：我会的。她需要与你连接，而不只是与你其中一位学生。她需要来这里和你在一起，听你说话，感觉你，这会改变她的能量。你的出现能够改变其他人的能量，这不仅是因为你教大家的事，而是你所做的。

朵：你说她原本不想来？

泰：她想来，她只是不知道来到这里的重要性。她在今天这个时空和你还有这些人在一起对她非常重要。

朵：你认为这个团体能做我教导他们的事吗？

泰：噢，是的。。。。。。不是每个人都能，但大多数可以。有些人不想做。有些人来这里只是为了体验，不过有些人会去做。

朵：我们需要尽可能多教一些人。

泰：是的，我们需要。

讯息：她永远都在我们的照顾之下。我们爱她，会一直在这里陪伴着她。我们永远陪伴着你们大家。你们绝不孤单。

## 第二十三章 对地球的最佳作法

蓝迪在家用电脑工作，他深入形而上学的研究，并以寻找生命的意义。他已婚有小孩，然而却因为觉得有些什么是他应该要做而没在做的事感到沮丧。他认为那件事和协助地球有关。因此，帮他找到他在地球上的目的，就是这次催眠的主因。

蓝迪从云端下来时，看到的景象很怪异。他置身覆盖的与世隔绝之处，正观察着两艘降落在雪地上的太空船。[它们在地球一处很偏远的地方，看起来像是南或北极.....是北极。]其中一艘表面有个钻石型的徽章。两艘看来都大到足够容纳十个人左右。他感觉它们代表了两个不同的派别，虽然他不清楚那是什么意思。太空船的周围有人。[他们穿戴着光的装备。我不知道那是不是制服，不过好像是一种保护盾，不像衣服，比较像是太空装，把他们的全身都包起来，包括头盔。他们受到很好的御寒保护。]他似乎只是旁观，没有参与，所以那些人没有察觉到他的存在。

蓝：他们像是两派人马，正在进行某种协商。

朵：你的意思是像两个不同的国家？

蓝：不是，他们是在观点或想法上对立。这事和地球有关。他们都希望地球进化，也有一些促进演化发生的计划。其中一个团体想要直接影响，另一个想间接造成影响，所以有两个不同的观点。直接影响或是间接影响，反正是两个不同的构想。

朵：这两个构想会导致不同的结果，不是吗？（对。）你说他们都同意地球要演化？

蓝：对。那是他们共同的目标。

朵：他们认为怎样是地球的演化？

蓝：人类意识的演化。使人类脱离现在所处的循环。其中一个团体像是激进派——我说的激进不带有负面的意思，而是比较直接的做法；另一种团体会是采取微妙隐约的做法。

朵：可是他们都同意是地球意识演化的时候了？

蓝：对。他们也同意要一起努力。他们不想有不同的派别，不想要有两个对立或相反的模式。他们所讨论的事情有部分就是和这个有关。试图了解彼此的观点，以达到一致的目标。

朵：是不是有人叫他们这么做？你知道吗？

蓝：没有，他们似乎是在一个较高的意识层面，可以明白彼此的思绪。

我接着问他，他如何感知自己的身体。我纳闷他是否是他们之一。[喔，此时此刻我就只是纯粹的意识。只是旁观。]

朵：身为精粹的意识，你可以察觉到他们的思绪？

蓝：没错。

朵：他们以前就帮助过地球人吗？

蓝：有，他们一直都在这里。

朵：所以这不是最近才出现的派别？（对。）如果他们一直都在这里，他们参与过什么吗？

蓝：微妙的影响。他们在多重平面上，所以就某个层面上来说，他们只是在这里现身，带来他们的频率。

朵：他们的出现和频率有成就什么吗？

蓝：我想你可以说带来了光。我已经看到其中关联了。

就在他开始要说明的时候，他突然变得很激动。他想哭，但又抑住泪水。

朵：为什么你这么激动？（蓝迪仍在试着控制自己）

蓝：这有点像是当父.....试着提供健康、快乐的环境。这成了种责任感。

朵：这和你为什么在这里有何关系？

蓝：这样我才能回去，看着在这里的存在体。他们在多重的次元上运作。在其中一个次元，他们有太空船，也有具象的身体。他们具有影响其他存在体和他们的意图的能力。在那个次元运作时，他们单是现身就能造成影响。想来这里影响的存在体数目因此受到限制。这是为什么他们没有参与任何事，但大家都知道他们的存在。而且在一个较高或不同的次元中，他们的意识、意图的频率，也在地球周围创造了一层保护。这不是把地球包覆起来。地球仍有绝对的自由意志、自由流动，只是附加了一种能量。

朵：如果他们影响到人类的意识，不就违反了自由意志？

蓝：对，但他们不会。他们只是提供一种频率和能量，这是为什么我说那像是一种光.....神圣的光。

朵：所以他们是怀着最大的善意？

蓝：绝对是。

朵：但你说有其他的存在体没有这么高善的意图？

蓝：对，在多重层面上，这就是摩擦所在.....两种不同的观点。有一派想要更直接地造成影响，广义来说，这可以表示他们跟另一个团体有所抵触。这是一个层面，而他们可能透过对这个次元的实相做也有形的改变，可以观察得到的改变来影响。这一派认为这样比较有益，另一派则比较被动。他们还不确定怎么做。

朵：那么地球应该要怎么演化仍是未定之事？

蓝：不是地球应该要怎么演化。这只是介入或不介入的问题。这是回到当父母的事情上。你什么时候要指导，如何指导，而不致干预或介入？这是干预和介入之间（或类似的事）的微妙的界线。他们只是不确定，他们的介入，或另一个团体在考虑的直接行动，是否有的后果。

朵：有人给他们建议吗？

蓝：看来是集体的决定。

朵：听起来他们想促进地球的进化；好像地球进化是应该要发生的事。

蓝：噢，对。这是很清楚的事。

朵：这是不是代表他们想要地球朝正向演化，远离负面？

蓝：我不确定他们是不是这样看的。我想他们认为的进化，是要意识到自身具有的自由意志和自由选择。所以我猜想主张直接影响的那个团体有一不耐烦。这是我的解读。他们认为太花时间了，有些行动可以加速进行。但说又说回来，比较像是观察者，也就是不想那么直接造成影响的团体，尊重这里的意识层面。这有点像是第二十二条军规，（译注：Catch22,为一本小说名，但现已进入英语辞典中，代表统治者对民众的愚弄和民众对统治者的抨击，有处于荒谬的两难中的意思。）像是人类的意识既不知道自由意志，也不知道自己有选择，所以很难往前迈进。我们要怎么告诉他们自由意志的可能性，但又不会影响到他们的自由意志呢？换句话说，如果他们的意识状态没有自然地演化到会认知自由意志的存在，那么他们有可能从未有过自由意志。所以，这只能透过演化，在他们的集体意识里发生，或者如同另一个团体所暗示的，可以透过外来的影响加速进程。只要引介新的构想、概念和信念系统，就能造成影响。这不一定要透过实体接触，也不一定有互动的必要。

朵：他们可以把新的构想带入人类种族的集体意识？

蓝：对，已经有了。问题在于如何让人类看到，如何让人类觉察到。现在，人类只看着自己的脚。他们除了自己的脚趾，什么都看不到。宇宙的知道和礼物就在这里，但他们都不知道。他们的意识层面似乎没有取得这些资讯的任何工具。

朵：他们大概连它的存在都不晓得。

蓝：没错。介入不介入还有另一个层面，就是要如何使用那个能力。这是一种技巧。呃，它本身就只是个想法。而你要如何使人类延展意识呢？

朵：他们知道要怎么才能延展人类的意识吗？

蓝：那个团体里也有一些不同的构想。最大胆的是让地球人知道他们的存在，但这似乎会造成一个巨大的事件，而且是正负两种性质都有。已有准备的人很容易就能接受，没准备好的人则很容易受到恐惧、不确定性和怀疑的影响，然后往相反的方向跑。所以这对某些人会十分有益，但也可能会酿出一场灾难。不是全球性的那种灾难，只是没有帮助。这是层面上在讨论的项目之一。

朵：还有哪些？

蓝：只跟少数已经准备好的人接触，和他们合作，一同想出个计划。

朵：这会是实体接触？（是的。）以不会吓到那个人的方式？

蓝：对。这正是问题的关键。这是层面上的事项之一。情况真的很棘手。你对他们自我介绍，建议有哪些可能性，再由他们找一些人来具体实现那些可能性。你知道你不会违反自由意志，而计划是让更多人知道这个构想。所以也许是由疗愈者，有疗愈能力的人产生这样的想法并散播出去，如此一来，就能慢慢灌输一个以进化为根本的人类意识。

朵：这样就不会违反自由意志。（正确。）困难之处在于让人类听进去。

蓝：那会是人类的责任和任务。所以问题在于转动惯量（momentum of inertia）。（译注：物理学名词，又称惯性矩，用以描述一个物体对于其旋转运动的改变的对抗，是一个物体对于其旋转运动的惯性。）去接触到关键的大众，然后关键大众能够改变集体意识的种子。

朵：他们的中有没有和政府接触？

蓝：没有。有很多想法，但那个似乎不是主要的。他们会接触准备好的个人。

朵：层面上还有其他意见吗？

蓝：如果是往那个方向走，那么我们刚刚谈到的那一个似乎是最有可能、最有希望的构想和解决方案。另一个方向则是最被动的，他们认为演化会在某个时间点上自然开展，但这会花上更久的时间。

朵：那么，如果他们与这些人接触，他们会给人类或是和人类分享什么样的资讯？

蓝：我想这要看个人。他们知道要接触的人对什么感兴趣，或者——与兴趣似乎是最好的词——知道那些人有什么意向。他们也会依据适合个人的情况或兴趣与那个个体合作。刚开始时，他们会给每个人个别的讯息。

朵：跟一个绝对不是人类的事物接触，那个人可以接受吗？

蓝：他们接触的人不会有问题。因为他们可以看到那个人的心灵。

朵：过去许多年来，不断有人目击太空船，越来越多人说他们跟外星人有过接触。

蓝：我想那是不同的团体。这一个团体从来没有被人目击，是不一样的团体。这个团体从没有介入过.....不曾干预。他们一直以来都是观察者，一直以来只是在这里。他们未来会比较直接。现在他们什么都没做。

朵：我在想，他们的使命长久以来一直是观察者，突然要改变应该会很困难。（没错。）可是他们认为这会是最好的想法？

蓝：有一派是，是的。

朵：他们会怎么出现在人类面前？

蓝：用那个人最能接受的样貌出现。我在看的这些存在体具有同时存在于多重空间的潜能。他们可以去任何想去的次元。他们可以有身体，也可以是乙太体，所以他们能够同时影响实相的多个层面。他们会以最能被接受的形式出现。

朵：他们平常的外观是怎样的？

蓝：这是有趣的地方。是同时的。他们既可以是乙太体，也可以有身体，也可以同时是这两者。

朵：所以他们没有平常的身体形式？

蓝：对.....不对。我想你可以说，较低频率的形式是由他们的较高意识所投射出，但这完全是共生的（symbiotic）。

朵：你看到这些存在体穿着衣服在适应这个环境，所以我以为他们的衣服里面有某种的实体形式。

蓝：这很有趣。或许那只是为了接触，因为.....对，他们确实有实体形式。我不确定那个形式的频率，但似乎也是可以变通，有弹性的。他们在地球举行会议，而且可能只是为了我才这么做。

朵：这说明了你为什么会在地球上的原因吗？

蓝：我为什么在这里？我看到他们的意图和我的意图之间的相似处。我显然是为了多[深入]一点。来这里，活着，支持频率，维持善，并让人类可以接触到善。不论人类知不知道它的存在。（再度变得激动）这又回到我的沮丧，就是关于要不要介入或是干预或是.....要不要有更直接的影响。

朵：你认为你的工作是什么？

蓝：我在这个意识状态的工作还是我在人类形体的工作？

朵：随便。你可以两个都谈。

蓝：看起来是以个人的形式观察。我觉得是如其在上，如其在下（译注：As above, as below, 此话出自古代炼金术士赫密士的翡翠石板，意思是微观与宏观之间是一样的，宇宙即神，神即人，人即细胞，细胞即原子等等，以此类推。一切都有对应，一切都是一致的。）……是观察。要当个无动于衷的观察者很难。我想，我面临的挑战有部分是在于当个观察者，而且是具有特定观点的观察者。在某个层面上，不论发生什么都是适当的。但我觉得是有对与错、好与坏、光明与黑暗，或者较好的影响与负面的影响。我也要选择是要行动，促成改变，或是介入还是干预。在那个层面运作时，我是解决之道还是问题的一部分呢？这又需要到另一个层面上去看，所以我认为我不确定自己该怎么演出。

朵：你在这个游戏中应该要扮演什么？

蓝：我明白如果我要影响，也只是从我所具有的意识去影响他人。但如果我什么都不做，只是观察，对我来说似乎是更自然的状态。这是为什么我在这里会觉得孤单。

这真是个谜，虽然已经接收到一些资讯，我知道还有更多是我们无法用这种方式探寻到的。我认他飘离那个场景并召唤潜意识。我问为何蓝迪会看到那个场景而不是别的（尤其我们的意图本来是想找到前世）。

蓝：那是最合理的类比。

朵：你们为什么想让蓝迪看到那一幕？

蓝：以便能全面且正确地看待存在于身体的现由。

朵：请对他解释。那是他想知道的事情之一。

蓝：这个交叠的实相中有多重的层面都在体验这更广大的创造。我看不到他此刻在肉体形式中有哪件事是任务性质。他们有自由意志，却不知道该怎么拿它怎么办。毕竟，你一旦认知到自己有自由意志，下一个层次是什么呢？你要拿它做什么？他正在那个重要的位置上。等他弄清楚了以后，就会附加到意识的演化上。

朵：你们可以给他些什么暗示，好让他弄清楚吗？

蓝：所以我们才会笑啊。因为试图去比较介入、干预和演化，对我们来说是件苦差事。

蓝迪上遇很多形而上学的课程，也探索过许多不同的途径和形式。潜意识不认为这有什么重要。[最简单的就是去表达他的自由意志。他要做的只是去表达出来。这是唯一剩下的事了。不要需要更多的知识，不需要更多的洞见。只要达到自我觉察。所以我想，这就是自我探索——想清楚要如何使用自由意志。现在他既已了解自由意志，并相信自由意志，明了自由意志，现在他需要的是设定如何表达自由意志的意图。这将会发生在这个星球和每个人的身上，一旦他们了解自由意志，将会碰到同样情况。我们有自



由意志，认知到了这一点，我们可以选择这个，也可以选择那个，不过话又说回来，他们需要设定意图，以便显化实相。所以，单是知道自己有能力选择自由意志，或是选择对错，左右，上下是不够的，你还必须具像化才能拥有这个体验.....有这个知识.....有智慧去进化。如果我们非要看到一个构想背后的概念，那就不会是进化最自由的形式。]

朵：所以他必须自己摸索？

蓝：这是发现过程中的一部分，是的。

朵：他即将完成他的循环了吗？

蓝：是的，没错。

朵：那如果他完成了所有的课题，这将会是他在地球上的最后一世？

蓝：其实没有课题。没有要求。没有传统的过程。

朵：我在想是类似一间学校。

蓝：这个嘛，当然，在任何地方，在每个地方，你只要有机会去体验，都有可以学的事。这次体验的理由是认识自由意志，还有从多重层次去体验自由意志。过去一直在这里轮回的存在体也都在往较高的意识移动，他们的轮回过程将会有相当戏剧性的转变。我们在多重层次上同时轮回，有部分就是要在这些平行/同时的层面上提供协助。

朵：轮回的模式会怎么改变？

蓝：存在于实相次元的信念系统，是由那个实相中不同层次的意识所制造出来，但也非常自我设限。就像地球，在下一个意识层次上即将发生的意识演化，将使人类察觉到更广大的事物。

朵：但还是有一些人必须不断回来轮回，不是吗？

蓝：对，也不对。也有可能。相信自己必须轮回的人不愿意对机会开放自己，有可能会无限期地待在这个实相里。较容许自己接纳自己接纳其他想法和信念的，则会有机会探索其他的选项，关进入不同的实相。还有一些存在体等待这件事的发生（指次元转变）已经等了很久。你可以说等待这件事的发生的人类，那些存在体，是仍存在于这个星球上各个地方的大师，他们留在这里是为了协助，提供他们的支持、技能、智慧和影响。他们知道演化不止于此，而他们可以继续迈进。

朵：所以一切都在改变中？

蓝：一切绝对都在改变中。

朵：蓝迪说他在寻找真相。但真相究竟是什么呢？

蓝：从最广义的观点来说，真相即是一切，而它是无法被理解的。你档案库不是看到最广大的景象，就是看着最小的细节。所以要回答这个问题，真相就是，没有什么是不协调、不一致的，除体验和智慧，他现在只需要选择怎么使用。如果他去架构自己的意图，他可以天马行空，没有任何限制。他有无限的潜能。这是即将发生在地球层面的事。地球意识的潜能将会觉醒，但它的学术价值.....它的智力，还不到体现的时候，必须先有意图、惯性（inertia）、动机、方向，并且落实那个知道，才能在实相中成趣。很少人能够做到，但这是他的工作的一部分。

朵：听起来好复杂。

蓝：它就像轻拨一下那么简单。

朵：是他拨一下开关还是你们？

蓝：是他。我们从不干预。让我们用另一种说法来说。让我们保持在这个脉络当个参考点。他在这里有创造任何事物的能力。他有一个信念系统，能够帮助他显化意图和渴望.....能够支持他的意图和渴望。他的信念系统和显化能力之间并没有冲突。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虽然他相信他有能力，他也真的有，但他还没有行使那个能力。所以我们才说这是个开关，不过它的意图的开关，不是任何其他条件或方式的开关。它纯粹是接纳你所感知/意识到的自己。这个意图也不必要以较广的人类集体意识而言，你可以说：[你今天想要当谁？]给一个定义，然后就会显化。我很难描述清楚，但当到达了合并自己的那一点.....整合自己的那一点.....他不再视自己为个别或分离的面向的那一点，当他到了那个阶段，他将只会[在]。一旦如此，他对这里就会造成影响。所以，他确实拥有自由意志。这不是事先就决定好或注定的事，而是当他到达那一点，他将会展现自己。我们现在正在一个他必须做出往前迈进的决定的时候了。他必须设定他的意图，定义他的意图，并且去创造自己的实相。

## 第二十四章 被外星人绑架的外星人

麦克是从俄罗斯移民到美国的年轻生意人。尽管已婚有小孩，在工作上也还算开心，他却有很强烈的不安全感和恐惧。他觉得自己被困住了，也一直有种不属于这里的孤寂感。他想在催眠疗程时探索这些原因。我知道潜意识会找到答案，只是这次走的绝对是条奇怪的路径。我总是要预期会有意料之外的事发生！

麦克在催眠状态下进入的场景所看到的第一件事，是红色的土壤和一个颜色看来不对劲的天空。当他环顾四处，他注意到远方有些建筑物，但定睛细看，那些却像是建筑

物的遗迹，类似破瓦残砖的东西。没有树木没有植被，只有光秃秃的红褐色土壤和废墟。没有任何生物的迹象。【感觉这里被毁了。我不觉得恐惧。没有恐怖之类的感受。我独自站在这个地方，不了解自己为什么会在这里。地平线上看来有像是破瓦残砖的东西。】当他靠近废墟时，空气中有股烧焦味，不过他没看到火。有几栋石造建筑似乎遭到某种破坏而被夷为平地。我问他觉得自己和这个地方有没有关联。【我觉得我可能没有在这里住过，但我属于这里，我过来看到它不在了，心里觉得很难过。我没看到自己在事发时在场。】他对自己的认知是有一个女性身体，基本上很像人类，穿着宽松飘逸的服饰。

我假设她若是真和这个地方有关联，那么事发时，她大概在别的地方。由于在催眠时可以去任何想要的方向，于是我引导她往后，看看她来这里之前，人是在哪里。【我现在在辽阔的太空，眼前是星球的圆弧曲线。我看到星星。这看起来像是银河某处，不过星球的颜色很暗，像是黎明的暗面，只有边缘是亮的。我在这个星球黑暗的这边。】

朵：这就是你刚刚去的星球吗？你知道吗？

麦：我不知道，但是我是在太空。

朵：你在旅行吗？搭乘着什么旅行？

麦：我不知道要怎么解释。有一扇窗，但窗户是。。。。。。悬吊着。它不像飞碟，我面前的窗户是半个球面，顶端圆弧状，底部则很平直。我从窗子望出去。看起来，我是在这个交通工具之类的东西里飞行。

朵：里面还有其他人吗？

麦：我转过身看。好像有人，看不清楚形体，不过似乎有些生物。我不是一个人。我看起来穿着银色类的制服，有长长的手臂。很热。我觉得热。

朵：你在这艘船的工作是什么？你看到自己在做什么？

麦：我的面前是某种飞行系统。。。。。。有一些灯。我好像正在航行，因为系统的灯就在窗户前面，我看起来是在操纵这架交通工具，我正在飞航。

朵：你是从你的家乡出来航行？

麦：我知道了。。。。。。火星。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火星。

我请她回到她称之为家的地方，并且描述那里的样子。她说她还是觉得很热，所以我下了指令，让她感觉凉爽和舒适。【看起来我是在一栋红红的建筑物里。我没看到窗户，地板是石头。我正试着离开这个住处，天空不是蓝色的，比较接近灰色。我看不到太阳。我不知道我没有外出旅行时是否就是住在这里，但我是在这个星球上看到这个地方。】我问她吃不吃东西，她说她看不也来她的生活中有食物。我让她往前到重要的一

天，问她看到了什么。【我看到自己注视着一个明亮许多的环境，后面有一艘直立的太空船。那艘船是银色的，立于地面上。当我往四周看，我看到远方有绿色的植物。】

朵：所以你站在看来像是太空船的东西前面。你住在那艘船上吗？

麦：不是。我是很惊讶地看着这艘船。

朵：什么事情让你感到惊讶？

麦：看到太空船。我很好奇地看着它。

朵：所以你对这艘船并不熟悉？（对。）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

麦：我看到船有一扇门，门往下延伸，底下有一个开口，看来有人要从太空船上下来。他的颜色有点绿，有个大头，眼睛很大。。。。。。细细的手臂。。。。。。正朝我走过来。

朵：它和你们的人不一样？

麦：对，不一样。。。。。。比较矮。我觉得很奇怪。我感觉到有什么不一样。。。。。。因为我不知道它是什么，内心有点恐惧。

麦克接着到高高的太空船的尖端投射下来一道光，垂直投射到他的左边。

朵：这道光有什么目的？你知道吗？

麦：我不知道目的，我怕这不是我了解的东西。我害怕这可能会有某种。。。。。。这要怎么讲。。。。。。负面的动机，或是某个我不了解的什么。我有种想要逃跑的感觉，却忽然从地上升了起来，我觉得自己是平行地漂浮着，双腿对着船。好像有东西在拉我进去。我感觉到一股来自太空船的能量要把我吸进去，因为我正往它的方向移动。现在我在里面了，里面看来不是很大，不过我看到了像是某种隔间的东西，某种房间。。。。。。像是全像甲板还是什么的。我看到另一个生物，它和第一个不同，有很细的腿，很细的手臂，比较小的头，银色的项圈。

朵：他们和你的人不一样？

麦：他们不一样，对，我现在觉得没有什么好怕的。他们像是在试着让我平静下来。现在感觉不同了。

朵：你能问他们为什么要带你去那里吗？

麦：我觉得是做实验。我问了他们为什么。【基因。这和你模式有关。模式。我们必须把它们重新排列。】我试着得到更多资讯。我听到。。。。。。这是一个排列重组。他们正在重组基因模式。为什么？为了改善机能性。哪种机能性？更好的能力。以开启

更多的资源。（他在和他们说话）什么的资源？操纵能量。朝新的方向前进。。。。。

我心里冒出来的念头是新的次元。

朵：一旦他们重新排列好了或是改变了基因，他们要你用那个能量做什么？

麦：我想到的是为地球带来和平。带和平到地球上。

朵：他们要你去地球？（对。）带着他们正在调整的这个能力去？（对。）为什么他们会选上你？

麦：毁灭。我当时人在那里？我在试着查明。我是要用更有成效的方式去使用这个能量。毁灭的时候我在场不是好事，可是是什么原因？

朵：他们要你带着这些能力去地球？（对。）你要怎么做？

麦：怎么做？转世。

朵：这表示你必须在那个身体里死亡？我只是在试着理解。

麦：我现在越来越热。我听到不同的话，但不是完整的句子。我正努力弄清楚这些一闪而逝的资讯。

朵：所以这些新的能力和操纵能量有关？

麦：要用一种比较有效率的方式去架构能量。与其他人连接。。。。。。超越语言。我听到【图像】。要把话都串起来有点困难。我只是在心里听到他们要怎么做。我纳闷是不是只有我一个，或者他们也送其他人去地球？我听到。。。。。。会有一群，一个团体。

朵：为什么他们会选你？

麦：因为我有连接能量的能力。比较集中和专注。

朵：所以这些是你天生就有的能力？

麦：对，他们要让我的能力更集中。到了地球以后，我必须使用这些能力。

朵：所以他们的工作就是去找这些存在体，改变他们，好让他们去地球？

麦：对。他们知道你在哪里。我指的是一群人，他们知道是哪些人，还有要上哪里去找那些人。

朵：他们找到那些人，改变他们的基因，好让他们能做这个工作？

麦：对。我在试着问他们资料库的事。那是银河对有不同能力的人的一个巨大资料储存库。

朵：这会不会违反了那些人的自由意志？

麦：那里就他们的团体所在的之处。这很令人困惑。

朵：没关系，因为这不是你熟悉的事。他们要把这些能力带到地球使用？

麦：看起来是。

我想到与麦克的潜意识联系可以得到更多资讯，于是我引导他离开这一世，然后召唤潜意识。我问它为何选择让麦克看到这奇怪的情境。

麦：那很重要。

朵：你们要他知道什么？

麦：知道他的能力。知道如何使用能力。

朵：在那一世，他是个不同形态的存在体，他不是人类，对吗？

麦：对。他有操纵能量的能力。

朵：另一种存在体改变了他的基因以强化这些能力，是这样吗？

麦：是的，他曾滥用/误用他的能量。这次是要学习为了人类的福祉正确使用。滥用能量是很常见的事，但有严重的后果。

朵：你们的意思是那是要偿还的？

麦：必须改成以更有创意的方式去使用能量。

朵：这是你们要麦克做的事吗？这是为什么你们给他看那一世？

麦：那是个例子。

朵：他现在应该要使用那些能力吗？

麦：以特定方式去解码。。。。。。解什么码？能量模式。。。。。。回到能量模式。某种能量模式。练习专注。专注在能量上。能量操纵的系统。恢复平静。宇宙和平衡。

催眠期间，外面传来暴风雨的嘈杂的声响，使得录音带的听写变得困难。

麦：把其他人组成团体并促进健康的生活。他可以用他的组织能力来组织团体，并对地球上许多人的生命产生更多的影响。这会更有力量，更精彩。那会是一个没有负面、恐惧和悲伤的组织，人们用正面的方式集体转换能量。这是个很棒的工作。他要做准备，事情会逐渐朝他而来。那是个次元的团体，组织着人们，这些人会前往新地球。。。。。。去散播这方面的意识。去帮助人们了解。更善用能量。。。。。。这和使用某些磁场有关。声音非常有力量，它是结构的组成要件。当他专注并要求支持的进修，他就在提供帮助。我会提供所有他需要实现这个目的的资源。他什么时候需要我们，我们都在。他知道的。

这是一次相当令人困惑的催眠疗程，我真希望能够从潜意识得到更多的资讯。但看来外星人也会被绑架，并在他身上做实验。这一切有着相同的目的，而且不是专属于人类的地球现象。此刻被带来协助地球的群体中，也包含了外星生物在内。

## 第二十五章 不寻常的外星存在体

桃乐丝远从澳洲来找我催眠。她是一位在整形诊所工作的护士，未婚，有很多关于人生方向的问题，特别是找个伴分享她的生活。她也希望得到关于事业上的建议。在一般的情况下，这应该会是一次例行的正常前世回溯。但潜意识另有计划，这次的催眠一点也不例行。

桃乐丝穿越蓝光下来，进入了一片白光。她觉得被白光包围。

【我现在只看到白色。我可以感觉自己想去碰触它。你可以感觉到这个光，你摸得到，我可以穿透它。它会流动，不是固体的。现在我正在穿过它。墙上有不同的光，就像隧道一样。墙壁也是这个光构成。这些墙壁就是光。】当她仔细去看的时候，她发现这些光事实上是会发光的水晶。【我正在穿越这个隧道，我觉得我的手一碰触到它们，它们就变成固体，而且摸起来冰冰的。它们是闪耀的光。。。。。。现在就只是白光。我事实上是走在水晶上面，我的脚下有水晶，它们也发光。自然光。我可以感觉水晶在我的脚下，我可以用手去触摸。】到处都是水晶，因此她是被水晶和它们变化的色彩的光所环绕。虽然她走在水晶上，但没有感觉不舒服。

她一边走，隧道的墙也一边变成清澈的玻璃，可以往外看出去。她发现自己身在外太空，在某种太空船里，正往下看着一个有部分被云层遮蔽的星球。当她在太空船里围绕着星球浮动时，眼前所见的极致的美令她惊喜。接着她意识到自己的身体，而从她的描述听起来，那绝对不像人类。【我的手。。。。。。你不能叫它们是手，但感觉是手，因为我在摸东西。我看到一些长长的小东西，它们不太像手指。它们周围有果冻状的东西。跟章鱼的解手不像，不过有章鱼下面那种小小的吸盘。它们是深蓝色的，顶端有一点桔色。我以为我有脚，可是那跟脚不一样。是触角吗？好诡异。。。。。。真的好诡异。它不断在变化。】

我接着问她身体的其他部分，而听她的描述，它们似乎是由同样物质所组成。【看起来像是某种乳浆。。。。。。果冻状或胶状物的东西？这不是人类的身体。我在试着碰我的脸。感觉起来像一朵花，是花瓣的触感，柔软、丝滑。不过我分不出眼睛和嘴巴。我可以呼吸，也看得到。这真的难以形容。这有点像是。。。。。。荷包蛋的质地。而

且当它移动的时候，它还可以一边变化，变出这些触角的东西，我也可以变得很光滑。也许比较像乳浆。真的很不一样。。。。。。就像水母。】

这听起来很类似《魔鬼终结者》系列电影里那个可以改变形体的生物情节。正常来说，这样的描述最起码会令人震惊，但我毕竟探索这些案例多年，已经没有什么在我听来是不寻常的，因为我们在生命的历险中所具有的外观，都只是一件戏服。重要的是内在的灵魂。

桃：我还在这个玻璃东西的里面，我可以碰触它，可以透过它看到外头的宇宙。这个玻璃水晶的东西也可以让我看到所有的地方。

朵：你是独自在这里还是有其他人和你在一起？

桃：我原本以为我是自己一个人，但现在有两或三个人和我在一起。我们都在看那个星球。他们在做笔记。

朵：他们看起来跟你像不像？

桃：不像。他们看来和我不一样。。。。。。不同的物种。。。。。。不同的生物。

朵：你也在做笔记吗？

桃：对，但不像人类做笔记的方式。我完全是用心智在做笔记，我进入这个与它的脑部连接的小房间。当你碰触玻璃并往外看时，资讯会从你注入这个物体，它会记录你看到的事物。

朵：像是在吸收资讯？（对。）你把资讯传输过去的那个物体是什么样子？

桃：它是全黑的。很小，它会散发小小的光芒。感觉起来不冷，也不暖。我现在正把身体往它靠过去。一手贴着玻璃，另一手——你会说那是手的东西——伸到另一边碰触那个物体。我看到的一切就从我直接流入这些机器里。

朵：所以它是这个小房间里的小机器。

桃：对。很怪，这个小房间是圆形的。我看到其他的生物。。。。。。滑稽的生物。他们比较高，和我不一样，他们在碰触在他们面前的东西。非常怪异的生物，全都在忙着做事。他们没有注意我，他们在做自己的工作，而我也应该用我这个可以散发出不同光芒的水晶做我的工作。但我现在只是看着他们，他们则继续做他们的笔记。

朵：你只是在观察那个星球？

桃：观察，对，观察这个星球的形状。云层是由某种气体形成，那种气体创造出云。我们在很靠近这个星球的地方。太空船吸收了一些气体进来。气体很清澈，所以看得到它的移动路线。我们想了解这个星球，看它是由什么组成。我们做笔记，并且采集气体的



样本。气体真的好清澈，你可以看到它穿墙而进，穿过这些小房间，紧靠水晶，然后就停在那儿，成了固态。我们的太空船在这个星球的气体中飘浮着，不知怎么地把气体吸了进来。气体进入这个房间，你可以看到它在穿越，穿越，进入某样东西里，然后就看不到了。它进去了那里，但那不是我的工作。有别人在做。我的工作是用这些像手的東西，用这些解手之类的东西碰触，然后资讯会进入我体内许多的小光里，也进入我们碰触的这个工具里。

朵：你的工作是云不同的星球观察并吸收资讯吗？

桃：对，但收集的资讯是为了了解我们能对这个星球做什么。

朵：对于你正在看的这个星球，你认为自己有应该要做的事吗？

桃：对，这和我们看到另一个星球有关。和光有关。就我们有的资讯，我看到另一个星球充满了不同的光，不一样的光。那里已经有人和生物。这个气体对那个星球的资源非常重要。所以我们被派出来，了解我们能不能利用它。这是个非常小的星球，另一个是很大、很大、很大、非常庞大的星球。。。。。。非常巨大。我们云过那里，也来过这个小星球；我们将会使用这里的资源，但我们不会耗尽它。我们会使用能够帮助那个大星球的自然资源，不过不危害这个小星球。我们的母星，我们的家好大，这个星球就像颗青豆那么小。

朵：你也被派出云检查其他地方吗？

桃：对。因为这些星球，它们的资源。。。。。。我们想看看能如何用在那些大型星球上。这个小星球很好。它很健康，但星球上没有生命。我们在这里采集了很多资源用在我们的星球。这个小星球的大小就像是粒小青豆，我们的星球像是一颗柳橙。

朵：你们必须长途旅行才找到这个星球吗？

桃：不，不用。这就是美妙的地方。你在平静的状态下，依附着光的薄雾，它们就会带你云你想去的地方。

朵：所以你不用搭太空船或飞船？

桃：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我们在的地方是某种【泡泡】，它是由这个可以触摸到的玻璃制成，但是你可以摸得到这个光。

朵：所以这是像一个交通工具。（对。）你们没有燃料？

桃：看上去是没有，不过我们需要碰触一个光板。这块光板会动，我们就会停在要去的地方。我们依附的是光，是这个光板。

朵：有人告诉你要去哪里吗？

桃：都已经在我们的太空船里了。信息已经被放进那里，我们必须连接不同颜色的光。我们都知道一切会很顺利。我们就只是采集样本，稍后就会回去。

朵：你说你们不会耗尽小星球的资源？

桃：对，从来没有那样的事。我们确定不会伤害到星球或是任何栖息于此的生命。这些气体对我们会有帮助，有一些成分是我们需要的，可以用来在我们的星球上创造各式各样的东西。

朵：你知道那些成分是什么吗？

桃：我只能看到它们是什么颜色。我们在找的是带黄色的气体。我们知道这个星球有，但我们需要洁净它，让它变成那个颜色。

朵：你现在要做什么？你要把资讯带回你的母星吗？

桃：对。我们知道了在哪里可以取得这个气体，只是想确定这样做是安全的，是正确的，而且是我们需要的。采集样本和资讯后，我们就会离开。每个人都有他们要做的事。

朵：你们可以快速地来回吗？

桃：对。我们回去时和来的时候不一样。我们只能用一种方式过来，然后用另一种方式回去。我认为很像虫洞。当我们准备好要离开时，只要经过这些有些许蓝光的虫洞。我们穿越它，它就会带我们回家。有人知道怎么做。

朵：回家途中情况如何？

桃：我在上方盘旋。我们正要进去，现在在盘旋。我觉得很惊讶。在我眼中，这个星球一直是由光组成。。。。。。长长一串串的蓝光和白光。你可以看到后面近似海军蓝的天空，还有很远很远的小星星。如果你往下看这个星球，它只是由一连串投射进去的光所组成。当你穿越光流，它很自然地会带我们过去。我们只要定位出我们要去的地方就可以了。。。。。。我们现在已经降落在某处。我往上看，看到太空，天空几乎完全没有星星。我看到很多带你去不同地方的管子，但这附近人不多。因为这里是我们的地方，不是大家的住处。所以只有应该要在这里的人才会在这里。有很多管子，有的管子上面有纵横交错的窗子，那些管子可以通到四面八方。

朵：所以那里是你工作的地方，不是住处。

桃：现在这个管子带我经过某处，我感觉像是在云霄飞车上。我在这种乳浆果冻状的身体里，可以这样被载着出去很好玩。现在停下来了，我下来了，如果我要的话，我的乳浆可以延伸，形成手臂或是腿，要不就只是飘浮着。

朵：需要什么就能变出什么吗？

桃：对。我停在一个白色的平台上。这里是家。有一个类人的生物，和我不一样。它和我不像。我觉得它是太太。这里是家。

朵：那个地方是什么样子？

桃：它是由水晶和白色的金属制成，有窗户可以看到外面。当你往外看出去，你看到太空，那里几乎没有一颗星星。我们使用像是玻璃的窗户。墙壁混和了金属和水晶，里面还有一种白色的材质，有大有小。它会进来，出去，到处移动，白色的。当你碰它的时候，它会发光，你知道你想去哪里就要碰触哪一个。你不是用走路的，是用飘浮的。我现在在和这个生物说话。它对我们的发现很兴奋。它看着我，我们都在飘浮。

朵：你们在这个地方必须进食吗？

桃：不算。如果我要吃东西，我知道我可以透过手的触碰或是光来延展自己。我把手压在光上面，就能得到我需要的东西。

朵：所以你必须吃某种东西？

桃：那不是固体，主要是小小飘浮的能量球。我有小小的触手。我知道哪里有这些小小白色的光，只要把手压在它上面，它就会进到我的身体，我便觉得充满能量。

他解释他的太太是另一类型的生物。我问他们在那个星球是否生殖、复制，他尽他所能的解释。【你可以，只不过是在别处进行。我们怎么做呢？噢，对。就像是你把手压在这个东西上，它会拿走一部人的你，然后也拿走一部分的她。然后他们可以进入混和，就会出现别的东西。我在请她（指他太太）解释我们怎么生殖，我听到她说：【噢，我们就是这么做的。】然后我们会看到新的生物在我们的眼前被创造出来，它会进到别的东西里，直到成熟为止。但我们不会养它们。它们不和我们在一起，它会去别的地方，它需要生长。当它生长后就会发育。现在我们看到它们长大了。它们需要去一个特别的地方生长。】这听起来像是某种在体外进行的实验室基因操控。或许是使用细胞和基因。

因为工作的关系，他们必须住在这些封闭的地方。【我们进入这些分派站里。你一生下来就懂这些了。这是为什么我们可以做这个工作的关系。我们天生就会。】平常人住在这些封闭场所外的地表上。【这个星球上有很多不同的生物，不同的生命形式。大家都和平共处。】

朵：出去寻找这个星球可以使用的东西是主要的工作之一吗？

桃：对，是我的工作，很重要。她的工作不同，不像我必须出去。她待在星球上，我会说她是在做研究工作。

既然她看来不一样，我请他描述她的外观。【她的形体比较像人类。有长长的脖子和小小的头，还有小小的手臂似的东西。我看不到脚，大概是因为她不走路的关系。】

我认为该是往前到重要的一天的时候了。那天的情况非常混乱。【发生了很不对劲的事，有很多非常、非常不好的能量。每个人都很惊慌。这是在星球的工作站里发生的。爆炸！发生事情了。有东西外泄。我看到爆炸。我束手无策。我在站里面，我所看到的就是这场爆炸。现在我的眼睛看不见了。太亮了。不晓得是从哪里爆出来的。】他复述的时候一脸茫然，很恍惚。【一场爆炸。爆炸了。我在的地方。爆炸了，一切都冲到了太空。很大的爆炸。。。。。。有东西造成的，炸穿了我们这个站，直往上冲，冲到太空。没有人。。。。。。没有一个幸存！好惨。】

朵：你说这到你看不清楚？

桃：对，我看着它。那是白天的时候。爆炸一个接一个，好大，所有的东西都毁了，玻璃破了，全冲了出去。我看到爆炸，我看到自己试着不要去看，可是。。。。。。全都毁了。我们失去了一切。研究站爆炸后什么都没留下来。每个人都死了。有人没留意自己在做的事。有东西外泄造成了燃烧，然后往外扩散，没有一个人来得及跑。

所以，他们即使有很多的知识和专业，还是会发生意外事故。他现在离开了他的身体，却仍受到爆炸回应的影响。【我觉得很累。我还在看着爆炸的混乱、但觉得需要休息。我需要飘离这里。好快。我看到发生的事，可是现在不被影响了。】

朵：平常在那个星球，人们也有生老病死吗？

桃：对，像现在因为爆炸的关系，我听到大家的哭喊。他们束手无策，不得不封锁这个区域，看看有没有什么更大的损害。我死了，可是我可以感觉我太太正在看着发生的事。由于他们封锁了那个区域，她什么也不能做。她知道我在爆炸中死了。

朵：在那个星球上，有人生病吗？

桃：不。他们都很长寿。

朵：会死吗？

桃：会。你可以决定什么时候死。但这次不是我的选择。那是一场意外。在这个星球上，你可以让自己恢复成年轻和健康的状态，或让自己平静地走。。。。。。没有疾病。你可以选择让自己走（指离开身体）。

朵：这都和心灵有关？

桃：不是心灵，感觉像是本质。我看到爆炸，现在还在看，可是感觉很困。我要飘去别的地方了。我只是飘浮着。我和奶黄色的云是一体的。我看到的只有这团黄色的光，我需要进去里面。要去休息。

接着她便进入休息的地方。在经历如此暴力且意料外的死亡后，这很自然，因此我们很难再得到更多资讯。通常当灵魂进入休息的地方，在他们决定（或是有人叫他们）重回轮回之前，他们可以待在那里很久、很久。所以我让桃乐丝飘离那一幕，召唤潜意识。我问的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潜意识选择重现那一世。它向来有它的理由。

桃：为了让她看到，她觉得有可能的事情确实都有可能。

朵：从人类的立场来看，那是很不可思议，很奇怪的一生，不是吗？

桃：对她不会，不会。她似乎很习惯。她知道还有别的世界。她应付得来。

朵：为什么你们要她知道那一世？

桃：这样她就能确定还有其他生命，而她也像自己一直以来怀疑的那样，度过了那样的一生。那是有可能的，也是真的，她确实是来自于。。。。。。用她的话来说，就是

【从星星来的】。我们只是想告诉她：【对，你想的没错。】你向来都在别的星球。

朵：她说她一直都对别的世界很感兴趣。（对。）这是原因吗？（是的。）她在其他世界经历了很多世吗？

桃：很多。。。。。。非常多。

朵：那一世的身体很怪。

桃：不，很正常。

朵：身为桃乐丝，这是她第一次住在人类的身体时吗？

桃：不，不是她的第一次。

朵：可是你们没有让她到那些人世。

桃：不需要。不需要。这段比较重要。她曾住在人类的身体，只是次数不如在其他星球上那么多。她不需要知道那些人类身体的经历。她需要知道她在那个星球的生活。

朵：她想问她有没有需要偿还的业？

桃：还了。。。。。。还了。对她来说，每天都是新的一天。她需要多学一点关于爱的事。还有很多要学。

我接着提起每个人都想知道的永恒之问：她的生命目的。她不确定是否该继续做她现在的事，也就是当个护士。她想得到建议。【她需要学习信赖和显化。这是为什么我们要给她看到那一世，为了唤醒她。她知道身为别的生物是怎样的情况。那些振动对她

这一世会有帮助。告诉她要专注在振动。她在对的轨道上。振动，声音。。。。。。她需要声音，需要音乐。。。。。。这很重要。当她聆听时，振动会变得更好。她接触音乐不够。她忘了要快乐。要聆听音乐。她的生命以前是有音乐的，现在她需要更多的音乐。很多很的音乐。会让她动动身体的那种音乐很好，对她的振动很好。她没有这么做。】

朵：她说气味和香水对她也很重要。

桃：她的感官会与香水的气味调和。自来水是她需要的。所以我们要她使用香水。香水对她好，会让她的感官清晰。那是她需要的。她需要让自己周围有更多芳香的植物。这会清鼻宝。她她需要专注在心智的训练。我们让她看到要如何显化，她吓坏了。没有必要害怕。那是她天生就会的。将会有知识和意识的扩张，跟她会非常合调。那会对她很好。她认为她不值得，但她不仅仅值得，还值得更多。我们可能给她更多。她只需要允许我们给她更多。她每天都需要专注。。。。。。每一天，直到这变成她的第二天性，然后她的学习会更进阶。她的心智非常强大。我们需要她的心智有更多共振。我们需要她的振动。这对我们很重要。她需要更清楚地听见我们并提高她的振动。振动越高，她越容易聆听到爱。我们需要她为了这点而使用香水，为些而快乐，为此而听音乐。

## 第二十六章 信标台

艾莉丝进入催眠后的第一个场景是站在海滩上望向大海。她专注地看着海天连接处一道与海面相连的美丽彩虹。接着，她跳入水里，游向彩虹。【我跟色彩游泳，朝着色彩游过去。我现在在这些颜色里。内色、桔色、粉红色、白色。好美。我游进色彩里。我在彩虹里。】她深深地叹息。【好美！我在色彩中转动，也或是它们围绕着我旋转。我跟这些色彩融合。太美好了！好平静。我在新的振动里。我在水晶能量里。】

朵：跟我说说，你的意思是？

艾：水晶能量。它是一种全知。我为什么哭了？

朵：因为很美。为什么你称它水晶能量？

艾：这是一种频率。它包围着我，给我好大的安慰。它很白。。。。。。还有。。。。。。我无法解释。它没有一种明确的形状，只是有些颜色。没有形状。

朵：你也说它是全知的。

艾：它就是。。。。。。一个地方。我觉得被光环绕着，但我也察觉到振动。这是不同的。很难解释。

朵：没关系。我以前听说过这个地方。

听起来她像是回到了源头。个案通常描述源头是美丽、舒适且散发着白色光芒的所在。他们也说它有很多柔和的色彩。

朵：这是个好地方。你对自己的认知是什么？

艾：我在融化。不是融化，只是没有身体。我进入色彩后，就消融在色彩中。

朵：所以你在这个地方不需要身体？

艾：对。我也不想要。在地球上的时候，人非得有个身体不可，但那很令人沮丧。我在这种振动里是有身体的。我现在呈现出来的就是这个振动的形体。

朵：你的意思是，有形体感？

艾：对。因为我还在那里（指地球）。

朵：你是独自一人，还是感觉到这里也有其他人？

艾：没有别人。

朵：只有你和振动？

艾：你在这里啊！还是说，是我听得到你的声音。

朵：这里对你是熟悉的地方吗？

艾：是老地方。我现在要离开了。

朵：你要去哪里？

艾：我不知道。我离开这里，现在要去另一个地方。我要飘浮，在穿越，没有东西，什么都没有。我就是穿越而已。这里什么都没有。只有现在这个房间里的能量。紫色。它进到里面了。它是在你房间里一股很强的能量——就在这个房间。很强大。

朵：你要去哪里？

艾：不要问我。我不确定。现在在穿越能量。那里没有东西。什么都没有。

我决定带引她在拉斯维加斯的家，好让她可以看到些什么，然后引导她进入适当的前世。她先是发现自己躺在床上，然后看到卧室窗户投射进来一道白光。由于她没有提到她可能和外星人有过接触，这是个意外的发现。

【有一道非常亮 光。哇！它在闪烁，好巨大。就在屋子外面。太亮了！它在把我拉出去！我的眼睛会痛。我们正在往上升，往上！它把我拉上去，进入这道光里。那里只有光。它在闪，就好像是在我的第三只眼。他们把东西放进我的第三只眼。从我的前额接收讯息。我在光里，它对着我的头灌注。我可以感觉到。（耳语）让我专心。正在接收智慧。听起来有些好笑。喔！这个水晶智慧。。。。。。正进到我的脑袋，它往里面

灌注。这就是现在的情形。我不知道我在哪里。好亮，快受不了了。好亮！我张不开眼睛。】

朵：你觉得智慧进入你的脑袋。（对，）你知道是哪种智慧吗？

艾：知道。追踪。我必须保持联系。这是我沟通的方式。噢，上帝！我又要哭了！我想念我原本的地方。他们为了跟我通讯，所以才到我家。因为。。。。。。我发誓这真是可笑。。。。。。我是从那艘太空船来的！我想回去！我想念那艘船！我 它有关联。

我正透过我的第三只跟通讯。（接着是一场深深的叹息和突然的领悟。）噢，天呀！我是一种振动！我是某个好大、好大的东西的振动。我看到它了。我看到它了。太神奇了。它就像是巨大的闪光灯。我跟它是有关联的。噢，天啊！它好远！我好想念它。

朵：既然你从那里来，那么你是怎么到这里的呢？你可以看到事情的经过吗？

艾：可以。我可以。我在一个。。。。。。上百万个小碎片。。。。。。飞速穿越，我看到了。噢，天啊，它是上百万个。。。。。。往外射出。非常小，但非常亮。

听起来像是最初的爆炸，也就是脱离源头，所有的小火花往外飞出，最后变成我们个别的灵魂。

朵：有人叫你要从那里出去吗？

艾：对，那是个计划。

朵：你知道计划内容吗？

艾：对，我知道。我对那个计划不是很自在。我不得不过来这里。播种。。。。。。真好笑。对地球播种。来自远端的智慧。用几百年的时间分享来自远方的智慧。我的意思是超过几百年。我看到一个老人，年迈的贤者。我的眼睛看不见。我是个老人，而且很穷。我来自很远的地方，来自太空，他们把我放进了一个可怕的身体里。我非常智慧，可是很穷。虽然我的眼睛看不见，但脑里可以看到一切。我有个破损身体，但我知道所有的事。我很孤高，很穷。人们认为我看不到，很可怜。但我在那时候就可以看到我现在看到的一切，也感觉到一切。当他们送我下来这里时，他们没有给我一个好身体，但给了我智慧。

朵：你那时能跟别人分享智慧吗？

艾：不能。他们不听。他们很害怕，因为我的两条腿的样子，还有因为我是瞎子。那是计划的一部分，但我不喜欢。现在也不喜欢。

朵：你现在还是计划的一部分？

艾：我是计划的一部分。老实跟你说，我认为那不是一个好的计划。



朵：你不是做计划的人。

艾：对，不是。

朵：在那之后发生了什么事？你有进入其他的身体吗？（有。）你有分享过智慧吗？

艾：有。我透过持续与宇宙通讯来分享智慧。我一直没有断了联系。他们会来探视，带我回去。

朵：他们来探视的时候，你会去哪里？

艾：我和他们一起走，上太空船。真的。我好喜欢。

朵：那时他们会灌输给你更多的智慧？

艾：对。就是那个时候。我上了太空船。我往上，然后进去，现在我看到里面的生物。我爱他们，他们是我的人。

朵：一开始的时候，你说智慧是来自这个光。

艾：我现在明白了。我在船上，也或者是在一个星球上。他们过来带我。他们可以用光把你发射回去。我懂了。他们会透过光和振动把你发射出去。

朵：他们每隔一阵子就会过来找你？（对。）他们那些时候都在做什么？

艾：我新我。真奇妙。我现在有疗愈力了，有更多的能量，更多的心电感应。他们放。。。。。那就像是充电。

朵：他们这么做已经。。。。。

艾：对。一直。一直。

朵：你身为艾莉丝的这一世也是？

艾：一直都是。我必须得到更多的更新。情况现在对我的冲击更大了。他们必须回来，做更多的调整。

朵：是什么开始影响到你？

艾：新的次元。我现在比较多重次元。我必须能更快地离开身体。我必须更快离开，也必须能更快变成光。他们必须做些事，以便。。。。。这听懂起来真的是胡言乱语。。。。。很很疯狂，但我必须能转换成一种新的光的能量。

朵：为了做你现在必须做的事？你的意思是这样吗？

艾：对。因为他们现在有了新的技术，所以我必须能够反应回去。

朵：他们也在成长？

艾：他们在成长，非常成长。我想我有个要给你的讯息。我知道这个讯息。

虽然这种事已有前例在先，但我还是感到意外。

朵：你有事情要告诉我？

艾：他们要你知道，他们在转移，他们也在转移你。你的能量就像我们的能量。你将会。。。。。。你也会翻转，我称那是翻转。你现在能更快速地翻转进来又翻转出去，他们在对你工作。他们的太空船越来越多，遍布这个星球。他们要你知道你必须加速。他们也要带你走。还有那是。。。。。。好惊人。你大概已经知道了，但速度越来越快，将会变得明亮许多，不论他们在地球上做什么，那些人绝对跟不上。他们用好多的光，还有好多的电环绕着这个星球。。。。。。不是我们在地球物理所知的那种电。。。。。。因为地球正在做的事将能穿透。。。。。。造成深刻的影响，所以他们在环绕着地球。他们太先进了，而且速度快过我们好多。不要恐惧。

听起来像是外星人朝着地球所发射的光，以抵销人类对这个星球造成的损害。《回旋宇宙》第二册对此有详细的说明。

朵：为什么会发生这件事？有理由吗？

艾：有。太空技术和地球空间。有一个大变动，转移。不同的恒星。这是个保护，是个保护盾。政府永远接触不到他们。

朵：这样很好，但你说有一个保护层围绕着地球是什么意思？

艾：他们在他们的太空船周围放了一层保护。这是一种新科技。政府不能接触上他们。这是因为他们必须在光里进行工作。这是个旋转的频率。他们必须这么做才能生存。他们还是能看顾着这里。他们因为留下了我们好多人在这里，所以必须来来去去。也因为我们这些还在这里的人，他们还有事情没有做完。他们必须保护我们，也保护自己。

朵：这是为什么他们仍然跟留在这里的人联系的原因吗？

艾：对。我只是个管道。我就是把周围发生的事传达给他们。我收集了很多资料，然后传送回去。有一个大计划。他们在赋予人类力量。不只是我，而是许多人。他们透过振动去做。但你必须在一个清澈的地区。因为有很多干扰。这是为什么你在的地方很好。

（我住在美国一个遗世孤立的山区。）譬如说，我必须离开拉斯维加斯，那里的干扰太多了。

朵：对，那里的能量很混乱。

艾：对，那是干扰。所以他们试图让我们搬到比较清澈，比较干净，没有污染的地方。没有污染，没有干扰。他们必须要有我们（的协助），因为我们反馈给他们。我看不到他们是怎么做的。

朵：让他们做给你看。

艾：他们要我做什么？什么也不用。我想我就像个信标。我也不懂。

我在前面解释过，有些人只是管道、天线，或者如同这个案例，是个信标台。他们什么都不用做就能帮助即将来临的改变。他们只需要在这里，透过他们无意识的传输资讯，就是在提供协助。

朵：你们给他们反馈是什么意思？

艾：你们说什么？这真可笑。我应该跟你说吗？一点道理也没有。

朵：是的，跟我说。我可能听得懂。

艾：好吧，我是个信标台。如果某个区域的线路太杂乱，我可以回报资讯给他们的能量场。（她做了一些手势）当他们可以安全进来时，我回传给他们。我现在可以感觉得到他们。如果这里太混乱，他们就进不来，真奇怪。。。。。。他们在监看地球，有些地方会被摧毁。很多地方会被破坏。因为我们有连接，他们追踪我们是为了让我们到最安全的地方（她轻柔地对自己说：【这真是怪异】。）因为有些地方很混乱。线路全缠在一起。所以他們要移动我们，让我们能聚集。他们要我们在一起。这是水晶能量。他们会让人们聚集在一起。他们需要水晶能量。这是他们跟地球保持联系而不需要降落地球的方式。如果有我们在，他们就不需要降落。我们不被地球束缚。我们和他们有连接。这样对每个人来说都比较安全。这样比较安全。更清楚。

朵：他们不要每个人在同一个地方，但要大家有联系？

艾：对，他们要我们都有连接。我感觉到这些强烈的水晶振动正在下来，我们则是向上连接到好远、好远的地方。好美！它在我们的心里。为什么他们要我们遍布各地区？因为有些地方会受创，所以他们要我们散布各地。还有，他们要一股散布开来的能量模式，这样他们便可以透过我们传输。他们要在许多破坏发生的时候，保有可能联系的传输者。因为某些地方将会爆炸，直直冲上天！

朵：这是一种形容方式还是自然事件？

艾：有部分自然也有不自然。在某些地区会有排山倒海的破坏。会发生战争，当然，我们知道会有战争。但如果他们让我们散布各地，我们就有将地球现况的第一手讯息提供给他们。

朵：所以我们甚至在自己不知道的情况下仍然可以通讯？艾莉丝进入这一世的时候就带着这个计划？她原本就是计划的一部分？

艾：我原先并不想成为计划的一部分。而且以前就看过这种景象。我知道自己觉得这对我并不是个好计划，因为我看过计划，而且以前就看过这种景象。我真的想休息。我是非常宇宙的，只想待在它的振动里。我不喜欢混乱，不喜欢戏剧性和混乱。

朵：你说这些存在体在累积我们传送出去的资讯？

艾：对。

朵：他们要这些资讯做什么？

艾：我要给你正确的讯息。他们在收集编写。这就像电台节目。他们在为了未来的世代研究。这是在做星球的历史记录。他们在做日志。我现在看到他们了。滑稽的生物。对。他们是很滑稽的生物。他们是奉命行事。

朵：他们从哪里得到指令？

艾：我看看。他们是被设定好的。看来我们全部都是。他们从母舰上得到指令，那是母源（mother source）。有一个很大的源头，就像是发明之母。有趣，发明之母。他们好像永远都在做测试。好吧。我不会虚构事情。你真的想要我告诉你我看到的事吗？（对。）这艘太空船上有一些蓝色小蟋蟀。有一间小办公室。好可爱。他们在收拾一些小东西，看起来十分勤奋。收拾东西的动作很机械化。你一旦上去那里。。。。。。那是我吗？或许，我不知道。我在归档，把东西收起来。把东西收回原位。每样东西都会被收到一个地方。我喜欢收东西。我喜欢这个工作，是个好工作，噢，资料越来越多了！这就像是可以引经据典的圣经。他们想要有东西能够参考。如果未来他们跟地球人接触时就有个参考。他们会想知道：【好吧，大家都赞同和这个人说话吗？我们想要有个参考资料。】他们会知道要去哪里找资料。我们现在正在整合我们的社会，他们想要有个像是医院病历的记录。他们想要知道如何联系。这是为什么他们在不同的地点放置信标。如此便可得到纪录，往回追溯，阅读历史。从现在往后的七百年，他们可以回顾历史。他们可以活这么久，活七百年。这是他们一生的工作，所以他们必须过来做他们的事。对我们来说是七个世纪，但对他们来说只是一辈子的时间。他们必须观察，并且记录。他们没有什么个人意见，就是客观观察和记录。

朵：你说还有整合？

艾：社会的整合。我们必须整合。我们正在变成更进化的灵魂。他们想让我们进步。我是个进化的灵魂，你是个进化的灵魂。他们想看看对人类的身体要做到什么程度，才能让我们进步到他们的水平。我在这里的时候是多次元的。对，我应该要累积这糟透的能量。对，我就像是实验的白老鼠。

朵：艾莉丝应该用什么方式去使用能量吗？还是只是累积然后传送？

艾：这是很重要的问题。我有能力用我的双手把能量分享给别人。我有能力把我的能量灌入别人的前额。我可以传送出去，只是不知道是否该这么做。

朵：他们怎么说？

艾：我应该要去传输智慧，是的，我应该要这么做。我可以把这个智慧传下去。我的内在有智慧。我现在就感觉得到。

朵：而你甚至不会知道那是从哪里来的。

艾：对，我不会知道。要用第三只眼。这完全和第三只眼有关。

朵：你说他们要我继续做我现在在做的事。

艾：你是个信标台。这是为什么你必须去到世界各地，行遍天下。他们派你到各个地方去，因为这非常重要。

朵：他们说他们在更新艾莉丝的身体。

艾：他们也在更新你。因为你必须继续去到不同的地方。每次你离开一个地方，你就会留下些什么，他们则能循线找到。他们爱你。你必须出去。

朵：我试着传讯资讯。

艾：对，他们会找到你留下的资讯。他们会找到你所教导的人，因为你留下了些什么。

朵：他们也在更新我的身体吗？

艾：对，他们在更新，你知道的。他们不要你被地球束缚。他们要你和他们更接近，要你变得轻盈，要你进入清澈的光中。

朵：所以他们会照顾我的身体，好让我可以继续做这些事？

艾：让你变得轻盈是他们的希望。你将会变得像个水晶。他们在改装你的全身。他们在改装你的一切。他们在进行你的头脑的部分。

我从开始这个工作的时候，就被告知这件事。早在我前往世界各地之前，他们就已经说我会去很多国家，还有我去到每个地方都会留下一部分我的能量。我不会因此精疲力竭，甚至不会有感觉，但其他人会感受到我所留下的能量。他们也说我的书会携带一股别人能够感觉的能量。看来，有许多事情都在我们意识没有察觉的情况下发生。

## 第二十七章 通道

潘蜜拉想探索她认为是幽浮经历的事件。她记得看到了像是幽浮的东西，但不知道有没有发生其它的事。

我带她回到那一晚，她进入自己正在开车回家的时候。她看到天空有东西，可是很难清楚描述。起初她以为那是山丘上的一道光，接着却说：【不，不是光。那是一艘看起来像是大月亮的太空船。我知道那真的不是月亮，只是有着月亮的形状。但那就是它看起来的样子。我好像是在自己在车子里，我记得我把车停在车道，但我也知道我上去那里了。我看到自己在开车。我看到自己持续往回家的路上开，却也知道在那上面。我被带上了太空船。我甚至无法解释我看到的東西。】

朵：就像是同时身处两个地方？

潘：对，我意识到自己在车里，在开往回家的路上，但又意识到自己不在身体里。然而我知道身体回到家了。现在我看长长的。。。。。。我不知道它们是什么，只能说是【一束束】。那是尖尖的能量。（用手比划出某种横向的东西）它们平平的，但那是能量。我认为它不是金属。我想它完全就是能量。有一个核心，它有一个中心，看起来很暗。有一圈闪耀的黄光围绕着中心。我也看到一束束光投射出来，一定是从我的左边投射来的。一切都只是能量。没有结构。每样东西似乎都动作无关，但也朝不同的方向前进。我看到我上面有一个轮子。一个巨大的轮子。那边也有一个东西（指左边），它投射出耀眼的光。那是非常明亮的光，太亮了，你几乎无法注视。它看起来像是。。。。。。我想说【太阳】，不过我不确定它是不是太阳。

朵：它和轮子有关系吗？

潘：没有，轮子现在不见了。只有这个很亮的光。我原本在想着那艘太空船，结果就回到这个地方。这里是我的归属。

朵：为什么你会这么认为？

潘：因为我觉得很自在。这就是我，我就是那个光。不论这个地方在哪里，不论它存在哪里，它就是我的家。我就是这个光。它在投射，几乎跟茅一样，或者，它投射出来的是巨大的投影。。。。。。我真的不知道它在做什么，可是它非常亮，很舒服，有很多的能量。这里有很多生命、很多存在体，它们都是能量。全为一体。

朵：你觉得你以前去过这个地方？

潘：噢，对，我很熟悉这里。它在闪耀。我根本想不出有什么类似的东西可以解释。它就是在那里。

朵：是在这艘太空船还是飞行器里面吗？

潘：不是。我甚至不知道这艘太空船和那个地方怎么会有关系。可是我一上了船，看到那些一束束。。。。。。像是有一束束的东西以某个角度往下延伸，还有一束束的东西

从这个亮光，从这个家，往外出去。它是家，那里的一切都很平静和不可思异。它使一切都亮了起来。那里充满了能量，而且全为一体。你只有在离开那个地方才会各自分离。但是，我在这里的这个身体我可以感觉到一切都是分子，就像能感觉到组成这里的每一个分子一样。我也感觉到两者之间的连接，但不知道是怎么连接的。

朵：身体和这个地方之间的连接？

潘：不有那个光。那是它的一个层面。我猜想你会称身体为它的一小部分。

朵：可是你说这已经不是太空船？

潘：这是另一个地方。船是进来这里的入口，像个起点。你一到了太空船上，就会被带来这里。所以这几乎就像个三角形，在这里，然后到那里，然后又过来这里。这就是它的连接方式。

朵：首先你必须去那个看来像是月亮的地方。

潘：对，它就像个通道。它就是通道。它（指太空船，飞船）只是个通道，通往这个地方的通路。这个地方是一个整体，是整个能量体。这是个所有能量都混合的空间。我们离开这个地方去体验身体。那明亮美丽的光，行星就是从光里出去的。它好亮，它在闪耀。

朵：可是你现在是住在地球上的一个身体里。为什么你这晚在开车时会回到那里？

潘：只是探访。（她变得激动，声音开始哽咽）我需要回去那里，好想起这个家。只是要提醒自己，知道自己属于那里。那里就全是能量。没有结构，没有构造。就是家。你会以为我能告诉你一个名字，可是它没有实体的名字。我只能告诉你，他们在地球上会说这是【家】。它就是家。我回去是一个爱的提醒。

朵：所以你那晚才被允许回去？

潘：我常常回去，只是都不记得。

朵：为什么你会特别记得那一晚？

潘：我猜是因为我对在这个星球上的事感到很沮丧。所有那些悲伤和发生的事，还有对自己无法改善这里的情况感到无助。

朵：地球是个很有挑战性的地方，不是吗？

潘：有时更是个丑陋的地方。

朵：你说还有别人在那里。你能和他们说话吗？

潘：你不需要和他们说话，因为你到了那里就被包含在整体里，每个人都互相知道和了解。回去就像是一次更新。没有说话的必要，就只是存在。你知道一切都很好。你也知

道你必须在地球提供协助，但每隔一阵子你必须回去，就只是回去感受。因为当你当下来到地球，你跟世俗的事有了牵扯，你被拉往不同的方向，而你需要再度感觉那个整体。你需要要感觉光里的那个爱和安慰。你就是需要感觉到爱与安慰。

所以，这些从未来过地球的纯净无邪的灵魂，这些在地球有需要的时候被召唤到这里的灵魂，确实会有孤单的感受。我遇到过许多个案在和幽浮上的存在体互动时，会哭喊着要和他们一起走。他们不想被留在这里。他们觉得与这些存在体好亲近。但是那些存在体通常会提醒他们：【你还不能离开。记得你有使命在身，没有完成就不能走。但最重要的是，记得你永远不孤单。】所以，他们获准偶尔回【家】探视（意义不会记得，以免记忆会干扰到【计划】），好像地球的生活还堪忍受，这是很合理的。只是他们若是记得太多，就不会想要待在这里。

这个家听起来也跟回到源头或神的所在的描述非常类似。所以，外星人也能帮助人类回到那里吗？看来他们在监测的时候，如果察觉到有人很需要一瞥自己的来处，他们会协助那个人短暂回家看看。人类之所以体验到所谓的绑架经历，显然有很多不同的原因。人们只要能了解真正的理由，就不会觉得那是负面的事，反而会因为知道自己被如此美好和充满爱的照顾着，而得到极大的回馈。

朵：如果那个地方是那么美丽，你在那里又那么快乐，为什么你要进到身体？

潘：因为我真的认为我可以造成改变。

朵：有人叫你过来吗？

潘：没有。是自己选择要来。当你和整体一起，你并不会觉得厌倦，因为你就是整体。可是你会离开去做别的事。我现在正在看一大堆不同的东西。我不知道这些其他的东西是什么。但是大家会去不同的地方。我来到地球，因为我想协助。

朵：你从那个地方看得到地球上发生了什么事吗？

潘：不，我看不到发生了什么事？

朵：那你怎么会知道地球需要帮助？

潘：你就是知道。这是你是谁的一部分。因为你是整体的一部分，所以你知道。你是万有的一部分。你是那个光。你就是知道。待在地球上并不差，只是你需要偶尔回家一趟，然后你知道一切可以是宁静、美丽和平静的。

朵：你觉得你如何能造成改变？

潘：我不知道。我现在又看到那个入口。是那个月亮，它现在颠倒过来了。。。。。。就只是待在这里。透过打断这里的频率；我认为我的频率会造成改变。我们有很多人都



是这么想的。看看现在，确实有所改变。只是那个频率、能量，大量的能量，这个整体，地球这个星球有一层。。。。。。塞住了？那是正确的字眼吗？它阻塞住了。它没有在改变。而藉由不同的碎片进入不同的地方来穿透这个星球的能量，就能造成改变。

朵：就好像地球的能量变得停滞了？用这个字形容好吗？

潘：对，地球阻塞了。我看到的就是这样。那一束束的光是那些进来地球的碎片。朝反方向出去的光束是离开的能量。它们在我看到【家】之前就出来了，那些长长的、有尖端的碎片。它们一离开光，看来就像光了。它们开始看起来像是褐色的，也像是有比较多物质在里头。那些是离开家要去别的地方的能量。我不知道它们都去了哪里。有些来到地球，它们会往下穿透进入整体，进入群体。它们会产生洞并分散能量。对，就是这样。那就是会造成改变的事。每次有很多碎片离开（指离开源头）。我不知道其余的去哪里。我们有些来到地球，不过大家都分头去不同的地方。

朵：那么已经在地球上的灵魂的能量呢？他们难道不能造成改变？

潘：他们卡住了。他们做同样的事情太久，卡住了。

尤其是如果他们在地球上经历过无数世的生命，陷入业力的话。所以我说：【他们带着好多包袱和垃圾。】他们需要放下这一切，才能开始改变。我有许多、许多的个案无法释放业力，但正是业把他们束缚在这里。他们说：【我怎么能原谅他（或她）？你不知道他们对我做了什么。】显然地，只要这样的态度不变，他们就会被卡住，而无法创造出或是参与非常需要的改变。

潘：所以我们需要穿透现况，好让能量能够散播。那是唯一可以造成改变的方式。就像是如果你有一大团的什么——它就是那样，一团。如果你派碎片下来这里，你就可以打散它。然后能量会开始变得不同。

朵：这就是你决定要做的事。

潘：当我离开光的时候，这就是我来的地方。其他也做了同样的决定。

朵：这是你第一次有身体吗？

潘：不是，但我看不到自己以前有过这个模样。我看到自己是个物质，比能量浓，可是我没看到自己是像现在所居住的身体。我看不到自己是现在这样，从来没有。我正在看。我看不到身体。我看到物质。我看到薄膜似的东西，异太能量，不过看不到坚实的物质，不是实体。这和地球上的身体不同。

朵：和你来的地方不同。

潘：噢，对。我来的地方是。。。。。我甚至无法解释那个感觉和狂喜，因为它就是那么神奇！它是光，是透明的，而且崇高。每个人都是一体，或者，所有一切都是一体。所有的能量都是一体，一切都是共生。我想应该可以这样子解释。然后，当你离开家，你会觉得不是那么自在，不过我们全都会出去。我们可以进入其他领域并且具有形体。我可以看到那些形体，但它们不像这个这么浓厚。它们没有这么稠密。

朵：你可以看到哪种形体吗？

潘：事实了，我看到一连串形体，有些瘦又高，有些只是薄膜，有些像束状飘渺。看起来它会又开始进入一个核心，进入一个球状物里。每当它开始这样，看来总是很暗。它会变得很浓密，你再也无法看穿它。

朵：你认为你是不是多少实验不同的形体和物质？

潘：我们大家都这么做。我们会去实验，看看我们能住在哪里。在哪里可以做最多有益的事。哪里最令人自在。

朵：有些地方你不喜欢？

潘：事实上，当我看着它们时，每个都很好。我相最好的地方是你没有实体的形态，但可以到处移动、飞翔和飘浮。感觉上，我去过的所有地方里，地球是最浓密的。这是个有很多体验的地方。

朵：很多课程。有很多要学的？

潘：是的，我只是不了解为什么非得学这些。或许当我回去时，就会更了解。

朵：那么，潘蜜拉的身体是你进入的每一个身体？

潘：我感觉这是我第一次有像这样的身体。感觉很不同。感觉其实不好。其他的都没有限制，可以自由移动，在这个身体。。。。。你被困住了。你被困住不是好事。你知道自己可以做更多的。

朵：潘蜜拉说，当她还是小孩子时，她可以让东西升空还可以移动它们。

潘：对，小的时候最好玩了。她也可以穿透你们认为是个固体的东西。但她现在已经不能了。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因为你不能做自己，所以在这里才这么不好玩。你必须做跟其他人一样的事，不能做自己知道自己能够做的事。她还是孩子时，她知道自己做得到那些。她现在也仍然知道自己可以，但就是做不出来。这都和信念有关。当她上去那里，因为能量不一样，所以她不会被卡住。你可以到处移动，可以看，可以感受。你可以做所有当你困在身体里的时候所无法做的事。当你下来这里，一开始你认为自己

可以做这个，可以做那个，然而，在你开始试图去造成改变时，问题就来了。这是为什么我必须回到那个光，好让我记得并得到提醒。

朵：所以她必须了解，她不能试着去改变每个人。

潘：对，她不是那样的功能。那不是她的能量。她的能量就是做她自己。内心深处，她知道这些。她只是没有实践她所知道的。每当你知道什么，却不断做着别的事，真的会让自己被东拉西扯。她的身体问题都是因此而来。我们一直试图否定或否认自己来到这里的目的。我们有很多人在这里。还有很多从别的地方来的也在提供协助。有很多人。

朵：他们都为了同一个目的而来吗？

潘：不是。许多人。。。。。。他们不是人类。。。。。。应该说许多能量来到这里是感觉这里。有些是下来学习。我想他们全都有自己的理由。我不懂他们的能量。现在感觉他们似乎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在这里协助。我会说，对，确实是这样。

朵：他们全都来自同一个地方？

潘：噢，不是。很多不同的地方。

朵：所以他们不是全都来自那个充满能量的地方。

潘：噢，不是。我现在看到一个看来像是反射体的物质，它散发出蓝绿色的光。有时候它看来像是个尖尖的天花板。有时候它看起来就是会这样继续永恒地存在。许多能量来自这个像反射物质的地方。我不知道那个地方在哪里，它很远。我感受到这些能量。我现在也看到另一个地方。噢，这个地方看来不太好，周围暗的。这是个阴暗的地方，能量不是很好。但从那个反射物质出来的能量来帮忙了。

朵：许多能量都是第一次进入身体吗？

潘：让我看看。有一些是。我的了解是，当我们在能量状态时，我们都会认为自己不论去到哪里都能有所帮助。我们都选择分开，在不同的时候去不同的地方，因为我们觉得自己的能量能对自己的去处提供协助。大多数的时候，我会说情况确实如此。所以我的了解是我们。。。。。。因为全都是能量，所以我说【我们】。。。。。。我们会分头去我们认为自己能够提振的地方，不然后就是去可以有新的体验的地方。

朵：当然，当你们下来这里以后，情况就不一样了，不是吗？

潘：噢，非常不同。天差地远。

朵：主要是因为大家一旦进入身体，就失去记忆了。

潘：那就好像是跟真正的自己切开来。我常常回去。我刚刚才发现我常常回去。我记得自己渴望回去并待在那里。我不知道是谁告诉我，或者是我告诉自己，我需要待在这里。

是我。并没有他们。我需留在这里，做我来这里要做的事。如果我可以提早结束，我很早前就会离开这里了。我会已经走了，但是能量不是这么回事。我知道不是这么回事。每当你去到地球，你就会被卷进去，陷进去，然后你会觉得：【我不要在这里。这个地方好丑陋。我想离开。】可是事情不是这么容易。我现在看到的就是这样，我们留在那个地方（指家）的能量还不让我们回去，因为它需要去体验，去感受。

朵：它需要体验？

潘：我现在收到的是，我想去体验。想不到吧！但我收到的讯息就是这样。

朵：你在完成工作以前不能回去。（对。）但潘蜜拉记得或感受到的许多事，在她看来都跟外星人和太空船有关。你说的听起来不是。

潘：让我了解一下情况。现在我看到很多艘太空船。噢。你知道那是什么吗？我们有时候就是用那种方式旅行的。那是我们旅行时搭乘的交通工具。我没有搭乘。我说【我们】是因为我想到那些来这里的人，我们来地球时不是坐太空船。我们就是以能量的形式下来。我现在看到一个小小的、很小的婴儿。那不是很有趣吗？我们是这么庞大的能量，却下来进入这个小小的、非常小的婴儿身体。真是不可思议。其他的能量都去哪里了呢？

朵：你必须得到许可才能进入婴儿身体吗？

潘：一切好像都处理好了。我现在没看到那是什么情况。

朵：我想是一定有什么规则或是规定。

潘：有指导。一切都是指导。我现在没看到那是什么情况。

朵：那么，搭乘太空船旅行的目的是什么？

潘：那是和同类的能量一起去其他必须去的地方。因为我们在的地方，就是当我说我可以看到那美丽、明亮、巨大的光球时，那是个特定的能量。那是家的能量。所以，当你离开了自己的领域时，你需要搭你的星球的飞行器，符合你的能量的太空船。

我也听说过个独特的能量必须受到控制，不然会与其他经过的能量整合。这是一种保护。所以许多搭乘这些幽浮旅行的存有都是光体。许多光体都有能量改变形体，以适应他们所处的环境。

朵：她在她的身体里的时候做这件事吗？

潘：不是。那只是另一部分的她在旅行。（领悟）就是这样。她与其他部分的她密切连接，所以感觉得到其他正在做这些事情的她，但她看不到整体。我现在看到一部分的她搭着太空船旅行到一个地方，那里有着很高、非常高的柱子。那些是水晶，还有能量体。

那不是她的来处，所以她必须在她自己的能量里旅行到那里。我不知道她在那里做什么。实际上，那不是个【她】。（译注：意指不是有性别的存在体）

朵：但那是另一个部分的她？（对。）就是当她离开家，从家的光分离出来所变成的那些不同的碎片？

潘：对，有很多不同的碎片。

朵：其中一片是潘蜜拉？

潘：它们都是同一片，就像当光束从整体离开的时候。光束可以去到许多不同界域的不同地方，获得不同的经验。不知为什么，我无法与所有的连接。我只知道是个情形。曾经有个波段圈住她的头。她感觉头部有一圈什么很紧。（比划手势显示那个东西横越了前额）它封锁住那个连接。好让她不会触及其他部分。我猜她不应该知道。只要知道还有其他部分在运作，还有其他运作中的能量就好。一切都在完美的秩序中。所有部分都在能力合作，做应该要做的事，他们很快便会回到一起，合为一体。这就是讯息。这 会是个慰藉。

朵：你知道人类的。如果他们不了解一样东西。就会觉得害怕或是去夸大。

潘：你知道那是什么吗？那是因为这里的限制。我想一旦你离开身体，一旦你是真正的自己，全部就会连接起来。这就像是一大锅汤。你可能是个胡萝卜或马铃薯，但你还是汤的一部分，你和其他的部分都有关联。当你从汤里被捞出来，放在不同的地方或地点，与整体脱离了，你就不懂这是怎么回事，情况令人困惑，不合情理。然而一旦你回到家，或是回到整体，那么你知道一切都很好，一切都是应有的样子。

朵：那么当她以为自己有太空船和外星人的经历时，她只是收到其他部分的她的记忆或体验。

潘：对，事情就是如此。

朵：她对植入物很好奇。你知道她体内有植入物吗？

潘：知道，是有植入物。一个在太阳穴，一个在右肩膀。

朵：谁放进去的？或者我们这样说吧，它们是怎么进去的？

潘：事实上，当她来的时候就有了，它们是她来自的地方的能量，一直都在。最近几年她开始好奇，但她知道它们没有问题。

朵：我在工作中得知，其他的存在体会为了各种不同的原因把东西放进人体内。

潘：不，我的了解是，这和其他存在体无关，植入物是源自于她的来处。

朵：它们有什么目的？

潘：那是她可以召唤的资讯。那会帮助她找到入口，知道怎么回家。

朵：听起来像是当她来这里时就被放进去了，好让她不会迷失。这样形容好吗？

潘：好，那会是正确的描述方式。

朵：这样她就不会迷失在实体世界里，她能让她能够找到回家的入口。

潘：-对。这真的很好。这也是提醒她自己是谁。他们刚告诉我，每当她觉得太阳穴和右肩膀在痒，那就是她和家有比较多接触的时候。我想她没有意识到这点。

朵：我看过很多不同类型的人。她和我曾合作过的是不同类型吗？

潘：不是，我想你和我们许多人配合过。

朵：当然。他们告诉我不要把这些放在一起。

潘：没错。他们个别会比较有效益。他们聚在一起会强化回去的需求。但他们需要待在这里。

朵：有人告诉我，如果他们彼此联系，能量会被稀释。

潘：会被稀释。

朵：他们说我会遇到一些来自源头的存在体，可是我从来无法确定。所以这就是那类型的能量了。

潘：这是不同的能量类型。能量有很多类型。我们来自不同的地方，我们有不同的特性，聚在一起就是整体。我没有遇过和我来自同一个地方的。但我感觉你遇到过。我想这些能量在地球上不需要相互接触，他们独自会比较强大。

朵：有人这么对我比喻，说他们就像是大海中不同的两股浪潮。

潘：没错。他们往不同的方向前进。

朵：但每当浪潮合而为一，他们的力量就会被消弱。

潘：然后他们就会开始往同一个方向走。

朵：所以这是为什么我可以知道他们，但不该让他们彼此接触。（对。）即使他们觉得很寂寞。

潘：我在潘蜜拉的身体里并不觉得我是寂寞的。我独自一人感觉很有力量。我一个人的时候比跟其他人在一起时更有力量，其他人好似有些散乱（指能量），他们太深陷于他们地球上发的事，忘记了自己是谁。这个潘蜜拉的身体，当她独处时，她会记得，然后感觉很强大。不过当她和其他人一起，开始做人类做的事，就会把她拉往令她不是很自在的方向。这是为什么她喜欢独处。

朵：可是当她第一次看到那个光，她想要回去。所以我以为她很寂寞。

潘：那是一种迫不急待的感觉，好像你等不及要回家一样。有许多存在体从宇宙不同的地方来到地球，他们来提供协助并驱散这里的能量。这是地球非常需要的。

## 第二十八章 另一个更高面向说话

这一次的催眠是在新墨西哥州圣塔菲（Santa Fe）的西北新墨西哥大学班上的个案示范。这所学校很特别，因为它提供了全方面另类医学和自然疗愈的四年课程。

珍是位美丽的年轻女子，也是位日渐知名的灵疗师。她生来就具有许多天赋，跟许多这类小孩不同的是，这些能力不曾被压抑和遗忘，她一直保有并使用它们。

珍最想知道的资讯是关于她的起源。这也是另一个常见的问题，[我从哪里来？]当然，答案总是一样的。人们认为他们来自一个特定的星，但这只是他们漫长旅程里的一个步伐罢了。我们都来自同样的地方；那是上帝创造我们，并送我们出外体验旅程之地。珍也想知道关于她生命道路的资讯。

当珍从云端下来的时候，她不是下到地球，反而是往上去。她进入群星之间，情绪激动了起来。她说她有像是要回到家的感觉。[因为那是我来自的地方。]她说她想念那里，如果能找到会很开心，她于是照她想的往北前进，她看到自己被天空中的水晶包围。然后她很快速地穿越太空，来到她寻找的地方。

她看到远处有几艘太空船飞来。[它们看起来小而圆，黑色和银色的。它们来欢迎我，但它们不是真的来自我的地方，他们只是接待员。]接着她感觉自己突然被吸进其中一艘太空船里。接下来发生了我曾经经验过的奇怪现象。我向来都对不寻常的事有所准备，对我来说，它们并不罕见。然而，对一个班级来说，这会很令他们震惊。催眠过程间，有个不一样的声音出现，情况看来，我不是在跟珍说话，而是在跟太空船上的某类存在体。当这样的事情发生，我就是顺其自然。

朵：你在太空船里面看到什么？

珍：我不了解你的语言。

我下指令，它会了解我说的话并跟我沟通。[你能够接通珍头脑里能够了解我说的话的那部分吗？我真的很想跟你交谈。你可以接受吗？]它同意了。我向它解释，我知道它通常是以精神交流，并不使用语言。然而，无论如何，我们必须使用话语。[我希望你觉得自在，我希望我们能够沟通。你可以吗？]在它同意下，我开始问问题。

朵：我们在找资讯。你可以跟我们说说关于这个地方的事吗？（可以）它是个小太空船吗？

珍：是的。它非常小，我在这里的时间不多。它只是作为往返用途。它的里面看起来就像是小飞机的内部，除了没有座位以外。它有个金属类的小厨房。我不确定怎么解释。我可以在这里准备食物，但我不是真的了解这个厨房。

朵：如果它是个厨房，那你必须吃东西吗？

珍：我不需要吃.....我不知道要怎么解释，人类称它食物，但我们创造矿物.....不，这不是正确的字。我们就是创造出我们的构造使用为能量的东西。我没办法解释。但我被要求要让.....有人需要知道这个资讯，因为他们需要跟能量工作。

我请她描述她的身体。[我看起来不像任何东西。我看不到我自己。我感觉像是个能量.....人类称它灵球体（orb）。总之，我们能够变成任何形状，这要看我们到哪里而定。]

朵：你是在想变形的时候变形还是当情况.....

珍：只在必要的时候。我们不滥用我们的能力。

朵：你曾经有过一个实质的身体吗？

珍：是的，我对身体并不陌生。我不了解这怎么回事，但我知道这个感觉，从我还是个小孩的时候，我的身体会变成能量。然后我就会消失。

朵：所以你确实有过身体。

珍：是的。我曾经有过许多形体。

朵：这是你们的能力吗？（是的。）可以从一个身体开始，然后改变。（对。）喔，那样很棒。所以你现在不需要身体了。你就是变成能量。（对。）嗯.....能量都做些什么？

珍：我们教导，我们做很多事，宇宙有很多工作要做，因为人类搞砸了很多事。

朵：哦，我相信。

珍：当他们投射能量出去。我们必须重新将行星校准，我们也必须拿掉他们的气体。我不了解他们投射的是什么能量。这些陌生的能量进入宇宙，把整个宇宙都污染了。很令人不安。

朵：它是来自人类吗？（是的。）你离地球很近吗？（没有。）所以它延伸到很远的距离？（是的。）他们投射什么东西那么负面？（珍开始哭了起来）很难处理，是不是？你必须清理残局。你的工作很重要。为什么这会让你情绪激动？

珍：哦，我就是不懂这些人类为什么不了解他们对我们做什么？他们在误用他们的神奇力量。他们在制造会散布到各个宇宙的化学物，而且他们不了解这点。

朵：他们不知道那不是只在他们自己的世界里。



珍：没错。

朵：它们散布出去影响到你的世界。

珍：我没有什么世界，我就是属于这个宇宙。

朵：你曾经有过，不是吗？

珍：是的……在它被摧毁之前。

朵：告诉我怎么回事。

珍：我住在水晶星上。气体好强，强到把星球给溶解。我们必须制造太空船才有地方可去。

朵：为什么会溶解？

珍：那是从人类世界过去的气体。它们太强了，把星球溶解了。

朵：那气体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吗？

珍：是的。它摧毁了很多星球，所以我们必须救援很多人。有很多不同的生命在其他的星球。我们接走了很多不同的存在体。

朵：所以它毁了很多的星球？

珍：是的，它继续在摧毁，我们也继续试着去……

朵：你的意思是这个能量依然在外流？

珍：是的，我们试着过滤它并努力修补，但他们（指人类）一直在做让臭氧层打开的事，气体跑了出来然……非常令人不安。有这么多事需要处理。

朵：在你的星球毁灭的时候，你说你离开了？

珍：我们建了艘船，所以我们才能离开并继续做我们的工作。然后，我们发觉我们的星球没了。

朵：你们在船上的时候有身体吗？

珍：是有个结构、

朵：那么你们为什么决定不要再有实体？

珍：我们不需要。失去这个星球在某方面也是个祝福，因为我们当时已经进化到不再需要家的阶段了。而且我们也不需要任何实体的构造来维持我们的能量。

朵：你们已经进化到超越肉体了。（是的。）你是什么时候变成这个能量的存在体，你现在的这个灵球体？

珍：是后来的事。

朵：有人告诉你你一定要做这个工作吗（指清理工作）？

珍：是议会决定的。这不只是我的工作。我们有好几位都在做这个工作。

朵：你有跟议会见面吗？

珍：我觉得像是他们传述指示。我没看到他们。我们就是和他们以能量沟通，他们在我们的周围。

朵：所以你同意去宇宙各地并努力修正发生的这些事？（是的。）当你发现那个能量是来自地球的时候，是什么情况？你是如何确定？

珍：它有非常稠密和较低的频率，我根本不明白它们是怎么进到这些次元的？它几乎就像个冒着烟的黑蛇滑行而来，但它没有打败我们。很容易清理。只是当还有其他事情需要执行的时候，我们必须花时间做这个很没有必须。

朵：我纳闷它是怎么从地球到那么远的次元？

珍：对，它还越过了我们的银河。它超出我们的银河，进到其他宇宙。它弥漫各处，我们知道人类不是故意的。只是看到这个情形很令人不安。

朵：他们认为它只是在地球，他们没有伤害任何人。

珍：是的，我们关上了很多入口，不幸的是，人类认为他们仍然需要特定的老师。人类觉得他们需要辛苦的学习，因此他们邀请了让他们透过痛苦来学习的能量。

朵：嗯.....这个星球是个课堂。

珍：是的，没错。

朵：你说负面能量很容易清理？你是怎么做的？

珍：我不了解那个字.....我们用某种非常强大的液态水晶能量来包围这些气体.....我们围住它们，然后产生不同的运算。我们必须测试它的频率并找出足够终结，让它消失的振频。然后它会消散为能量，但如我提过的，这很花时间。宇宙里有其它任务对集体来说有益得多。

朵：什么是集体？

珍：宇宙和宇宙住民的综合。宇宙有许多物种，人类不了解这点。但我们喜欢人类，他们是我们的一部分，当他们离开他们的身体就会知道了。如果他们知道，他们的行为就会不一样了。他们很可爱。他们没有恶意。他们在心里都有爱，我们只是要他们从必里去爱。他们如果从心去爱，就不会制造出现在发生的事了。

朵：爱就是一切，是吗？

珍：对。造物者充满了爱。人类只一瞥了造物者对他们的爱。

朵：我想那就是他们为什么在地球的部分原因；来发现这些真相。

珍：没错。他们没看到树木在跟他们挥手，对他们眨眼，跟他们打招呼。他们就这样把它们砍掉。

朵：他们不知道所有一切都是活的。他们认为这一切的存在是为了他们的利益。

珍：没错。

朵：如果你没有花这么多时间在善后，那你会做些什么？

珍：噢，有很多的计划。有很多星球等着要诞生，但它们知道现在还不是安全的时候。也有很多种族希望成为进化为集体的过程中的一部分。

朵：所以这是你能做的事情之一？

珍：是的，创造星球很容易，就跟毁灭一个星球一样。或是将它们转移到有助于集体的其他银河和形态。

朵：我曾经跟很多像你一样创造星球的存在体对话。这是一个共同创造的团体，是吗？

（是的。）你们是用能量吗？

珍：是的。但不仅于能量。如果人类了解.....我们想，然后就发生了。

朵：这是为什么思想这么有力量，不是吗？（是的。）也许那是人类还不到那个阶段的原因。

珍：人类有丰富的脑资源，如果他们把想法和意图做不一样的使用，他们会创造出远为平和的存在。当我们创造这个星球，它是被创造为一个绿洲。不是用来受苦的。有人教他们要受苦.....不是我们。但他们内心深处的智慧都知道他们的脑很有力量。他们只用到一颗花生米大小的脑而已，但他们的脑是很大的。如果他们使用他们大脑的全部能量，这个星球将会是个非常不一样的地方。而事实上，他们知道怎么回事。他们感觉得到。他们在转变中，在过渡时期。这个星球不会被摧毁。我真的不希望他们聚焦在那（指摧毁）上面，因为当他们把焦点放在破坏的能量时，他们就是在创造它。

朵：他们专注什么，就创造出什么。

珍：没错。

朵：你对你现在做的事觉得开心吗？

珍：是的，我真的很喜欢我的工作。当我说[工作]，那是人类会用的说法。

朵：对，我们会这么说。所以你就是从一处到另一处做你该做的事。（是的。）这样很棒而你也很开心。（没错。）

现在跟珍连接的时候了。[你知道你是透过人类说话吗？]

珍：我觉得很滑稽，很奇怪。这里有些阻碍。

朵：那是为什么你必须使用语言，（没错。）这会困扰你吗？

珍：使用人类身体？

朵：跟我沟通。

珍：不会。这是必要的。

朵：我想弄清一些事。我想知道你是不是她，还是你是一部分的她或什么的？你如何认知这点？

珍：她是我们的一部分。

朵：她是你们团体的一部分？（是的。）请告诉她，她在寻找答案。

珍：她已经知道答案了。

朵：没错。但她意识上并不知道。你可以告诉她让她了解吗？

珍：好的。她是在这里教人们如何创造。如何使用她来自的地方的能量。

朵：你来自的地方的能量？（是的。）她其实就是你，是不是？（没错。）当我们试着用我们的语言来描述时就变得复杂。

珍：是的。这通常会让她处在很有力量的情况。通常，在她的人类存在里，她有过许多你们所称的[引人注目]或高调的情况。人们不了解她只是想教他们如何创造。

朵：如果你对你的工作很开心，你为什么会决定变成人类？

珍：这是必要的。

朵：很受限，不是吗？

珍：没错。她（指珍）不喜欢。

朵：你第一次必须要当人类的时候是怎么回事？你是奉命的吗？

珍：是的。这很难解释，因为她从没有[登记]要做人类。但她向来接受她被分派的任务。

朵：你的意思是她没有志愿？

珍：没错。

朵：可是有志愿者，不是吗？

珍：是的。很多想在现在来到地球的灵魂是在人类所称为的[候补名单]上等候。

朵：可是她并没有志愿来。

珍：没有，她不喜欢身体。

朵：她就是被交付任务就是了。

珍：我们有很多——你现在正在对话的整体有许多部分——现在存在于其他次元，而她选择在地球。我们有很多部分/片段现在是在别处。

朵：我想我比大多数人能够了解你所说的，因为我明白我们有许多部分。（是的。）我们不是只有一个部分。（没错。）所以她能够以人类的形式存在，也能以你们的形式存在。

珍：没错。但她有很多的职责，她也明白有个更大的局面。她需要带来能够让人类专注在他们能量的频率和教导。将人类大脑的活动重新来聚焦在能为他们的造物者和宇宙有更多服务的地方。而一旦他们离开了身体，他们就会了解这点。

朵：对，那时候就很清楚了。（是的。）但总之，她决定接受这些任务，变成人类？

珍：是的。她从不争论她的工作。这是我们给她艰难任务的原因。她喜欢。她喜欢接受挑战。

朵：当你在一个人类身体时却具有这些各种不同的能力（指珍的心灵能力）产不容易，不是吗？

珍：没错。在让人们知道她拥有的能力之前，她已尽了最大努力让人们在她身边感到自在。

朵：好。你现在透过她说话的这个人，叫做珍。（是的。）她在地球曾经有过其他人世吗？（是的。）有哪一世是她需要知道的吗？

珍：没有，这时候并不需要知道。

朵：所以她现在所专注的这一世是最重要的。

珍：没错。

朵：好这一次的任务是什么？

珍：她必须教导许多人。有很多疗愈者需要记得他们是谁，他们带来这里的频率是什么，还有他们的能量，这样他们才能发挥全部的潜能来执行他们的工作。

朵：听起来像是很重要的任务。（没错。）她说她记得她还是小婴儿的时候，她能够做很多奇特的事。

珍：是的。她以前时常从摇篮里跟我们联络。由于她的任务，她不需要有跟其他人类同样程度的【遗忘】。

朵：大多数人并不记得他们小婴儿时候的事。

珍：没错。大多数人也不会想记得。那些灵魂非常美丽，但人们不这样认知自己。他们需要没有记忆的来，为那些服务这个星球的人服务。

朵：但她却记得她小婴儿时能做的事。（没错。）她的家人很能理解。

珍：是的，他们很复杂。

朵：然而，她还是必须把那些能力搁置起来，如果你了解我的意思的话。（对。）为了要活得像个人类，你必须适应。（没错。）她想知道现在有没有可能拿回那些能力？

珍：是的，是时候了。她知道如何使用它们，但她需要控制它们，因为有很多人类所称的【灰色】能量，在她工作的学校里。她知道他们可以看到她的能力。因此为了保护资讯，她需要先暂停使用她的能力。她这是在保护自己，但也是在保护资讯。

朵：所以她那时候必须让自己融入，做个人类。（是的。）

我知道跟我对话的这部分能够回答珍所想知道的问题，我不必召唤潜意识出来。它也同意，因为我已经是在跟它说话了。在进行催眠的时候，有时会很难知道如何区分指导灵或别的存在体和潜意识的差别。指导灵或别的存在体很可能无法获得或进入所需要的资讯类型，而且它们通常会第一个知道的。有时候它们会告诉我应该召唤潜意识，因为它们无法回答所问的问题。这又回到我们都是一体的结论。我们自己的所有其他部分加上潜意识，全都属于源头的一部分。

起初，跟我说话的这个存在体听起来是个典型被分派到那个小太空船的外星人或生物。然后它听起来又像个负责创造的存有，接着它又认为自己是珍的另一部分。所以它是很多东西，跟我们大家一样。因此，我知道我不用召唤潜意识也能得到资讯。

朵：我们可以就这样谈话后取得资讯，对吧？

珍：是的，你是个很出色的管道，能够让资讯传送。我们对你所做的一切表示感谢。

朵：我一直都在跟你们合作。

珍：是的，你是的。

朵：我知道，也尊重你的力量。如果珍现在被允许取回她的能力，这是好事吗？会安全吗？

珍：会的，我们会在她周围产生保护机制，好让她取回能力。现在在这个星球有许多人类在等候资讯透过她传送。是时候了。

朵：我很保护个案的，我们不想做任何会伤害她或是打扰她人生的事。毕竟，她必须住在这里。

珍：没错。这是为什么我们重组了她的原子。

朵：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

珍：重组的原子能够保有更多的碳和更多的氧，这样能量的扩展和力量才能进入她的能量场。

朵：为什么细胞必须被重组？

珍：你可以想像将透过她进来的频率数量。（是的。）我们不想她的身体毁掉。

朵：这我听说过。有些能量太强了，它们会毁掉身体。

珍：没错，这已经发生在很多人类身上。

朵：很多时候当你们这类型的存在体要进入时，小婴儿的身体会没办法承受这些能量。

（对。）它会放弃或是一生下来就死了。这是我听说过的情形。（没错。）所以你必须要做这些调整。

珍：胎儿很好。是母亲没有照料好胎儿周围的能量。

朵：对母亲来说也太多了。（是的。）在珍出生前，你们必须做些什么吗？

珍：喔，是的。珍是直到大约六个月才进入子宫，因为他们在对她的母体做些工作。她妈妈的身体。所以她要直到六个月后才能进去子宫。

朵：可以这样说吗？婴儿的身体发展六个月后，她才被允许去试水温？

珍：没错。不过她也在忙着做其他的事。我不知道该怎么解释，但基本上是人类的较高自我启动了他们的智慧去创造身体，并在细胞层面建构胎儿，好让能量能够进入。

朵：很多时候你因为很忙，要直到最后一分钟才会想进来。

珍：对，这就是珍的状况。

朵：你指的能量是将要进来的灵魂？

珍：没错。他们不进来。

朵：他们依他们想要的来建构胎儿？

珍：是的。胎儿的建构向来都一样，然后当胎儿好后，灵魂就可以进入了。

朵：所以他们不会操控或改变胎儿？

珍：嗯。。。。。。他们会，但母亲需要去制造。。。。。。灵魂需要去形成。。。。。。有时能量或灵魂会告诉母亲他们来了，然后他们忙着做其他事，忘了进到身体里。

朵：会这样？

珍：没错，所以小婴儿出生时没有灵魂在里面，那是因为有其他的事更重要。。。。。。就是这样。

朵：一个小婴儿没有灵魂在身体里要怎么活？

珍：嗯。。。。。。母亲的身体被设计为可能运送所有的血液和氧气的细胞。因此人类身体的智慧会为将要进入身体的灵魂掌管胎儿的实际形成和身体结构。

朵：身体是一个分离的实体，是吗？

珍：是的。所以它就像个工厂的产品。身体已已经一次次知道要如何创造胎儿。这是为什么灵魂能够放心它可以稍后才进入，因为身体的工作已经完成。

朵：这是为什么我告诉大家胎儿依靠母亲而活，母亲的生命力维持着胎儿的生命。所以说，灵魂在胎儿与母体分离前，不必一定要在身体里。

珍：没错。有时候灵魂进来检查，这是父母感觉到胎动的类事的时候。然后灵魂又再离开，这是为什么母亲无法预测什么时候会胎动。灵魂进进出出。当然，灵魂可以同时存在于许多地方。

朵：这就是我跟大家说的。灵魂不必一直在胎儿身体里，除非到了要出生的时候。（没错。）然后它就必须要身体里了，不然后小婴儿就没办法尖。（是的。）但你说一切要重新结构，这样珍才能负荷这个能量。（是的。）她对她小时候的能力有印象。（对。）那现在她可以使用它们了。（没错。）你要如何重新启动？

珍：我们今晚到她的梦里提醒她。提醒她怎么安全地使用，还有身体有人的时候该怎么使用。如何安全的教导。如何安全使用。你知道的，这些能力很强大。她准备好了。

朵：你预备先带回哪个能力？

珍：嗯。。。。。。她真的很需要同时在好几个地方。所以她会熟练这个能力再来教导别人。

朵：这就她所说的在两地同时出现（bi-location）？

这是珍记得她小时候拥有的能力之一。只要用想的，她就能立刻将她的身体从一地移到另一处。

珍：没错。而且还不止于此。她时常旅行到未来，为她的未来做好了准备。她将会更常到未来，并也同时到更多的国家为日后她抵达教导别人需要的资讯预做准备。

朵：大家看到的她会是具有实质身体的人类吗？

珍：对。她会有不同的形式。

朵：你的意思是，她不会以灵体的方式出现在两地。

珍：不会，她会选择一个形态然后进入。

朵：那会跟她现在的形态相像吗？

珍：不会，嗯。。。。。。有时候会。这要看她是去哪里，还有她需要如何融入（人群）。

朵：所以其他人看她就是个人类？（没错。）在她身为珍的这个身体，她会觉察到她在做这些事吗？

珍：是的。她已经在做了，她只是还没有意识到。



朵：所以她现在知道并没有关系？

珍：是的。她一直在帮助人们。

珍有个问题跟她感觉晚上有东西来找她有关。他们似乎是不同的存在体。

珍：哦，那是她许多任务之一。基于她在宇宙所做的工作，他们会来找她，让她知道他们的任务进度和情况，还有请她参与和提供其它方面的协助。

朵：她说有时候这会困扰她。

珍：没错，嗯。。。。。。她喜欢忙碌。

朵：她说有时候她觉得进行了某些调整。

珍：没错。不停地离开身体对她是困难的事，所以我们必须持续调整她，这样每次她回到身体，她会记得她现在是在一个身体里。所以晚上我们就是在进行这些事。

朵：如果让她了解会比较好。（对。）还有什么能力是你想带来的？你希望她能熟练掌握的？

珍：她会同时使用这些能力。她周围有很多事、很多活动在进行，她需要学习如何更轻易地移动东西，少花些能量。她可以在她抵达前先把它移好。

朵：你是说她从小就有飘浮物体的力量？（是的。）请解释。

珍：我现在看到她在车子里的画面，有时候路上有些障碍，或是其他交通工具。也可能在她行驶的路上发生了一些状况，使得她的速度慢了下来，因而无法及时到需要她的地方。这些状况都会被移除。

朵：所以她就会知道，然后能够搬开这些状况。（没错。）那是很有意思的天分。

珍：是的。确实。有时候她会忘记她的交通工具不是太空船。她开得很快。然后有一些更大规模的计划。有些火山在人类所称的【夏威夷地区】已经准备要爆发，但时间还不到。她将会需要跟别人合作来延缓火山的爆发。像是这类的活动。

朵：哦？这些是你们晚上给她的任务？（是的。）她会在睡梦状态下做这些事？（是的。）那么她不会有意识上的记忆？

珍：她会想起来。有些时候，我们必须让她好好休息。

朵：当然。我们不想她累坏了。

珍：没错。

朵：所以当她进行任务时，她会保有记忆？（对。）她并不需要跟任何人说，对吧？

珍：她会找不出适当的字去描述。

我问了更多关于珍的问题。其中之一是她是否应该搬离加拿大。

珍：她确实需要搬离。现在还不是时候。在她住的地方有很多强大能量需要被驱散。有很多的有毒能量，还有城市环境。有许多的污染。我会提醒她如何消解那些能量并且过滤空气，但她知道的。。。。。。她看到化学污染在城市形成，当她开车进到城市时，她看到天使们在城市上方。

朵：那是她其中一项任务？

珍：是的。那里有很多的污染。。。。。。水源的污染。

朵：所以这是她在离开加拿大前必须做的事。（是的。）她想知道最适合她去的地方。。。。。。对她最理想的地方。

珍：她应该去西雅图。那里的人会了解她。而且那里的土地需要做修复的工作。有部分已经准备要下沉。能量越来越无法承受。她会在一年左右搬到那里，人类的时间。我们会送她去沿岸地区。那里有许多工作要做。她想有意识地与我们建立联系。我们正准备在她的客厅跟她会面。她想见我们，因为她想念我们。她的人类头脑不了解我们是无形的。她会想看到我们，所以我们会不时地去找她。我们会选一个她觉得自在的形体。

针对珍的身体：我们进行了身体扫描。【化学物不平衡。荷尔蒙。内分泌系统现在正在修复。工作过量、过度连累。我们需要她慢下来。她的脊椎被好多医生处理过，所以也需要重新校准她的脊椎。我们在做调整，但需要几天的时间。她不应该让任何人对她的身体工作。别的疗愈者不了解这个身体。她也没意识到她在承担其他人的能量。她需要保护她的胃接收到别人的能量。（他们处理好了）我们在她的胃周围造了个能量罩，保护她不去承担跟她一起工作的人的能量。】

离开前的讯息：我们为她感到骄傲，我们知道她很努力工作。她有很重要的工作要做，她也爱每一个人。我们对她所做的感到开心。

朵：我们原本是回到前世，但你说那些不重要。

珍：对。她在整合她所有的多面向实相。这一世是最重要的。

朵：那么我们看到灵球体是因为那是她的主要能量之一。（对。）而我并不需要请你出现？（不同。）你早知道我们要做些什么，是吗？

珍：没错。

## 第二十九章 老师的遇害

洛莉塔是一位按摩治疗师，她主要的关切是有许多外星经历的记忆。她很想知道，这些经历只是梦境，还是真实发生过。收获只是会超出预期，因为这次催眠很有意思，情节迂回曲折。

洛莉塔没有浪费一点点时间，一进入出神状态，她便立即进到埃及的一个巨大金字塔里。她看到一扇通往金字塔的大门，毫不犹豫地走了进去，，下到一个昏暗的隧道。途中经过了几个房间，她知道这些房间不可以进去，于是继续向前走。她说，她是一位年轻的女性，有着长长的一头黑发，她的声音嘶哑，似乎处在不安和惊恐中。【这里有很多情绪。我不怕。这是能量。我可以在太阳神经过的位置感觉到这些能量。我想我感受到了金字塔的能量。——这里有个楼梯，我应该要走上楼梯，进到房间。好，我现在在这个房间了，我面前是两个很大的黑猫雕像守护着入口。里面看起来有光，但门口很暗。我想知道里面有什么。这边有个火把，我可以用火把照看看——哦，那边还有一扇门，我用钥匙开了门。我没看到房间，我只看见到处都是紫色光。——我想问它是不是有什么讯息。它在说，【时代的智慧】，这就是了。。。。。时代的智慧。我曾经见过这种紫光。我常常看到，当这个紫光出现，它就会传授时代的智慧。】

朵：它怎么传授？

洛：就是会知道。。。。。有时候我知道答案。我知道答案，但我不知道我是怎么知道的。

朵：你有问它更多讯息吗？

洛：我不用问，讯息就自己来了。我从来不知道它要告诉我什么。

朵：今天它想让你知道什么？

洛：它来自神殿。来自一个神殿。。。。。浮现的就是这几个字，但我是在一个金字塔里啊。哦！这是一个建在金字塔里的神殿。

朵：你跟这个神殿有关系吗？

她收到讯息——黑猫守护的门就是通往这个神殿。紫色的光在神殿里。她看到她的工作跟死人有关。

洛：石板上有具尸体，我正打算处理这具尸体。

朵：你都要做什么？

洛：用甲虫。。。。。甲虫，然后把他们包裹得像木乃伊。

朵：你说甲虫是什么意思？

洛：甲虫。。。。。。跟甲虫有关。我把甲虫放在尸体上，这儿有一些罐子，里面装着不同种类的风干植物。当我包裹尸体的时候，就把植物放在尸体上。

朵：你为什么要做这些？

洛：为坟墓准备尸体是一项荣誉。

朵：这些坟墓也在同样的地方吗？

洛：不是。好像是我准备这些尸体，然后他们过来就带走。

朵：为什么这件事会让你有情绪？

洛：我好像非常难过，我不想做件事。

朵：为什么难过？

洛：跟甲虫有关。

朵：我以为你难过是因为人死了。

洛：不，那倒不是很糟——我认为，甲虫爬满了整个尸体，所以它们可能吃掉尸体。

朵：它们被包裹在尸体下面吗？

洛：是的。那是必要的程序。我现在看到了。。。。。。它们爬到了尸体上面，我不知道身体里是不是也有。

朵：但是，如果这是程序的一部分，为什么会让你难过？

洛：这种事让人想哭。我怀疑这个身体可能没有死。他们会给我还没死去的人吗？也许他们给了我一些人来包裹、埋葬，而这些人实际上并没有死。嗯。

朵：你能看出来他们是否已经死了吗？

洛：不能。我觉得有点像是昏迷。他们也许处于昏迷的状态，我不知道。

朵：他们呼吸吗？（没有。）

洛莉塔突然间有个令她很不愉快的想法。【所以，如果是。。。。。。或许不是我在准备他们，或许是某个人在处理我，是我在台子上？——我觉得是这样的。】她不安起来，非常害怕。我立刻给她安抚的指令，如果她想的话，她可以客观的观察，并且谈论这件事。【他们把我包裹起来，而我还活着。。。。。。（痛苦状）把虫子放在我身上。他们把我放到坟墓里。我还没有死！】（哭泣）。。。。。。他们以为我死了吗？】她的呼吸开始沉重起来。

到底是观察者还是参与者，这种拔河般的反反复复是典型的保护措施，潜意识是要确保事件不会超出个案的承受能力。我决定引导她回到事件发生之前。这会是让她摆脱这个令人不快的情境，并找出事件原因的方式。她开始描述自己，【我看到我的背面，

我有长长的黑发。我就是刚刚看到的那个年轻女孩。我的头发上有金色的饰物。他们正告诉我，【为了人们的好处。】。。。。。。没有道理啊，【为了人们的好处，你将被埋葬。】

朵：为什么？这要如何对人有帮助呢？

洛：看起来我是一位直言不讳的年轻女性。这件事会教育女性，她们不能像我这样。举例来说，我非常坦率，我以自己的生活方式作典范来影响她们，所以他们惩罚我来警告大家。我看到紫光，我看见自己站在一个男子面前，他告诉我他们要杀一儆百。现在我看不到自己了。我看见紫色的光。

朵：但你说，你是以身作则来教导她们？

洛：是的，我是一个很好的典范。这个男人不想我教这上。（不服气的口吻）但如果我教了什么不好的东西，为什么我可以看到紫光呢？我看到他们把我拖走了。两个男人。。。。。。每个人扯住我一只手臂，我的腿被拖在地上。他们打我的头。那就是他们对我做的事。他们一定是把我打昏了，然后把我。。。。。。把虫子和风干的东西放在我身上，把我包裹了起来，装进一个箱子里！他们以为我已经死了，他们活埋了我！

我些发生的事令她情绪激动，我必须不断提醒自己，潜意识不会让个案看到超过她所能承受的场景。在许多案例中，潜意识拒绝告诉个案和暴力有关或可怕的前世生活，因为它不希望困扰个案。在这个情况，潜意识一定是认为这个令人不安的资料对个案很重要。我引导她离开那个场景，这样她就不必去体验那些感受。我仍然想找出她被惩罚的原因。她做了什么，要承受如此激烈的死亡？【你是一个老师吗？】

洛：我教授魔法。魔法是好的。这跟那两只大黑猫有关——我看到那里发生的事情了。有一些女子在有两只黑猫的神殿里。我让她们围成一个圆圈，我想我可能是在教导他们紫光所教我的。

朵：你是说，时代的智慧？

洛：是的，男人不喜欢。

朵：他们不想让女人知道这些事情吗？（是的。）所以他们决定杀掉你？

洛：对。当你做这些事。。。。。。看看自己的下场。

朵：他们想要吓唬其他的人。（是的。）嗯，现在你离开了那个身体，你可以从一个不同的观点回顾一生，你从那一生学到了什么？

洛：我教导我认为对的东西，而我被封进一个箱子里。

朵：所以你觉得学到了什么？

洛：也许是为我所信仰的事奋斗，要再更努力一些。

朵：即使你因此被杀？

洛：要嘛就是为我的信仰更加努力奋斗，要不，我的死亡就是不必要的。我不喜欢白白死去，我不明白为什么一定要有争斗。

朵：你认为这就是那件事想要教你的？为你的信仰奋斗？

洛：是的，他们已经做了最糟糕的事。我最喜欢的一句话就是，【我有什么好损失的？】

当我引导她离开那个场景，试着发现另一世的时候，她看到自己漂浮在太空，没有身体。身为能量是一种非常好的感觉，这是一个平静的地方，在这里她感到无牵无挂。我试着引导她到别的场景，但是，【我没有看到任何东西，只有能量经过。一团一团的经过。一团团紫色的。。。。。。深紫色、灰色和桔色。我好像在一个光的世界。有很多能量。我仍然处在这个有着各种颜色的能量世界里。】

朵：你应该以某种方式去使用那些能量吗？

洛：我正被告知，是的。去使用这些能量。。。。。。各种颜色的光。我应该怎么使用这些能量。。。。。。用眼睛？怎么做。。。。。。只是看和存在？那么容易？就是那么容易。我用眼睛投射能量。他们正教我专注在能量上。

朵：当你专注在能量的时候，能量去了哪里？

洛：去了我正接触的人身上。我跟老年人接触，跟年轻人接触，跟路上的人接触。

朵：就只是看着他们？

洛莉塔很显然是第二波志愿者。

洛：是的。人们过来跟我交谈，他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但对我来说就只是看着他们罢了。

朵：不需要费什么力，是吗？（是的。）你知道你在做这件事吗？

洛：我想我最近知道了，也许。我知道我正在用眼睛做更多的事；尤其是对老年人，因为我的眼睛吸引他们的注意，然后他们就听我说话。

朵：我们在谈论的这个人洛莉塔吗？（是的。）所以你进入了洛莉塔的身体？（是的。）

接着这个声音变了，它把自己定义为来自于太空船的某人或某物，据它说那艘太空船是洛莉塔的。他们开始把能量导入她的身体，他们在治疗她，并让她更容易专注在这股她将要运用的能量。

洛：她只要看着人们，人们就会好多了，无论是身体还是心里上的问题。她跟人接触，他们甚至不知道怎么回事，但也变得健康了。她一直在做这件事，但她并不知道。现在

她知道这些了，因为这是她的工作。她将会旅行。跟各地不同的人见面。就像风一样。风轻抚了很多人的心，而且是如此容易。不需要很辛苦。到你心灵向往的地方吧。前景会更开阔。她会使用到另一种光，那种光是金色的，很明亮。她将开启更宽阔的体验。。。。。。更宽阔。

我问有关这艘太空船的更多资料。【为什么它对洛莉塔有兴趣？】

洛：它说，【你是我的女儿。你会用你的眼睛工作，你是一个光的孩子】

当我询问更多太空船的资料，信息开始停滞了。她似乎有些害怕，使得沟通被打断。因此我呼唤潜意识，问它为什么选择了我们刚才经历的这世。

洛：事情不必都是那样的。她不必在那样了。她认为她总是因为说出真相而被惩罚。（她转换成第一人称，这意味着洛莉塔正试图插话）我认为我在许多、许多、许多世里都是被惩罚的，也许我现在不知道在这一世要如何接受。

我使用正面指令来释放那一世的经历，让这些事不再牵绊她。重复指令花了些时间，直到她说，【我看到了，我看到能量被释放了！】接着我回到要问的问题，并强调，她会让潜意识来回答。

朵：几年前，她住在奥克拉荷马州的埃德蒙（Edmond）时，发生了一件事，她看到房间里有些存在体，她想知道那天晚上发生了什么事。你能告诉她吗？那是一个事实的事件吗？

洛：是的。一个朋友回来看她。【我来带你回家。】

朵：它带她去了哪里？

洛：去了一个蓝色的星球。那里有树，有草地。从太空看，这个星球是蓝色的。那里也有一个城市，她叫它金色城市。那里的人都很快乐。他们正举行庆典，庆祝她回家。她已经离开好一阵子了。

朵：如果她很快乐，为什么要离开那里？

洛：应该去帮助。。。。。。她志愿去帮助宇宙。她志愿成为人类。

朵：她要如何志愿去协助？

洛：透过成轱辘人类。用她的能量去协助。

朵：那天晚上发生这件事的时候，她看到了像是三角形的东西。

洛：是的，明亮的白色三角形！它回到太空船上。在一束光中回到太空船。三角形在太空船顶端，它们是能量。那是她穿越隧道。。。。。。虫洞。。。。。。会需要的能量。

朵：那个光带她回家？

洛：对，它们是由白光构成的。这些三角形是能量的源头，也是光之存有。它们是能量的存在体。它带我回到太空船上，让光束照在我头顶（洛莉塔又一次插话）我不认为所有的太空船都是善意的，他们想拿我做实验。我记得我躺在一张很冰冷的台子上，没有衣服覆盖。他们都围着台子。

朵：问问他们为什么你在那里。

洛：我们在试着帮你，帮我什么？（她在问他们）你们要跟我说话啊。他们不懂我的语言。你说你不懂我的语言，那是什么意思？我可以听到你说话——他们说他们在试着帮我。我不认为他们想要帮我。（抗拒的口吻）为什么他们把一根管子插到我的鼻子上，通到我的大脑？（不安起来）你们想让我这样对待你们吗？

朵：告诉洛莉塔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请解释给她听。如果你解释，她就不会害怕了。人类喜欢事情有解释。

洛：调整脑垂体。。。。。。调整？

朵：为什么需要调整呢？

洛：不够容纳。。。。。。更多的知识。

朵：你想让她能够重新取回一些她原本拥有的知识吗？

洛：是的。帮助人们。

他们解释，他们并不是传送知识给她的人，那些人会从别的地方来，但是脑垂体必须要大到可以接收这些知识。然后她再次不安起来。【他们用东西刺进我的阴道。卵子？你想想卵子？】

朵：为什么你们想卵子？

洛：胚胎。。。。。。保存。。。。。。为她保存？——他们在为我保存胚胎？

朵：为什么他们必须为洛莉塔保存胚胎？

洛：不一样的生活。未来。。。。。。未来的生活。

朵：为什么他们必须为未来的生活保存胚胎？

洛：生物学现在很重要。

朵：什么意思？在未来的生活，她不能产生自己的卵子吗？

洛：不像现在这样。

朵：有什么区别？

洛：事情改变中。。。。。。变化中。。。。。。转化中。。。。。。突变中。

朵：我是说，在现在或将来，还是什么时候？



洛：现在。。。。事情不一样了。卵子现在已经不同了。

朵：卵子改变了？（是的。）你们想保留这些卵子？

洛：是的，我可能不会再回到这个状态。

朵：是变得较好，还是较差，还是怎么？

洛：不是较差。。。。只是不同。它们会在以后被使用。

朵：所以，在未来他们不会制造这样的卵子了？

洛：是的，不是这样的卵子了。

朵：是什么东西造成卵子的变化？

洛：振动频率。

朵：我知道振动频率让身体有了变化。（是的。）但它也会造成卵子的改变吗？

洛：是的。。。。DNA改变中。

朵：但她没办法有小孩。这地有任何不同吗？

洛：她在这一世不会有孩子。

朵：但卵子仍然是能生育的？

洛：当然。

朵：所以卵子必须被取走和保存？你是这个意思吗？（是的。）所以未来它们可以被植入她的身体？（是的。）未来这些卵子会有什么问题吗？

洛：没有问题。。。。只是不同。这是个带有很高的振动的特殊时候。高频振动让事物产生变化。。。。让事物更有能量。

朵：但未来这些卵子不会有这么高的振动频率了？

洛：对她来说是的。未来她不会产生卵子了。

朵：人们不再产生卵子了，还是只是她？

洛：我真的不能说。她是不会了。她在未来会有不同的事情去做，小孩也会不一样。。。。

会是不同的过程，跟地球不一样。所以她保存这些卵子，以便日后在新的过程里使用。

朵：到那时候她会了解吗？

洛：是的，她会了解的。她到了那时候就会明白。

朵：她会有一个物质的身体吗？

洛：可能不会。

朵：这些卵子会被用来制造另外的人类吗？

洛：另个的混合品种。。。。。。不是人类。会是一个非常高频的混合品种。也许在新地球！

朵：听起来这会非常重要。

洛：是的。有一个团队正在做这样的事。她是团队成员之一。

临别的讯息：爱你自己。爱你自己。我们都爱你。

### 第三十章 连串资讯

伊芙琳是照顾些濒死病患的护士。她展现了伟大的慈悲心，也很喜欢做这类的工作。她想知道她怀疑存在的幽浮事件到底是怎么回事。她主要想探究存在体到她房间探访的记忆。她印象里也看到外星生物在培养箱里处于暂停生命（休眠）的现象。

当她进入出神状态，我引导她回到事件发生的那一天，她在家里正准备入睡（我称此为后门方式）。她描述了她的小公寓，并说她的小猫和小狗喜欢跟她一起睡在她的大床上。【我们从收容领养了小狗（一种混种狮子狗），猫是流浪猫。我养了好几年。它们现在有个很棒的家。它们很得宠。】

这个晚上她很烦躁，虽然过了午夜，还是没办法睡着。接着发生的事使得这晚为得特殊。【那个人影从天花板下来。我很惊讶。小动物看到了，但它们什么也不能做。】我请她描述，她说有两个存在体。【他们有长长的手臂。。。。。。像人类一样。。。。。。他们有穿衣服。。。。。。黑色西装。。。。。。和黑衬衫。。。。。。黑色的鞋子。】

朵：他们融入了暗暗的房间里，是吗？他们的脸是什么样子？

伊：几乎就像人类，但他们不是人类。。。。。。他们的眼睛大而且圆，像人类的一样，但比人类更大。没有情绪。他们不说话。他们不笑。他们看起来也不是在生气。他们看起来没有表情。。。。。。就是张脸。。。。。。短黑发。

朵：然后怎么回事？

伊：拉我的手。。。。。。我的右手，但他拉错地方还是怎么的，很痛。（我下指令，这不会困扰她。）他很有力，力气很大。他拉扯我的手臂。在另一边的那个比较小心，但右边这个，他拉我的手。。。。。。加上我又很重。——我们穿过屋顶往上。

朵：他们一定很强壮，如果他们可以这样的话。

伊：他们不需要强壮。那是用别的方式。跟重力有关。他们知道怎么做。

朵：所以你们往上朝屋顶去？

伊：不，我们已经越过屋顶了。

朵：穿越屋顶的感觉如何？

伊：好玩。穿越屋顶。。。。。。你变得跟屋顶是一体的。你能感觉到屋顶的成份，它们看来像气泡还是什么的。天花板变得不一样。几乎就像是幅画，不是真的存在。

《监护人》书里有好几个类似的案例。最初他们发现可以穿越天花板的时候，觉得很困惑，外星生物解释，人的分子结构被拆解为可以符合他们所要穿越的物体的结构。在每个案例里，都有两个存在体在旁边，一边一个；好似这对帮助他们穿越实体物质以及上到太空船是必要的。

伊：我很惊讶。我们就这样直直穿过。我现在在外面，往下看着房子。发生得好快。我甚至不知道该怎么想。

朵：你要去哪里？你看得到吗？

伊：不行。。。。。。上面的某个地方，但我看不到。它发生得太快了。

朵：你接下来看到什么？

伊：一个房间。很暗。有光在里面，但还是暗。没有窗户。。。。。。没有门。

朵：那两个存在体仍然和你一起吗？

伊：是的。他们就站在我后面。——我在想这一切根本没发生。

朵：什么意思？

伊：这是艘船。一艘太空船，而那两个在我后面的人，他们不是人类。所以我的逻辑告诉我是某人来接我，载我一程。

朵：你怎么知道是太空船？

伊：我怎么知道？我就是知道。

朵：接下来呢？

伊：没什么。我们就是站在那等候着什么。

我不知道这会延续多久，所以我压缩时间，让她看到自己在等待什么。她接着看到前方走道有光，有个生物她走来。【这个东西非常高。他很和蔼，但我不记得曾经看过像这样的东西。他的脸像梨子的形状。。。。。。没有头发，没有下巴。他智力很高，很聪明。我认为他是个领导者之类的。他的皮肤跟我们很不一样。。。。。。很密实。没有衣服，没有鞋子，什么都没有。】

朵：你说密实是什么意思？

伊：没有人类皮肤上呼吸的毛孔。但它很柔软。非常非常软。。。。。。很瘦长的手指。

朵：多少根手指？

伊：四根手指，但几乎都同样长度。看起来有大姆指，但我想它们的排列跟我们不一样，而且每根都距离得比较近。

朵：他有跟我们一样的眼睛、鼻子和嘴吗？

伊：有，但他没有使用。它们并不真的有什么用途。他也没有鼻子呼吸。也没有用他的嘴吃或喝东西。它们就是在那儿，我不知道，像是装饰还是什么的吧。

朵：那他的眼睛呢？

伊：眼睛很长，椭圆形。。。。。。很漂亮。我没见过那样的颜色。就跟我的一样。。。。。。蓝绿色。。。。。。跟我同样颜色。他不需要跟我们一样使用眼睛。他看得到，但是是在他的心里看到一切。他的眼睛不用来阅读或是跟我们一样的用途，但它们很敏锐。。。。。。非常柔和。

在这个时候，伊芙琳开始咳嗽，没办法停下来。我下指令缓和，这样我们才能继续，而且她不会被干扰。

伊：他在告诉我跟我的肺部有关的事。被污染。。。。。。太过污染。

朵：他可以看到你的肺？

伊：是的，在他的心里。

朵：他能看到你的身体内部？

伊：他不需要去看。他能感觉到。他就是知道所有的事。

朵：他可以为你的肺部做些什么吗？还是那就是他要做的？

伊：他做很多事。他做所有的事。他说我们的整个环境都被污染了。

伊芙琳依然在咳嗽，所以我必须给她更多的舒缓指令。

伊：他说污染几乎已经到了一个极限，需要被清理。气候本身。。。。。。他向我显示必须要有个强大的风来将这一切污染吹走。

朵：有可能做到吗？

伊：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你知道的。他试着用我能了解的话告诉我，他说如果强风来到表面并以顺时针绕着地球，透过其中某些元素或能量，它会带走所有黑暗、灰色的毒素。污染不只是空气污染，是所有人类和负面情绪在污染地球。这一切都有关联。他在给我看一切都是结合的。。。。。。都是一个整体。

朵：但如果他们用强风来试着吹散污染，这会影响到人们吗？

大概在这个时候，我可以知道伊芙琳已经不是在以观察者的角色从存在体那里接收答案。就如通常发生的一样，存在体接管情势并开始直接回覆问题。或者，也有可能是

潜意识，因为它开始使用我熟悉的术语和措辞。无论如何，伊芙琳已经退出了对话。当这种情形出现，我可以直接得到答案而不必透过个案的心智审查过滤。

伊：强风不会伤害民众，因为风的组合具有能量粒子。有数以百计，非常多非常多的不同粒子。它不只清洁空气，也会洁净频率。它就像能量波一样吹过人体，清理人体和所有的山脉、河流及动物，所以它不仅是风，它有多种不同的构成要素。他说我不会了解的。

朵：所以它不是像飓风或那类的强风？

伊：它是非常强的风，但它也具有能量。它只是吹过整个星球。

朵：我们总是会把强风想成具有破坏性。

伊：它会绕着地球顺时针旋转，像风里的雾。它是一阵强风，但不会有飓风类的损害。它就像朦胧的、干净、明亮的能量。它会有很多中和的能量。它可以中和不同的能量，不好的能量、污染、毒害、痛苦、不幸、沮丧、金钱。。。。。。这些都甚至不重要了。当这个风吹拂过这个星球，人们会忘记以前发生的事。失忆，他们将会失忆。这些粒子会清理掉很多东西。

朵：你说他们会失忆是什么意思？

伊：他们将有新的开始。

朵：你的意思是他们会忘记他们紧抓的事物？

伊：不是，他们曾经有的，还是会有，但他们将会用非常不同的眼光看待事物。。。。。。一个不同的观点，不同的见解，不同的理解，不同的意识。这是我们唯一能清理这个星球的方法。这个星球已经受到太多的伤害。

朵：你认为这会影响到这里所有的人吗？

伊：喔，是的。。。。。。整个星球。它必须如此。我们不能只做一半，不管另一半。

朵：可是有些人非常负面。

伊：没关系。他们会成长得更坚强。风会让他们忘记不好的事，他们需要往前迈向好的事物。。。。。。很多的爱与光。它主要会终止时间，然后我们会有新的一页，新的开始。你们对过去不会有问题。很多人对此非常期待。他们知道有什么要发生了。

朵：他们知道是放下过去的时候了？

伊：是的，而且跟指引的光合作。。。。。。与宇宙合作。

朵：但这么做不是在对抗他们的自由意志吗？

伊：不是，因为时间并不存在，我们只是把这段时间结束。他们可以在下次去别的地方  
的时候再重拾或恢复就好。我们只是延缓。

朵：可是我在想，自由意志是这么重要。我以为他们不被允许干预自由意志。

伊：我们了解你所说的，我们会用更多时间来解释。让我们这么说。优先事项。。。。。  
你们有优先考虑的事项。我们的优先事项是。。。。。不。。。。。这不是好的说  
法。——我们是一体。我们是神。。。。。具有神。。。。。的能量。你们已经玩  
你们的游戏好几百好几百百万年了。你们在一个小小的游戏围栏里，我们一直在看着你  
们练习你们的游戏。但你们现在正在毁坏这个围栏，我们不希望这个疾病传染到仍然  
在学习过程的其它地方。

朵：你说的是其它，是指别的星球吗？

伊：其它星球。。。。。其它仍站在沙盒里玩耍的存在体。

朵：我们不是都在不同的学习阶段吗？

伊：你们学习你们选择学习的，但你们也早就知道了。你其实没有什么要学的。你们是  
神。你们是全知的光。我们都是光。

朵：但你不知道的，我们来到地球，就把这些全部都忘了。

伊：因为你们选择在你们的沙盒玩耍。你可以做你们想做的，所以这并不真的是干预，  
因为你不能干预神为一体。它只是个选择。你在沙盒里玩耍，我们看着你们，想要确定  
你们不会像小孩一样玩得不可收拾。但你们已经玩得失控了，我们让你们在时间里慢慢  
玩，现在我们要来清理沙盒了。就是这样。就只是延缓事情罢了。

朵：所以，当我们进入这个你说的新的时间，旧地球会发生什么事我讨论过风，但还会  
有其它的吗？

伊：水，升起的水。。。。。堤防溃决、海水，还有大浪。并不只有风会清理地球表  
面，会是里里彻底清理。

朵：我知道在这个星球底下有一些城市，不是吗？

伊：没错。。。。。他们有些也需要清理沙盒。。。。。所以让我们工作吧。他们  
并不是都完美的，有些玩的游戏甚至比地表上的还要脏。所以让我们做一次清理。你在  
想他们都会死。不是这样的。这只代表风的频率会将里里外外清干净。

朵：我在想水也是一种清理。

伊：要清沙盒不只需要水而已。在你星球上的每一件事都将会改变。我很抱歉无法说明  
细节，但每一件事都会改变得跟你现在所经验的不一样。我们有今天的这些知识是因为

我们并没有真的跑去玩耍。我们没有那样选择。有很多人做了那样的选择，那很好，那是他们选的。我们留在光里。在所有人类的时间，我们都没有那样选择，但这不表示我们不知道你的星球或其它星球发生了什么事。。。。。。到时星球的振动会比较高，虽然无法具有我们的振动，仍会有很重要的改变。频率正在改变。就像收音机的波频。。。。。。能量的身体，能量。

朵：我们还会保有我们的身体吗？

伊：许多人可以，绝对的，是的，但身体会有些改变。改变将来自光，来自食物。人们会跟环境还有他们的身体更和谐。他们会了解这个身体的目的是为了完成游戏的目的。因此他们会校准他们的身体以适应他们在玩的任何游戏。他们将更为觉知——如果这是正确的字——他们会对身体更觉察，对心智更觉察，并对游戏更警觉和觉醒。

朵：身体会如何改变？

伊：会变得更【泡泡】。。。。。。更高的振动。

朵：我们还会吃食物吗？

伊：嗯。。。。。。你会停止杀生吃肉，因为吃下一个生物的振动会让你很不舒服。你将会饮用更多带水分的食物。当你种植食物，你不再以数量为主，而是以爱的品质。你种植的树木将带来更高的振动，水果也会有更高的振频，所以你不需要像以前吃得一样多。

伊：不那么需要。。。。。。只需要少量来维持液态的部分。食物会包含较多的液体而不是固体。你所种的东西将有别的频率。你种在地上的植物会有更高的振动，因为你的双手和你的思想、你的心智、心智上较高的振动，都会跟着栽种下去，因此一切有较高的振动。

在催眠前与伊芙琳谈时，她提到她的问题之一是她现在吃食物会感到反胃。我纳闷是什么原因。【她的频率升得太快。她很固执，所以现在食物让她不舒服。】

朵：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形？

伊：她想快点提升振频，因此身体没有顺从她的潜意识所知道的资讯。我们不了解为什么。我们无法适当地同步她的身体。为了某些原因，它没有结晶化身体。我们在身体结晶化和带进最高振动上有些问题。。。。。。带进她最初的振动。我们看到她的想法，她喜欢食物，她在放弃她会想念的东西，可是我们需要赶快提升振频。

朵：但你知道她必须要进食才能活下去。

伊：她以液体和纯净的水晶就能活下去。为了提升身体的振动，你需要结晶化并纯化身体，而不是毒害身体。它需要更快的进程。它现在是向前一步，向后两步。。。。。。一步前。。。。。。两步后。。。。。。为了某个原因，她无法跟上我们对身体的工作。我们对身体做了很多的调整。

朵：你的意思是她为了某些原因在抗拒，这是正确的字吗？

伊：她因为不知道自己该做些什么，还有抗拒。。。。。。她有许多悲伤。

朵：悲伤从何而来？

伊：在地球上的寂寞，非常，非常寂寞。我们了解她想回家。我们知道这让她非常非常难过。。。。。。非常寂寞。。。。。。孤立。。。。。。她孤立她自己。

朵：她不想受伤。她曾被伤得很重。

伊：你瞧，问题是在心里。是想法。。。。。。她的更高自我知道她是什么。她知道她是谁。她知道。

朵：我们意识上不知道这些事。这是原因。

伊：我们不是很了解为什么我们必须把每件事说给你们听。

朵：我了解你的意思。我常跟你合作。我们慢慢来。

伊：是的，但因为我们知道一切，我们与神和谐，我们接通了神的知识还有会让你眼睛看不到的光。它不会让你看不到，这只是表达的方式。我从没有喜欢在身体里过。我从没有过实质的手指头，好吗？因此，我想在某方面，我们真的不了解那个部分。我们不了解，如果你来自家，你来自的那个地方，她来自的那个地方，你们怎么会不知道这些？她知道，但她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你怎么会同时知道和不知道？你瞧，如果有眼罩或什么把你的眼睛遮了起来，然后你移开它，或不论你要怎么表达。。。。。。你的心智没有连接？我们了解，但你为什么需要问这些问题，当你已经知道你是谁，知道你是什么时候？

伊芙琳开始自己扯了起来，但内容并没有意义，所以我删去了一些。我试着忠于最重要的部分。

伊：这又要回到她的哀伤。她需要移除所有意识，移除，因为你可以在没有它的状况下运作，信不信由你。不，这不是真的，因为我们看到你需要语言、算数和开车。

朵：因为我们需要意识来活在这个世界上。



伊：是的，我们现在了解了。我们在互相教导。所以我们需要把她从那个次元带离一些，并让她了解更多一些，所以她的其他心智，她的意识心智就会放松并准许我们进行频率互换，让振动更高。

朵：但我们探究的那个晚上，她以为她是第一次到太空船上，第一次和你们会面。我跟你们合作很久了，我知道这很可能不是她第一次。为什么那晚她会被带去那里？

伊：是为了在意识上提醒她。这是为什么我们让她记得每个小细节，这样她才会接管她的好奇心并问更多问题，而不是只是【哦，对，啊，管它的。】

朵：那是她的好奇心。那晚后来发生了什么事？

伊：发生的事就是她的头顶被象征性的移除。这是象征性的，不是实际上的。我们没有砍她的头。

朵：是的，我知道。

伊：我们让她彻底体验到光的完整。所以她想一切用言语表达。嗯。。。。。。我们没有五百万年的时间来把所有一切用言语表达出来。所以，这很难。你无法用言语表达。宇宙没有足够的时候，这很讨厌。

朵：我知道。我被告知很多次了。文字和语言并不足以描述。

伊：我们甚至没有语言来表达。伤脑筋。会有个晚上，她将想起那个光。

朵：你为什么想要她记起来？

伊：那个光？那是她的源头。它一直在那里。只是被掩盖起来。我们想要她完全记起来并且知道。。。。。。全然知晓。。。。。。没有语言。这是为什么有她无法解释的消失时间，因为在全知里并没有时间。她会拥有完整的记忆，她不需要担心其他事和质疑事情。【这是真的还是假的？】它就是。没有解释。神是光，是能量。你称为神的。。。。。。他就是。。。。。。没有语言。

朵：你认为这些记忆会有助她的人生吗？

伊：是的。然后当她把能量带入意识，她也能够传播能量。你瞧，这就是风的一部分。她所传播的知晓和粒子是风的部分。它不是像身体会炸开成几百万片。这个能量，即使没有从全部的身体，而是从心智投射，也都是风的一部分。散播这个全知的部分，主要是从你的第三眼开始。你知道我现在看到什么？（什么？）什么都没有。没有语言，没有思想。什么都没有，而同时，它又是一切。一旦你投射那个知晓，所有一切和空无都成为风的一部分。

朵：你是在太空船上的那个生物，是吗？

伊：蓝眼睛的那个？不是。

朵：我不确定我现在是跟谁在沟通？

伊：原本是蓝眼睛的那个。但我不是个身体。我是光。我所投射的形象只是投射而已。就像一部电影。只是为了让眼睛去看。。。。。。去产生关联，但那不是真正的我。。。。。。不是的。那是为了让眼睛去看去记得。。。。。。一个有形的东西。你需要给人类图像。这样她就能告诉你，【我看到一个很高的人。】因为如果她说她看到光。。。。。。光有人知道她在说些什么。

朵：我会知道，因为我跟它们工作。

伊：但大家不知道。——没有耐性。她没有耐性。现在，她期望每个人看到她所看到的，这使得身体又多了负担。因为每一个负面情绪、性急、灰心，所有这些都只会是另一个障碍，她在意识上需要摆脱它们。它需要被校准——你知道这令人难过——这要怎么说——你知道得越多，你越是不了解其他人。你越是了解某个你甚至无法文字化的东西，你就越对别人没有耐性。你会想，他们怎么会不了解光，他们都是从那来的啊！你们怎么能忘记？你们怎么能这么——我不想说她使用的字。是【S】开头——（轻声说：stupid（愚笨））。你们怎么会不了解？你们怎么会被触动那些善良美好和无条件的纯粹的爱？。。。。。。这个光的存在体，她只想要每个人内在有那么一点点微小的光可以被触动。她有能力去触动，但在同时，她也对自己造成伤害，因为她的没耐性和不理解。人们在某方面并不了解，但另一方面，她在意识层面上也不了解。所以，哪样比较好？知道多些还是少些？我们如何平衡两者？——你怎么知道我没有身体？

朵：我跟你们这类存在体，跟光说过话。它们很多都是投射出影像，这样人类比较容易了解。

伊：哦，确实如此。我们对来到这里和光工作的人也很熟悉。只是很难把事情解释清楚。但我们给人们一个身体的影像，所以你现在有上百个身体。很迷惑，是吧？这是跟你玩笑的。

朵：人们总是把你们想成负面，我知道不是这样的。

伊：我们甚至不了解何谓负面。我们无法理解。

伊：但不了解的人说你们是负面的。

伊：那是因为他们没看到光，他们害怕。恐惧。我们将要清理恐惧。至少要好好过滤。

朵：她想知道她能不能常跟你们联系？

伊：对，那是她悲伤的一部分。你知道，我们向来都是相连的。我不知道要如何解释，但你知道我们都有连接。当她第一天到这个星球时就有了。在她一出生前就有了。所以我们大概会让她常看到光。就像现在，光好明亮好灿烂，这是她能找到平静的地方。不是在她平日的活动里。人世的活動没有什么让她真的有感受。她只在与光完全连接的时候才有平静。

朵：她小时候发生过很多负面的事，她很自然地忘掉了。她变得跟人类一样。

伊：非常忙碌，对，非常忙的生命，因为我们需要清理她周围的环境。我们需要散布光并且启动光，然后，就像现在，你说自由意志。有些遵守有些没有。每当她很不好过的时候，她并不知道她一直在这里和我们一起。我们带她回家。这样她才能继续前进。。。。。。一天天地把眼前的日子过好。这是为什么所谓的【自我毁灭】没有发生，没有发生在具体的身体里。那不被允许，她与我们在一起。她在家里。

朵：那她有时会在耳朵听到的音调是什么？

伊：我们试着调和身体到较高的振动。我们在试着调整。那不是具体的晶片，不是植入物。我不知道要怎么解释。她需要注意并做出一些改变。

朵：当她冥想的时候，她把自己投射回太空船，有时候她会看到自己在一个保育箱里。你能告诉她是怎么回事吗？

伊：那是她的身体。我们不只协助物质粒子、原子和第三次的显化，每一次我们也会对频率做些小小的调整。那个东西就像调音管。

朵：你的意思是，伊芙琳的身体在那个时候被调整？

伊：是的，身体也需要被调整。管子就像调音的装置，它不只帮助身体疗愈。在同时你回到家，跟我们一起在光里，那是身体部分。当你移除灵魂，身体会是多次元的。。。。。。我们不能看穿它，所以我不会说多次元，但它是全像式的。全像式影像。。。。。。所以这些粒子，当我们投射特定的光到频率，这些全像画面会接收并带着这些频率，就像你在调整这些机器或什么的。

朵：她醒来看到自己在某种容器里。

伊：那是我们允许她看到和知道的部分。这样她可以说，【我没有疯。】我有碰触它。我看到它，身体在那里，然后有机器、光和其它东西，全像式的。而在同时她也能进到光中，重新恢复能量，于是当她回到地球，一切都不一样了。一切都完美。什么都没发生。每件事都是可以忍受的。每件事都不一样了。

朵：她也看到上千人在其他容器里。所以这表示这也发生在其他人身上？

伊：上千。。。。。。上万。我们现在需要很多人来协助。我们需要重整或制造。并不是全部都是像她一样的存有。我们也会带来有或是没胡身体的存有。我们没有区别待遇。我们都是一体的，所以我们试着尽可能调整越多的身体，让它们带有更高的频率，并且能散布（高频率）并参与。

朵：但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到？

伊：不是每个人，不是。但我们现在做得不错。。。。。。很不错。它将达成主要的改变。这是一起合作的事，你知道的。你必须改变全像影像去适应地球上的人类身体。原本的身体保有较低的振动频率，但也够高了。。。。。。这很复杂，不是吗？（是的。）但总之，他们有能力投射人类身体或投影在身体上面，就像你在影片上面再加层影片。这个身体被带到太空船上的保育箱。——试着把身体想像成是由内在的光体所具有的全像式影像。

朵：我会说一旦生命的火光消失，那么身体状况会恶化？

伊：不会。因为我们在进行的是全像式的影像，那是她在这一世所使用的。

朵：我的意思是当我们所称的【死亡】发生，当生命的火光离开身体，身体就会衰亡。

伊：是的，全像影像衰亡，因为心智不再能维系思想模式。

我有过其他个案看见他们的外星人身体被保存在某类圆筒形的容器里，而且被照顾。在这些例子中，当灵魂去地球体验人类身体，他们其他的身体继续在某种暂停生命的模式下活着。其他的身體被保持在那里，当他们短暂的地球生命结束后，灵魂便可以回到太空船上继续他在那里的生命。我有许多个案有这样的观察，而且他们对在放置在圆筒容器里的身体感到认同。

灵魂（或外星生物）同意在地球需要时前来协助，但并不想留在这里。他很想继续他在太空船的生命，因为那是他已达到的进化程度。此外，地球是个闹哄哄的地方，他们不想在此停留，另一个他们被保护不会累积业力的原因是因为业会使得他们留在地球的循环里。对一个纯净或进化的灵魂来说，志愿前来地球是非常勇敢和有勇气的事，因为他让自己面对很可能受困在这里的真实危险里，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灵魂在进入身体之前，灵魂的能量必须先被调整（还有母亲的能量）。

有时候一开始只有少部分的灵魂能够进入，否则身体会无法负荷。身体若无法承受，往往会造成自发性的流产，因为能量太强之故。随着孩子成长，更多的灵魂部分被允许进入并整合。因此志愿者的（外星）身体在等候灵魂完成任务的时候，就被安置在睡眠状态下接受监测。

据称，有一条银线连接灵魂与圆筒里的身体。我知道我们都有银线连接到我们的身体，当死亡的时候，这条线就被切断。由于我们有许多身体在同一个时间存在（我们所有的同时性的人生：过去、现在和未来）因此，这意味着，我们一定子有多个银线与分裂出的碎片（许多身体）相连，再连到主要的灵魂。外星生物在太空船上的身体要继续维持生命状态，这样灵魂才能回来。有时候支撑生命的能量看起来像是闪动和振动的光。这也是处于暂停状态的外星生物将能力到我们地球时间架构的方式。

也有一些外星生物一方面继续在太空船上进行工作，而一部分的他们也来到地球扮演志愿者的角色，在人类身体里生活。这类型态基本上可以同时存在于两个地方。这跟我们拥有许多同时存在的人生的说法是相符的。然而各个部分对其他部分并没有意识上的觉察。由于外星生物对这个过程比较了解，他们可以意识到他们活在地球上的那部分灵魂，然而地球上的这个部分并不知道。据说人类最好是不要知道，因为这个概念对人类来说实在太难以消化和理解。然而，次元间的罩纱越来越薄，有越来越多的知识在渗入，潜意识将会让个案一瞥它们认为个案可以处理的事。事情越来越复杂了，对吧？

我想把重点放在伊芙琳的身体问题上。她从小就有的头痛是很严重的生理问题。与我对话的这个存在体有了解并用我们能懂的话来解释，因为在它的眼中，所见一切是全像画面，而且不是真的。我必须向它解释这些对伊芙琳来说都是很真实的，因为它们产生了问题，所以我要尽最大能力去缓和及减轻这些问题。一切必须要回到最基本，我才能理解也才能对大家解释。

伊：这就像在试着装满这个瓶子，但你加了太多能量和原本有的东西。要缩减其实并不容易。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减缩能量？（是的。）我们为什么要把我们有的光缩减到这么低？这是困难得多的技术，要减少是比较困难的。我认为学习增加会容易得多，比缩减容易。

朵：这也会引起血压问题吗？

伊：绝对的，这是现在的频率引起的主要原因。要帮她处理这些问题，我们需要进行更多调整。我们需要更常清理这个身体，并多跟更高手振动校准。你了解吗？

朵：你能在她还在太空船的时候做这些吗？

伊：我们就是那样做的。我现在正在看。左脑有压力。我现在正看着全像影像。我们需要增加她的心脏和所有器官里的动脉的振动模式。那就是我们要做的。

朵：不会有任何伤害？

伊：不会。没有伤害。有时候当你平衡了全像画面和全像画面里的影像，一切就会变得非常平衡。

朵：所以这会释放压力？

伊：当你将许多不同的量子粒子放在一起，它必须要是完美的校准，你才能在这里提升振动频率。。。。。。在那里降低。我们会从心脏的静脉和动脉开始，这是个健康的身体。她有很多的能量。这是为什么她说她睡不着。

朵：我也在好奇那点。

伊：那是为什么她没睡着，因为我们在进行工作。当我们进行时，一小时的睡眠相当于你们的好几个小时。

朵：好，我们想要身体回复平衡。

伊：没错，而且不只平衡，我们也在提升身体到更高的振动。

他们谈了很多食物事，并建议她少吃不容易消化的食物，多喝液体。我问汤，他们说汤没问题。【不要有大块的东西在汤里。让它们是糊状。这样用来消化的能量就会少许多。】我说我们常在餐厅吃白饭，有时候无法避免吃到固态的东西。

伊：在未来，你们会的。当这些事发生（指次元转移），很多事会改变。现在，没错，会比较困难，但当你喝纯果汁，它很容易就通过你的消化系统。它不会加重肝或胆囊的负担去释放特定的东西，因为液体容易通过而且不会带给器官那么多压力。它会平顺地通过身体，凡是消化所省下来的能量便能使用在其他事上。

朵：但现在我们偶尔还是可以有固态食物。

伊：喔，是的，但这不只是在你的未来的人世，它会是此后的上百年。。。。。。五十年也许。。。。。。会有的情况。

我想他指的是在久远的未来这会是正常的饮食方式。【现在要让她习惯较液态的饮食，使用更少的能量。我们不把能量浪费在消化上。】

我有过个案表示当他们出生的时候，他们不想被喂奶。他们必须被留在医院里进行静脉注射来补充营养，直到他们开始吸吮。潜意识说他们来自的地方，身体并不需要食物。当然，他们必须要适应这点以便在这里生存。

我鼓励潜意识在伊芙琳冥想或睡觉时，继续处理她的身体问题。我说，【我的工作就是尽我们所能帮助她。你以不同的角度来看事情，但我必须在现在，我们所住的这里，试着帮助在实体世界的人。】

伊：是的。这是件棘手的事。你的工作比我的还难。

朵：（这很让人意外。）你这样认为？

伊：是的，因为你必须让他们了解他们无法理解的事。

朵：没错，但你这么有力量，所以我认为会比较容易。

伊：不，因为我了解过程。我了解计划/程式、全像影像和思想。我知道这个计划，而你是活在这个计划里，因此，事实上，实际来说，如你说的，你们会比较难认出你是在一个真实的计划里，然后你们还要摆脱这个计划并试着让其他人相信他们是在一个计划里面。

朵：是的。你跟我说很多次了，这是个幻想。

伊：它并不存在。这是为什么我们觉得有趣。

朵：这是个游戏。一场戏。

伊：没错，它是部电影。它甚至不是电影，因为它好简单。

朵：但你知道，当我们涉入其中，它就好真实。这就是它难的地方。

伊：那是设计。故意设计成那样。

朵：让它像是真的和活的。

伊：没错。而一旦你离开，你就会知道你 在一个计划里。但当你在里面的时候你甚至无法想像——不是说有其它的计划或节目——只有一个节目，那就是上帝的节目。每一个游戏都必须感觉真实，这样你们才会彼此互动。你知道吗？（是的。）所以你来到这里，而身为光体，我们看着你说，【哦，看看那些小婴儿。看他们怎么玩。他们真可爱。】我们并不真的理解你们的痛苦和苦恼，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计划是怎么回事。但我们也知道这只是个计划，所以我们需要活在计划里去体现它，就像你们一样。不过，如果你回到一切的起点，并没有什么要学的。不论有没有这个计划，都只有一个整体。我会这么说：你们太无聊了，所以你们创造了这个计划。你知道，就是要有些解释的方法。。。。。。就是要有些事去做。

朵：希望我们可以学到些什么。

伊：因为这个计划是计划里的计划，你知道我的意思吗？一个学习经验的计划，但你来自一个早于计划存在的地方或之后计划被关闭的地方。不论你是怎么看它。计划可以永远进行下去，然而最初与结束都是【一】。

朵：那么是源头。。。。。。审的源头设计的，还是我们？

伊：并没有神的源头。只有一，只有一体。它就是了。

朵：是它设计这个计划？还是我们自己？

伊：好，我们需要回到最初的源头是吗？你无法理解源头是一。你在把它分成许多个体。我不知道这会不会是好的解释。在这个被称为你的神的这个存在体，它有极大量无法计数的思想模式、游戏、母体和种种的事物。它从未与任何东西分离。它向来是一，也永远是一。这或许是我所能理解的最好方式了。。。。。。我可以里有五十亿个东西，但它仍然是我的脑袋。知道我现在的意思吗？会比较容易了解吗？我有一个脑袋，那里面装了无数的默想模式。我可以有很多很好的想法，可以有很多的事情，我可以有我想要的东西，但这些仍然是在同一个脑袋里。那个头永远不会爆成许多个头。所以，我们在我们的脑袋里玩。这样解释可以吗？（是的。（是的。）

我的头晕头转向的，试着了解来自这个存在体的大量信息和比拟。然而我知道我已经让伊芙琳在出神状态下比一般来得久，所以我必须打断她，带她回到正常意识，让这个存在体回到它来自的地方。

伊：这些资讯对你很平常吗？

朵：我从很多人那里得到类似的资料。大多数人不了解，但我会书写散播这些讯息给人们。你希望我有这些资讯好告诉大家。

伊：是的。传播这些光和消息很重要。你有火光，我的意思是，当你知道的时候，你知道你自己知道些什么。这样非常好。

朵：嗯。。。。。。我仍然在学习。

伊：你瞧，你已经知道一切了。你只需要脱下那些小小的太阳眼镜，去看那完全的绝对的光，然后你就会知道。要让他们了解这些很困难，你会知道的。我们无法让他们了解这些是什么意思，但当他们知道的时候就会知道。

临别讯息：不要寻找我的身体。我可以将自己投射为任何东西。不要寻找类似的影像，只要往有光的地方去找。那是所有答案的地方。与其心里一直想着（次元）转移和寻找特定的存在体，往光的地方看，答案就会到来。我能够具有任何形象，在任何太空船上任何颜色的眼睛，或任何我所创造的形象。它不是固定不变或始终如一的。我们没有身体，所以我必须要投射些什么。那是为什么我选了她的眼睛的颜色。我看进她的眼睛，蓝色的眼睛。这样她比较容易产生关联。

我眼潜意识说是离开的时候了。它说，【我可以说【神与你同在】，但我们都是神，我们都是一体，所以我们一直都在一起的。】



因此，一开始看来典型的幽浮案例在过程中扩大并迂回曲折地变成了很不一样的情况，显然个案所记得的只是他们在意识里能够应付和理解的事件。而且即使那有眼的版本也是扭曲的，因此要分辨什么是真实，什么是幻想实在不太可能。

我们探测得越深，越是冒险进入潜意识，越是发现不可思异和难以置信的答案。因此，不去探究，只去接受表面意义会比较好吗？去接受我们的心智和一般社会所能处理的说法？还是，挖掘得更深些，去寻找那题名为复杂的解释；当我们的心智准备好接受的时候，这些解释很可能将揭露出真相。然而，就如【他们】所言，什么又是真相呢？

### 第三十一章 格网的守护者

琼安的催眠内容与外星人或光的存在体无关，但因为它的重要性，我也把它纳入这本书里。但应该把它放在哪里呢？它介绍的是另一个有非常特定的群体，和我描述过的其他类型的志愿者不一样，我觉得也会有些人对这个群体有认同感，虽然他们的人数较少。而这世上可能还有很多有待我发现的特殊存在体的团体。

琼安的疑问之一是她非常迷水晶。她对水晶有很浓厚的兴趣，她甚至开了一家水晶专卖店。她想知道这个无法抗拒的兴趣从何而来。在催眠状态下，琼安来到一个像沙漠的场景：到处是沙子，没有植物。她看到一座非常巨大的金字塔，有许多人穿着非常简单的束腰袍子，推着小车和牵着牛经过，大家都在忙着做生意。她注意到一位留着胡子的男子，他穿着绿色宽松的长袍，黑发上戴着白色头巾，因为他的穿着如此不同，看起来特别显明。她低头看了一下自己穿着，发现自己也是不同的式样，柔软飘逸的红色丝绸长袍。她是一位接近三十岁的年轻女子，有着黑色长发和褐色的皮肤。她看到自己戴着许多黄金珠宝，有戒指、手镯、项链和饰物。她喜欢抚摸黄金的感觉。

当这位男子朝她走来，她突然变得情绪激动，开始哭了起来。部分的原因是因为能再看到他，【我好想念这里。】

朵：你认为自己住在那里吗？

琼：是的。一座宫殿里。在前方的左边，有个阶梯。。。。。。很宽、很宽的阶梯，通往有着廊柱的入口。我想我是在那里出生的。所有的东西都是用石材雕琢，表面非常光滑，透着凉气，感觉非常舒适。。。。。。这个地方非常宽敞。好像有些妇女在照顾我的生活起居和孩子。

我问她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做什么，她的情绪又一次激动起来。【我感觉在一间疗愈神殿里。】

朵：为什么会这让你流泪？

琼：噢。。。。。。因为我对已逝的过去感到难过。

朵：你认为已经逝去了吗？可是你现在可以看到它，而且都在眼前。疗愈神殿在哪里？宫殿里吗？

琼：是的。那里有同颜色和形式的金字塔。它们就在宫殿附近。这些是光的金字塔，我在那里消磨时间。

朵：它们是不同的颜色？

琼：是的，不同的光的频率。

朵：他们怎么把金字塔上色？我很好奇你说的颜色的意思。

琼：你可以使用水晶来产生不同频率的光。。。。。。那就是我们的做法。

朵：它会让金字塔呈现不同的颜色？

琼：对。这要看当时需要什么颜色而定。你可以利用水晶调整折射，产生不同的疗愈频率。我们透露意图来达成。

朵：你必须进到金字塔，还是从金字塔外面做？

琼：你从外面做。这很难解释，因为在一定程度上，两者皆是。你虽身在金字塔里，但你还是在依频率产生的有颜色的金字塔外面。

朵：我在试着了解。这些有色彩的金字塔跟一般的大金字塔是分离的？

琼：有颜色的金字塔是乙太的，它们是透过控制水晶所产生的乙太能量。我现在在金字塔右下角一间宽敞房间里的平台上。我感觉自己像是在控制。。。。。。就像你在想像开飞机、船只或者使用电子器材控制的感觉。有些具体的东西。

朵：类似机械的吗？

琼：有一点，但不太一样。比较像是你把双手放在它上面，然后从那个层面上产生意图。跟水晶沟通，产生能够呈现乙太频率。

朵：那些水晶在哪里？

琼：有些水晶也是乙太体。但是这个空间的地板是水晶做的。整个房间就像是个水晶在另一块水晶上。控制装置位于右下角，这是一块很大的水晶地板。就是在那一大片平滑的地板上，你创造出乙太水晶金字塔。这整个房间都是水晶。

朵：它就像一个神圣的空间。（是的。）有人教你这些事吗？

琼：我天生就会。我向来就知道这些。我不需要别人教。

朵：一旦你产生乙太的彩色金字塔，并且决定你的意图后，你用它来做什么？

琼：你可以治疗、创造或生长任何东西。你可以使用它治疗任何事物。。。。。。可能是个星球、思想模式或者。。。。。。

朵：这就是意图的作用？

琼：是的。你能运用它创造任何你想要的东西。我们可以产生食物，提高农作物产量。

朵：你如何用它来引导这些事？

琼：事情似乎是在金字塔内部发生。我现在看到一个绿色金字塔，你可以在这里生产食物。或许我们谈的是地球的生命，当把水晶调成地球的频率，就可以启动作物的绿色频率。在有花园或是任何动植物形态的乙太地区启动能量。

朵：其他的乙太金字塔是什么颜色？

琼：我现在也看到可以使用蓝色光来疗愈海洋。当我们最初过来的时候，我特别注意到黄色和蓝色的金字塔。但当我们谈到植物时，绿色金字塔就特别明显。

朵：黄色金字塔是用在哪里？

琼：制造黄金。（她开始哭泣）

朵：为什么这会让你有情绪？

琼：我不确定原因，因为它来自内心深处。很内心的东西。我的痛苦是源自于所失去的。

朵：你是提供人们许多协助，不是吗？

琼：是的，但我看到人都非常单纯。我们生活在这个王宫中几乎就像是不同的种族。他们是如此单纯，而我们处理的是乙太体和显化的事物，我们几乎就像创造之神一样。

朵：他们无法了解你做的，是吗？

琼：没错，他们无法了解。

朵：你的家人也像创造之神的角色吗？（是的。）那么你跟这些单纯的人们相处都做些什么？有任何人曾经告诉过你关于你来自的地方以及你如何来到这里吗？

琼：是的。我有一种感觉，就像我们听到关于阿努那奇（Anunnaki）的故事；从另一个地方来到这里，使用地球的能量进行创造。

朵：并且来帮助这里的人？

琼：你知道，我很想没错，但真的比较不像是要帮助那些单纯的人。它的感觉更像我们在帮助创造之神。

朵：创造之神的工作是什么？

琼：使用这个星球的遗传因其DNA。。。。。。那就是工作内容。

朵：整个星球吗？（是的，没错。）

从我的其他的个案中，我们听过关于人体DNA的工作，因为它现在正在改变。我从没想过星球的DNA。

琼：我不觉得我们是来自地球。我一直都在别的地方。我一定是在那里出生的，但我父亲不是来自那里。我好奇我的母亲。我不知道她的身分。她跟我一样。

朵：你喜欢你的工作吗？运用水晶，创造能量？

琼：还有运用光的频率和能量的频率。显化和创造的工作也很重要。它是有关建立格网(grid)和格网的工作。那是地球的格网。。。。。。心智和心灵、心灵的纯化。。。。。。心智的整合。

我认为我们对这位神秘女子和她的工作已经有足够了解，因此我引导她到一个重要的日子。她开始哭泣，喊着，【格网不见了！格网正在崩毁！乙太格网正在崩毁，造成了破坏，这些美丽的光的频率正在消失。光的频率产生格网，但是当格网崩毁的时候，它也摧毁了光频所呈现的水晶金字塔。而且我感觉到有个巨大的裂痕。就像科技和乙太的创造正被毁灭吞噬。】

朵：是什么事情发生导致格网的瓦解？

琼：我感觉像是地球的地幔发生破裂所造成。我感到极深的地层下陷有个岩层裂缝，有一道破裂。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我不知道。一定有什么失衡了。有东西失去平衡。造成能量格网的崩毁。

朵：所以它们彼此都有关联？（是的。）你能看出是什么失去平衡吗？是因为人类所做的某件事，还是别的原因？

琼：嗯。。。。。。我们听到一些故事，但什么是真相呢？我所感觉么的是，它对纯粹意图的需求。是贪婪的频率导致了不平衡。我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那不是我们的团体。

朵：因为你已经拥有纯粹的意图？（是的。）因此不是在你所在地方造成的？

琼：没错，但它还是完全被摧毁了。

朵：难怪你这么沮丧。以你们心智所拥有的力量，有没有什么你们可以做的？

琼：我们无法阻止。我们只能尽力抢救我们的科技。我们拿到了水晶，等日后再来恢复。

朵：你要怎么做呢？

琼：那是在时间的轴线。你只要把记忆记录到水晶的时间线里。这就是技术所在。

朵：你把记忆放到水晶里？

琼：记忆和频率。

朵：那么水晶能够记得这些事情？

琼：对，水晶知道每一件事，我们日后就可以取出我们放入水晶里的资讯。

朵：因此，你是运用心智的力量做到。。。。。。取回你当初放进水晶里的资讯？

琼：是的，使用光的频率、心灵以及意图。我们就能救回资讯。

朵：你是把资讯放到这些巨大的水晶吗？

琼：不，似乎不需要用到巨大的水晶。只要一般大小的石英水晶即可。你可以记录下资讯。（她自言自语着。）我们记录了什么？。。。。。。下载。。。。。。所有的资讯。运用电脑科技的人会认为的呢的知识、所有转移到能量格网是透过。。。。。。必定是使用我们的心智。崩毁之前，所有的频率、几何、所有的创造模式都被放进里面。就像把它们放放水晶的DNA里一样。

朵：听起来有些复杂，但是以后可以取得这些资讯？

琼：是的，没错，水晶里有时间线的安排。

朵：是某个特定的水晶吗？

琼：不是，不是一个水晶。有很多、很多的水晶都可以存入和保有资讯。

朵：当你将来要取用这些资讯的时候，你需要找到这种特定的水晶吗？

琼：我可以从大部分的水晶取得资讯。你知道，它多少有点像是。。。。。。有像普通人一样的水晶，也有像我一样，拥有比较多的知识的水晶。

朵：所以它们不是都有这种知识，（没错。）如果你手边有个水晶，你如何感应它有没有资讯？

琼：我只能分辨是不是有资讯。那是一种感觉。存在于它们的频率里。那是在时间线里。在这一世和未来世中，我需要接通资讯来修复格网。（她的情绪又激动起来。）

朵：修复格网会不会复杂？

琼：不复杂。只是把你的DNA跟水晶的DNA融合。。。。。。只要进入其中、发送意图，然后唤醒【关键点】（钥匙）。一旦你进入水晶，你就会与它连接。因为水晶的频率流经地球，你可以透过水晶来启动地球的格网。因此如果你碰触某个关键点、一些关键点、或者入口。。。。。。入口是个形容词，而不是真的有个门。入口就是关键，它们拥有能量频率，如果你启动这些关键点，那么格网将会重整和组合。

朵：以前它是存在于乙太的格网，现在地球上也有格网吗？

琼：是的，在地球上会有格网，地球现在更像乙太体了。

朵：而你说它就像入口？

琼：是的，但使用【关键点】会比【入口】更贴切。它就像开启一把锁。地球上有许多地方的能量格网是锁住的。水晶拥有的讯息，就像一把可以打开格网的钥匙。我从未想过用【格网锁】这个名词。

朵：它很适合，不是吗？（是的，没错。）但你曾说过，在地球上有些格网被锁住了。是什么造成这些格网被封锁？

琼：我们必须在他们造成更多破坏之臆关闭资讯。我们必须撤回我们的科技，因为人类不尊重生命。唯一停止它的方法，就是摧毁它。

朵：那必定是一个非常困难的决定。（她激动地说：是的。）因为你害怕人们会把它使用在错误的地方？

琼：他们已经在错误使用了。他们可能摧毁整个宇宙！（忧心）

朵：当你决定锁住格网时，发生了什么事？

琼：我意识到，如果我们不在地球上阻止，它就会摧毁宇宙。

朵：整个宇宙？（是的。）请解释你的意思。

琼：它会复制在小宇宙和大宇宙。就像拔出关键的一根针。它会是一场崩毁的灾难，一切都会被吞没。

朵：这是因为一个格网架构在另一个格网上吗？（是的）这是因为这些人错误使用它，使得它脱离了和谐的后果吗？（是的，没错。）所以，你必须破坏地球上的格网，或是锁住它们之类的？

琼：我们必须破坏，我想说就像【亚特兰提斯】一样。我们必须摧毁这个古大陆以阻止误用。

朵：我以为那时是人们对权力的追求而导致灾难上身。

琼：不是，那个情形必须被阻止，因为它会在所有空间、时间复制，所有的空间、时间。。。。。。所有的格网。我们必须摧毁，以便制止。

朵：它会造成骨牌效应吗？从地球开始？（是的。）地球将遭到摧毁？

琼：是的。相较于可能发生在宇宙的情况，那只是件小事（指亚特兰提斯的毁灭）。

朵：所以破坏会影响到其他宇宙？

琼：是的。它会从微观宇宙复制到宏观宇宙，然后从宏观宇宙反应微观宇宙。。。。。。双向进行。它会摧毁一切。

朵：那就是你们决定摧毁亚特兰提斯古大陆的时候吗？（是的。）将它终止在那里？

琼：是的，摧毁格网。那就是我们做的。（她开始大声哭泣，而且情绪激动。）

朵：但你必须这么做。（是的。）因为状况可能更糟。（对。）而且，它并没有完全遗失，因为你说过你把知识保存在水晶里。（没错。）在那一世，当大陆被毁灭的时候，你怎么了？你也被毁灭了吗？

琼：没有，我们只是离开地球。借助我们的意念，我们离开了。

朵：你不需要交通工具或什么的吗？

琼：不，我不觉得有交通工具。我们只是意识。

朵：当你离开地球之后，你去了哪里？

琼：回到万有一切。没有别的选择。

朵：好，从那里你可以看到那一世的每一件事。当你前往亚特兰提斯的时候，你是来自哪里？你已经获得了这伟大的知识。

琼：我来自另一个时间和空间次元。我们选择来到地球。

朵：你最初来到地球的目的是什么？

琼：创造疗愈、进化意识、扩展光和爱，以及拓展意识。

朵：你曾说过那里都是很普通很一般的人。

琼：是的，他们确实如此。。。。。。确实如此。

朵：你在当时有扩展意识吗？

琼：是的。。。。。。扩展【万有】的意识。

朵：那么。一切都很顺利，直到不知有个什么干扰出现，改变了状况？（是的。）你有发现那个干扰来自哪里吗？

琼：在群体中出现欺骗的行为。有些人私下有其他的想法和安排。他们只是为了个人的权力，而他们的探索已转向黑暗。

朵：他们在探索什么？

琼：暗物质。。。。。。动力和暗物质。它和光是相对的性质。它会造成失衡。他们正在利用暗物质。

朵：他们希望利用暗物质来完成什么吗？

琼：我感觉他们想要了解虫洞（wormhole）或时空旅行。或者他们想要使用暗物质，创造他们自己的宇宙。

朵：他们可以做到吗？（不行。）但是他们认为他们可以？（是的。）因为他们不是创造的存在体，是吗？（没错。）他们在研究过程中使用水晶吗？

琼：感觉不像是水晶。。。。。。不像。刚好相反。它是像光的扩展和黑暗的收缩。他们使用收缩的能量。他们发现了接通的方法。

朵：他们做这个基于某个理由，还是他们只想试试看可以做到什么程度？

琼：他们自己的权力、贪婪、控制、操纵和扭曲。我的想法是好奇好杀死猫（指好奇惹祸）。但更可能的是，猫只是好奇死亡是怎么回事。那就是他们当时的情况。

朵：他们并不清楚会发什么事。（没错。。。。。。不知道。。。。。。不知道）但情况确实会失去控制？

琼：有这个可能。

朵：整个宇宙有可能被破坏。（是的，没错。）因为他们没有成功创造出他们自己的宇宙。（没错。）他们只创造出负面能量。（是的。）但是你能稳定这个负能量吗？

琼：是的，透过格网的崩毁。

朵：而知识并没有失去。（对。）在未来还是可以取得这些知识？

琼：是的，我们现在就可以取得。

朵：那就是我在想的。。。。。。我指的未来就是我们现在说话的时候。——这么多年来，我接收到很多关于亚特兰提斯陆地沉没的资料，但我从没听过这个故事。

琼：那是因为我们以前从未告诉过任何人。我们认为现在应该是公开它的时候了。它不可以再发生。

这个资讯在2010年披露出来时，正好是【对撞实验】（Colider Experiment）逐渐引起热烈争议的时候，这精粹是巧合吗？资讯的类似令人不安。大型强子对撞机（the large Hardon Colider,LHC）位于瑞士日内瓦郊外的地底，被描述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科学计划。它是由【欧洲核子研究组织】（European Organization for Nuclear Research,CERN,译翻成欧洲粒子物理研究中心，是世界上最大的粒子物理研究实验室），建造，是历史上耗资最大的科学计划。它是科学家用来实验太空中的反物质、暗物质和暗能量的最大设备。曾经有人说，他们正在尝试创造虫洞，甚至他们自己的宇宙。对撞机很复杂，它可以向前、后以不同方向射出质子或铅离子。这两道粒子束的碰撞，产生出双倍于太阳中心温度十万倍的能量！怀疑论者说，他们可能会释放出无法控制的巨大能量。科学家表示，他们只是在实验已经存在于宇宙的未知能量。我的研究则指出【概括来说，大型强子对撞机实验是一处试图窥探上帝在创造当下的【心智】的科学实验】。

对我来说，这听起来跟科学家当初发现原子能量所做的实验是相同类型。科学家那时候并不知道自己在实验什么。这也让人想起在阿拉斯加州的HAARP实验（高频有源



电离层研究计划，High Fre-quency Active Auroal Research Pogram），透过把粒子束射入大气层来控制天气（在我的其他书里可以找到关于这些实验的更多资讯。）当我接触到关于亚特兰提斯大陆沉没的资料时，他们很多次都这么说：【你必须知道这段历史，因为你们的文明已经走在一样的危险道路。】我发现这些资料的出现巧得不像是巧合，我想我们的科学家正走在火坑上的绳索。他们可能会释放出具有破坏格网和摧毁整个宇宙的危险能量。对撞机实验目前是以一半的能量运转。预计在2014年会全速运行。

朵：我需要召唤潜意识，还是你能够继续回答问题？你做得很棒。

琼：是哪些问题？我可以试试看。

朵：琼安想要知道，她如何从水晶取得资讯？她能取回她自己放在那里的资讯吗？

琼：她每天都在取得资讯。

琼安经营一家水晶店，所以她随时都被各种形状与大小的水晶包围。

琼：她并不知道她已经在这么做了，有一个更大的计划要进行。第一步是开始有意识地处理格网，找出和启动那些在格网的入口和关键节点，重新启动它们。这可以透过放置水晶或运用意图达成。

朵：水晶必须放在特定的位置吗？

琼：是的，他们会在四处放置水晶。我可以看到格网正被重新启动。

朵：琼安必须亲自到各地旅行，还是可能用不同的方式完成？

琼：是的，那就是她去圣史罗伊（St.Croix）和阿拉斯加州时一直在做的事。也就是修补格网，依循着格线进行。

朵：你现在想要她做什么？她会继续使用水晶工作吗？

琼：是的。接通地球的水晶，大型水晶，然后重新启动格网。

这听起来像是琼安会想做的事，但身为人类的我们需要要有个程序或指令。我问他们是否希望她去做任何特定的事，这样她就可以开启锁住在水晶里的资讯。

琼：净化地球这个容器。。。。。。喝大量的水。双脚踏在地面，手上拿着水晶，要求其他人协助。在启动格网的时候，水晶将作为已建立的乙太格网和我们尝试启动的地球格网之间的媒介。所以透过站在地面并且手持水晶，人类身体就成为乙太格网和我们尝试改善的地球格网之间的联系。

朵：她可以独自做这件事，还是跟其他人一起做比较好？

琼：最好是几个人一起。三、六、九。。。。。。任何三的倍数都是启动格网的关键数字。。。。。。能量的三角。

朵：以三的倍数运作？

琼：是的。在他们本身的DNA里运作。他们应该在附近有水的地方进行。他们会和其他存在体在乙太层面上合作。他们在维持乙太格网的位置。他们是意识和光的存在体。

朵：维护地球的格网是他们的工作吗？

琼：是的。他们是格网的守护者。

朵：【格网守护者】是很好的称呼，可以用这个称呼请他们来协助。

琼：是的，来修护格网。

朵：他们可能使用人体的能量和水晶的能量吗？

琼：是的，并且把地球上不同的点划分成三部分。

朵：这样她就不必亲自到这些地方了，对吗？

琼：没错。会是地球组、格网组和启动点三部分。格网的钥匙。

朵：他们知道应该把重心放在哪个启动点吗？

琼：是的。就是他们会明显察觉到的那个点。他们将来会知道。它会浮现在他们的心头，进入他们的意识。他们可以在世界地图上做标示。如果你注意主要的地震地区，发生天灾的地点就很明显。注意目前海湾地区发生了什么事。

这段催眠是在2010年5月初进行，当时墨西哥湾正发生漏油事件。

琼：那里有能量不协调的情形。最不协调的地方就是需要【调整】、校准对齐或开启的点。火山、飓风、目前的漏油事件、地震、战争。。。。。。这些全都是征兆。

朵：就是格网中的干扰吗？

琼：是的。而且有些火山其实并不是格网里的不安定因素。它实际是格网里的平衡力量。

朵：让格网恢复平衡？

琼：是的，这是好事。能够释放能量。

朵：这些守护格网的存在体将提供他们知识吗？

琼：是的，守护者知道整个状况，他们知道怎么做。

朵：她也能够使用水晶的资讯来疗愈吗？

琼：是的，这是地球的疗愈，因此它是使用为疗愈用途。如果你让一个体系恢复平衡，它自然就会疗愈。

朵：所以那比进行个别的疗愈更重要？

琼：是的，没错。运用地球格网和能量格网。疗愈海洋要比疗愈个人来得重要。

朵：我们现在得到许多关于进入【新地球】的新资讯。新地球跟这个疗愈有关系吗？

琼：这就像关心孩子一样。我们治疗母亲，孩子才能健康。我们治疗母亲，这样她才能诞生【新地球】。这是为了让她成为新地球。

这是为什么我们必须疗愈【旧地球】的缘故。

朵：她把资讯放进水晶，所以她应该能够取回来。

琼：是的，而且是有时机性的。。。。。。每个事物都有它适当的时间。就像花朵绽放时的花瓣一样，你不能催促花蕾，否则你就会破坏花朵的绽放。我感觉一切都有它的神圣时间，它们会在应该的时候绽放。我们能够修复格网。那是第一步。。。。。。疗愈地球。

朵：你曾经告诉我，你不想再一次摧毁整个文明。要重建的时间太长了。

琼：是的，而且要失去这么多资讯。

朵：你说过每个人或文明都有自由意志，而且你们不被允许干涉自由意志。你说因为自由意志，你们不被允许干涉文明的发展。

琼：那是真的，没错。

朵：但是有人问过我们，为什么亚特兰提斯被毁灭，它不是有自由意志去做这些事吗？我想你已经回答了。

琼：是的，没错。

朵：因为即使自由意志，也有它的界限。

琼：是的，如果有人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

朵：就像小孩在玩火。（是的。）你以前说过，你们会介入的唯一时候是我们快要摧毁这个世界了，因为它会在宇宙间造成影响。（是的，没错。）所以你可能已经补足了我的故事里那缺失的部分。事情现在更合理，而且更清楚了。所以这很重要。你就像【看守者】一样。（是的。）琼安在照顾地球的时候，她就是【看守者】吗？

琼：是的，她是。

当人类生命在这个星球被创造的时候，它被给予了智慧和自由意志，为的是看看人类会如何使用。宇宙里有自由意志的星球非常少。我在其他书里探讨过这个主题。除了自由意志，另一个干预的指令，在【星际争霸战】影集经常谈到；这个指令并不是虚构的事。它非常真实，而且所有的外星人和外星生物都确实遵循。这个指令意为他们不被允许干涉文明的发展。他们曾说过，这个原则只有一个例外。当文明的发展到了将摧毁这个星球的时候，他们就能获准介入并阻止，因为后果将影响到整个银河系。谁会想到地球这样的一个小星球，会有那样的影响力？

我们是一个小星球，而且我们是被刻意地隔离和孤立在太阳系的小角落里。他们怕我们，怕我们使用暴力所做的事。这就是他们一直被观察我们这么久的主要原因。我们的行为所造成的影响可能散播到太阳系、银河，甚至进入其他次元，我们很可能干扰和摧毁其他我们不知道的文明。后果将会非常可怕。而我们现在明白，这就是纯洁的志愿者灵魂这时候被派来协助地球的原因，为的就是防止这种情况发生。

透过我的工作，我知道历史上有许多文明都曾经被毁灭。【他们】告诉我，这些文明每次都达到智慧与知识的顶峰，心智能力也到达杰出的程度。但是在每个情况（包括亚特兰提斯），人们都滥用他们的力量，开始做些出于贪婪和权力的事，而非为了人类的进步。

我们知道在亚特兰提斯时代，他们使用水晶获得很大的能量。他们对抗自然法则，损伤基因遗传，结合和创造出半人半兽的生物。他们的作为肯定已经越线。然而，依照我女儿茱莉亚的看法，她认为他们也只是在运用他们的自由意志。【他们】因此必须摧毁那个文明，这对她来说并没有道理。她说：【毕竟，原则就是原则。】她对于遵守原则很坚持，而且知道之所以会有原则必然是有理由的。因此，亚特兰提斯人当时虽然在做他们不该做的事，但他们并没有让地球处于炸毁的危险。没错，水晶的威力强大，也没有被正确使用，但是，是什么可怕的威胁使得【他们】决定消灭整个文明？那是我还没有想到的部分，直到茱莉亚提起来。

一央，事情变得清楚了。亚特兰提斯的文明程度已经和我们现代人相仿。他们当时在进行暗物质的实验，但是他们不知道可能会有反效果并因此摧毁整个星球。所以这是为什么【他们】必须对抗主要指令——自由意志的原因。

纵观地球历史，这种情形已经发生了许多次，他们不想再次发生。每一次，人类的能力都必须被取走，文明必须从废墟中重建，许多时间过去了，许多科技丧失了，人类必须一步步地慢慢重新爬升。这一次，他们不想再重蹈覆辙。为了防止旧事重演，宇宙于是征求志愿者前来帮助地球。

朵：琼曾有其他的地球生命吗？（这是她其中一个问题。）

琼：只有很少数是有实体形式。她大部分的生命是在光的界域。

朵：但琼不是唯一做这件事的人，对吗？（对。）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工作。

琼：我听到数字：有一万人。遍布整个地球。

朵：他们都在做重建格网的工作吗？

琼：是的。。。。。。只有极微小的不同，但全都是相同的意图。我们都知道我们为什么在这里。有些比其他人更有意识，更能觉察到。或许那也是工作的一部分，唤醒其他人。

朵：所以他们能够疗愈地球母亲？

琼：是的。它也与DNA有关。DNA就像生命的桥梁，唤醒格网里的关键点就像唤醒DNA里静止的资讯包。

朵：人类的DNA吗？

琼：人类的DNA。。。。。。它是一切的DNA。它是接通一切的宇宙阶梯。它连接每件事物，因此人类DNA和地球的DNA是同样的。

朵：所以这些全部都必须被启动或改变吗？

琼：要去唤醒当我们瓦解格网的时候，你也关闭了部分的DNA？（是的，没错。）有任何原因吗？

朵：是的，为了让它减缓下来。。。。。。使它减缓。停止启动DNA里存入知识的那些部分。现在是引动它们的时候了。

朵：我被告知人类的心灵能力会恢复。（是的。）那是唤醒DNA的部分过程吗？

琼：是的。。。。。。取得生命密码。

朵：它要如何被启动？

琼：使用光的频率。提升我们自己光的频率。

朵：在身体里？

琼：是的。它是从外太空透过宇宙射线进入我们的行星体系。它会激发一直处于静止状态的DNA资讯包，我们因此启动光的密码。

朵：这会影响到人类以及地球吗？

琼：是的，地球和所有生命或光。

朵：光非常重要。它其实就是宇宙万物。它是万有一切。（是的。）——那些负面的人又会如何呢？那些不在光里的人？他们的DNA也会被启动吗？

琼：感觉上他们好像是继续沉睡、卷入。。。。。。摄入能量。但是那并非意谓在其他的时间点也会。。。。。。你知道，我们谈论的是【目前】这个时间节点。在其他的时间节点，会是他们的编码被唤醒的时候。如果没有，如果被留下来也不是一件坏事。最终，每个人的编码都会被启动，但你知道，如果你未被唤醒也没关系。因为你的时间还

没到。再一次地，这跟时机有关。。。。。。时间线。就像种子一样。你不可能让每个种子同时发芽。

朵：你所谓的【时间节点】是什么意思？

琼：时间节点是被控制的光和空间的能量。我们存在于时间节点，目前的地球也是。我们会说地球在2010年是一个时间节点。

朵：好。我想要理清我听到的一些事。当我们进入新地球而离开旧地球的时候，最后会变成两个分离的地球吗？

琼：我不认为如此。我并没感觉到那是一个新地球。我感觉到那只是一个扩展，在同一个次元或者跨次元的扩展。就像你有一个点。如果你把它和另一个点连接，你就有一条线。好，当你连接成一条线后，第一个点会消失吗？这是相同的道理。它只是一个次元的转移。三度空间仍然存在，但是我们将扩展进入光的频率。

朵：因此它就像两个分离的世界。。。。。。一个在别的次元吗？

琼：不是两个分离的世界。那个点跟画出的线是分开的吗？我想那就是我提出的问题。那个点仍然存在，而且那个点仍然是那个点。但是画的线是另一回事，就像地球将是另一回事。旧地球仍将存在。新地球将会存在，但它就像点和线的类比。

朵：在另一个次元。。。。。。另一个频率里？

琼：另一个扩展的频率。。。。。。扩展的频率。

朵：所以那些轻盈的，他们的频率正在改变DNA，将去到另一个频率，我想。

琼：是的。就像是同时的存在。它只是一个次元的转移。

朵：那就是人们很难了解的地方。我们无论如何是存在于其它次元里。

琼：是的。我们没有看成我的觉察，我们的DNA也没被唤醒，所以无法意识到。

朵：这次我们会意识到吗？（是的。）我们将觉察到我们的旧地球，人们沉睡的世界？

琼：那不会是我们的顾虑。

朵：我们将会前进。（是的。）每次我得到一些更多的资讯，事情就更清楚一些。当我以这个主题演讲的时候，都会有听从提出很多问题。有一次你告诉我，你甚至不知道究竟会发生什么事。

琼：没错。我们不知道。

朵：因为它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发生。那是我听到的情形。

琼：第一次在地球发生。许多星球都经历过次元的转移。

朵：因为地球是活的，她必须进化？（是的。）但这是第一次在宇宙的这个部分发生？（是的。）

琼研究过镭射和思想的运作，她能够把它们使用在疗愈上。

琼：我现在看见镭射光可以用来连接格网、乙太格网点和地格网。那是她会使用镭射的方式。

朵：你说过，那会是在未来。（是的。）你想要她怎么使用镭射？

琼：只要把镭射光照向宇宙，然后三角区分出界定点，使用镭射光把乙太格网定位到地球的格网。

朵：水晶也是一样吗？

琼：是的。光会定位到水晶里。

我们回答了琼的其他问题，而且潜意识也对身体进行了治疗。

临别讯息：不要害怕失败。它们代表的是更多的机会。

所以，经历了多年的工作，我发现在这个非常重要的时期，有【三波志愿者】前来帮助地球。在这段期间，我也发现了另一组来到地球的群体：一万名格网守护者。他们在这里是为了不同的目的；修复因为亚特兰提斯的毁灭所造成的地球格网的损害。他们来让它们恢复平衡。他们在此也是为了发现和取得放置在水晶里的隐秘知识。这些知识非常有价值，它们一直在等待这个特别的时候再次出现。这一次，让我们正确使用吧！

## 第三部 新地球

### 新地球

这整本书的重点是放在这时候来到地球参与转移到【新地球】的志愿者。然而，他们所说的【新地球】究竟是什么？我们要如何我们已经到达那新的境地？我们又会注意到有任何不同吗？

关于新地球的资料在过去五年或更久前便已渐渐出现。数百位催眠个案所透露和累积的一点一滴的资料，花了我许多时间才看出浮现的模式。这些资料散布在我的其它书里（尤其是《回旋宇宙》系列）。许多参加演讲的听众和透过电子邮件联系的读者，都建议我把关于新地球的所有资讯集中在同一本书。因此我将其它书里的资料集合起来放在这里。

本书接下来的这部分有更多的片段和讯息。令人惊异的是，这些资料并没有任何矛盾之处。我所有的个案都在说同样的事，只是使用不同的措辞。由于这些资料彼此互补，也提高了讯息的真实和确实性。以下是取自我其它书里的资料。

## 第三十二章 新地球

我们在星期天去教堂做礼拜的时候，都听过祖父诵读圣经的下述诗篇：【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我（约翰）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帷幕在于人间，它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它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作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看哪，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又说：【你要写上，因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那城内又不用日月光照，因有神的荣耀光照。。。。。。凡不洁净的，并那行可憎与虚谎之事的，总不得进那城。。。。。。不再有黑夜，他们也不用灯光、日光，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他们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启示录第二十一、二十二章）

自从圣经撰写以来，教会就提出许多不同的解释。但是直到目前为止，《启示录》的内容仍然像谜一般地难以理解。本书里的说明，是多位个案在深层催眠状态下所传述的内容；他们似乎握有答案。他们多次描述[天国]（Kingdom of God）为光明之地，他们因为与造物主（Creator）、[源头]（Source）重聚而满心喜乐。在那个时候，他们都成了[光之灵]，而且并不渴望回到地球的实体形态。这解释了诗篇的一些含意，但是有关[新地球]的预言又是如何？再次地，答案似乎透过我的多位个案在催眠过程中传来，而我是在把书中资料整理之后，才发觉跟圣经的说法非常类似。我们谈的都是同一件事。《启示录》的作者约翰使用他那个时代的用语和他的词汇，把他看到的写入书里。这在今天也是如此；我的个案必须使用他们所熟悉的术语。我因此明了。我们看到的只是即将到来的新地球的一小片段，但那已是他们所能做的最好描述了。不过，它至少让我们能够一窥这个美好和完美之境。

我在工作时听过许多关于一切都是由能量组成，形体和形式只是因频率和振动决定的说法。能量永远不会消逝，它只是改变形式。我也被告知，地球本身正在改变她的振动和频率，而且正准备提升到一个新的次元。一直以来，都有无数的次元在我们周围，只是我们没办法看到，因为当振动加快，它们对我们的眼睛来说就是无形的，但这并不



影响它们的存在。在《监护人》书里，我解释外星人如何使用这点并借着提高和降低他们太空船的振动频率来进行时空旅行。有时候，我们会在毫无觉察的状况下往返其他次元。我在《陨星传奇》乙书讨论过这个议题。所以，我在过去其实就已经触及了这个主题，但当时并不了解它的完整意义，直到我开始收到越来越多关于它的资料。

[他们]希望我们知道得更多，因为[新地球]很快就要来临。它将会是一个重大的事件。当然，甚至在圣经里，它也被描述为[近了]。而现在，当世界准备转移、进入新次元的时候，我们也确实能够看到并感觉到它在我们周围产生的一些作用。

[他们]说过，当频率和振动增加时，我们会越来越注意到身体所受的影响。我们当中有许多人能够感觉到在存在的另一个层面，有些事正在发生。为了适应正在进行的微妙变化。我们的身体也必须有所改变。变些身体症状会让人不舒服和担忧。[你会看到并注意到，当地球继续提高她的振动频率时，你们能量阻塞的症状也会比较减轻。]

我的许多个案被告知他们必须改变饮食习惯，以便适应新的世界。我们的身体必须要变得比较轻盈，这意为在饮食上排除难消化的食物。在催眠疗程中，他们一再告诫停止吃肉（尤其是牛肉和猪肉），主要是因为这些动物饲料里含有添加物和化学物质。他们说，这些化学物质和人工成份会沉积在我们的器官达六个月之久。要它们从身体过滤和移除会很困难。我们也特别被告诫不要吃动物蛋白质和油炸食物，因为它们对身体有刺激作用。[在多年的错误饮食后，它们会让你的身体系统恶化。我们不是要批判，但是身体是被设计为特定类型的载具，如果被浓度和毒素污染，身体就无法提升频率到更高的次元。]

当然，如果你能幸运找到不含毒素的有机肉类，那会比较安全。他们说鸡肉和鱼比较好，因为比较容易消化，但最好的是[生鲜]的水果和蔬菜。这表示这些蔬果生食要比煮过的好。我们也被提醒要少吃糖，多喝纯净的瓶装水和不加糖的果汁。最终，当频率和振动持续增加，我们将会适应流质饮食。身体必须变得更轻盈才能扬升。[当地球上的能量持续提升并且更纯化的时候，你的身体需要跟着转变。]当然，这些说法没有一样是新的。我们多年来都听过这些和营养有关的事实，但在一切开始变化的时候，我们就更有必要注意我们的饮食。

在2001年，[他们]为了让我改变饮食和生活方式，激烈地介入来引起我的注意。在进行催眠时，不夸张，他们简直是对我用叫喊的来表达他们的观点。那年，我在佛罗里达州的时候，身体因为脱水很不舒服。[他们]训斥我，并要我停止喝我的[标准饮料]——我贪喝多年的[百事可乐]。他们完全改变并改善我的饮食习惯。到了2002年，我的身体

已经清除许多毒素，我也能感受到之间的差异。过了几个月，我的身体才算是所谓的[去毒]了。

他们只要一有机会，就会让我知道他们仍然在监看我。当他们看到我又悄悄回到旧有的习性，责骂就免不了。在英国进行的一次催眠时，他们说：[你的身体已经被教导如何处理你将要合作的新能量。不要忘了，有些能量和你们无法谐调。但在现在这个阶段，或许不是把这些能量丢开或推开的时候。因为你对它们不熟悉，你会想：[它们不对。]然而它们是被吸引到你这里，你要问：[它们是什么？]事实上，它们是新的能量。也许它们正在重新调整你的身体，移除你体内的毒素。尤其是你的肾脏将要跟过去无法接受的能量合作。只要接受这是清理的程序，它就会发生。]

他们接着告诉我一个给饮用水注入能量的作法，它们可以帮助解毒。[你的身体有百分之七十是水，地球也有百分之七十是水，所以水的重要性简直难以想像。也因此你喝进身体的水的共振非常重要。当你喝水的时候，使用你拥有的知识来能量化所喝的水。把知识传进去。成螺旋状进入。想像水在旋转，产生朝顺时针和逆时针两个方向转动的漩涡，形成正面和负面的关键点。你必须让它转动，使它失去平衡。想像有个思想能量进入了水里在，这个能量旋转并形成了涡流。这就是你需要做的。然后思想会将水能量化，重新把这个星接纳的生命力导入水中。在地球上的所有流体，不论是岩石，或是液态，都是以较慢或较快速度移动的流体。每个事物都有对本身的共振和记忆。人类已经失去对自己（本质）的共振和记忆，但是水可以再次供给能量，人类思想形式的过程也可以有助（水的）共振。你要记得，注入能量的一瓶水，它的效果可能只维持必个小时。你也许会需要重新导入能量。在喝任何液体前，你也可以进行同样的程序。对食物也可以这样处理。食物只是流动较慢的液体。这会对身体有帮助，并且帮助净化和创造在你们思维形式里的清晰，因为你们已经不再那么清明，运用这个技巧，清明就会恢复。]

以下是我收到的一对来源不明的电子邮件：

时间事实上正在加速(或者崩解中)。几千年来，地球的舒曼共振(Schumann Resonance)或地球的脉冲（心跳）都是每秒7.83个周期。军方一直使用这个频率作为可靠的参考指标。然而，从1980年起，这个共振已经在缓慢上升。它现在超过每秒12个周期的频率！这意为我们每天的时间是少于16小时，而非原本的24小时。

时间的加速与缩短，就是正在增加的频率和振动的迹象之一。

个案：自2003年起，将有一股能量流入，推动着地球。在将被留下和前往新地球的群众之间会有更大的分裂，结果将是地球的振动增加。这正在影响整个宇宙。这不只是地球的事。这是银河的事。

### 第三十三章 旧地球

安妮说她想回【家】，体验是什么感觉。因此在催眠的这个时候，【他们】让她惊鸿一瞥，她的情绪变得激动起来。【告诉我，你们给她看了什么。那里是什么样子？】  
安：能量。（她现在哭了起来）他们像是在为我充电，能量还是什么的。我能够完全感觉到。。。。。（哭泣）它就像爱。

我让安妮哭了一会儿，然后稳定她的情绪，这样另一个存在体才能因来回答问题，并且情绪稳定的提供资讯。【我们很爱她。】

朵：我知道要离开那个美丽的地方，在这时候志愿来这里要有很的大勇气。

安：她觉得她没有实现她的目标。那是她主要，最大的挫折感——她没有在做她来这里要做的事。她想结束（生命）。她有许多能力和才华，她觉得她应该把它们用在特定的地方。而她一个人无法做到。

朵：你说过她是在这个变动的时期志愿来到这里。这些变动就是我曾被告知的吗？（是的。）你想谈谈那个部分吗？

安：很多的变动。你一直在处理哪些事呢？

朵：我们正在转变到新的频率和振动吗？

安：没错。你有任何问题吗？

朵：我听说很多资讯，像是一切都在加速，还有我们整个次元的振动和频率正在改变。是这样吗？

安：混乱，许多的动乱就快来临。需要非常稳定。大家会很迷失和困惑，他们会痛苦，所以会需要你和那些来到这里的人（指志愿者）的稳定力量。你了解吗？

朵：你说的混乱是指地球上一直在发生的剧烈改变吗？

安：是人类造成的情况，以及地球变动所导致的状态，还有不是人类习惯见到的新能量和存在体的出现。这将引起很大的混乱，只有那些了解发生了什么事的人会保持冷静，并且安抚慌乱的人。请记住，并为此做好准备，因为说来容易，但要等情况实际发生了才算数。我们的身体需要准备好去处理能量的转移，以及变化过程中的冲击。你觉得你能了解怎么回事是一回事，但当事情发生，要在混乱中保持冷静则是另一回事。

朵：那对人类来说会很困难，不是吗？

安：是很难。但那就是这时候所要注意的关键和实际面，因为你是要在实体层面帮助人。也会有其他层次的存在体协助，但你和她和其他人，都是在实体的层面（意指具有身体）。因此到时他们就可以传送在混乱时所必要的冷静。

朵：但人们会听我们的吗？

安：这不是由你决定的。你可以决定的是确定自己保持冷静，并且提供稳定踏实的能量给那些会听你的人。单单这样，你就需要做许多跟身体有关的工作，好让能量能够就绪，因为这就是你来到这里要做的事。安妮受过很好的训练，因为她的生活经验训练了她在疯狂的状态中仍能保持一定的冷静。

安妮的孩童时期是在与粗暴和情绪不稳定的双亲同住下渡过，接着是一场混乱的婚姻。

安：那对她是很好的训练环境，所以当变动来临，对她来说要实际保持冷静并不是那么困难。你了解吗？

朵：是的，我了解。我一直听说这些改变会使得地球分离成两个。当振动和频率增加，会分成旧地球和新地球。是这样的吗？

安：没错。会是不同的世界，在变化之后有些灵魂会留下来或说选择生活在这个改变后的世界。他们留在或是进入的世界，就是那个保持他们想要的振动层次的地方。但是新能量将只会适合那些已经把自身能量提升到那个振动的人。

朵：你谈到的动乱，会是在旧地球吗？

安：我们在正在经历这些变动。往后几年正是转化的时候，而且许多人都曾经预言结果。对此我没有什么要说的，除了，那些现在在这里的人，需要记得在变动或者最后的变化发生之前，他们在实体层面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在这个过程中间，他们需要提供协助。就像在军队一样，整好队伍。他们出场的时刻到了；他们正被召集要出席并做好准备。而且要维持他们的立场，因为到时的情况，灵魂可能会是处在转往另一个振动方向的关键时刻。而你或许可以在那时候发挥一定的作用。

朵：你说的【可能】意为什么？

安：他们的灵性成长可能是在灰色地带，他们可能有资格前往更高的振动层次，但是他们要有勇气跳跃才行。或者他们选择不提升，那是他们的选择。但你的角色是，如果你维持你的能量，你可能会对在那个情况下的某些人很关键，因为你或许就是帮助他们勇敢一跃的那只手。

朵：使他们跳到更高的振动。（是的。）更高振动的新地球不会经因这个动乱状况吗？

（不会。）看起来好似现在我们就正经因这个混乱。

安：这只是开端。它已经开始了，但是混乱还没有。混乱时，疯狂的人们会在慌乱中乱跑，因为他们所有的幻相已经破灭。对于前来帮助这个变动过程的你们，那就是测试你们的力量的时候了。那时人们会非常迷惘和恐惧地在街上奔跑，就跟飓风侵袭路易斯安那州的情形一样。

朵：那就是我想的，海啸和飓风。

安：那个情况若在世界各地的多数城市发生，就是一个非常不同的景象。

朵：在许多城市也会有类似灾难吗？

安：有些大自然的因素，有些则是由掌权者想保持原来秩序所造成。他们注意到这些变化。他们拒绝接受，就像不想听真话的小孩一样。而且他们拒绝承认他们已不再居于主导。因此他们继续紧抓住权力，因而可能导致更多的混乱。他们觉得他们可能可以透过维系表面上的恐惧来保持低下的振频，以便缓慢转变的过程。

朵：他们试图灌输人们恐惧。

安：恐惧一直存在人们的心里，因为这是这个世界大部分的社会（就算不是全部）运作多看的方式。让民众恐惧是他们保持权力的方法，而且几乎世界上每个人都有恐惧。恐惧有不同的层面，但是这些变化以及使每个人都能自由沟通的科技，已经引起那些掌权者的关心，因为现在恐惧正在消失中。将要发生的许多事，即使是灾难，都可作为让恐惧现身以便处理的一种催化剂。因此在某方面而言，它是一种净化。但那些掌权者并不希望这个过程发生，他们想要人们心中维持某种程度的恐惧。就像绝望的孩子，他们尝试任何能够想到的方法，不让那恐惧消失，这就是目前的情况。然而，不论表面上看来如何，恐惧仍然在消散中。

朵：人们开始自己思考了。

安：是的。你可以说他们在面对自己的魔鬼，因为生命正带引他们去正视一些他们以往不必去处理的事。因此，他们的恐惧虽然一直存在，至少现在正浮出表面，以往并非如此。也因此，它是种净化，随着情况的持续，它将只会解放越来越多的人心，这是那些掌权者非常清楚的事。他们想要缓慢这个现象，认为有方法可以防止。因此他们会尽力防止，直到事情变得非常棘手为止。会有许多人对于被逼到极限没有准备。

朵：战争是其中一项吗？

安：战争，绝对是的，还有他们用来吓唬人的疾病。

朵：这些病并不是真的存在，是吗？

安：如果人们还选择让那些能量进入他们的身体，它们就会存在。但它们主要只是在能量场。而且就像我们所谈论或想到的其他事情一样，它可以在物质层面变成实相（指成为事实）。

朵：是的，如果有足够的人接受它成为他们的实相。

安：但是这些疾病被极不成比例的夸大，而且它们并非如描述的那么容易传染或流行。媒体和电影坚持对大众呈现黄页和以恐惧为主的资讯，显示出他们不顾一切的心态。你像是谋杀、死亡、背叛、攻击等这类主题使得群众的注意力集中在这些内容，这正和媒体给人希望和鼓舞人心的印象相反。不过，现在忆经有足够的正面讯息散播开来，就像骨牌效应，不再能被阻止。

朵：政府正在试图助长的另一种恐惧是恐怖主义。

安：是的。它就像传染病一样，是政府的另一种工具，它让民众有理由害怕而不是成为一个整体（译注：利用恐惧与敌视来制造对立与分裂），并只好信任政府会解决他们的问题。但这些是虚构的问题，而在潜意识里，许多人已开始觉察到。群众中有许多人不再相信。在潜意识层面，他们开始觉醒，而且掌权者知道。这是为什么他们正诉诸于荒谬的故事，而那些说法只有想要相信的人才会相信，因为任何有逻辑和理智的人都无法相信他们。

朵：是的，任何会自己思考的人都不会相信。

安：因此，他们是在提供人们选择的机会。而透过把人们逼到极限，他们提供了某人目的；每个人因此都要选择，因为这是选择的时候。这不再是一个妥协和中立的时代。

朵：你稍早曾说过，当混乱发生时我们会在这里。混乱是因为许多这种灾难所造成的吗？

安：是灾难和政府组织架构的崩溃。还有大部分觉得自己属于的社会安全网的崩溃。像是他们的社会安全福利，他们的薪水、工作和宗教信仰。尤其是当太空船以及其他类似的事开始成为他们意识到的一部分，而他们却还没准备好（接受）。因此，他们可能在震惊和困惑中四处乱奔，不知道什么是真实，什么不是。政府的体系在瓦解中，而且会到一个混乱的程度。就像骨牌效应，就像崩塌。

朵：如果太空船真的来了，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呢？

安：他们一直都在这里。只是他们获得允许可以显现在我们眼前的时候到了，因为现在不单是自由意志，而是其他存在体也可以在新地球要求他们的位子的时候。这不只是人

类而已，还有其他属于这里而在不同振动频率的存在体。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并不是他们选择让我们看见，而是能量使得他们可以被看见。

朵：我注意到他们已经在这里。我一直都和他們合作。我知道他们是正面的。我对他们没有意见，没有问题。

安：但是随着他们变得可见、成为人们认知的一部分，还有政府组织的崩塌、混乱和天灾，你就能明白大多数人会是多么震惊。而且人们的宗教和他们对生命架构的观念将被摧毁。因此他们将没有东西可以依附。对那些固守门户的人，这会造成极大的恐惧。这种恐惧可能导致疯狂、精神分裂或其他类型的反应。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和那样的反应，大部分的人会很脆弱，你因此能有最魔贡献和服务。

朵：那么其他像我和安妮一样的人，都是来这里帮忙的吗？

安：那些准备好面对这些改变而且不因恐惧而溃散的人，将是那些无法理解这一切的人所依靠的支柱。这并不意为你将提供他们真理，这只是说你不像他们那样溃散。

朵：因为，我在想，当大家都乱作一团的时候，我们能做什么？

安：当你没有失去理智而保持冷静的时候，你做什么并不重要。人们会从你身上看到并寻找那样的冷静，因为他们不知道要如何解释他们眼前所见。你可能也不知道该怎么理出头绪，但是你已经有所准备。因此，你会明白，而且隐约相信不会有事。你没有疯。

朵：其他人完全没有任何准备。

安：没错。

朵：你知道在过去的两年间，有许多、许多的人来找我，他们若不是治疗师，就是你，潜意识这部分告诉他们，他们将成疗愈者。我们很想知道为什么世界上会需要这么多的疗愈者？

安：你知道这个星球目前的人口数吗？

朵：是的，是个很大的数目。

安：那可能是其中一个原因。同时，因为目前所提供的学习机会，对许多灵魂来说非常珍贵，这是地球未曾经历过的难得、稀有的时期。因此，这是个去体验独一无二的灵魂旅程的机会。它呈现的挑战是在灵魂层次更一层。所以许多进化的灵魂对这个机会都很有兴趣。

朵：我在想，如果社会架构会崩溃的话，医疗专业绝对是其中之一。也许那是要有疗愈者的一个原因，因为他们能够使用能量和自然疗愈。

安：未来的能量将会提升到足够高的层次，那时疾病就不会像今天你所知的这样。虽然疗愈者的帮助确实有需要，但总有一天那些疾病将不再存在。因此，疗愈只是暂时的。当有需要时，疗愈者将会疗愈。举例来说，如果因为大家都离开了城市而没有了医院（指医院无法运作）或者淹水了（她是意指城市会淹水吗？），那么就会有疗愈者可以提供协助。但这不是他们在这里的唯一原因。他们在此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学习目的，因为他们的灵魂有兴趣经因这一次的转变。

朵：那是为什么我们全都选择在这时候来到这里吗？

安：这是主要的原因。

朵：我也听说过，我们的DNA正被改变，这样我们才能适应这些变化。是真的吗？

安：有许多团体参与能量提升的实验，他们有他们自己的科技。从我们的观点来看，我们认为透过在地球上注入更高的振动频率的能量，它会反射到人们身上。因此并不是他们的DNA经过了调整，至少从我们的观点来说是这样，而是更高的振动自然地影响了他们在某方面静止的DNA。因此，它（DNA）正被启动中。

朵：我听说这是为什么人们现在体验到许多生理症状的原因。

安：身体（能量）的堵塞部位，不论是业力问题或是因为对自己的饮食习惯或其他事缺乏自律所导致，基本上这些堵塞是因为这些新能量而显现，而在以前它们可能就一直潜藏。它被带到台面的意义就跟现在浮现的业力问题类似。这些新能量是在迫使这些区域去处理黑暗与负面，这样能量才能自由流动。这些堵塞需要被清除，因此，必须去处理造成这些疾病的问题；这要那些正受病痛的人某种程度的参与。而他们是否关心或处理这些议题将是他们的选择。

朵：我听说许多有生理症状的人所经验到的身体在适应振动的改变。

安：没错。

朵：如果动乱属于旧地球，它会发生在两个世界分开的同时吗？我不知道这样形容是否正确。新地球据说是要进入新的振动和新的次元。而这个过程被描述为分离，变成两个世界。这么说合理吗？

安：有许多理论，要看依据什么观点。这是能量振动的问题。有个振动是看得见的，而有些振动彼此都看不见。因此，如果一个振动——较低或较慢者——继续存在，它并不是变成一个分离的世界，它只是不再被看见。新世界基本上是因为更高的振动频率而分离出来的。



朵：但是在新世界，事情和旧世界不会一样。不是吗？（是的。）他们不会经历到混乱？

安：不会，混乱主要是因为信念体系的瓦解。混乱是因信念体系被挑战、崩溃到了一个空白，要从头开始的地步。这对大多数人就是混乱。那些到达新地球的人对新的信念体系感到自在，因为不会像那些人一样的挣扎。这并不是人们突然之间变成不是自己，成了另一个层次的人类的转化。人们要嘛可以转移，要嘛不能。

朵：那是我一直想了解的。我听说新世界会很美丽，我们不会有旧世界的这些问题。而且他们说，不要回顾过去。你不会想看到旧世界发生了什么。

安：回顾过去基本上没有好处。并不是你不能往回看，而是你不能改变其他人的选择。所以，如果你回顾看，而它令你哀伤，那它只是使你脚步慢了下来。

朵：但你说过我们跟这些人有关。

安：我们在变动时期来到这里。我们在这里是要保持我们的能量稳定。并不是要跟那些具有较高振动的人一起，因为他们能够照顾自己。我们也不是必须要陪伴那些深陷负面的人。我们在此是为了那些在困惑中，但或许准备好要纵身一跃的人；那是我们最能帮助的人。

朵：这是否意为我们必须留在旧世界工作？

安：你只能留到你应该离开的时候。在你停留的期间，你能够提供你的服务。当你离去的时间来临，你会知道的。这不是[我应该停留多久？]的问题——这个问题最终会被回答。这是知道你停留的期间，要做什么的问题。

朵：我曾以为我们会跟那些经历混乱的人分离。我们会在一个不同的美丽世界。

安：经历转化的过程，不必然会是。它并不是一件隔天你就是新世界的一部分，然后旧世界走远的事。这是一个过程。到最终，事物将会改变。但在这个小过程中，不论它持续一个月或五年，你仍是这个过程的一部分，就如你现在。你现在就在其中。因此，只要你还在这里，你的工作就是为那些困惑和混乱的人维持稳定能量。一旦实际的转移（次元）发生，即使你想待在这里，你也无法如愿。

朵：那些已经提升他们振动频率和人将会到新地球。

安：没错。

这回答了当初我在巴哈马的一个印度聚会所演说时，曾被问到的一个问题。一位年轻女性说她很愿意留在旧世界，帮助那些被留下来的人。我告诉她那是高尚的情操，但我不认为事情会是如此。现在，这就是答案了。它跟振动有关，一旦你的振动到达了正

确的频率，你就自动到达下一阶。如他们所说，[即使你想留下来，你也不能。]你的意图并不重要。这是远超过你所能决定的。

朵：所以我们要尝试帮助的人，是那些仍在试图决定和下决心的人吗？（是。）那是我为什么要弄明白的一点。我从很多人那里听过，但有时会有些困惑。

安：从人类的观点来看是令人困惑。

朵：那么你确实看到会发生更多的动乱。

安：是的，没错。这是开始，因为那些掌权者还没完成他们的计划。他们将引起更多事件。而且也会有因为自然因素而导致的其他事件。因此动乱还远远超过我们在个别情况下所设想的程度。但当然，所有这些都可能改变，并没有已定的未来。

朵：我被告知年龄不再重要。

安：年龄只是一个幻相。当我们沿着演化过程进行的时候，这点将更明显。

朵：我也听说，当次元转变发生的时候，如果我们想要的话，可以被允许带着身体一起。是这样吗？

安：是真的，但只会是一段时期。很快会有另一个转换发生。

朵：那时会发生什么事？

安：人类将成为纯粹的能量。

朵：那些扬升的人。

安：没错。

朵：我也听过不是每个人都能够转移。

安：每个人都会被给予这个机会。他们能不能具有那个振动是决定于他们个人。不会有针对个人的判决。就只是他们能具有那个能量，或不能。但没有人会被毁灭。他们会依所散发的振动被安置在适当的空间。

朵：那就是他们说有些人将被留下来的意思。

安：按照上帝的计划，万物都将回归上帝。

朵：只是在不同的时间。

在另一个不同的个案催眠期间，我在跟潜意识对话。

朵：你一直在说事情正在改变。

夏：正在加速改变，而你们的科学家却无法控制。生态环境正因全球暖化造成极大的破坏。它的发生速度比科学家所说的还要快。

朵：他们并不是真的相信它会发生？

夏：他们相信，但认为危机是几十年以后的事。它不是的；它就在眼前！危机已经在敲我们的门了。在美国会有一些安全的地方。

朵：是什么原因造成全球暖化？

夏：你知道的，那些触媒。我是指的是悬浮微粒、气体、污染环境的每样东西——环境污染。它是人类的杰作。那就是我们的夏天为什么这么热的原因。而且将会有更多的暴风雨。许多、许多的暴风雨。令人难以相信得多。你不会相信将要发生的事。沿海地区，海岸会有变化。逐渐增加的暴风雨和海啸将加速它的发生。时间表正在改变中。

朵：原本是不同的时间表？

夏：是的。现在正在来临。比原先的时间更快，这是因为人类行为所造成。

以下是另一位个案在催眠时看到的可怕的未来景象：

朵：珍妮丝想知道最后一个问题。她想被允许前往西元2325年。她想知道到时她是以肉体还是灵体的方式存在。你能带她前往那个时期，给她看看那个时候的情景或画面之类的吗？

她立刻进入一个场景，而且开始述说她所看到的情形。

珍：我是一名指导员。我正在教导民众如何种植【库奇】（语音coogies）。

朵：要如何种植什么？

珍：库奇。就是【库奇】。你知道，它们是为地球种植的食物。它很像球芽甘蓝菜。种了很大的一片。只要用手去碰触栽种这种植物的金属容器边缘，它会产生振动，然后植物就会生长。

朵：你为什么必须种这植物作为食物？

珍：在地球上没有作物能够生长。这是在外太空的太空船上栽种的。生长的藤蔓爬满各个墙壁的表面。我们透过网线提供氧气给植物、房间和太空船。我称它为【库奇】。这是个有趣的名称，【库奇】。工作人员身穿太空衣和地上的系链连接。他们像电梯一样沿系链往上移动，到太空站照顾这些植物。我有个班级，我是监督这项工作的人。这个工作很重要。

朵：地球发生了什么事了，不能种植食物？

珍：被复制人搞砸了！他们摧毁了地球的生态。地球这里带在疗愈她自己。

朵：复制人对地球做了什么使得地球生态被破坏？

珍：战争、仇恨、忽视、滥用、浪费。生态就这样被他们给毁了。他们毁了动物、人类，直到他们自己再也不能在那儿生活。

朵：他们住在哪里？

珍：他们是混种。他们是剩余的地球人和另一个灵性星球的后代。他们混种以便接受即将到来的次元。小灰人混血。

朵：他们住在地球上吗？

珍：是的，他们住在地球，包在衣服里。火焰。地球有些地方从地面喷出火焰。到了2030年，亚历桑那州的多处地面喷出火焰。25尺、50尺，就像喷泉一样喷出火。人们在争战。在地上走动时，大家穿着防热衣保护，但彼此还是在争斗。墨西哥和美国之间发生战争。这是没用的。他们无法在那里生存。

朵：他们为什么和美国人打仗？

珍：想要争土地。某些地区仍然适合居住，但是不多了。

朵：你的意思是到了那时候，大部分的土地将不再适合居住吗？

珍：是的。破坏已经发生了。

朵：这会导致某些土地不适合居住吗？

珍：依照人类的生活方式，它会导致所有的土地都不适合居住。在2001年，我们已经变得。。。。。。现在呼吸和生活都越来越难了。

朵：但是地球发生了什么事，使得土地无法使用呢？

珍：振动。当他们开始破坏地球生态的时候，一连串的反应就被引发。而那些振动一个接着一个一次试爆原子弹就产生了一连串的反应。自然界的振动就像你丢一块石头到水里所以产生的一圈圈涟漪。当他们第一次消灭了一个物种，事实上就形成了物种灭绝的导火线。他们引爆的炸弹导致他们从未想到的后果，甚至在他们自己的心灵。这个振动动摇了根本的创造。

朵：我怀疑是否是战争造成土地资源耗尽。但你认为就是人类的作为。

珍：一切都是战争。每一次你做任何负面的事，那就是战争。彼此杀害是他们所称的真正的【战争】，已经太晚了。我的意思是，当你做了某件事，你不能改变你所做的事。它会产生循环，造成影响。它甚至会造成你想像不到的结果，而且它导致对自然的干扰。当我们扰乱自然，这就像条死路，因为它无法继续成为大自然所意图的完整。如同当初上帝想要的样子。

朵：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外星生物】在2001年来到这里，试图帮助的部分吗？

珍：他们是如此充满了爱。而且他们好友善。光之族，。能量透过他们散发。我说的是【小灰人】，还有其他的外星人种族。他们只是在不同的层次。甚至还有爬虫族外星人。

他们都是以自己的方式来帮忙。但是【小灰人】尤其是他们种族派来的特使。我认为他们带来比其他外星族更多的爱。我可能是特别偏爱那个特定的光，他们有更多的爱。

朵：但是在珍妮丝现在所看到的这个未来世，许多已经影响了地球，她正在帮忙种植食物喂养人们。

珍：其实只需要很少的食物就可维持身体的日常消耗，但是人们并不知道。你可以以爱、氧气和渗透作用（osmosis），而不是食物为主食。食物对身体来说不好消化。

朵：但是人们不了解。他们喜欢食物。

珍：当他们成为混种时，他们就会了解。然而他们在抗拒。他们不想成为那样。他们认为小灰人正在接管这个世界，而且。。。好吓人啊！他们放弃了什么？他们放弃战争、他们的敌意，以及他们的黑暗面。目标？

朵：当他们的身体修正到可以自理的时候，他们就会了解。总之，这些会是我们要面临的事。

再次地，这已不是我第一次听说和写到这个情形发生在我们的地球。在《陨星传奇》乙书，我在最后所放的催眠内容就是一个想要回到过去，却到了未来的女性个案。她住在地底下一个小农场的隧道里。这时候地表被污染的程度，已经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生长。大气层变成有毒的气体，令他们无法生存。他们能够到地表的唯一方法，就是穿着某种防护衣，而且他们不能长时间待在地面。这个未来的生物为在地底生活，已经演化得跟现代人类不一样。他们看起来就像我们熟悉的小外星人，【小灰人】，这带出了他们可能就是未来的我们的理论。而也许，他们已经回一我们的时代，前来警告我们将会发生的事——如果我们继续现在的生活方式的话。他们也可能想改变他们自己凄凉的未来。

当我在世界各地进行群体回溯催眠时，我也发现了相同的情节。在我带领这个工作坊的时候，我会让所有者同时进入催眠状态。这是很有趣的工作坊，我带引他们回到过去，找到对于他们目前的人生有所帮助的资讯。这个工作坊还有别的活动，包括让他们未来，看看他们未来的可能生活。

我知道他们有可能看到的是【可能的未来】；也许会，也许不会成为现实，因此不必把这个体验看得太严肃。但是以一位好奇的记录者来说，我很惊讶看到收集到的资讯里，同样的可能情节重复出现了许多次。有些人看到他们生活在环绕地球轨道飞行的太空船上，在缺乏重力的情况下，以水耕的方式种植所需的食物。他们之所以用这种方式表耕作，是因为地球需要食物，然而地面又无法种植作物。有些人看到自己生活在水里的实验室，从海洋获取食物，这样地球人才有得吃。这样凄凉、令人悲伤的可能未来与

珍妮丝所见类似。这并不是我希望发生在我们后代的未来，但它确实显示出人类求生的惊人韧性与创新力。

### 第三十四章 更早的转移

我一直收到大量关于即将来临的变动的资料。这些资料有许多已经写在《回旋宇宙》系列第二册。然而资料依旧继续传来。这是我们的命运，我们的未来。

在这次的催眠疗程，我得到这个故事另一个缺少的部分。这件事曾经在地球发生过；在过去有群人已经能够全体一起进入另一个次元。这些团体通常有种神秘的氛围，因为他们就这么消失不见，没有留下任何有关他们的文明究竟发生了什么的线索。所谓的【专家】曾经有过很多推测，而且提出各种不同的理论。但很少专家认为那些人事实上是就这么离开了地球，然后进入一个不同的次元，所以才没有留下任何踪迹；马雅人是主要例子，此外还有一些北美印地安人的部落。

我从工作中得知。这些群体在发展上已经非常进化，他们选择了改变振频，并且集体转移次元。我被告知这是马雅历法结束在2012年最合逻辑的解释之一。如果进化的他们已经能够完成次元转移，他们也就能看到，在未来，整个地球将跟随并完成同样的成就。这会是比他们所达到的成就更加伟大的事。因此他们在历法上注记了届时整个地球和地球上的一切改变振频，带着所有生命一起进入另一个次元的时间。他们这么告诉我，而我觉得听起来蛮合理。

无论如何，我并没有期望在回溯催眠时，真的有人回到他们实际经验这类事件的前世。这位女子告诉我们一些目前只能臆测的事。这是来自过去的声音所提供的另一个片段。【他们】在确定我得到所有的拼图。我的工作就是把这些资讯组织起来，成为一个连贯和条理清楚的故事。

苏珊经历了在罗马出意外的那世后，她俯视她曾经走过的路，看起来就像螺旋状。【它像是道路，但也是一种象征。就像是他们切成一半的贝壳。这是个好例子。它就像。。。。。。当你看着螺旋时，你能够更洞悉宇宙的奥秘，并且深入了解是什么事物运作。你看到你在螺旋上的位置，看见螺旋是如何与宇宙和时间连接为一个整体。】

我接着引导她离开死亡的场景，指示她去别的地方，不论是未来或是过去，她会看到某个适合她看的画面。【我在木制的楼梯上，左手边是木制的栏杆扶手。正前方有某种原木建筑，没有半个人在那里。你就像是站在一座堡垒或某个建筑里，透过建筑物看到外面。建筑物在半山腰，但是他们很聪明的把地基打入山腹。建筑特的主体就是建造

在这里。它深入这座山的岩石。这是美国原住民的地方。而且我有种它是在乙太或是星界某处的感觉。或者它现在是在第五次元，它不再是3D。】

朵：不是实体的建筑吗？

苏：好像是实体建筑，但不是地球层面的东西。感觉就像地球是在别处振动。好像有一个次元罩在地球上方，而这个建筑是在这个次元罩里。它可能曾经在3D的世界，但是它增加了振动。它现在就像是在那个宇宙中的平行世界或是跟地球有关，但它不是三度究竟的地球。

朵：你对这个地方觉得熟悉吗？

苏：它对我来说就是家。

朵：那个次元？

苏：是的，它很像地球的环境，有岩石和树林。而且这一定是在山里。它比较像我们的西南部地区。在这里很舒服。我的兴趣和工作都是属于心灵的事，还有疗愈。

朵：你如何感知你的身体？

苏：我感觉我是男性，而且年轻，还不是个老人，大约三十岁左右。老练。我正在做我的工作，我仍然很健壮。

朵：你的穿着如何？

苏：很简单。某种针织衣料。它的功能性很强。是某种到膝盖的束腰短袍。很简单的衣服。

朵：但你说你不觉得你是在地球上。

苏：没错，它不是地球，但它跟地球有关。

朵：但是你有一个实体的身体？（是的。）如果它不是在地球，那么你是怎么到这个地方的？你能够看到，而且了解是怎么发生的（我下指令）。

苏：现在看起来那里似乎很天然，跟地球没什么不同。人们出生长和长大。我现在正试着去了解我们是不是曾经在地球，然后转移了过来。很可能就是这个情形。

朵：你说它跟地球有某种关联。这是什么意思？

苏：我认为我们可以觉察到地球，就好像我们是在另一个次元。因此若不是我们可以从我们所在的地方感知到它，就是我们曾经在地球上，属于地球，而因为某种原因离开。

朵：所以如果你离开了地球，你把这个实质的地方带过去了吗？

苏：离开的似乎是一群人，我说【一群】是因为不像是有许多、许多人。从某方面来说，我们已经到达某个转变的关键点，好似我们全都经历过类似的经验，当人们以群体方式做事的时候就是这样。就像整个社会都能超脱。

朵：这是一件刻意去做的事吗？（是的。）是大家讨论的事？

苏：讨论和努力的方向。人们向往这个境界。

朵：所以并不是每个人都做到了，只有你们人里的特定一群吗？

苏：都是当时我们认识的人。我们是一个印第安人部落，我们知道附近有其他的部落，但他们不属于我们的世界。我们就是靠自己。我们只关心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

朵：你们是怎么做到的？有人教导吗？

苏：几个世代以来都有老师，也就是有智慧的族人。我们被教导冥想静坐。我们全部。也许我们只有几百个人，不过那就是我们的整个世界。我认为我们在转移前就经验过了。我们会以个别和以团体的方式前往。振频被提升，我们体验过后，又转移回来。

朵：他们怎么知道可以这样？

苏：我也正在纳闷。好像人们就是知道。我不知道是不是曾经有人在什么时候告诉过他们。我现在感觉，也许我们并不是全都来自地球，而是从外太空来到地球，建立起殖民地。我们心里明白我们可以传输自己并且位移。

朵：你们为什么会想那么做？

苏：我想这是一种探索。只是想看看是否能够做到。我们体验了3D的世界，然后转移，转移到另一个次元。

朵：所以不是有任何理由要离开地球这个3D的体验？

苏：没错，不是因为立即的危险。

朵：我在想，如果你满意在3D世界或地球的体验，你就不会有任何想离开、想转移的需要或渴望。

苏：这么做让我开心。这就像心灵的本质总是要去学习。所以即使一切都不错，你会：[嗯.....。附近有些什么呢，要去探讨什么呢？]

朵：在3D世界里，你是一个灵性的群体吗？

苏：非常灵性。我们极其尊敬地球，以及她内在的力量。

朵：但是你并不想留在地球。（没错。）因此你们决定全体马上进行转移吗？（是的。）你说过你曾经这么往返过。



苏：起先，是的。就像最初练习离开。而当我们熟练整个过程后，我们就可以全体进行转移。我现在看到一块蓝色的石头，青金石。它似乎和我们来的地方有——它是那个地方的象征。就像绿松石对美国西南部的印第安人和西藏人的意义一样。从某个方面来说，青金石和这些人有关。他们似乎是从宇宙其他地方来的。

朵：所以他们不是地球上土生土长的人类？

苏：我认为是从祖父辈时来的。

朵：他们告诉过你发生了什么事吗？

苏：他们一定讲过，但我不记得了。

朵：也许那就是你们可以较容易前往另一个次元的原因吧？

苏：或许吧。当然知识也有关系。但我也想说，人们比他们认为的还聪明。每个人知道要怎么做。他们可能不知道他们知道。

朵：而你的族人把他们的身体和周遭一切都跟着带了过去。是这样吗？

苏：这我不确定。我想他们若不是显化出类似的环境，就是他们转移到已经拥有类似环境的另一个次元。

朵：你喜欢那里吗？

苏：比较喜欢学习所带来的兴奋。[那里]并不重要。兴奋随着学习而来。我的思考很活跃。

朵：你在那里必须饮食吗？必须吃任何东西吗？

苏：我们会吃东西，但食物似乎比较清淡，振动频率更高。它在我们体内持续的时间更久。对饮食的需求不是很多。

朵：你们并不想回去地球？

苏：我们已经继续进化的路程。我们在进行下一个阶段的进化。

我下指令要他往时间前移，看看是否有任何重要的事情发生。听起来他是在一个悠闲宁静的地方，在这里他能发现什么重要的事吗？

苏：我看到我们正被要求回来。我现在流下了眼泪。我们被要求回到地球。

朵：整个群体吗？

苏：一部分人。我们知道一些对人类会有帮助的事。而且我们对这些人很有同情心。

朵：但是你不想去吗？

苏：是，也不是。这就像踏出探索的第一步一样。是的，你想要去，但是你很挣扎。离开家令人难过。我们是非常有爱心、慈悲心的。而且我们希望和别人分享爱与慈悲。

朵：但是你现在的这个地方并不像是灵界，是吗？

苏：不完全是。它似乎是另一个实体世界，但是没那么稠密的存在感。不完全是灵界，我不认为如此。

朵：它不像你死亡后，灵魂脱离肉体前往的灵魂世界。

苏：我不知道。我们似乎是永恒的。我们已离开了会有死亡的物质世界，到了死亡不再必要的地方或频率。我认为我们实际上是脱离了肉体。这种变动甚至是连同我们身体的分子结构一起转变。我想我们变成了灵体。

朵：你的意思是身体某方面改变了？

苏：是的，当我们脱离肉体的时候，它有了某种转变。我认为当我们离开的时候，我们是带着我们的身体。我认为我们带着改变的身体一起进行转移。

朵：你说身体的分子结构改变了？

苏：是的，完全改变了。是的。

朵：这是你可以进行转移的唯一方法吗？

苏：我认为我们可以死亡，可是那样我们就没办法完成集体转移。我的意思是，我们可能集体死亡。但这算是一种实验。它是3D民办群体心灵的结合/合并.....我知道了，有一群先行者。

朵：所以是有一群人先做实验。

苏：是的。我认为还有其他人在尝试不同的方法。这是我们的方法。

朵：你们不是对地球感到不满意。你们只是想尝试些不同的事，比较灵性的。

苏：两者都同样灵性，但是我们似乎比在3D世界的时候较少限制。这样比较有利。

朵：所以，有人在跟你说，你必须回来？

苏：不是必须。就像是有个召唤，有需要。有个机会。

朵：你是如何知道的？

苏：这个情形曾被讨论过。比较像心灵感应，但有沟通过，大家知道这事。好像是自从我们离开地球后，地球上的情况变得非常糟。情况已经变了。

朵：所以，你能够知道地球上发生什么事。

苏：是的，非常清楚。这就是为什么我说我们有连接的原因。我们能够知道这些事。发生的事就如全像式的思维过程。我们任何人，几乎每个人都能调谐到他们想要的频率。我们的人和仍然留在地球的人之间有某种关系。就像有人有这个计划，有人体认到地球有这个需要，然后我们全都有了相关的资讯。而时间就是现在。

朵：你曾经转移过，所以你知道是怎么回事。

苏：是的。噢，拥有丰富的地球生活经验会是很大的优势。

朵：所以你想要做什么？

苏：哦，我一定要去。我认为我在那里会帮得上忙，是的。

朵：你不介意离开那个美丽的地方？

苏：是的，我介意。但是你不可能同时在这里和那里。

朵：你要怎么做呢？你知道吗？

苏：从当个婴儿开始。我无法看到我们是在灵魂里了，还是一个意识的合并。但这是个真实的经验。在某处，你和一个胎儿结合。感觉像是我们整个活跃的意识都过去了。

朵：那么你在那里（另一个次元）的身体会怎么样？

苏：我现在不很确定它是一个身体——还是只是意识，振动的意识，能量。

朵：所以，你的意识回来进入一个婴儿的身体吗？

苏：好像就是那样，是的。

朵：那表示全部重头来过，不是吗？

苏：是的。嗯，差不多这样。

朵：但这么做很重要。你认为相同的事会在地球上再次发生吗？

苏：相同的事是……？

朵：你说你在这里是要让他们知道如何进行次元转移。

苏：这里的一些情况很糟。人们已经忘记，或是没有学会基本的事物。我认为他们很需要学习爱和宽恕。你在什么次元并不重要，课题似乎都是一样的。我们是爱，来自造物者。但人们在许多层面只为求生存。

朵：但是当你以婴儿重新回来的时候，你还会记得你应该做的事吗？

苏：它是被规划好的。感觉会有计划要进行。是的，我们会忘记，而那样就不是很清楚了。但是有些程式会被启动。像是一种会慢慢释出的东西。有的会是被人或事件所触发，例如地震、火山爆发、强烈的暴风雨。我现在全身都感觉到了。会有召唤。

朵：因此当地球有事件发生，它会触发事情？

苏：那会是一个方式，是的。我的身体现在感受到很强大的能量。

朵：所以当这些地球事件发生，它们会触发人类心里的程式或计划？（是的。）会触发那些为了这个任务而来的人？

苏：是的，他们有那个计划或程式。参与古老庆典也是重要的触发器。

我决定是呼叫潜意识来回答问题并且更完整解释事情的时候了。虽然苏珊的这部分提供了很丰富的资料，它也建议召唤潜意识，[虽然，很可能都是同一个。]我问苏珊的潜意识，为什么它挑选那段生命给她看。

苏：她需要先了解她是探险家，总是会遇到新的状况。还有此刻的地球是探索的时候。它不是已经确定的事。

朵：她所在的地方似乎是个不同的次元。

苏：没错。

朵：她有一种感觉，这群人来自地球以外的某处。你知道任何相关的事吗？

苏：是的，他们来自[源头]。

朵：直接来自[源头]？（是的。）一起吗？

苏：它不真的是一群人或团体。它是一个尝试拥有经验的心灵，因此，它分裂成碎片。它是同样的灵魂。苏珊了解灵魂会分裂，离开。这些是有自己生命的[可能性]。事情就是这样。这没关系的。因为我们都是一体。

朵：他们为什么想要生活在地球上？

苏：地球很特别。可以学到很多。

朵：但他们后来决定转变频率。

苏：他们借着来到这个世界并具有肉体形式来作为先驱。创造模式和轨迹非常重要。人们能够因此推断曾发生的事。担任开路先锋要面对较多的困难，后继者就比较容易。有一个词汇可用来形容：第一百只猴子（the Hundredth Monkey）（意指百猴效应里那达到临界质量的关键），或类似的词。如果你走出了一条路径，你会认其他人比较轻松。时间也是一个整体。因此我们一直都知道，必定会有需要扬升、转移、转化和超越的时候。

朵：是因为发生了什么事使得他们想离开并尝试这种实验吗？

苏：他们在探索该如何改变次元和形态。他们探索该如何成为真正的3D实体，然后连同身体一起转移。

朵：带着身体一起走。

苏：在这个情况，就是连同身体一起转移，这就是当时所做到的。

朵：那是为什么它是一个实验。

苏：是的，那个模板就在这里。那个知识是可以取得的。

朵：因为他们直接来自[源头]，所以对他们来说是否比较容易？

苏：是的，我想他们有更高的技巧。以地球的措辞来说，那发生得非常快速。但是花了一些功夫。

朵：他们在这里不够久，所以还没被污染。这样说对吗？

苏：我不清楚污染的问题。

朵：你知道地球确实会污染人们。他们在这里被困住了。

苏：地球是完全善良的。

朵：我想是因为他们不曾跟别的人类有很多互动，所以对他们比较容易？

苏：他们只和自己互动，其实算是同一个心智。因此，好吧，从我们伟大的成就取下荣耀。

朵：她说那是个印第安人的团体？

苏：是像印第安人的群体。那是古代。

朵：我们有一些印第安人部落就这么消失的故事。人们都在疑惑到底怎么了。你说的就是个例子吗？（是的。）那么他们连同身体一起进入另一个次元，在那里他们依他们所想的样子创造？还是说，是到了一个这些事物已经存在的次元？

苏：他们先是体验在3D的形态，但从没失去与源头的联系。他们知道有另一种可能，因此来回转移，反复转移，形成一个途径。这是个实验，因为他们让自己变得非常稠密。但他们的灵魂永远知道源头，这是他们的优势。接着就变成一个尝试改变3D的实验。如何提高频率，如何转变次元，如何在身体转移，如何连同身体一起转移。因此在所有这些来来回回的过程中，有时在另一个次元中已经有事物就位。也有时当他们前往另一个次元的时候，他们会创造出一些东西。

朵：他们让那里和他们来自的地方相似。（是的。）但她后来说，他们是被召唤回来的？

苏：是的。这是计划的一部分。你先是探索，开创出一条其他人可以遵循的路。有些人会开始遵循，然后更多人也开始遵循，这会很有用，但是有人必须回来，再次展现这个途径或这条路。他们回来，去做，去执行，采取他们曾经建立的途径，然而他们并不知道。她回来是要帮助其他人，这样他们就能通过这个变迁。

朵：但是苏珊意识上并不知道。

苏：还没开始，还不知道。但她一直知道源头。

潜意识要她去美国西南部旅行。[峡谷、岩石、干燥的高地。然后她的使命将更清晰。曾经有过的记忆在岩石里，在骨髓里。那里有记忆。]美国西南部那个印第安部落在次元转移前所居住的地区。

苏珊纳曾经旅游世界各地。我想知道旅行对她的灵魂的意义。[当她朝螺旋往上时，她会留下一个振动的轨迹。这是螺旋往上的重要性。（请参见本意开头关于螺旋的内容）。当她经过的时候，她会留下印记，奸险地成为经由那个路径前来与她接触的人所依循的密码。它会启动并教导他们如何也沿着螺旋往上扬升。她不需要告诉人们怎么做。那是能量上的转移。她只要在那里，就可影响许多、许多、许多的人。她每前往一个大陆，都会留下她的印记。我们希望她能按螺旋进行。她知道，她身上每个细胞都知道，她会很清楚。那是个能量螺旋。]

我好奇这是否也适用于我。当我刚开始我的工作的时候，我被告知我会去到全球各地，虽然当时我只参加过美国境内的一些会议。他们说我一部分的能量会留在我去的每个地方。这并不会消耗我的能量，它只是存留在那里，并会影响许多人。他们说我只需要做的只是回想我曾经去过的地点，然后我的能量就会立刻回到当地。他们的预言当然实现了，因为我现在几乎在世界各个大陆演说，而且我的书现已翻译成二十种语言，因此能量自然能够散播和发挥影响。而当我们在那些地方的时候，却对此完全没有觉察。

### 第三十五章 身体改变时的生理影响

我收到相当多的资料是关于身体在适应这些频率和振动改变的时候，生理上所出现的症状。这些症状包括：头痛、倦怠、忧郁、晕眩、心律不整、高血压、肌肉痛和关节痛。这些症状并不是都同时发生。当事者可能会有一或两个症状延续几天，然后逐渐减轻，几个月内不再出现。这些症状是因为身体在适应振动的提升，而它必须有时间去做调整。【他们】说过，身体无法突然间改变振动；这个能量会强大到身体无法负荷而毁坏。因此过程必须逐渐发生，好让身体能够适应。有一个会反复出现且持续一段较长时间的症状就是耳鸣。它对身体无害，但确实很恼人。这个症状被解释为身体在试图适应增加的能量。有个改善的方法是观想一个刻度盘，并在心里把它往上或往下调，直到调到想要的频率。然后对自己说，【我想要我的身体向上提升，不断提升，直到符合这个较高的频率。】

由于身体出现这些症状，许多个案去看了医生，得到的说法却是他们没有任何问题。医生找不出导致这些症状的原因，他们的解决方式就是让个案吃药，由于不知道起因，因此并没有任何帮助。

我有几位客户曾出现更严重的症状，令他们的医生非常困惑。其中一位是任职大医院的注册护士丹妮丝，她在2005年8月来找我。她有时会癫痫发作，身体也有些部位失

去感觉，但医生说那不是中风。丹妮丝有一天在工作时昏倒。当医生对她进行核磁造影和X光检查时，他们看到像圣诞树一样的亮点分布在她整个脑部。他们称这些亮点为【小瘤】（nodules）。在照胸腔X光时，他们也发现相同的情形：肺部分布着小瘤。她的肝也有不正常的酵素活动。医生无法解释她身体到底怎么了。

在后续对脑部进行核磁造影和X光检查的进修，光点已经移到不同的区域，此时是条状分布，而不是遍布在整个脑部。医师们找不出适合的诊断，但终于提出了想法，他们认为这是类肉瘤病（也称肉状瘤病，sacodosis）。然而其中一位医生说，【我不认为可能是这种病。一方面，这种病症非常、非常、非常罕见。另一方面，她住在沙漠，那里的空气很干燥，根本不可能得这种病。】这个病只可能发生在潮湿和有微菌的地方。但除此之外，他们没办法给出别的诊断了。因此他们开含有类固醇的药物给她，而这种药导致了糖尿病。

当我们进行催眠的时候，潜意识说她没有生病。身体没有受到损害。他们重新连接了大脑，好让它能应付未来的变动。肺脏和身体其他部位也是一样的情况。那是身体的能量调整，以便自理更高的频率和振动。我问，【那为什么她的脑部各处都呈现像是点和光的影像呢？】他们只说，【连接那些点！】之所以会有癫痫发作和身体麻痹的情形，是因为在太短的时间内进行了太多串连。他们通常不会让身体负担过重，因此，这些改变和调整都是非常慢速地发生。但在某些情况下，我猜是因为时间正在加速，改变也越来越明显，他们必须要更快速地调整身体。由于太多太快了，因而有癫痫发作和麻木的现象。她晕倒的时候就是身体系统超过负荷。但他们说她不必担心，这个情形不会再生。脑部完全没有问题。如果现在她再做一次核磁共振，并不会显现出异状，因为那个阶段已经结束。下个阶段是调整身体的化学成分，而这并不会产生这类影响。

当医生告诉她，她的这种奇怪的疾病时，也说她只剩下不到六个月的生命。丹妮丝一直说，【我不这么认为。】回诊的时候，医生直盯着她看，说道。【我真不是明白你为什么看起来这么健康。】她不需要医生解释就知道他的言外之意：【你应该快要死了才是呀！】丹妮丝是加护病房的护士，她说，【我经常看到濒临死亡的病患。我知道我没有病危。所以我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

潜意识看到她在地球变动的时候有很美好的贡献，而且在往后的十年、二十年，她会在这一切扮演着重要角色。我想多了解跟类固醇有关的事。我知道使用类固醇会有危险，尤其是如果它们导致糖尿病的话。他们说，糖尿病症状会逐渐减轻。那只是导致她关于身体课题的测试。她现在不需要了。他们说不必担心类固醇，即使它是效力强大的

药物，他们可以让它无效，使它不对身体产生负面影响。它会没有副作用且被排出身体系统。他们有能力这么做，把任何不需要的药物，经过中和处理后排出体外。

### 来自其他个案的更多资讯

派蒂来找我，她抱怨对灰尘和花粉过敏。潜意识说，【这是对身在这个星球的身体反应。我觉得她可以承受。这也是在提醒她是谁。她活在一个不是家乡的环境里。】她的结肠也有问题，她并且想找出为什么她无缘无故起疹子。【我一直收到【制造】这个字，除此外我不知道要怎么解释。但是身体内部是一直在制造些什么。像是有个必要的元素在制造中，因此在结肠和皮肤上起了反应。粘液也是身体因应改变的副产品，是皮肤的反应。它跟此刻在地球上发生的事有关。长时间以来，她都知道她的身体正在改变。只是当你在身体里的时候，这种方式不是你能了解的。有许多改变正在进行。在这个层面上，医生也帮不上忙。他们不了解正在发生的变化。】

派蒂的血压也经常很低。【这对她是正常的。她不需要像其他人一样。这样的血压就能让她的身体运作了。那是我们影响她不要去看医生的一个原因，因为他们只是试着去找出某个地方有问题。她不需要去配合。】

朵：他们希望每个人都一样。

派：是的，他们确实如此。这样他们比较容易控制和用药治疗。但有很多人是不一样的。她的身体并没有受损。

朵：我遇到很多人，如果他们不了解某件事，他们就会恐惧。

派：他们在学习中。恐惧有破坏性，非常有破坏性。

凯若在回溯时经历了一段与本书无关的前世。潜意识在谈论治疗她的身体。他们把一个位于她骨盆的肿瘤分解了，它会安全地从身体排出。这是潜意识处理这类肿块的方法；不需要进行医生所计划的外科手术。这个肿瘤是因为她处在其他人的负面情绪下所产生。【愤怒、抱怨、恐惧。特别是恐惧。她接受其他人的恐惧然后转变他们。在某些情形下，这是必要的，但在她的情况，这些负面情绪对身体造成了破坏。】她是以前从未来过地球的志愿者之一，所以她无法处理强烈的情绪。第一波和第二波志愿者并不了解情绪，在某些情况下，他们会毫无应对能力。

凯：现在是停止痛苦和受苦的时候了，要向前迈进。我们也需要处理血液、血液的变化，以及血液浓度的改变。身体有直觉，它有关于血球、骨髓以及细胞和物质形成与变形的智慧。改变在进行中。她需要了解那些改变是如何产生的，因为身体将要改变。她需要了解这个过程，这样身体才不会因为在未来十年内的变化和转变而故障和死亡。



朵：你说身体正在改变？

凯：是的。身体在改变它的振动。

朵：这会对血液有什么影响？

凯：血液在改变浓度。有时候【变浓】，有时候【变淡】。当整个身体的振动发生变化，细胞的运作就会不同。有些旧功能会被抛弃，而有些细胞将会有新的功能。我不确定该用什么字，但是。。。。。

朵：必须学些新东西吗？（是的。）是这些细胞筠胆没有做过的（指没有的功能）。

凯：没错。

朵：所以这就是你的意思，她必须学习如何去调整，要不然身体会无法处理吗？

凯：没错。

朵：这个情况也发生在现在这个世上的其他人吗？（是的。）我听过许多不同的症状。

（是的。）所以每个人都必须学习调整吗？

凯：不是每一个人都要学，但是将要帮助其他人、教导其他人和指导团体的人需要。它是跟渡过会在身体里快速造成巨大改变的频率有关。

朵：这通常是要花好几世代来进行的改变。你是这个意思吗？

凯：是的。这跟压缩时间有关。其实并没有空间和时间，但在地球层面，这里有（指时间和空间）。因此，自发性的疗愈要能在地球层面发生的话，当细胞接到新指示并放下旧指示的时候，就必须要有【时间的压缩】。

朵：噢！这对某些人的身体会很困难。我想这会产生连医生都不了解的身体症状。是这样吗？

凯：没错。医生并没有了解这些症状的科技。有些心智进化的医生能够应付。但医学界一般来说，对于需要知道些什么或者需要什么器材是非常过时的。那种方式将会消失。心智是被用来作为改变的工具，但是人们也必须能够改变他们的心智，放下他们被扭曲的信念并走入真理。

朵：我们必须逃离外界的洗脑，他们一直在告诉我们要依靠外在资源。我们真的不需要那样。

凯：没错。

朵：凯若的一生是个受害/牺牲者，她也曾被背叛。（是的。）她为什么有这样的人生？

目的何在？

凯：因为很快会有大批受害者，而且是一大群人，所以她需要了解【被害】。要能同时协助他们会非常重要。透过清楚明了受害的面向，这样的即时知晓可以省略许多的步骤，也可以说，就不会有必要处理受害的问题。在转移的时候，需要自发性地调整需要调整的事。。。。。。这跟（次元）转移有关。。。。。。

朵：在和这些人一起工作的时候，她会发挥相当的作用。（是的。）因为她能认同并且了解他们。

凯：是的。而且她会跟疗愈者一起工作。

南希抗拒了几次引导她回到前世的尝试。她的意识心很活跃，一直插话说一切是她自己捏造出来的。在使用过几个方法都无效后，我决定召唤她的潜意识，并让它来处理这个情况。

朵：有没有哪个重要的前世是南希需要看到的，会对她这世有帮助的？

南：有，但也没有。从有利的方面来说，这对业的课题很重要。然而，我们正要前进到没有业力的必要。这是为什么我们会回答【有】和【没有】。

朵：那么她不需要看看她的前世吗？

南：不必要。它们不重要。

朵：那么业呢？

南：当我们转移到新宇宙的时候，业力事实上会被取消。

朵：那么她就没有业力要烦恼了？

南：没错。她是有业，但不重要了。

朵：这是南希为什么不被允许看见她其他世的原因吗？

南：并不是她不被允许，只是那不是必要的。它会造成困惑。人类的心智会挂念在它所看到的画面，它无法释放她对于所看到的情境的判断。

朵：许多人在跟其他世所发生的事做了连接后，他们就能继续前行。

南：但是因为我们正位于往上的顶峰，这就不再重要了。因为将不会再有以我们所知的方式转世到地球的情形。去查看其他人世只会更困惑，因为在旧世界认为需要和有帮助的概念与工具，在新世界将不再需要。

朵：我仍然有很多客户的问题是来自前世。

南：但那些都被释除了。你的工作很重要，因为有些能量工具需要在这一世被释放。能量工具多少牵涉到健康问题。这是当下的事，跟往前迈进（转移次元）没有关系，因为在你往前迈进的时刻，那些都将被释放和放弃。我们从不知道新地球什么时候会出现，

但它会来临。它会在这里。这只是振动和能量什么时候会到达那个。。。。。。突然出现和创造出第二个世界的问题。所以你帮助身体有病痛的人，使他们在新地球来临前，不必那么不舒服。这很重要，因为我们不知道它何时会发生——可能很快。所以，如果这些人来找你，我想他们身上一定有不明原因的不适。

南希想知道她的人生目的（就如其他人来找我的人一样）。潜意识回答，【这并不是她想要的答案，可是，她的目的还未揭露，因为新的宇宙还没被创造出来。一切仍在计划中、进展中、在促成的阶段，而且它仍可能全部改变。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计划，一个很大的计划，但是它仍然可以改变。】

朵：你能不能给她任何想法，她应该要做些什么？因为她想要计划。

南：她立刻就会有想法。

朵：有同有什么是你想要她努力便做好准备的事？

南：这时候什么没有必要做的事。她将去新地球，然后马上会知道她将要做些什么，因为新的能量和振动会更高。需要做的努力是在这里，但它已经跨越了你是前往或是不前往的标记。

朵：我听说那是已经决定了的事（指去新地球），因为振动没办法改变得那么快。

南：没错。一旦你跨越了分界的标记，你就会前往新地球，然后就像是在暂时休息的期间。当你到达那里，情况会很不一样，我们现在认为需要做以及在没多久前认为适合做的一切，在那个新世界将不再需要。

朵：她说她想协助他人的生命有所不同，并且帮助这个世界。

南：假如地球仍然停留在跟目前相同的振动次元，那么这会是必要的，但情况是，这几乎就是会是群体参与以及联合效应的结果。我们能够说的就是，它将会发生。

朵：我听过有些人甚至不会意识到有任何事发生过。

南：我认为那个想法甚至都是在变化中，肯定的是，前进的人会知道发生了什么事。那些留下来的，——【不知所措】不是适当的词，但我想不出其他的了——谁会意识或没意识到还不是定案。一切仍然在变化中。

朵：但是她现在就想要帮忙。她学过疗愈和灵气，还有怎么和天使工作。

南：但每个人都会有同样的天赋和工具，还有新能量。

朵：每个人都将会做同样的事吗？

南：嗯。。。。。。不是同样的事，但它不会是必要的了。我们都在做这些事的原因，就是要把能量提升到那个层次。当你们都立刻到了那个层次的时候，就没有治疗的需要

了，因为我们全都被疗愈了。你在转变发生前仍然能够继续跟人们工作，帮助他们。但是当每个人都转移到新地球时，你们就像是在相同的速率。你们的想法一致，你们的面纱被揭开，那时就是【恍然大悟】的时刻。

朵：还是会有人需要她，不是吗？

南：是的。每时每刻你都在带领人们到新的世界。他们差不多是在等待的状态/模式。他们在一旁，等待。他们会等候向前迈进。

朵：所以她无法知道在她接触的人中，那些人是谁（指最需要她帮助的人）。

南：没错。而且他们也不会知道。她应该一直把她的精力集中在鼓励和支持地球上每一个人的能量的提升。而当每个人提高了他们的振动，这就是连锁反应，它会一下一个人共振，然后下一个人，直到逐渐增强的巨大振动，变成了地球整体的振动。如果每个人都停止他们现在在做的，它就会变成一个微弱的哼声。但因为我们都是向前迈进，而且我们全都以自己的速度（步调）工作，它就会提升得越来越高，直到最后传散到宇宙。因此你不能真的说不做任何事。只要继续做你现在做的，但是改变焦点。其实感到无聊也很不错，因为它会立即创造出我们在此追求的所有知识和所有一切。但是，【用灵气疗愈我，这样我就能感觉好些】或是【把这个拿走】的想法，将不再需要。每个人将拥有工具。一旦你拥有工具，你就不会感到疼痛或痛苦。痛苦就像是一条不再有效的【人类条款】。如你说的，以人类形式的方式存在，有目标、梦想和抱负是美好的。这很难用词汇形容，因为我们认为它会想的更快来到，而你却在浪费时间。但浪费时间听起来也不正确。我认为每个人能做的最好的事，就是怀抱着良善的意图。永远表达你助人的意愿，而且绝不排拒来找你的人。她现在需要学习的课题是跟业力之轮有关，而且很快就会发生。一旦你的振动到达某个层次，你就超越了【必须尝还业】的层面。那是为什么探索前世的问题不重要的原因。那是她的人类心智，所有人类心智都对事物好奇。这就跟孩子一样，总是问【为什么？为什么？怎么会变样？】而如果你觉醒了，你可以放心，你将进入新地球。

在催眠的后段，他们在移除南希的身体对抽烟的欲望，并处理饮食强迫症的问题好帮助她减重。她可以感觉到他们在扫描检查和重新调整，特别是在她右边的大脑。接着她感到振动传遍身体。【他们只是检查和去移除一些冲动。】

朵：依赖他们。他们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他们在移除过量饮食的冲动。

南：是的，以及一些习惯性。身体的设计基本上可以处理任何事，问题是在于份量控制和数量。身体是个奇迹，它可以处理任何小量的东西。任何使用较少的添加物和防腐剂

的食物都比较好。少就是好。即使较少的份量，也除去了身体食用的化学添加物和防腐剂。趋势是让身体更健康、更瘦和使用更少毒性的食物。当身体不需要卖力工作时，它就能维持较久的时间。我们已经刺激她有了重新调整和计划的想法。她会喜欢的。味蕾已经在改变了，要开始发生了。

他们总是强调白天的饮食要以少量多餐（他们称为【放牧式】来取代大份量。最终，我们将会变成全流质饮食。

接着，在我们进入新地球之后，也有可能根本不用吃东西。在那个时候，我们将依赖纯粹的能量和光生活。就跟许多我曾经对话的外星人一样。

2011年初，当这本书正在汇整的时候，一些寻常的事发生，显然，转变已越来越近了。这些事显示，频率和振动的改变不但影响人类，也影响到所有动物。没有任何事物可以免于发生在我们周围变化的影响。

以下是2011年1月的两次催眠片断：

L：你知道现实世界正在改变。你所称的新地球已经在显化中。能量已经在那里。会造成伤害、不谐调和不安定的沉重能量不会转移到这个新地球。它们不会是其中的一部分。它们的能量并不共振。那些和旧能量共振的人将留在旧能量的世界里。他们可以在自己选择的任何时候，摆脱它的影响，但他们必须要有意愿才行。

朵：我说过当我一跟你联系上，一定要问你个问题。阿肯色州发生了什么奇怪的事。他们在就谈论有很多鸟从天空掉下来。

这个新闻是发一在2010年的除夕。地面上发现数以千计的鸟尸体，它们大部分是美洲红翼鸫（Redwinged blackbirds）。在同一天晚上，有一条大鱼也死在阿肯色河里。接着在瑞典，以及几天后的肯截基州和田纳西州，也发生了相同的情形。这些鸟尸并没有明显的死因，只有一些钝伤。这当然，鸟从天空掉下来撞击地面，一定面有钝伤的！官方的解释是当晚有燃放烟火，这些鸟一定是受到了惊吓。如果这个理论成立，那么为什么在7月4日没有更多有关鸟坠落的报导。除夕那天阿肯色州唯一的不寻常现象是可怕的雷暴带来少见的冬季龙卷风。

L：这是能量在进行转变的象征，鸟、母牛、鱼、鲸、海龟、蜜蜂，这些都是受困于能量变化的表示。它们跟不上转变的速度。

朵：我们的振动和频率全都在转变。它们比较小，所以它们无法改变得够快吗？

L：动物和人类是在不同的能阶（能量阶层），而且它们对能量的转变更为敏感。而这些现象其中有些是人为的，是人类的干扰造成的。

朵：你的意思是？

L：当新世界正在形成的时候，这个地球的能量也在转变。在旧能量和新能量之间有些移动。分离在进行中，但是有能量在供应两边。有时候鸟、动物、蜜蜂、甚至植物和人类，如果他们调到了特定频率，他们会对转变中的能量有所回应，但他/它们的身体会无法承受。他们内在的灵魂必须随着能量转变。

朵：这我听说过，如果能量突然间完全转变，它会破坏人类的身体。

L：它会的，所以人类的身体正在改变中。

朵：慢慢地适应频率和振动。

L：这也是为什么会生病，因为疾病是身体在调整的另一种形式。

朵：我听说无法适应或改变振动和频率的人，将会离开这个星球。

L：他们无法保持灵魂和肉体一起。就像莫比斯带（Mobius Sttip）被拆解开一样。它崩解了。

我从未听过【莫比斯带】这个词汇，因此我必须做些研究。我后来发现它是一个数学术语，也称为【被扭转的柱面】（Twisted cyliner）。数学一直以来都是我最糟的科目，因此我必须试着解析一下这个词汇，这样我才能大略了解，也才能把它的意思传达给读者。

一个球体有两个面。放在书桌上的一张薄纸也有两个面。莫比斯带则只有一个表面：只有一个面和一个边。要做一个莫比斯带的简单方法，就是先准备一张纸条。把纸条的一端转180度（半圆），然后把纸条的两端粘起来。对比之下，如果没有扭转你就把纸条两端粘起来，看起来就会像个圆筒或一个圆环一样。莫比斯带是因为它的不寻常特性而闻名。如果有只昆虫沿着纸带环的中心线爬行，它会持续朝着相同的方向前进。我确定其中还有比这更多的道理，也许有读者可以更详细说明它的理论。所以请原谅我有限的理解。我们都有自己的局限。

潜意识说：【他们无法保持灵魂和肉体一起。就像莫比斯带被拆解开一样。它崩解了。】我认为它是将灵魂能量的力量比喻为连续的莫比斯带分开的时候，它就恢复成简单纸条，没有什么特殊的性质。也许相同的情况也发生在鸟类和动物身上。它们接收到太多的能量，瞬间过多的能量超过了它们身体所能够承受的，导致它们的基质细胞遭到破坏或是破裂。【他们】曾经说过很多次，如果身体接收的能量超过它所有负荷，能量会把身体毁掉。

朵：所以这些鸟也是相同的状况吗？

L: 都是相同的道理。

朵: 它发生在阿肯色州, 但瑞典也有。

L: 它发生在全世界, 甚至在德州东部也有鸟只坠落。

朵: 他们只是没有新闻播出。

L: 没错, 但社区里有传言。在不同团体中有过一些讨论。有人通报, 但没有被报导。

朵: 它发生在新年的前夕, 还真是有趣。

L: 有人利用这事操控负面的末世点观。但它不是——嗯, 得视情况而定——你通常持负面或是正面的看法? 如果你通常是正面的, 那么它就是旧地球和新地球之间能量转换的征兆。但是让科学和沙箱玩家 (Sandbox player, 译注: sandbow, 愿意是指家庭里给小孩用于启蒙教育的箱子, 里面有沙子和水, 可以任由孩子发挥想像力塑造自己想要的世界。后来延伸成为系统设计当中用于进行试验的组成部分。意思是你可以里面充分试验, 而不会对箱子外面的世界造成破坏和干扰。) 害怕的是, 他们知道无法控制这个情形。他们也隐藏不了。他们能隐瞒、否认, 但是他们不能改变它。他们无法阻止它发生, 而这个情形告诉他们转变正在增加。。。。。。动物仍然有它们的灵魂。所有生物都有灵魂。

朵: 你杀不死这些灵魂。

L: 没错。灵魂没事, 但身体, 不论是鸟或者鲸鱼的, 都会在转变过程中被留下来而无法进入新地球。旧能量留在它所属的地方, 它无法转变成新能量, 因此, 它被留在旧世界里。转变的能量。——新地球已经存在了, 但是它每一刻都变得更具体、有更强的能量、更多的创造。

朵: 而且进入我们的现实世界。

L: 是的, 它影响到你的时间和空间。

朵: 所以当新地球形成的时候, 旧地球依然存在。我们起初以为它是像分裂开一样。

L: 不, 它像从灰烬中再生的凤凰。只是对某些人来说会太可怕, 因为他们认为从灰烬中升起表示起表示必定是灰飞烟灭。

朵: 它必然是个灾难。所有的负面, 各种的剧变会是发生在旧地球。(是的。) 我们全都移往另一个地球。

L: 是的。我们也都有成长的痛苦。

朵: 他们说我们甚至无法分辨其中的差异。它不是在瞬间发生。。。。。。碰一下, 我们就到了新地球那样。

L: 没错。你会由你的感觉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如果生命感觉起来更柔和、更和善、更甜美、更快乐；如果觉得更喜乐，你会知道的。

朵：我们正移往新地球吗？

L: 是的，这个过程已经进行许多年了。我们在这里。。。。。。一直都在。你最不想做，最不希望发生的就是动摇心智。。。。。。你想要心智随着身体转移。如果你动摇了，那么一切都会失败。所以这个转变允许每个人逐渐地适应，和缓的适应。

朵：我听说其他人将留在他们所创造的世界里，而这并没有关系。

L: 是的。没有关系的，因为都是学习。你要如何知道你欣赏或感谢什么呢？如果你从未经验痛苦，你如何知道喜悦的感觉？在你感觉到它们之前，它们都只是个概念，然而，不，你不必持续地一财去感受。知道了就足够了。

朵：新地球是怎么个情形？

J: 我看见许多层。它有很多、很多层，就像洋葱一层层的皮。你可以看穿它们，而且你能够选择你想要的任何一层。越往外层就越亮越轻。越往内层，靠近核心，就越浓密。那一层非常稠密。那里有许多的情绪，而且我看到它是红色，火红。当它往外移动时，它会越来越轻，也越来越清澈，呈半透明状。它只是更轻，你可以轻松移动。就像在水面漂浮。

朵：真的有两个地球。。。。。。旧地球和新地球吗？他们一直说，它们会分开来。

J: 分享在某种意义上是表示这个新地球是如此轻盈，它就这样移走，而且上面的一切都是如此轻盈。它在漂浮，非常自在。它是完全不同的观念和思想架构。其中还有情绪，却是不同的范围。我的意思是，它不是愤怒。那里没有这些沉重和浓密的情绪。那里是轻松的，轻盈的。它是以那种方式来区隔。你们有情绪上的分别，而当你分别那些情绪的时候，它也把你分隔开来。它把你的感觉分开，让你成为更轻松的人，把你带到这个更轻盈的世界。它是以那种方式分离，因此这两个世界就再也不在一起。但它就像这所有不同的层次，在层次之间也还有层次，所以，你会有很极端的世界，而最外层可能就是在这个轻盈、明亮的缩影，而中心的那层，可能就是旧地球的缩影。这个 非常火红的世界——它看起来还是很火红——是愤怒和沉重的情绪、沉重的思想、沉重的感受以及类似事物，而另外的世界则是轻松的。但是所有在这些中间的层次都是你可以选择的范围。你跟它们移动。。。。。。进入它们之中，然后在某些时候你就是继续选择。【啊，还有选择。。。。。。各种选择。】你做出选择，而你的选择带你穿过这一层层。而当你继续选择这样或那样时，你也在持续把它们分开。



朵：那就是分离吗？

J：那就是分离。你继续选择，而当你选择轻盈选择光，你就朝那个方向去。你持续朝那个方向移动。你选择沉重的想法、忧虑的情绪，你选择这些，那么你就会朝这个方向移动。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你持续在各层次间来回地移动。这表示你确实有选择。这不是【孤注一掷】、先【左还是右】或是【全部或什么都没有】这类的事。你在这一切里移动，好让你知道是你的内心在做选择。是你的内心在让这一切发生。是你在内心创造出【你的】新地球或【你的】旧地球。你的心让你任何的想法成为实相。

朵：他们一直说这是宇宙历史上的第一次，第一次整个星球要进入一个不同的次元。

J：这真是很美的事。这个不一样。以前有文明完成过。一群人，一个人，以前都做过。

朵：他们说对星球来说是第一次。

J：这是因为地球在参与这个转变。起表示 本身也是生命体。她想这么做，因此她创造出这些层次，这也就是她做出的选择。她在做跟我们一样的事。我们都在这么做。它不是只有一层而已。它是一种变动，加上这些层次，而当人们带着各种情绪到处移动时，就会穿越各种不同能量阶层的不同存在层次。所以当我们持续选择光、喜悦、自在、平和。。。。。。它们会推动我们。它让我们靠得更近。当你选择时，你会开始想【你知道，我比较喜欢这个感觉甚至那个。】然后你开始出使你更移往那个方向的选择。你必须持续测试。你可以朝这方向进两步，然后再退一步，然后想【噢，我不喜欢这个感觉。让我们走另个方向吧。】那里就是你的层次。那是为什么它是渐进的。而且你开始意识到你在这件事里有多少控制，这就是目的，向你显示你能够控制。它完全是在你的控制之下。它完全是你的创造，它完全是你的实相。它是你正在创造，以及你想要创造的一切，因此你在里面移动，而每个人都有这种经验。你越是觉察到，你就会觉得它有趣，因为你能够以你的意识移动，并且觉察到你所做的事。

朵：我们最近有一件跟鸟类有拳神秘事件。他们说小鸟从天空坠落。我在另一个催眠中知道这种事全世界都在发生，不只是在阿肯色州并没有感觉。当地球猛然动了一下时，是在外层。在地里有转移。它转移了，而且当它转移的时候，它创造了这种——你怎么描述？

朵：某种震波？

J：类似那种东西。它就像在大气层中的摇动。像是在空中的地震。

朵：回响吗？

J：更像是一种振动。一个裂痕！它移到这里，所以产生了有点像地震的情形。因此在那层或那部分的任何事物，在任何敏感的事物。。。。。。是的，它们非常敏感。它就像矿场的金丝雀。那就是你的警报。那是你的记号表示有事将要发生，因为动物非常敏感。它们始终与自然连接。

朵：我们听说是能量的关系，因为它们比较小，它们无法处理能量的转变。但是我有个问题。是的，它影响到鸟类，但它并没有杀掉所有的鸟，只是在某些地方的特定鸟类。

J：也许只是某些鸟比较敏感。。。。。。那个特定的鸟类在那个时候特别敏感。

朵：对特定振动敏感？（是的。）但是它没有杀光所有那种鸟。

J：没错。我认为这跟它们所在的地方有关。所以它像地震。它会在某地发生。它在哪里发生就会影响到特定地方。它没有在世界各地发生。它发生在某个区段，那个区段则连接到特定区域，那些区域便受到影响。

### 第三十六章 新的身体

以下是来自不同个案对于新地球的资料，摘录自《回旋宇宙》系列：透过V说话的存在体有着低沉、严肃的声音：

V：这整个想法是，我们必须让人们再扩展一些。我们必须让这个层次再提升一些。当我们做到的时候，我们就能造成改变，对他们来说也会容易些。那些我们无法促使改变的，将是被留下来的一群。到时情况会很可怕。我们没办法让他们明白。我们无法让他们去爱。

朵：那么那些会改变的将进入另一个世界？另一个地球吗？

V：那就像是扩展到另一个次元。让我想想该怎么对你解释。就像提升，如果你能了解的话，就像我们将要提升到一个不同的振动频率。他们可以看到发生的事，但我们无法再给他们任何帮助，无法再帮上他们。

朵：是像分离吗？就像有两个地球，你是这个意思吗？

V：噢，不，不是。它是次元的改变。我们将从这里到这里（意指在原地进行）。而那些不能改变的将留在原来的地方（指次元）。

朵：当我们进到另一个次元，它也会是个实体的地球吗？

V：它就像我们现在的这个世界。

朵：那就是我说两个地球的意思。

V：是的，没错。但他们不会察觉到我们。神帮助他们。因为情况对他们来说会很可怕。

朵：他们不会知道发生什么事了吗？

V：不，他们会知道。这就是整个概念。他们会知道，但那里他们要改变他们的振动已经太晚了。他们无法在一秒之内改变。必须要一段时间才能改变频率。我们已经致力于这项工作一段时间了。它必须渗入和影响你的身体，而且它必须是慢慢地改变和提升你的振动。当发生的时候，对他们来说太晚了，但他们还是会看到的。他们会死亡，但他们会看到，而且会从中学到。

朵：那个世界会依然存在，但不会一样了？

V：不会是很好的状况，不是，不是很好的状况。在那个世界不会有很多人留下来。不会很多。

朵：到时会有很多人死亡？

V：是的。但我认为他们很多人会是没有痛苦的死去。我认为他们会活到看到发生的事。而且我认为上帝会为他们免去可怕的痛苦。我祈祷会是如此。

朵：蛤是那些转变到新振动的人，到了一个相同的实体世界。。。。。。

V：是的，但有些人甚至不会察觉到他们转移了。有些人会。那些一直努力于此的人知道。

朵：他们会知道有些人被留在原来的世界吗？

V：我不这么认为。他们会觉察到改变的发生。我不确定那是不是意义上的察觉。让我想想。我们来进入这个次元，这样我们就会知道了。有些人不会知道。但他们会感觉到什么。他们会感觉到不同。就像是种洁净，一种明亮、清朗。一种清澈。。。。。。一种差异。我知道是什么了。他们会感觉到差异。他们将感觉到爱。

朵：所以，即使他们没有朝这方向努力，他们也会被带去。

V：是的，因为他们已经准备好了。

朵：而其他的人没有。。。。。。

V：他们没有，他们没有准备好。

朵：所以，他们被留在负面里？你说过这整个世界会在那时候改变。

V：是的，那些能够转移到新地球的人就会转移。而那些不能转移的就没办法进入新地球。情况对他们来说会很可怕。

朵：那会像是两个世界。

V：是的，两个世界同时存在，但不会一直察觉到对方。

朵：我知道当你在一个不同的次元，你不会一直察觉到另一个次元的存在。但这就是你要传达、要让人理解的讯息：我们应该在还能做、还有时间的时候，散布这个关于爱的讯息，发尽量让更多的人转移到新地球。

V：爱是关键。因为上帝是爱。爱是上帝。而且爱是至高的力量。那就是我们需要在生活里去感受的。我们需要给予彼此爱，并感受彼此的爱。

朵：是的，爱一直是关键。因此，他们在席卷告诉更多的人，好让他们一起去新地球。这是这件事之所以迫切的原因。

V：迫切的是我们已经没多少时间了。就把自己准备好吧。什么，你说什么？告诉她什么？

她在听其他人说话。先是一阵含糊，然后低沉严肃的声音又回来了。

V：告诉你。。。。。。准备好。准备即将来临的改变。很快了。准备好。。。。。。她（指个案）不是一个好的载具。她以前没有这样做过。我没办法把我的想法经由她传达给你。我必须处理一下。让我们净化这个载具。噢，是的！嗯。。。。。。那里。好多了。

朵：你想告诉我什么？

V：必须帮助所有的人类。告诉他们很快要发生的事。变化，次元的变动。那些能听到你的人会听的。他们会为次元转换做好准备。（她又回到正常的声音。）那些听不到的人，也不会接受这个说法，因此他们会认为我们疯了。但也有些人，他们可能不知道，可是这会在他们心里点燃火花。当事情发生的时候，他们会准备好，因此也能够转移。他们可能不知道它即将来临，但是他们的内心会有所准备，因此他们也可以转移到新地球。那些不知道它即将到来的人，如果我们跟他说了，讯息就进入他们心里。然后当发生时，讯息会浮现，而他们也有了准备。

朵：转换了次元的人会继续过去的生活方式吗？

V：不，不会，会更好。不同的。更长久的。

朵：我们会继续肉体生活吗？

V：喔，在那个次元的肉体，是的。但在这个次元，不会。

朵：但我的意思是，如果我们转换了，我们会。。。。。。

V：你的意思是，你会活下去或是死亡吗？

朵：我们会继续过我们所知的生活吗？

V: 是的, 有些人甚至不会注意到改变。你瞧, 我们在他们头脑里植入的那个小东西, 将帮助他们进行次元的转移, 而他们可能甚至不会知道。但他们会知道那些摧毁。他们会看到毁坏。他们将看到发生的事, 而且他们会看到尸体, 但是他们不知道他们已经成功转换次元了。他们不觉察到这个事实: 他们之所以不是躺在那儿的尸体, 是因为他们已经通过转移, 而那个变化并没有影响他们。

朵: 你说到把东西置入头部的事。是指的是植入物吗?

V: 不, 不是。我指的是一颗种子, 一个想法。他们在意识上并不知道, 但在内心, 这个种子将会帮助他们。它就像火花, 当时候到了, 他们的心智就已经在潜意识层面接受了。

朵: 我听说我们会活得更久? (译注: 指在新地球)

V: 更久, 更好。学习。情况会好上许多。过了短暂时间后, 人们会学到更多。他们会知道更多。他们更能觉察事物的状态。他们可能不知道他们何时做了转移, 但之后他们将会知道。在经过一段时间后, 他们会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朵: 而那些没有准备好的人会被留在另一个地球。

V: 是的。

朵: 而在这两个世界里, 会有很多人甚至不知道戏剧性的事已经发生。

V: 另一个世界的一群会知道。他们会死, 便他们会知道, 因为那就是他们所学到的课题。一旦他们死去, 他们就会知道。他们会看到真相。他们会明白他们错失的机会, 但是他们会从中学到。

朵: 我也被告知, 当他们转世的时候, 如果他们是负面的, 有业要还, 他们不会再回到地球, 因为起表示 已经有很大的改变。

V: 除非他们已经转移了, 已经改变, 要不他们不会被允许回来。

朵: 我听说他们会去其他地方处理业力, 因为他们已经错过了机会。

V: 是的。有些人会是这样。有些人或许会有机会回来。但那要一段时间, 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

朵: 在此同时, 我们将继续往前, 在一个全新的世界里学习新事物并且进步。

V: 真是个美丽的世界。一个充满光与和平的世界。人们在那里和睦相处, 而且关爱彼此。

朵: 它仍然是个有跟我们现在一样的家庭和房子的实体世界。

V: 一个比较聪明的世界。

朵：哦，我能了解。

另一位有无法解释的身体症状的个案，以下述方式描述了新的身体：

S：她比较认同她未来的身体。它还没真正地适应（指新环境），但已在那里了。这个未来的身体有她的本质，或者说，部分的她。她的本质在与未来的身体融合，这样她就会习惯这个未来的身体。

朵：身体会有什么实质上的改变吗？

S：有些人会。身体会更强壮，而且更年轻。她现在的这个身体将可以被疗愈，但她需要未来的身体。它会更轻盈，更有能力。她现在正有这样的感觉，她的本质已经和这个未来的身体融合，并且获得提升。

朵：所以她现在这个身体会被改变吗？

S：它基本上会被留下来。身体会转变，而不需要的部分会被抛弃。

朵：所以这不是留下一个身体，然后进到另一个身体的情况。

S：不是。比较新的身体和比较旧的身体会渐渐地融合。但是旧身体会有特定部分不再需要的，因此会被留下。旧身体会瓦解。

融合的速度可能很缓慢，缓慢到我们甚至不会注意到差异。除了某些人在身体进行调整时所经验到的身体症状。我听说老一辈人可能对身体的变化较为觉察。然而不需要担忧，担忧没有好处，因为这是一个自然过程；现在发生在每个人身上的是新地球进化的一部分。

来自另一位澳洲个案的说法：

克：它就像一辆汽车。想像一辆有旧车身的汽车。它跟你一直在驾驶的老车一样。然后你放了一个新的引擎。突然间这辆车开始动作得不一样了，即使外表看起来仍然一样。然后你拿到另一个引擎，你更换了引擎。这辆车的速度越来越快，而且更亮更敏捷。车子表现得很好，很快地，车身也开始起了变化，就好像新引擎的能量开始在改造车身。接着，车子很快地变成了一辆跑车。一辆美丽、有光泽和吸引人的车。就是这么回事。现在进入的能量有能力转变载具，它会开始不一样，它会看起来不一样。会看起来……嗯，我想到的是年轻。它看起来更聪明和更年轻。为了配合进来的能量的振动，身体的细胞、身体的振动正在改变。下一步就是身体上的改变。

朵：会是什么样的身体变化？

克：哦！身体会变得更轻。而且我觉得它看起来更高。但并不是它会长得更高、而是来自内在的能量将显现到可以从外面看到。所以这会让身体看起来像是更高、更瘦、细长。而且更透明。

朵：透明？

克：是的、这是开创性的事。

朵：这是地球人类将要进化的方式？（是的。）每个人都会这样改变吗？

克：是的，因为所有的人都被给予了这个选择。如果他们想跟地球一起进化，他们将进化成这种新人类。看起来会不一样。那就是这个实验的意义。那就是克里斯汀（指个案）和其他人为什么要劝说那些不想随同进化的人。他们将会离开。而且带给他们家人许多痛苦。但是留下来的人必须维持住光。那是很重要的工作。要跟现在发生的这些（负面）的事脱离和分开。而这些事会持续发生，直到清理的工作完成。那些留在这里的人，会带着这个种族进入一个非常新和不同的文明。那些人现在正被测试，看看他们在发生空难时，是否能够坚持住光。他们就是将跟这个星球前进的人。

朵：就像是最后的测试？

克：是的。现在正在进行测试。每个人都需要经过测试，看他们能够回馈什么给这个计划，看他们的承诺有多坚定。有多愿意提供服务。这些现在都在测试。

朵：所以每个人都有他们个别的测试？

克：蝗。而那些现在发现测验很困难的，就是要留下来的人。他们是在经过测试的人，但是他们有些人并没有通过。

朵：他们没有通过考试。

克：没有。有些人没有通过。

朵：这个我听其他人说过，有些人会被留下来。（是的。）我觉得听起来有些残酷。

克：不，并不残酷，因为每个人都被给予选择。如果他们没有转移和进化，那是因为他们没有这么选择。他们将转世到他们选择的另一个地方。这没有问题。因为它只是个游戏。他们将留在旧地球。新地球是如此美丽。你将看到无法想像的各种颜色、动物和花卉。你会知道水果就是最好的食物。不必烹调。就这么吃。生命体所需要的一切营养成分都有。这些新品种水果现在正透过外星人的协助在培植。

朵：这些水果和蔬菜是现在的地球没有的吗？

克：没有。它们算是变种。我现在看到释迦，我用它来作例子。我们将会有种称为custard apple（译注：释迦，但应该只是看起来像？）的水果。它看起来并不像苹果，它有着

凹凸不平的表面，体积大约是两颗桔子的大小。它里面的果肉像蛋奶冻。所以那是水果也是食物，一种像蛋奶一样的东西。这是未来食物的例子。这些食物看来颇为悦目，而且有营养的成份和增强体力的物质，可以维持——每当我开始要说[身体]，我一直被停下来。他们告诉我应该说[生物]所需。它们对生物很有营养。现在我们要经过烹煮的食物（就像蛋奶）将会是水果的一部分。这跟帮助地球也有关系，因为降低了电力和能量的需求。这些水果将会提供我们所需。

朵：我听说现在有许多食物对身体不健康。

克：是的。有机食物开始风行，那些有机农民正和地球进化的计划一起前进。这是为什么他们在这里的原因，为什么这方面的意识开始提高。因为人们需要知道如何适当成长。鲁杰夫·斯坦纳（Rudolph Steiner）学校正在教导孩童这方面的知识。所以，将前往新地球的孩子会知道这些知识。那些孩子现在也在大学和一些机构教导并传播这些知识。所以当地球清理开始的时候，大部分的毒素将会被排离。你瞧，新地球不是这个次元，球是另一个次元。而我们将进入那个新次元。在那个新次元里，将会有树干是紫色和桔色的树木。有美丽的河流和瀑布。而且能量可以回收。渡过岩石和沙洲的溪流和水也存在着能量。它会冲击地球。它创造出能量，清理这个世界。这里的许多河流已经被改变和整顿，船只可以在上面航行。那是从地球取走能量。地球将要进行清理。我现在看到水（译注：指湖、海等大片的水）。

朵：这会是发生在地球转变和进化到新次元之前吗？

克：我现在看到我们逐步前进。（吃惊）哦！我看到要前往新次元的人正在踏入这个新的世界。

朵：当另一个地球正在清理的时候吗？

克：是的，没错。

朵：你看见在清理的时候，水怎么了？

克：它不会给我看。

朵：他们不想你看见吗？

克：没错，他们不给我看。他们给我看的是。。。。。。一个通道？而且我们步行穿过。我们进入一个很像地球的地方，但它是不同的颜色。不同的质地。起初它看起来一样，但也只是起初。当我们四处查看的时候，开始发现它不一样。它就在我们眼前变化着。好美。

朵：但这不是在灵界？因为灵界也是被描述得非常美丽。



克：不，它是新地球。它不是灵界。它是第五次元的地球。有些人会比其他人更早到达。现在我得到指示要告诉你，克里斯（指个案）已经到过那里好几次了。现在有一群人正要穿越。她将带更多人去，而且他们会来来去去，直到他们不再回来。

朵：那么其他人将会被留在旧地球上吗？

克：是的，那些还选择要留下的人会留下来。

朵：他们会经历许多困难，不是吗？

克：是的，整个星球都是。我刚刚看到整个地球爆炸。真可怕，不是吗？

朵：你认为那表示什么？

克：我不知道。我只是看到它爆炸。但我看到了新地球。那是一个第五次元的美丽地方。和谐与平静。

朵：当他们让你看地球爆炸，那只是一种象征吗？表示对跨越（到新地球）的人来说，那个地球就不再存在了？

克：嗯。。。。。。已经跨越到新地球的人正在观看发生的事。他们能够看到。现在，它会爆炸吗？他们在对我说：【不要被将发生的事困住，因为你必须专注在光。】这对你要去新地球的人会是挑战。他们面临的挑战就是不要被困在将发生的事里，因为那会把我们拉回到第三次元。这发生在许多走在前进道路的人身上。他们因为陷入恐惧、哀伤、郁闷，于是被拉回到原来的世界。所以他们说，【你不需要知道，因为知道对大家都没有帮助。】他们真正要说的是，【专注在好的事情上。】聚焦在将会有个美丽的新世界、新次元，而地球上会有许多人转移到那里的事实。而且有人已经在那里了。

朵：我听说当你跨越进，你是在现在的同一个身体里。只是身体会被改变。

克：是的，你依然会在相同的身体里，但它会改变。

朵：因此，不必死亡或是脱离身体，你就可以跨越。这可完全是两回事。

克：是的，我们只是走过去。克莉斯汀以前做过，她知道该怎么做。她做过，所以了解。

朵：可是这会很令人难过，因为将有这么多人不了解发生了什么事。要让这么多的——我想说【普通】的人知道好难。——他们除了被教导的宗教以外，不知道其他事。他们不知道其他的存在是可能的。

克：是的，但他们并不普通。他们只是看来普通。那是他们穿戴的面具。他们正在改变。

朵：但是仍然有许多人甚至没有想过这些事。

克：是的，但他们将会选择不去觉醒，那是他们的选择。我们必须尊重。他们跟地球上的每个人一样，都被给予选择，而他们已经做出了选择。那没问题。没关系。那很好。

朵：那么，如果他们必须去另一个地方处理负面业力，那也是他们进化的一部分。（是的。）但是你看到多数人都进化到了下一个次元吗？

克：没有。不是多数。在某程度上，人数并不重要，因为会是怎样就是怎样。越多人能够意识到并加入这个旅程，那么说有越多人会在那里。这是为什么你有这么多人在做这个工作。帮助人们加入旅程，并且放下恐惧。你们跨入那个任何事都有可能空间。进入黑暗栖息之地。那是你们正在做的事。你需要去做。而每个你跟他说话的人，都会出去做同样的事。你可能不会注意到，但你的行为有如基督一般。你会计的每个人都成为门徒/追随者，他们出去转而唤醒其他的人。所以这是有效果的。而且很快，一切很快就会发生了。

朵：你对这个时间有任何想法吗？

克：往后的几年将是——我得到的字是【决定时刻】，我想是这个意思。它将是一条【界线】，切除的点。我认为这表示到那里还没有决定的人将会被留下来。这很关键。

朵：但是世界上有些地方甚至是整个国家都还没有准备。这是为什么我在想会有很多人无法跨越。

克：将要发生的事远超过人们所知。我看到有些国家的人民正受到迫害。发生这些迫害的原因是要唤醒人们的灵性。当人们被迫害或当面临死亡，或面对人类英勇事迹的时候，那是唤醒人类的触发机制。那是为什么现在发生那么多迫害的目的；要确定这些人被唤醒。所以那是它的正面功效。

朵：有什么事会触发或加速它出现的吗？

克：它就像落幕。我不被允许看到。我只是被告知，它将是某个阶段的结束和另一个阶段的开始。

朵：他们现在在试图引领我们进入战争。（在催眠的当时是2002年）你认为跟这个有关吗？

克：我害怕那就是测试。我说过有许多人正被测试。我那时并未意识到，但我现在知道了，那都是测试的一部分，如果我们能够跟它保持距离。就像是我们必须去创造我们自己的。。。。。。就像我们每个人就是宇宙。宇宙的所有部分都在这里（她把手放在她的身上）。如果我们能够保持这里的这个宇宙。。。。。。

朵：这个身体？

克：是的。如果我们保持它（指身体）在平和平静的状态，如果我们保持它的平衡，那么我们就通过了测试。那么我们就禁得起任何事。这世上发生的那些事，事实上是要测试整体，我们全体。

朵：你的意思是不要陷入恐惧。

克：是的。把电视机关掉，不要听。不要看报，不要陷入其中。你的世界就是你在这里创造的。（再次碰触她的身体。）

朵：在你自己的身体里。

克：是的。在你自己的空间。这里就是你自己的宇宙。如果每个人在自己的宇宙创造和平与和谐，那么那就他们在第五次元的地球所建议的宇宙。越多人能够在自己的身体宇宙建立起平静与和谐，就会有越多的人能够到达第五次元的新地球。无法在自己的身体宇宙创造平静与和谐的人，就没有通过测试。那就是测试。

朵：我们在努力这么做，以避免发生战争，或至少减少中银的伤害。

克：他们说发生什么并不重要，因为一切都只是游戏，便一场戏。而事情之所以发生都是有原因的。这时候的原因是要测试每一个人类，找出他们自己的进化程度。因此，如果我们维持这里（指身体）的和平与光明，我们就不需要烦恼是否会发生战争。它无论如何可是个幻相。

朵：但它现在似乎很真实，而且可能会产生一些非常悲惨的后果。

克：是的，不过那是每个个体的恐惧。我们的工作是要帮助每个人找到这里（指身体）的平静。然后，当你聚集更多在自己的身体宇宙保持和平与和谐的人，他们散播的和平与和谐，就能取代先前的黑暗，因而创造出这个全新的世界。如果你一开始工作的时候，就给了你所有资讯，你很可能会负荷过多。这也是为什么他们会说【我们不会告诉你空间会发生什么事。】我们并不知道空间或确实会发生什么事。但是我们不会告诉你我们知道的，因为你不需要知道。你需要做的就是专注在这里（身体），创造你在地球上的天堂。每一个人创造他们自己在地球上的天堂。那就是你必须去做的事。并且与在地球上创造他们自己天堂的人一起，然后把那个能量扩散出去。很快地，不知不觉间，你已经改变了世界。你甚至没去想到这个世界。你所专注的就是你所创造的。想想和平。人们必须了解的最重要的事，就是他们所专注的会扩展。因此如果他们专注，如果他们能用想要的美好事物来取代预言并加以扩展，那么他们就能够在地球上创造自己的天堂。他们现在让我看你在《回旋宇宙》里对思想的描述。我被告知要提醒你这一点。你提到一个柚子大小的能量球。而那球是由能量绳缠绕而成。当我进行工作的时候，我就

在改变这个结构。能量绳彼此层叠、交叉缠绕。它们能够做想做的任何事。它们可以分开、可以变成四股能量。它们能够编织在一起、能够成倍地增加。它们能够回复原状，能够加链封住。它们能做任何事。这是一个可能性的能量球。当你有了一个想法，它不会就这么样消失，它变成了一股能量。它进入了所谓的可能性之球里。因此，想像你的想法正变成能量。你提供它更多的能量，它就变得更强大。然后它会显化，变成真实。它变成具象。变成实体。如果你向外传送和平的想法，但你接着想，【噢，但是那个战争越来越惨烈了】，或是，【那些政客在犯错了。】你就减弱了你引导出的那股正面能量。因此我们必须教导人们发送正面的想法，然后用更为正面的想法强化这个能量。我们必须教导他们，当那些负面想法出现在心里时，不要只是随它去，而是要以正面的想法取代。这样他们就在把正面的能量加到那个可能性的能量之球。他们在贡献正面能量。我们必须教导他们那样做。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做。有人要我告诉你强化幻相（的概念）——我不知道为什么要我告诉你这个。但是他们说，如果我们可以让人们把中东的冲突想成是一部电影，这就有所帮助。他们要告诉你的另一件事是，对于每一个人行动，人们都可以作出相反的反应。有出生，就有死亡。每一个人都必须放下任何的贪婪、支配、控制和物质主义。任何会阻止他们进行这项工作的议题，他们都必须放下。因为这些行为在新地球不会对任何人有帮助。在那里将不再需要金钱，所以你为什么要为它烦恼呢？那些为地球、为宇宙工作的人会获得供应，而且将持续如此。你需要的会来到你面前。因此现在是放下以工作换取金钱的标准的时候。你的工作是改变地球。你需要的会来到你面前。因此现在是放下以工作换取金钱的标准的时候。你的工作是改变地球。你是去挽救地球局势，这必须是我们的驱动力所在。它必须来自爱与服务。那是我们能够努力极大的唯一方法。它必须来自爱与服务，而不是贪婪。

朵：我听说爱是最强大的情感。

克：是的，爱能够疗愈。

来参加我的演讲的听众，总是会问我他们要做些什么才能移动到新地球？【他们】说过，有两个重要的东西你必须放下。如同刚才的解释，一个是恐惧。恐惧是幻相，但却是人类最强烈的情绪。你必须释放，否则它会把你禁锢在旧地球。我告诉人们尽量提出许多、许多的问题。不要相信你听到或读到的每一件事。自己思考。不要把你的力量给任何人。下定你的决心，发掘你自己的真理。它可能不是我的真理，但它会是你的，因为你找到了它。如果那个真理改变了，不要惊讶。我们一直在不断学习的过程中，保持弹性。不要让恐惧掩盖了你的判断，使得你无法自己思考。

第二个你必须放下的是业力。我们在地球上经历的许多、许多人世而累积了业力，通常是跟相同的人重复着同样的错。这是为什么它被称为【业力之轮】的原因。它就是不断在转啊转，把你限制在这样的模式。我称业力为我们背负的【行李和垃圾】。你必须摆脱这些【垃圾】才能提升自我。我们的生命里有些不好的事发生。这就是人生，人生就是这么回事。我发现是我们自己接受这些事件和情况的发生，为的是从中学习。当人们告诉我他们曾经有过的不好经验，我会问，【你有从这件事学到什么吗？】即使你只是学到一件事，那也就是你要去经验它的原因。如果说他们没有学到任何东西，你知道吗？他们就必须再重新体验，直到他们了解事件尝试告诉他们的道理为止。他们必须在校重修。你不能从幼稚园就直接到大学上学。所以，检视你的生命，看看你这一生在紧握着什么？什么是你还没有放下的？如果你在孩童时期曾被虐待或伤害，它已不再重要。你学到了什么？如果你的婚姻不幸福也没关系。放下！我的一些个案曾说过，【我放不下。你不知道他们对我做了什么！】紧抓着业力不放，除了伤害自己外，伤不了任何人；不释放也会产生更多的业。为了提升到新地球，你必须放下。你必须原谅，要不你就必须留存旧地球再经历一次。这就是业力法则的动作规则。这是你想要的吗？

在我演讲的时候，我会教大家一种释放业力的练习。你没办法跟对方面对面说话，那会很困难。此外，有时你生气的人已经过世，你也就不可能去面对他们。你必须在心里去做。请记住，当你在灵界的时候，你计划了你希望在这辈子完成的事。你和不同的人签订合约，扮演你在地球各种情境里的不同角色。有些你生命中最大的敌人或挑战者，却是你在灵界时的好友。他们志愿来到你的地球情境，并且扮演反派角色。而他们有些人扮演得非常成功！

因此，在你的想像这些人站在你的面前。对他们说，【我们试过了。我们真的试过了。没有用。我现在把合约撕掉。】然后看到自己撕扯并丢掉合约。接着对他们说，【我原谅你们。我释放你们。我让你们走。你们带着爱走你们的路，我走我的。我们之间不必再有任何关联了。】然后看到它发生。关键在于你必须是真心的。你必须相信它。一旦你这么做了，他们对你就不再有能力。然后你必须原谅自己。请记住，要有两个人才能创造出情境。这些并不容易做到，但是如果你想脱离【业力之轮】并且进入新地球，这是基本且必要的。决定在于你！

这是取自2002年一段较长的催眠疗程的内容，显示个案与外星人的关联。外星人提供了许多资料，包括他们可以做什么（或被允许做什么），以修正人类对地球所造成的伤害。

P：他们在移动我。。。。。。进入未来。他们在移动我的身体。哦，我的天呀，我头晕了。

我下指令让她冷静下来，这样她就不会有任何生理的影响。她冷静了下来，也稳定了。移动的感觉散去了。这个经验也发生在跟我合作的其他个案，当他们穿越时空的速度过快时就会这样。

朵：他们现在给你看什么？

P：我看见的就是光。就是光的灿烂爆发。星球被一道具有不同颜色的特殊的光冲击。这些不同色彩以不同的方式影响人们的意识，但它不只影响人。它也影响到植物、动物、岩石、水和一切。它是某特定类型的白光，包含了所有的颜色。它会变化和移动，并且渗入穿透到地球的核心。我看到它从地球核心出来。我猜想他们是从太空船朝地面射，然后光触及地球核心，从核心反弹，并由内往外地影响了所有一切。如果你站在地球上，你会感觉有能量从你的脚底上来，然后从你的头顶穿出。

朵：这跟一般光线的路径正好相反。

P：这不一样。光是从太空船射到地球核心，然后再弹回。它可以影响整个地球。他们不希望我们把自己给炸掉。

朵：这是发生在2006年的事，还是发生在未来？

p：这是未来。他们将要这么做！校正这个星球的排列，避免让不好的事情发生。2006年。

朵：2006。那时候我们让地球更失去了秩序吗？

P：是的，没错。哦。在地球上有些人正在祈祷，但是不够，因为一片混乱。地球快脱离了它的轨道。这会影响到宇宙的其他部分。所以他们把这些能量导向地球核心，它会向上弹回，校准地球的排列。当排列被校准时，它也将改正这个星球上的许多其他事情。它会帮忙解决洪水泛滥、干旱等等人类为地球制造的灾难。地球不会毁灭。议会确定它不会发生。这些存在体在地球观察，他们知道是怎么回事，而且他们知道是谁造成的，他们能够影响这些人。并不是欠没有能力干涉，只是我们没被允许干涉。

朵：因为有些事情你们不能做。

P：没错，但是我们可以观察。而且我们知道是谁造成的。

朵：但是每当人类伤害地球到了很严重的程度，那就是你们能够帮忙的时候了吗？

P：那就是我们将传送这些。。。。。。的时候。。。。。。我看到很多颜色的光。它就像彩色的能量光束，向下射入地球核心。然后光从核心弹回，影响了整个地球；它会保持地球在一个直线上。

朵：很多太空船都在这样做吗？

P：这是一种联盟关系。我牛二以很多太空船。我看到不同层级或各种类型的生命体在影响地球。我们也在其中。有许多、许多的存在体。

朵：所以这是一个大规模的工作。

P：一种联盟关系。是的，没错。

朵：但是把东西射向地球核心，不是很危险吗？以前不是有出错过吗？

我想是亚特兰提斯的毁灭。毁灭的部分原因是因为科学家把巨大水晶的能量朝地心聚集。它产生了太多能量，这是造成地震和海啸的主因。

P：这不是你想的情形。这是纯粹的光能量。而且它对地球只会有好的影响。它不会伤害这个星球。

朵：我在想他们在亚特兰提斯做了什么。

P：这不一样。我很难解释。这是发生在灵魂层面。它就像纯粹的神性能量。它不是亚特兰提斯的那种能量。亚特兰提斯的能量是透过原子能。这个能量是神透过光所创造的能量。它不是利用拆解分子结构而产生。这是我们已经创造的能量，而且我们从【源头】传送。来自【源头】的一切都是好的，它不会伤害地球。它会依我们想要的去做。我们已经被允许这么做了。这是因为地球已经让我们要采取这个行动。这是必要的。

朵：这不是干预吗？

P：不是。我们不能干预这里的人。我们不能下来，然后威吓胁迫他们，告诉他们要做什么。但是我们能够带来太空船，把这种导向地球的核心。我们可以这么做。这事实上是在灵魂层面。因此，我们没有干预这里的人的精力架构。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有他的业力目的，我们并没有干预。我们不被允许。我们不会做那样的事。

朵：当你们发射的时候，地球上的人会看到吗？

P：他们会感觉到。换句话说，他们会经历转变。他们不会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有些人会。敏感的人会知道有些什么事情发生了。但是地球上的许多人只是会继续过他们的正常生活，而他们将提升和改变，地球也会改变。岩石和水也是。人们将继续生活，因为我们不会影响到业力的模式。我们不能那样做。我们在灵魂层面上执行，这不会影响到他们的地球生活和因果模式。我们不去管那些。

朵：但是在你被允许去做之前，地球必须是到了某个特定的时候。

P：2006年。情况越来越遭。现在已经非常、非常糟糕了。如果它被允许继续，空气将伤害非常多的人类。而我们涉入的原因在于，人类的身体吸进被污染的空气，这正在改变他们的基因遗传。我们不能让这种情况发生，我们也不会让它发生！我们给了这个星球的人基因遗传。然而现在他们弄砸了他们的饮用水、食物和他们的星球。这里的每样东西都被污染了。人类已经破坏他们的基因遗传，我们要修补它，因为他们不能弄砸我们的实验！这是一个神性的实验，他们不能把它毁掉。我们将会改变它。

我想知道更多关于人类一开始就参与的伟大实验的资料，请参阅《地球守护者》和《监护人》。

P：我们必须这么做。整个地球已经被毁坏了许多次。你知道亚特兰提斯，那里发生过许多次爆炸和洪水。这是我们不容许现在发生的事，因为它将影响到宇宙的其他部分，而地球也越来越不在应有的直线上。我们不只要校准地球，我们也将帮助净化和清理地球上的一切和每个人的基因结构。这个意见已尼被提出，而且被同意去执行。因为人类已经到达清理的速度比不上破坏速度的时候了；在人类破坏我们创造的基因结构之前，我们必须及时清理。

朵：因此地球只要再稍稍偏离，就会影响到其他的——不只是你所知道的实体界的文明，还有较高能阶的层面。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些事的原因。

许许多多的宇宙彼此交织和互动连接，如果其中一个宇宙的转动或者轨道被扰乱，它会影响所有其他的宇宙。在极端的情况下，这可能会导致所有宇宙的崩陷和瓦解。这也是外星人监测地球的原因之一；侦测因人类的负面影响所导致的问题，并提醒其他的银河系和宇宙，以便提出对策。他们必须知道地球在做什么。这样别的宇宙、银河系和次元才能够保护自己并生存下去。

朵：我认为如果你要在地球上进行像那样的大规模方案。人类就会看到所有的太空船。

P：哦，你真是的地球人！不，你看不到我们的船。我们是在不同的次元。这宇宙有许多不同的振动频率。你看不到光，但光存在。到了某个时候，你们的科学家将可以侦测到这类能量。到了某个时候，科学家将可以判定我们在大气层里，而且他们会看见我们的太空船。他们将会有能够测定我们太空船位置的机器和装置。但是他们现在没有这个技术，因为我们已经穿越面纱，可以这么说，我们是在星界领域或称星光界（astral realm）。它是更高层的界域，一个更细微精妙的层次。你的眼睛看不到，但在未来科学家会有机器可以看到。



朵：但是他们会知道在能量层面上有事发生。有什么在改变。

P：它会改变，人们也会改变，但他们无法察觉发生了什么事。它将是件大事，但是他们在实体层面无法分辨。在灵魂层面，他们知道。在潜意识层面他们会知道，但在意识层面不会，因为你想的是实体的能量，这不是实体的能量，这是来自神的能量。这是灵魂能量。它是在一个跟你所想的不同的次元动作。它非常不同。

朵：所以人们会感觉得到，但是看不到。他们只会知道他们的身体有些什么在运行。

P：有些人会知道。敏感的人会知道有事发生，但是他们不知道是什么。那是我们想要的。我们不想扰乱任何事。

朵：这会如何影响人类的身体？

P：它会防止身体里遗传物质DNA的衰败。如我说过的，它被损害了，我们不能让这个情形发生。我们不能让整个种族的人受到伤害。这个能量将改变人类的DNA基因结构，让它更完美。那是我们真正想要的。我们希望起表示上的人类是在完美的和谐里。不只是他们本身和谐，也与我们和宇宙其他部分和谐。他们目前还没达到到这个地步。

朵：所以当DNA架构改变的时候，身体会怎么个不同？

P：当DNA被改变，身体将会是许久以前我们想要它的样子。我们曾在亚特兰提斯试过，但失败了！失败的原因是因为亚特兰提斯以负面的方式使用能量。在亚特兰提斯时期，我们试着产生比较女性的能量，这会使频率提升并使神性男子和神性女子结合。它失败了。因此，在球经历了很久很久很久的时间，女性被控制和隶属于男性，而且女性能量被抑制。现在，是两性平等的时候了。男性和女性的神性能量将联合起来并产生完美的存在体。。。。。。就像基督。当这些能量达到平衡的时候，地球上的每个人都将意识到他们可以是完美的基督。这些能量还没有平衡，它们已经失去平衡很久很久了。这是为什么在地球上有这么多的问题。所以当DNA结构被改变的时候，上帝的神圣能量、男性/女性、阴和阳可以联合起来，地球上将会有完美。在身体内的完美。而我们将可以向其他世界和宇宙展示这个星球。这是我们的实验，我们完成了而且成功了。光成功了，因为地球将是跟我们几千年来所希望的那样完美。当我们最初来这里的时候，它是完美的。你可能已经听过。它改变了。你知道陨石坠落，带来了疾病。每件事情都被弄乱了。我们要再次让它变得完美！我们现在要做的校正就是让它再次完美的的工作的一部分。这是完全正常的。——这都是遗传学的一部分，但之所以发生的原因是人类并没有处在平衡里。神性的能量无法在心灵或甚至在身心方面达到平衡，但是身心方面的不平衡会透过身体出来。这导致身体的疾病。如果当随着陨石着陆的时候，身体在那时期就

是处于完美的情况，这就没有多大关系。疾病将不会存在。但是当它击中地球的时候，身体已经开始改变，因此我们也无法做些什么。

她说的跟我在《地球守护者》书里提到的是同一件事；解释当物种仍在发展时，因为一颗陨石撞击而使得疾病入侵并破坏了这个重要实验。这使得负责在地球孕育生命的议会感到很悲伤，因为他们知道在这种环境下，要发展出完美人类的实验就不可能成功了。他们必须作出决定，是要停止实验，然后重新开始，还是在知道人类将不会是最初希望的完美物种的情况下，让发展中的人类实验继续下去。

后来的决定是，既然已经花了如此多的时间和心力，他们应该就让实验继续；冀希望在未来哪个时候，或许这些物种可以发展成没有疾病的完美人类。这是外星人进行取样和测试的主要原因，但是人类把这些错误地诠释为负面行为。俚俗很关心地球空气中的污染物和我们食物中的化学物质对人体所产生的作用。他们在试图改变它的影响。

外星人继续说：【我们没有想过不要进行这项实验。我们不能就这样抛弃这个星球。我们无法就这样让所有的生命形式，所有这些人类永远被改变。我们必须介入，而且我们已经来这里很久很久了。这是累积了许多、许多看的工作结果。好几百万年。现在转变很快就会到来，我们很高兴，因为人类已经达到完美人类物种可以在地球上出现的阶段。如我说过的，我们在许久许久前曾经尝试却失败了，我们期望这次会成功，它已经朝成功之路迈进。我们对此很开心。】

朵：地球上所有的人类都会经验到吗？

P：如我之前说的，每个人都会受到影响。只是有些人比较敏感，他们会感应到它。有些人在意识层面上不知道它已经完成。它是在灵魂层面上完成的。如果你让他们进入催眠的出神状态，像现在这个人一样，他们会知道他们已经被影响，而且可以跟你说明他们的基因有什么不同。但是在意识层面上，他们完全不知道。他们不知道。而这是我们想要的状况。

朵：我在想那些负面性的人（凶手、强暴犯这类人）他们会以不同的方式被影响吗？

P：每个人都将受到影响。他们会在潜意识层面知道发生什么事。当潜意识改变，并且意识到此事，他们就被启动，是的。

朵：他们仍然有业力。

P：这个也会被影响。因为这个星球未来将不再有业力。业力在这里将不被允许。这将是一个【光与和平】的星球，而我们伟大的实验将会成功。

朵：我被告知这是为什么宇宙有许多生命正在观看。

P: 是的，没错。我们来这里就是为了进行这件事。而且它是安全的，不会有争议的。

最后的资讯在2004年透过一位个案在我的办公室传述。我相信这个问题仍有一部分并不清楚。为什么有些人能够如知道他们已经转移到新地球，有些人却不会呢？怎么可能转移了所有人口，却只有少数人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他们】必定已经注意到我对这个挥之不去的想法很挣扎，因此提供了补充。毕竟，如果我没有全部的片段，我要如何撰写、又要如何演说讲述这些呢？

包：大部的星球，尤其是地球，原来是设计为五十五成人的生活环境五十万人。那就是应该的数量了。有更多的人轮回到地球来体验这些主要的变化。而地球被损坏和改变的状况已经超过能够修复的程度了。这个星球不幸地已经变成这样，不可能再回复到它最初的清新状态。但现在因为来自造物者的首要指示，修复必须加速进行。因为已经太久了。我们有两个方法去执行。你可以使地球旋转，地壳转移。当这种情况发生时，你实际上要从零重新开始。那就是引发冰河时期，而且所有恐龙灭绝的原因。它怎么发生的并不重要，但基本上会是同样的情况。文明消失，然后你们从冰河时期开始，尼安得塔人和那类事全都再一次来过。你们的文明曾经失去控制，结果留下像亚特兰提斯和雷姆利亚的传说。这种事以前发生过很多次。但这次不会是这样了。这一次你是整个星球转移，基本上是一个宇宙。你转变整个次元。次元改变了，你从我们目前所在的3.6度空间，到5（指前往五度空间）。你会问：【那么四又是怎么回事？】嗯，在某方面四度空间就是在这里，但将会说【跳】过它。你会提升到五。当次元改变的时候一到，你事实上是【跳】过那个次元。这会产生许多的复杂的情况。这是为什么这件事是这么地被仔细观察。许多在灵性上准备好的人，将可以很容易地过渡并完成转换。其他人将被带离地球。这是在一眨眼的事，他们甚至不知道它发生了，多数人都不会知道。他们将来到另一个清新、已经就绪，以及正在等待这件事发生的星球。而你的能力将远远超过人们现在的程度。基本上你有五个主要的感官。当转换完成的时候，你会拥有更多的意识感官。你将自动成为心灵感应者，隔天将在新的生活中醒来。顺道一提，这以前发生过。——我们就只是【关掉】，情况就像进入暂时停生命或不省人事（suspended animation）的状态。我们会暂停它。会需要两、三天的时间去移转人们。

朵：是整个世界，还是只有。。。。。

包：是的。所有在灵性上准备好进行转换的人。他们全会被转移走。而当他们在另的星球醒来时，他们甚至不会意识到它已经发生了。几年前，在这个星球上我们全都有这样

的转移。但没有多少知道。它就是发生过。它就像在一个晚上过了整个星期。它就是那样发生的。

朵：为什么在那个时候会发生？

包：技术上，我们需要转移太阳，我们需要能够调整它。如果有任何人看到，他们就会知道发生了什么事。那不是很实际的操作方法。因此我们就像是把每个人都【关闭】了一样。

朵：这样他们就不会知道？

包：是的。那晚上你照常睡觉，你以为你睡了十二个小时。然后你醒来，你的手表依然运作如常，但事实上你已经过了一整个星期。

朵：每个人都进入了生活暂停的状态吗？

包：是的。你同时也停止了所有一切。

朵：当世界在转动的时候？

包：哦，是的。这个星球在移动。你有所谓的【日以继夜】。但是我们实际上已经调整了。这是非常有趣的操作。但它确实有效。这个行星的调整即将来临。频率改变即将发生。你不能在每个人都清醒时做这件事。因为人们会有各种奇怪的反应。所以他们认为他们是清醒的，但是我们却可以把他们【关闭】。那是一种手法。它需要很高的技术。

朵：如果他们真看到什么，他们会认为是在做梦。

包：是的，正是如此。但是他们可能对发生的事没有什么意识上的记忆，不要忘了，大部分的人对于他们作梦的内容并没有意识上的记忆。而且你也在梦境中也能轻易改变事情。

朵：你说这是几年前做的。

包：是的，是这样的。我们当时必须对太慢的频率做些调整。

所以，那显然就是答案。当进行转移的时候，世上所有人类的意识感官都会被关闭，并进入生活暂停的状态。

这在圣经里也有记载：【当那日，人在房上，器具在屋里，不要下来拿；人在田里，也不要回家。我对你们说，当那一夜，两个人在一个床上，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女人一同推磨，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人在田里，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门徒说：【主啊，在哪里有这事呢？】耶稣说：【尸首在那里，鹰也必聚在那里。】（路加福音第十七章：三十一——三十七节）

我被问过许多次关于玛雅历在2012年结束的事。人们认为，如果玛雅人无法预见之后的日子，那就是世界末日的日期。我曾被告知玛雅人在灵性方面已进化到某个程度，他们的文明整体转移到了下一个次元。他们的停在2012.是因为他们可以看到这会是下一个主要事件发生的时候：整个世界转移到下一个次元。

我们可以藉著提升我们的意识、身体的振动步和频率，扬升到另一个次元。首先，你可以继续在一个实质的身体里一段时间。然后当你逐渐发觉不再需要身体的时候，实质的身体将会分解并成为光，而你将以光或是纯粹能量所组成的身体生活。这听起来跟我书中描述的几个案例很相似；个案看到一个发光的存在体，由纯粹的能量所组成；他们已经进化到不需要有实质限制的身体或形体。当我们到达那个层次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如此。

在许多的案例中，当存在体扬升，他们带着身体前往。但这只是暂时的状态，脱去和放下身体是要看那个存在体所达的理解层级而定。我们确实倾向紧抓我们熟悉的事物不放，但最终我们会明白，即使我们可以带着身体一起转移，身体在新次元的实相里仍有太多的限制和约束。当我们到达这个新次元的时候，由光或能量所组成的新身体将不会死亡。这就是圣经里提到【永生】时的意思。

当我们这辈子结束的时候，我们将前往灵界，那个介于 园艺之间的状态，我发现那里就像一个回收中心。它会引导我们回到地球展开另一个人生，因为仍然有业力要解决，需要致力于某件事。人们一再地返回人世，正因为他们还没完成他们的课题或循环。借着提升意识、频率和振动，我们也就没有需要回到那个地方（转世间的状态）。我们可以超越那里，去到每个人都是永生且不需轮回之地。我们可以永远留在那里！那里很可能就是我的许多个案所提到的【家】；他们深刻思念和渴望回去的地方。当他们在回溯时看到，他们的情绪总会变得激动起来，因为他们一直常常渴望它，然而意识里并不知道它真的存在。

### 第三十七章 那些被留下的人

在本书以及《回旋宇宙》系列里，我提到一些个案亲眼见到他们星球毁灭的故事。地球对他们是完全陌生的地方，而有的人说，只有在重要时刻他们才会被派到地球。虽然星球毁灭是他们个人的经验，但对地球现在这个时期却非常重要，因为他们是要确定同样的事不会在地球上发生。以下是另一位曾经目睹整个星球毁灭的个案。

朵：为什么珍决定要现在回来？你说她曾出现在地球历史上其他关键性的时刻。

珍：这次是很重大的时刻。伟大的一刻。现在就正在发生。有许多人正忆起他们真正的身份，并且被连紧上了。新小孩也来了；她爱这些孩子。她在帮助别人平衡能量。这是作为一个桥梁，桥接现在的能量。你是一座桥，你当然是。你们有些人来到世上的目的就是协助连接、衔接这些资料，担任使者的任务。

朵：协助这些人觉醒到自己是誰？

珍：没错。而且让他们接受。接受他们曾经有过的种种经验。这是你们星球上一个伟大的时刻，因为它非常重大。作为一个星球，你们要从一个认为自己是孤单的梦境中醒来。你们就是一切万有。你们的地球正在进化。你们都在进化。而且现在宇宙都定睛在地球身上。这是重要的一刻。有许多灵魂想来这里经历，甚至只是个孩子的生命长度，甚至几个小时。你们都将佩戴那个来过这里的徽章。

朵：甚至只来几个小时？

珍：完全正确。就为了要参与地球上的这种进化。没有星球曾经以这么独特的方式进化过。多重宇宙都会知道你曾经在这个星球，即使你只能在这里几个小时。你可以说：【当地球进化的时候，我就在那儿。】为什么不呢？

朵：那就是我所称的新地球吗？（是的。）会有一个旧的和一个新的，然后分离。（是的。）而且有些人将无法进化？（没错。）我现在还在试着了解。

珍：这个概念对许多人类来说，很难了解。

朵：我仍然在试着让自己明了，这样我才能向其他人解释。

珍：好。我们会告诉你的。对那些选择留在业力的人，他们必须在别处体验。所以，他们会留在旧地球吗？他们会被带往其他的星球吗？不，他们留在自己所创造的地方。

朵：哦。那些人是不是一直要继续进化的生命吗？

珍：不在这一次。不，但最终还是会。不在这一次。但那将会很辛苦。

朵：那么旧的地球还会继续存在？

珍：是的。这一个地球（将继续存在）。

朵：旧地球的人在进化出现时，会觉察到有什么事发生了吗？

珍：好吗。我们把你带回亚特兰提斯的时代。在人类历史中，亚特兰提斯有几次毁灭，而人们认知其他人已经死亡。

朵：你是说有一次以上的毁灭？

珍：是的。有一个亚特兰提斯继续在时空中存在。因此，从那个观点，那个亚特兰提斯现在存在于另一个次元。所以，在旧地球上的那些人将会感觉到毁灭，因为他们接受、

相信对死亡的恐惧，以及地球的破坏和毁灭。在他们心里，他们可能会认知为你们都死了或不见了，或怎么了。同样地，你们也可能认知为他们不见了，但不论如何，都是有两种经验。创造这次体验的规划是如此庞大，它比任何人类此刻所能认知的还为巨大。这是很伟大的编制和安排，不只是在你们的地球，你们也获得许多存在体和层次的协助。不曾有任何星球这么做过。

朵：有人告诉我整个宇宙都在观看。

珍：不只这个宇宙。就连来自其他宇宙的存在体也在观看。

朵：因为他们说整个星球进入另一个次元的情形从来没有发生过。

珍：从未发生。从来没有过。让我们也来看看这个事实，人类的把自己看作是分离的。这个星球上的意识以独特的方式被创造，所以能够体验自己是分离的。大多数的种族无法如此。不论他们在哪里，他们不会体验或感受自身与[源头]是分离的，你们的星球却可以。

朵：所以议会成员和在太空船上工作的存在体，他们知道自己的[源头]，也明白他们来自哪里？

珍：当然。而且他们爱你们人类。你们（指人类）甚至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他们明白在地球上还有原始的行为，然而要达到你们现在的层次，基于你们所受的限制，这很惊人了。你们所具有的爱的能力是很深刻的。你们所具有的恐惧的能力是很深刻的。是控制的力量让每个人陷入麻烦；它是被恐惧所滋养。

朵：我知道地球被创造时被赋予了自由意志。但也被给予了不知道自己是[源头]的一部分的概念？

珍：是的。这是意识上的有趣架构，在其中它对自己的认知是与源头分离的。当你事实上认为自己是与源头分离时，还有哪种状况可以比这个让你得到更多的成长？

朵：但是你说其他种族/存在体知道他们都是源头的一部分。

珍：是的。他们知道。所以地球上会有更多的灵魂成长吗？是的。

朵：如果我们认为我们是孤单的，那我们就必须靠自己来发现这一切。

珍：没错。人类必须自己发现他们是谁的真相。没错。

朵：没有什么能帮他们。我能了解你的意思。

珍：你们这里有密度。你们有美感。你们有感官。你们这里有很多事进行着，但是你也并不了解。看看你们现在的情况。

朵：我有许多个案在催眠时回到了源头。他们看到那里是多么美丽，他们不想又一次离开。

珍：当你跟源头连接，那是最美妙的经验。所以你的问题是什么？这些催眠了和就是为了让它们跟源头连接吗？

朵：是的。为什么会发生？这样他们就会知道那是怎么一回事，还是说是为了提醒他们或.....？

珍：对于那些需要有那个经验的人，是的。但对某些人，它会太美妙，他们会没办法再继续人生。他们会想要很快离开人世。对你们每个人来说都不一样。生个人所能经历和不能经历的也都不同。因为你们在地球上都是独特的，所以它在你们的潜意识里所激发的也会不同。没有两个人是一样的。想想这样的创造是多么的天才。想想其中的美丽和奇妙。有许多现在在另一边的灵魂，也都在参与这个工作。你们从来都不孤单；没有一个人是孤单的。

朵：我们必须重新发现我们来自何处，以及我们在这里的原因。有人问过我一个問題，我认为你已经回答了其中一部分。如果有一些人被接走，而有一些人被留下，那些去到新世界的人难道不会注意到他们的家人不见了吗？在我们的思考模式上，这些是我仍然在尝试弄清楚的部分。我必须能够向人们解释。

珍：我们了解，我们了解。我们会给你解释。我们希望这会有所帮助。人们开始会脱离别人的生活。他们将开始注意到他们疏远，或离开（指从生活圈中）。这都将在突然间发生。所以在次元转移发生时，有些已经离开了他们生活的人，就是将会分离的人。他们就这么不见了，离开了，他们不会在你的周围。就像有些人会搬迁，离开城镇，像这样。你了解吗？

朵：是的，但我们可以去找警察，试着去找这个人或是.....

珍：情形不会是这样。会是他们逐渐远离，有些事发生，然后距离慢慢接远，渐行渐远，渐远。到当转移发生的时候，（彼此的）距离已经存在。你近来是否有朋友离开了你的生活圈？

朵：是的。当然，如果我们需要的话，我们总是可以联络他们。

珍：但你不会联络。那是我们的意思。你不会联络他们。那就是一种自然的疏远。频率和振动将不再相合，因此，你不会再想到他们。也不会感觉需要联系他们。

朵：这表示他们将留在旧地球，还是他们会去新的地球？



珍：在某些情况下，有一些已先离开的人（指已过世者），他们现在在面纱的另一边工作。你有觉察到这点。但有一些人消失了，经过一段时间之后，你会想，[这个人怎么了？]但你不会有像平常一样想联络他们的欲望。你没有那种动力，[喔，我很担心。我一定要打电话，一定要联络上。]情形会不一样了。你发现你想跟他们联络的需求没有了，消失了。你忘记了。

朵：有人告诉我，最初，那些进入新世界的人会有实体的躯体。所以我们不会知道我们是在什么时候进行了次元的转换和分离。这是正确的吗？

珍：这样描述也许太过简单。对你们这些来地球进行连接的人.....我们会这样解释。当你在做你的工作时，你就是在促进和协助。你帮助人们觉醒，更了解他们是谁。你协助提升他们的振动，他们的频率，让他们能够在更高频率上产生共鸣，他们因此能够转移。这样你懂吗？

朵：懂，这正是我试着协助的事。

珍：没错，你是在帮助人们提升频率。是的，这件事（指次元转移）会发生，但它不会像大家想的那样，发生地壳剧烈变动或诸如此类的事，不是这样。而会像你某天起床，觉得一切如常，你照旧过日子，然后就在那儿了。你会注意到共振的差异，但因为你的频率每天都在提高，你自然而然就到那里了。因此，突然之间，有天你会到达从这里到那里所需要的频率。这样说吧，如果有个人现在从十八世纪来看你，对他来说，你看起来会是发亮的。你已经到达了一个对十八世纪的人类形式会发光的频率了。所以本质上，你的频率在提升。

注：这难道就是约翰和其他人去拜访诺斯特拉姆斯（《与诺斯特拉姆斯对谈》三部曲）时，诺氏看到他们是来自未来的发光能量灵体的原因吗？这是因为他们事实上在较快的频率上振动所以发光吗？值得思考。

珍：这就是你是帮助人们提升频率和转移的桥梁的原因。你越快提升越多人的频率，他们就能用他们的频率与振动来启动其他人。所以你在做的是启动越来越多这个星球上的人，而这些人又启动别人，因此又提升了这个星的频率。你了解吗？一切都是循环的。一切相互影响。你有些个案，他们来到地球，什么也不用做，他们就纯粹是启动者，他们的能量场能启动其他人的能量场（请参考本书的案例）。你也有非常辛勤努力的个案，这些人的作用像播音员或电台。他们像微波讯号一样在这个星球播送。

朵：听来有道理。这是我为什么被告知年龄不会有任何差异。

珍：完全正确。

朵：我们将会在不同的层面，不同的振动上运作。

珍：不同的振动，不同的频率。

朵：这是一些其他物种（外星人，外星生物）运作的方式，是吧？

珍：是的。他们以完全不同的速度老化。人类的目标是更长的平均寿命，更加长寿。此外，建立理解的桥梁。如果你从健康议题着手，你就能以不侵略、没有胁迫的方式与人连接。

朵：在这个年龄不重要的新世界，我们的身体最终会死去吗？跟我们在这个实相的地球的死亡一样？

珍：你们当中有些人可以选择永远不死。只需要转变，只需要跨越。不过，要记得，并非所有人在同样时间都会是在相同的频率。

朵：是的。我在想或许身体可以一直维持到灵魂准备要离开的时间。

珍：正是如此！并不是每一个人。如果有很多人要进行这样的转变，就说频率必须是在每秒大约四成四千个振频。不是每一个人都会在同样时候达到这个频率。在那个频率转换里，你会有不一样的变数。会有些人在很前面，在尖端，甚至在另一边的。甚至在新世界。你了解吗？永远会是如此。因为在每个层次都是如此。每个种族里总有些人是最创新，在最先锋的。他们会再往前一些，再前进一些，因为那就是进化。

朵：我想那会是未来的方式。我们会有更多的时间做我们的工作并帮助别人。

珍：当然。

朵：我们不必去担心身体带来的局限。

珍：噢，身体的局限。不用，嗯，看看你自己，你已经在改变了。你正经历细胞上的变化。他们在调整你。

朵：我被告知他们在对我进行调整。

珍：蝗，正是如此。而且因为你是发言人，再次地，你是一座桥梁，你看起来的样子当然重要了。

朵：好吧，嗯，如果这么多人都这么说，或许我就会相信了。

珍：你得相信。

朵：他们也告诉我，不是每个人都能转移到新的世界。

珍：没错。当地球要进行转移次元的时候，许多灵魂被准许来到这里体验，因为如你所言，灵魂会从成长中得到许多经验。因此，让我们这么说吧，有许多初学者来到了地球。有时候跟资优生在同一间教室是有帮助的。就像你知道的那种传统学校教室。（对。）

在同一个班上聚集不同程度的学生，他们全都能受惠于这些教导，但总有一天学生们需要往前迈进，也就是说，那些落后的人必须去找到他们自己的星球。他们会被分到其他学校，其他的地方。

朵：我一直认为他们被留下来这件事听起来很残酷。

珍：噢，不，不是留下他们。他们是会被带到一个能够成长的地方。

朵：那也就是我理解的。那跟分离一样。

珍：这是更自然的。就像你离开了身体，到了另一个次元，你在那个次元成长，然后你可能会，也可能不会以不同的身体再来地球。你可能到其他地方。如果这整个宇宙是一个身体，这里头有许多许多灵魂可以前往的银河系与星球。

以下是有关我们的身体与整个世界将经历的次元转换的更多资讯，那些到时没有转移的人将无法发现或感觉到其中变化。

[我们的身体跟周围的一切，现在正在增加它们的振频并调整到新的频率。身体的每个细胞开始在快速中振动并转变为光。这种转换一旦开始，身体温度会增加，然后身体开始发出光。当每个细胞以极高的速率振动时，你们将从正常的视力消失进入到一个更高的次元。这是因为身体的振动已经超出了第三次元，它现在是在一个更高的次元上振动。这也表示，你不再会经历死亡的过程，因为你将有个光的身体（光体）。你不会变老，老化对你不再存在，因为你已经进入了下一个次元的实相，你接着就能进入灵性进化的下一个阶段。]

[他们]强调，在人类历史中这曾经发生在某些个体和小团体身上。不过现在之所以独特，是因为这将是自史以来第一次整个星球转移到另一个次元。这将是新地球和新世界，圣经将此描述为新天地。那些尚未准备好的人会被留下（如圣经所述），继续他们的业力。他们甚至不会意识到有任何事发生。那些尚未领悟的人将必须回到另一个更稠密的负面星球，去解决他们仍有的业。他们无法进入[新地球]，因为他们的振动不符合新地球的频率。

地球是个生命体，她一直跟我们一样在进化，虽然是在一个缓慢许多的速度。她现在正预备进入她的下一个形式；当她提高振动和频率，她就会进入另一个更高的次元。她从太初起就忍受人类对她所做的事，我们是否跟随她并不重要。她无论如何都要前进，倘若我们选择跟随，也是我们的决定。我们经已做了这么多讨厌和麻烦的事，她宁愿我们别跟来。我们就像狗儿身上的跳蚤，而显然地，我们已经对这个美丽的星球造成很大

的伤害和苦难。所以，如果我们想跟她一起前进，我们就必须改变自己。我们必须提升频率与振动，否则就会被留下来。

几年前，我在研讨会的专题讨论小组遇到安妮·科无伍德（Annie Kirkwood），《玛丽给世界的讯息》一书的作者。她描述在灵视中看见是新地球的演化画面。她似乎是从外太空观看，画面看起来像是有两个地球，一个叠在另一个上。两个地球之间有几条闪烁的细小光线。接着，就在她注视的时候，两个地球开始产生拉锯，就像细胞要分裂成另一个细胞一样。基中一个地球往一个方向移动，另一个则朝反方向。在其中一个地球上，她和其他人大叫[是的，它真的发生了！我们做到了。我们真的是个新地球了！]而在另一个地球，她听到她姐姐的声音，[她有够疯的！到处告诉大家这些疯狂的事。然后什么都没有发生！她刚刚死了！]因此，看来当最后事件发生时，有些人甚至不知道有任何事发生。这就是那些到了新地球和被留在旧地球继续沉陷在负面的人的分离。

我后来在某个演讲场合解释这个灵视，会后有位男子走向我。他说，[我要你知道，我是个商人，通常我不会有什么是我无法合理解释的经历。但是，当你在描述两个地球分开的时候，这个礼堂突然消失了，我发现我在外太空。我看到它的发生就跟你描述的一样。]他说这个场景在他脑里依然很鲜明清晰。他回家用电脑绘出下面这张图，并同意本书使用。彩色的图看起来让人更深刻，总之，新地球就是重叠在旧地球上方的那个闪耀、发光的球体。

在2006年芝加哥的一场演说，我讨论了新地球的进化。我描述安妮·科无伍德对地球一分为二的灵视。当地球分成了两个分离的地球，人们不会觉察到另一个地球所发生的事。随着新地球进化和提升到不同的次元，那些已经提升了个人频率与振动的人将提升一这个新地球，因此在被留下来的人的眼中，他们是看不见的。我对这个概念一直有些困扰。我总是喜欢打破砂锅问到底；有些缝隙需要被填补，有些片段需要被解释清楚。一位听从提出了这怎么可能的问题，这两个地球上的人怎么会不知道另一个地球发生的事。突然间我顿悟了。解释这一切的灵感之光瞬间划过。相信直觉与知道的灵光总是明智的，因为它们常是来自我们的指导灵。在这个情况，它很可能是来自透过个案提供我所有资料的相同来源。我突然说，[我刚想到一个可能的解释！]

在稍早的演讲中，我已经简短谈论过被我们的想法与决定所创造的平行宇宙与生命的理论。在《回旋宇宙》系列，我写到一个自己从未听过的理论，要了解它真的很让我头痛。它的大意是说：不论何时，当一个人必须做决定时，他通常有一个以上的选择。这就是我所称的，[来到十字路口]。他们必须决定要往哪个方向走。这个决定可能是关

于结婚，离婚，工作，或任何的事。他们沉思每一个选择，花很多精神在决定该走哪条跟，然后做出抉择，

我们都经历过这些[十字路口]，知道如果选择了另一条路，我们的生活会是全然地不同。我们决定了朝某个方向去，但对那些我们投入了能量思考，却没有选择的另一个决定，这个能量怎么了？它也成为一个实相！另一个宇宙或空间在瞬间被创造出来去实践另一个决定，而另一个[你]也因此被创造，在那个情境成为主角。这是简单版的解释，因为它不只发生在我们对重要决定的时，它也发生在每一次我们面临选择的时候，不论是大或小。

每一次我们下了决定，另一个宇宙或空间就瞬间产生，让另一种选择成为真实，而另一个[你]分裂出去扮演那个角色；它们都跟我们现在专注的这一世生命一样真实。我们对这些自己的其他部分毫无觉察，而没有觉察是好的。因为我们人类的心智绝对无法处理。有人说这跟大脑无关，和心智有关。在我们人类心智里，就是没有可以让我们理解这一切复杂性的概念。这是为什么我们不会被允许拥有所有的答案；我们怎么也无法了解。

因此他们（以他们的智慧）在我们这个觉醒的时刻，选择提供小小的片段给我们，让我们能有一些帮助扩展心智与心灵的资料。而当我们的的心灵扩展到能够接受新的想法和理论时，他们会再给我们多一些的少许资料。我个人对我所得到的这一点一滴资讯非常感激。这表示我们的心智正在觉醒；这是我们唯一能处理地球正改变频率和振动以便转换到另一个次元的概念的方法。三十年前当我开始我的催眠工作时，我绝对无法了解我现在所接收到的资料。所以我知道我成长了，我从这些年写的书里也看到了这点。

我在芝加哥演说时突然获得的启示是，个别的地球之所以不会注意到对方和发生的事，或许跟平行宇宙和次元的观念类似，而且是在一个更为宏伟广阔的规模上。如果我们没有注意到这些自己的其他部分——因为我们专注的能量所创造出执行其他决定的自己——那么在两个地球上的人也不会觉察到彼此，不会知道对方的存在。一个地球走向某个决定或选择的方向，而另一个地球走向另一个方向。每一个都在演出一个替代的决定。地球上的人想要追随哪条路是在于他们个人的选择。

能量就在当下，而且越来越强。它实际上正影响我们的身体。我们本身的频率和振动都被改变当中，但是我相信，因为我们的自由意志，我们会受哪个地球的吸引，依然是决定于自己。主要的差别在于，[他们]说，以前从来没有过这么大规模的转移。

在宇宙的历史上，不曾有过一整个星球改变了她的频率和振动转移到另一个次元。这是为什么这会被称为宇宙中最伟大的一场秀，而许多来自不同银河系和次元的存在体都正在观看未来的发展。我们能做到吗？我们能够成功，能够完成吗？

火车正在驶离月台；它正带我们前往一场前所未有的大冒险。要上车或留在月台是每个个体的决定。已经完成目标的志愿者准备要[回家]了。请上车吧!!

记得，你永远不孤单。

（完结）